芭特姑娘

作者：【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责任编辑：陈丹菁

封面设计：吴泽华

译者：余祎琴，黄清媚，顾心瑜





译言古登堡计划

版权信息

书名:芭特姑娘・译言古登堡计划

作者:[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译者:余祎琴 黄清媚 顾心瑜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作者简介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出生在加拿大，从小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美好的田园生活培养了她对大自然的终生热爱。她九岁开始写诗，十六岁开始投稿，三十七岁时嫁给一位牧师。她的小说在英语国家畅销近一个世纪，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搬上舞台，及音乐戏剧。著作包括“绿山墙的安妮”系列和“艾米莉”系列。

作品简介

这是一本女性成长小说，也有着田园的诗意。芭特热爱银色森林的生活，愿意一生守护。她不愿看到变化，希望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银色森林里永恒。可是生活就是充满着各种变化，我们渐渐长大时，这种感觉也会越来越明显，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就是这样发生着。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驻守自己心中的那份美好呢？

《芭特姑娘》延续着《银色森林的芭特》的故事，亦独立成篇，讲述的是芭特长大后十多年间的生活。芭特一直没有结婚，还守护着挚爱的家园——银色森林。但在这十多年间，银色森林还是迎来了诸多变化，新的仆人、邻居、情人来了又离开，她的兄弟姐妹也都成了家，银色森林的生活也没有以前那么愉快，但芭特依旧怀着对家园强烈的爱生活下去。

精彩段落

1、银色森林里的每一个房间对于她来说都很有意义……都承载着重要的信息，它的样子看起来与被宠爱了多年的屋子一样。这间屋子里，从来不见有人慌里慌张……这间屋子里，每个人在离开时无不感到心情愉悦……这间屋子里，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银色森林里总是有那么多的欢笑，以至于这里的墙面似乎都浸润在欢笑中。这座屋子让你从踏入的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友好的气氛。它接纳你……让你恢复元气。看看那些椅子，争着吵着要你坐上去，它们就是这么的好客。

2、和席德一起去那里是件很美妙的事，独自一人去的话更美妙。这个时候，她可以亲密无间地融入一种寂静无声的交流，她喜欢这种交流。这是农场中最荒凉也是最迷人的一片净土。它的这种寂静很令人愉悦，似乎来自于周围的森林，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里从不刮风，偶尔轻轻下点雨雪。夏天，它是一池阳光，冬天，是一池冰霜……而现在秋天，是一池的五光十色。斜影在灰白的旧栅栏周围徘徊，带着辛香的味道。芭特总觉得这块土地知道自己很美，并且为此而高兴。她在那里逗留，直到太阳落山她才开始慢悠悠地回家，边走边欣赏着暮色渐浓的每个瞬间。“暮色渐浓”这个词真美……跟朱蒂的“黑蒙蒙”一样可

爱，虽然后者有种怪怪的感觉，芭特每次听到这个词都有点惊喜。

3、在秋暮中，家有着精巧的色彩。那些绿树似乎因爱慕而环绕着它，而那屋子是它们的一员，是花园的一员，还有青山、果园，都是一体的。你不能把它们分开，芭特这样觉得。她很难想象人们如何在一个没有绿树环绕的房子里生活，这样看起来会有点猥琐吧，就像光着身子一样。那些树木，可以给你庇护，可以给你爱抚，可以为你遮阳……嘱咐你早早归来。箭杆杨的庄严，白桦的优雅，枫树的友好，云杉和冷杉的神秘，意杨的窃窃私语。它们只是没有真的这样做罢了。你认为只要细心聆听就能听懂它们……但是当离开后你才发现，它们只是在笑你……那种细细碎碎的沙沙声，如丝般柔软的笑声。所有的树都有秘密。谁知道夜幕降临后，那些整天规规矩矩站着的白桦会不会趁着月光，轻巧地踏出地面，在草地上来一个皮鲁埃特旋转㊟，而此时，肉馅饼地周围那一圈云杉说不定正集体跳着萨拉班德舞㊟呢。芭特一边笑着自己的幻想，一边跑进朱蒂刷洗干净的、欢欢喜喜迎她归来的厨房。她的心里在哼着一支生活之歌。

4、芭特把寒夜紧紧关在门外，在温暖的老厨房里待了一小会儿，心满意足地看了一圈。她最喜爱的每样东西都在她家安安稳稳地待着。这所屋子似乎也在睡梦中，有着轻柔、安心的呼吸。生活是这么的亲切。

5、芭特抬起头，惆怅地又望了望远山，望了望朗之屋……孤独的朗之屋。威尔科克斯走了之后，有人搬了进来，然后也走了，于是这房子就一直没人租住了。芭特还是小孩的时候这房子就空着，她还曾幻想着哪天它也能像其他房子一样，到了晚上窗内也亮起灯光。现在她不再那么想了，然而，当晚霞照亮西窗的那个瞬间，显现出生命和色彩的假象时，她依旧会觉得很激动；而在月光清冷的冬夜，那房子看起来无比凄凉的时候，她依旧会不由得战栗。自从贝茨，她可爱的挚友贝茨不在了以后，她就很讨厌再想起那里曾经住着人。当它空着的时候，她可以假想贝茨还在那里，说不定还会跑下山来玩，就像那些美好难忘的往日一样。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夜晚，一切似乎都可能复苏。

6、手中的这些信让她想起那天希拉里的来信。希拉里的所有来信似乎都有某种味道。那封信也一样，它是有生命的，你几乎可以从字里行间听到希拉里的话语……看到他眼中的笑意。每重读一遍，总能从中发现新的东西。今天的来信附有一张他的获奖设计的草图，画的是山坡上的一座房子。这张图中隐约可以感觉到银色森林的影子。有那么一些瞬间，芭特心中有种迫切的感觉，希望希拉里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希望他们还能像从前那样，手牵着手在乔丹河的老石桥上欢快地奔跑。当然，只要过了老石桥他们就会发现到了自己的老仙境。他们将顺着水雾缭绕的小溪穿过月影妩媚的田地，回到快乐山和诡异泉，然后在那里徘徊，投身于细腻的静谧中。若有若无的笑

声在他们身边环绕，凉爽而飘渺的夜晚气息将他们包围。小白羊将出现在山头。他们会在快乐山找到过去的那些美好日子，因为快乐山肯定会为他们把那些日子保存得好好的。芭特忽然打了一个寒噤。起风了，风儿绕着高高的窗户打转，发出怪异的呼啸声。芭特突然感到一种孤独，在她亲爱的银色森林里，她居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孤独感，很想家的感觉。这太诡异了。她赶紧跑下楼，把阁楼还给那些幽灵们。

7、“我们每个人列出一些最可爱的东西吧，”苏珊娜说道，“举那些浮现在我们脑海里，最让我们高兴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我喜欢日落前神秘而深深的影子……六月里撞在窗子上的小虫……咬一口自制的面包……寒冷冬夜里的一瓶温水……小溪里潮湿生苔的石头……风吹过一棵老松树的声音。你呢，芭特？”

“猫儿把它的爪子合拢在胸前的样子……结霜的冬天早晨蓝色的雾霭袅袅升起……我可爱的小侄女玛丽眯着眼睛笑起来的样子……月色下如梦如幻、古色古香的原野……十一月银色森林里干枯的的叶子在你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婴儿的脚趾头……刚从挂衣绳上收下来的干净衣服的味道。”

“戴维呢？”

“冰块的冷，”戴维慢条斯理地说，“阿方索的眼睛……久旱后雨水的味道……夜晚的水……跳跃的火

焰……冬夜里不可思议的暗白……女孩小溪般棕色的眼睛。”

---

1. 皮鲁埃特旋转：芭蕾舞竖趾旋转。
2. 萨拉班德舞：一种缓慢而庄严的古西班牙宫廷舞。

第一年

1

银色森林农场里有成百上千棵大大小小的树，每一棵都是芭特的亲密伙伴。对于她来说，砍掉任意一棵都是极痛苦的事，即使是树林深处那粗糙多节的老云杉也不例外。她不相信任何人说的“砍树算不上谋杀……”，或许这是正当杀害吧，因为必须生火，必须使用木料，但不管怎么说，那还是谋杀。

屋后的白桦林从未砍过，否则那可是犯了大忌。有一次，一棵白桦树被秋天的暴风雨刮倒，芭特因此哀伤了好久，直到它变成一根长满青苔、周围蕨类丛生的漂亮木头，她才释怀。

银色森林里的每个人都很喜爱这片白桦林，虽然白桦林对于他们的意义肯定及不上对芭特的。对于她来说，白桦林是鲜活的。她懂这些桦树，这些桦树也懂她：这些弥漫着蕨香，树影斑驳的清幽之地，懂她：你看那清风，在枝叶间向她欢欣致意。自记事起，她就在这片林中嬉戏、游逛和幻想。这片白桦林时时刻刻萦绕在她的心中，主导着她的生活。小时候，这片林子里会住着朱蒂·普拉姆故事里的妖精和小绿人，而如今，这些亲爱可爱的、曾经深信不疑的事物就像缥缈的幽灵般离她远去，而它们的古老魔法仍然在银色森林中弥漫。对他人而言，这只是一片再普通不过的白色树丛和遍布青蕨的山谷，但对芭特而言绝非如此。所以她的家人常常说，芭特在那时也是有点儿与众不同的。在她还是个孩子、忽闪着大眼睛的时候，又或在她是瘦瘦

的、有着棕色皮肤的顽皮少女的时候，她都与众不同，直到现在她年满二十，朱蒂·普拉姆都认为她该找个男朋友了，她始终与众不同。

曾有过一两个小伙子追求芭特，但朱蒂觉得他们之间仅仅是儿戏。而芭特呢，不管朱蒂怎么暗示，她似乎都没有想要男朋友的意思。她真正想要的，或者看起来想要的，就是“经营”好银色森林，照顾好妈妈……妈妈身体不太好……并希望改变越少越好。如果有机会许个童话愿望的话，她的愿望是能够挥舞一根魔杖，使所有的一切保持不变，至少一百年。

她爱这片家园，挚爱。她钟情于它的每一个优点，以及每一个缺点；尽管她永远不会承认它有缺点。每个细微之处都会给她带来莫大的快乐。若是离家去走亲访友，她就会想家，心里非常难受，直到回来才好。

“银色森林不是她的屋子……是她的心灵归宿。”布莱恩叔叔曾这样打趣道。

银色森林里的每一个房间对于她来说都很有意义……都承载着重要的信息，它的样子看起来与被宠爱了多年的屋子一样。这间屋子里，从来不见有人慌里慌张……这间屋子里，每个人在离开时无不感到心情愉悦……这间屋子里，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银色森林里总是有那么多的欢笑，以至于这里的墙面似乎都浸润在欢笑中。这座屋子让你从踏入的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友好的气氛。它接纳你……让你恢复元气。看看那些椅子，争着吵着要你坐上去，它们就是这么的好客。还有，这里到处都是漂亮的猫……毛茸茸的胖墩儿在窗台上晒着太阳，果园那一边的家族墓地中，皮毛绢滑的小猫们在温暖的砂石板上挤成一团。岛上的人们纷纷前来，只为领养一只银色森林的猫。芭特极不情愿把这些小猫给出去，但是有些事肯定是必须的，因为小猫的“收成”从来都是那么好。

“今天汤姆·贝克来要只猫崽。”朱蒂说。

“他一本正经地问‘它是什么品种的？’。贝克那一家子从来都没什么见识。‘噢，噢，不属于什么品种的，’我说。‘我们的猫就是一般的猫，园子里的猫，’我说，“但是我们会给它们弄个很好的窝，时不时的跟它们说说话儿，因为很多傲气的猫就喜欢你对它说话，’我说，‘再就是时不时地赞赞它。这样呢，它们作为小猫就会好好表现，在其他方面也是。说真的我已经忘了老鼠长得啥样儿了。’我说。我当时还有点舍不得把小猫送给他。他们会好好对它的，这个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但是他们肯定从来不会去回忆和它一起的时光。”

“我们的猫有我们呢，”卡朵懒懒地说道，“伊迪丝姑姑说，我们宠这些猫宠得很夸张。她说很多穷基督徒都没我们这儿的猫过得好呢，她很震惊我们居然让这些猫睡在床脚。”

“噢，噢，看哪，你把汤姆绅士弄生气了，”朱蒂责怪道，“你在说这些猫的时候，它们都知道的。再说汤姆绅士又是这么敏锐。”

卡朵瞟了一眼汤姆绅士……朱蒂的那只黑猫，一只瘦长的老猫，老得都忘了有死这回事，席德这么说的……汤姆绅士气愤地穿进道旁的蕨草，扬长而去。夏末的午后，卡朵、芭特和朱蒂在银色森林里享受着她们的时光。她们已经习惯了在那里做零活，那静谧的林间偶尔有美妙的鸟声划过，雀儿啁啾，风儿在林间私语。芭特去那里写信，卡朵去那里做功课，妈妈经常给卡朵带来一些针线活。这确实是个干活儿的好地方……但卡朵在这里时极少干活，她一般是把活儿留给芭特和朱蒂。此刻，朱蒂正坐在长满青苔的木桩上，去掉樱桃的核准备腌制果酱；而芭特在做一套苹果绿色的窗帘，准备用在餐厅。卡朵看看自己谁都帮不了，就双手撑在背后的草地上，斜倚着身子，透过树冠的间隙仰望猫眼石色的天空。

“坏大胆不会跑开的，”她说，“它没那么敏感。”

“噢，噢，你不能因为那只猫没有感受就伤它的自尊。”朱蒂说道，瞟了一眼蹲在芭特身边木桩上的那只大灰猫，眼神略带轻蔑，猫的两颗眼睛中间夹着一根黑线，如灰色的玉珠般闪亮，正眨巴着望向一只狗。这只背部金褐色、皮毛油亮的狗，正在木桩后津津有味地咬着一根臭不可闻的骨头，还时不时停下来以无限敬慕和撒娇的眼神注视着芭特的脸庞。然后芭特会轻轻抚摸它的脑袋或拉拉它的耳朵，这个时候坏大胆看起来显得更冷淡了。坏大胆总是认为“叫麦金蒂的那只狗”（朱蒂这样称呼它）是个入侵者，这只狗是大约两年前希拉里·戈登去多伦多读大学时留给芭特的。起初那段时间麦金蒂几乎伤心欲绝，但是它知道芭特是爱它的，于是后来终于振作了起来，并且对坏大胆以仁报仁。它们之间有个停战协定，坏大胆还记得它抓破麦金蒂鼻子那天芭特是怎么惩罚它的。麦金蒂总是有朋友，而坏大胆一个都没有。

“噢，噢，怎么才能在晚饭前把这些樱桃去完核呢？真希望我们也有个幽灵来帮忙，像以前麦克德莫特城堡里的那个一样。”朱蒂说道，并夸张地叹了口气。“那个幽灵呀……真是个又能干又勤快的家伙。他干的活呀，说出来你们都不信……搅粥汤、剥土豆皮、擦铜器……他什么活儿都会干。可惜有一天，老堡主拿着一点钱放在他的围裙上，说我们雇的这个佣人很划算呀。然后他就再也没来过……他就这样伤了心。噢，噢，然后麦克德莫特花钱又雇了一个女仆。你在跟这些家伙打交道的时候，你总搞不清楚自己会栽在哪里。当然，这也是这些幽灵不好的地方。有些幽灵呀，你不谢他他就会生气。不过，银色森林要是有这么一个幽灵那可真是帮大忙了，现在可不就是吗，对不对呀，卡朵亲爱的？

芭特和卡朵相视而笑，所幸朱蒂没有看到。她们早已学会从朱蒂讲的故事中分享乐趣，而不像小时候那样对这些故事信以为真。曾有

一段时间，芭特和卡朵都对勤劳的麦克德莫特幽灵深信不疑。

“朱蒂，如果你那个故事是在暗示我帮你为那些樱桃去核的话，我可不会就范的。”卡朵说着，咧嘴一笑，“我讨厌缝纫和腌制食物。芭特是居家型的……我不是。我在这儿的时候就只想蹲在草地上听你们聊天。我今天穿的是蓝裙子，樱桃汁会染色的。而且，我的胃有点疼……我真的疼……一阵儿一阵儿的那种。”

“既然你愿意吃青苹果的话，那就只有让胃疼疼喽。”朱蒂毫不同情地说，好像理所当然一样。“在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这么直白地谈论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太好的，卡朵。”

“你还叫我卡朵，”卡朵不高兴地说，“我都跟你们说了不要再这样称呼我，你们一个都不听。我在外面的时候就是雷切尔……我喜欢这个，但是银色森林里每个人都卡朵[注]来卡朵去的。这个名字太幼稚了……我现在都十三岁了。”

“嗯是的，卡朵亲爱的，”朱蒂也同意地说，“但是我年纪大了，记不住新名字呀。我感觉你永远就是那个卡朵，当年我们为了给你找这个名字可不容易啊！芭特，你记得吗？卡朵出生那天晚上，我去芫荽地里找新生宝宝的时候你是多么的烦躁啊？噢，噢，那真是银色森林里可怕的一晚！我们真没想到你妈妈还能挺过来，芭特亲爱的。想起来这竟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

“我记得那个晚上的月亮又大又红，从雾山上冉冉升起，”芭特有点出神地说，“噢，朱蒂，你知道吗？上个星期闪电击中了雾山中央的箭杆杨，那棵树被劈死了，又必须得砍掉了。我真不知该怎么去面对。我一直很喜欢这三棵树，从我记事起它们就在那儿了。现在，麦金蒂，别那样。我知道它的尾巴垂成那样是一种诱惑……这就对了，坏大胆，收起来。当我想到这件事时，坏大胆，你不用再一大早

往我的床头放那么多老鼠，真的再也不用……我相信那些是你抓到的。”

“你没见它带着老鼠上楼时大喊大叫的样子！”朱蒂说，“它要是不能给别人展现一下，肯定要伤心了。”

“似乎刚才你还说它没有感受来着。”卡朵咯咯地笑着。

朱蒂没有理她，转向芭特。

“我们明天是不是要吃樱桃布丁呀，芭特儿？”

“嗯，我想是的吧。噢，你们还记得乔有多爱吃樱桃布丁吗？”

“噢，噢，乔的事我记不起多少，芭特儿亲爱的。他上封信是从上海写来的？我不相信那些黄皮肤的中国人知道怎么做樱桃布丁，或者梅子布丁。等圣诞节乔回家的时候，我们来做一种。”

“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呢，”芭特叹了口气，“自从走了以后，他就从没在家里过过圣诞节。他总是计划要回来，但又总有事情耽搁了计划。”

“特丽克斯·宾尼说乔纹了鼻子，说这就是他不回家的原因，”卡朵说，“她说戴夫·宾尼船长去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瞧见他了，起初都没认出来，他看起来糟糕极了。你们觉得她的话可信不？”

“如果是宾尼家的人说的，那一点儿也不可信，”朱蒂不屑一顾地说。

“别担心，卡朵。”

“噢，我才不担心呢。我倒希望如此，那样的话多有意思啊。如果他确实纹了，等他回家我让他也帮我纹一个。”

此话没有任何回应。朱蒂又转向芭特。

“他说圣诞节前要当船长啦，是不？噢，噢，那孩子真是有长进了!那他有自己船的时候还比你贺瑞斯叔叔当年要小一岁。我记得那年夏天他回家时还带了一只猴子。

“一只猴子？”

“我跟你说啊，那个家伙太无法无天了。你奶奶简直要被气疯了。可怜的老吉姆……从没有清醒的时候……可以说，他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像平时喝得那么醉……他到银色森林来买一些猪，你贺瑞斯叔叔的猴子在猪栏上漫不经心地跳来跳去。你爷爷说，老吉姆的脸上除了鼻子以外的地方都变得惨白惨白的，嘴里不停地说‘我抓到它们了！妈妈总是说我抓不到他们，但是现在我抓到了。我再也不沾酒了。’他就这样一直叨叨了两个月。那人脾气不好，爱计较，后来当他忘了那只猴子的时候他家里人反而高兴得不得了。吉姆太太说她希望贺瑞斯将他的动物们圈起来养。如果老吉姆再来的话，那真是大团圆了，芭特儿。”

“是的。温妮和弗兰克也会过来，我们又可以聚聚了。这几天我们必须好好计划一下，我可喜欢筹划了。”

“伊迪丝姑姑说，做计划都是没用的，因为总是会出现一些事情来打乱计划。”卡朵幽幽地说道。

“可别这么想，宝贝儿。就算被打乱又怎么样？你享受了做计划的乐趣。别让你伊迪丝姑姑把你变成一个……那个词席德是怎么说的？”

“悲观主义者。”

“噢，噢，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她！不管怎么样，别让她把你也变成那样。亲爱的，就算乔不回家，不是还有温妮和弗兰克，还有你黑兹尔姑姑的小家伙们嘛，还有我们为宴会准备的火鸡呢，正挂在教堂粮仓后面的篱笆上等着这个美好时刻的到来，虽然它们倒是希望时间慢点过，而芭特忙着搜罗杂志上的食谱和菜单。噢，噢，我们肯定会好好筹备一番，我希望伊迪丝不要用她的唉声叹气和愁眉苦脸来破坏我们的好气氛。她总是对生活这不满意，那不满意。芭特，那次你在月光下光着身子跳舞被伊迪丝女士逮了个正着，你还记得不？”

“光着身子跳舞？可你甚至都不让我在家里穿短袜。”卡朵抱怨道。

“那次他们把我送去考文垂可让我伤心死了，”芭特接朱蒂的话，貌似卡朵没说话似的。“他们永远不知道那有多残忍。朱蒂，你回来那天，我闻到了炸火腿的香味！”

“是啊，我们以前有很多点点滴滴的好时光，芭特儿。但我希望今后也会有很多，就像以前一样……而卡朵小姐，哦，或许我该称呼雷切尔小姐，如果您不愿意给这些樱桃去核的话，可否准备一些晚餐要用的蓝莓松饼呢？芭特儿要缝完褶子才行，而席德又爱吃那个。”

“这个我去，”卡朵表示同意，“我喜欢蓝莓什么的。噢，对了，下个星期我准备和温妮去海滨采蓝莓。她说我可以就睡在海边的帐篷里。在银色森林有时候我也想睡在外面呢，我们可以在那两棵树之间弄个吊床，肯定很惬意的。朱蒂，汤姆伯伯年轻时有没有什么风流韵事啊？”

“噢，噢，你这话题也跳得太快了吧！”朱蒂抗议道，“跟别的小伙子一样，他肯定有相好的姑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从来都不认真。你的脑瓜子怎么突然想起他了？”

“他让我去银色大桥帮他寄一封信，今年夏天跟我说了三次。他说北峡邮局那边爱管闲事的太多。那封信是寄给一个女士的。”

芭特和朱蒂相互看了一眼，似乎知道些什么。朱蒂强压住自己的兴奋，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卡朵亲爱的，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士的名字呀？”

“噢，叫什么太太来着，”卡朵打了个哈欠，“我忘了名字了。汤姆伯伯开口时脸红红的，有点儿不好意思，所以我才想弄明白他是个啥情况。”

“你汤姆伯伯都快六十了，”朱蒂若有所思地说，“正是某些男人想寻找第二春的时候。但是有伊迪丝让他循规蹈矩，所以他不可能太放肆的。我还记得淘金热那会儿他要去克朗代克时是多么的疯狂……拦不住也绑不住。但是我们的伊迪丝女士在这件事一开始就把苗头给掐了，我觉得他永远都不会真正原谅她的。噢，噢，我们都有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我现在好想跑到那个古老的国度，看看麦克德莫特城堡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雄伟。但是永远都不可能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卡尔卡松城堡。’”芭特痴痴地述道，想起了希拉里·戈登曾经给她提到过的一首诗。

而务实的卡朵则冷静地问道：“为什么不可以呢，朱蒂？夏天的时候你可以请几个月的假嘛，现在我也够大了，可以帮芭特做事的。二等舱的费用也不会很贵，你可以回去看看你的亲戚，好好玩一下。”

朱蒂眨了眨眼，似乎被她的话给吓了一跳。“噢，噢，卡朵亲爱的，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哦，我怎么就从来没想到过呢，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东游西逛这种事已经不适合我这个老人了。”

“你没那么老，朱蒂。明年夏天就可以去。你需要做的就是做决定。”

“噢，噢，做决定……卡朵亲爱的，这个需要去行动，也需要好好想想。”

“别想来想去的了，直接去吧。”卡朵一边说着，一边在草坪上翻来滚去地拉扯麦金蒂的耳朵，“如果你考虑得太多，你就永远都开始不了了。”

“我十三岁的时候，差不多也像你现在这么聪明。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会变傻了，”朱蒂自嘲地说，“回爱尔兰和去一趟银色大桥的短途旅行毕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的朋友们都已经老了……我都怀疑他们还认不认得出我，我现在跟只猫头鹰一样灰头土脸的。现在城堡里肯定有一个新的麦克德莫特，我希望他能讲标准的英语。原来那个老堡主说话土音太重，你压根儿听不懂。”

“你曾住在城堡里伺候一位堡主，朱蒂，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兴奋。这甚至比妈妈的远房表亲嫁给英格兰贵族还有意思，我们都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见到她。芭特，我们哪天去拜访一下那位有身份的朋友吧。”

“恐怕她都还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呢，”芭特笑了笑，“这个第四代的表亲(注)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她很小的时候就去英格兰跟她的姑姑一起生活了。而妈妈只见过她一次。”

“噢，噢，她是来过一次，”朱蒂说，“她十岁的时候来过海滨，他们都跑到那里去跟这个小朋友玩，一起玩了一整天。现在她是男爵的夫人了，就是查尔斯·格雷沙姆，他的姑姑嫁给了一位伯爵。”

“是佩绶带的伯爵吗？”卡朵好奇地问道，“佩绶带的伯爵听起来比没有佩绶带的伯爵更正宗。”

“噢，噢，都有可能。我不记得他是哪种伯爵，反正是个很有贵族气派的名字。那个表妹结婚的时候，报纸上满是他们的新闻。格雷沙姆女士当时已经不是很年轻了，但她等得真是值得啊。噢，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消息传来的时候海滨的那些姑婆们的样子，她们真是自豪得不能再自豪了，所以反而谦卑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的，’你弗兰西斯姑婆说，‘她是个有身份的夫人了，不能再跟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认亲戚了。’噢，噢，听见没，弗兰西斯·塞尔比称自己为平民百姓！”

“特丽克斯·宾尼说她觉得格雷沙姆女士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卡朵说着，抱起在蕨丛中穿梭的一只黄色小猫，搂在下巴窝里。这只小猫的脸蛋像一朵金色的三色堇。

“不会吧！但是确实有这个第四代的表亲，而且他们还曾指责她的主教叔叔偷了银器，就是他在海滨过夜的那晚。”

“偷银器，朱蒂？”尽管朱蒂这一辈子都在跟她一遍遍地讲述她的家族传说，但芭特从未听说过这件事。

“我跟你说呀，你知道吧，海滨的客房里有把精致的银发梳，当然还有一面好看的镜子和两瓶香水，就不谈那个了，这是他们的骄傲。这些东西他们从来不给一般人摆出来。但主教怎么说也是个主教，所以他睡觉时，那个发梳就华丽丽地摆在那里。噢，噢，但是第二天早上，它不见了。你的曾姑婆汉娜当时还活着……不久之后她就病倒了……当时她快要疯掉了。于是她下定决心给那个主教写了封信，质问他把那东西弄到哪里去了。主教回信说‘我虽然很穷，但是诚实。那个银器在装毯子的箱子里。我这样低微的寄宿者用这样的东西实在太奢侈，而且我也怕身上的药物弄污了它。’噢，噢，那个银

器安然无恙地躺在毯子上，从此以后，你那可怜的曾姑婆再也没有像这样指责过别人了。说到写信，芭特儿亲爱的，可否问一下，今天早上你从叮当那收到的信中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啊？”

“倒是有一些特别的消息，”芭特说，“我原想留着下午出来的时候再告诉你。希拉里把他的窗户设计送去参赛……后来得奖了。从160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这就是我们的叮当，多聪明的小伙子……哪个姑娘要是跟了他，那可真是好福气呢。”

芭特没有搭话。希拉里·戈登是她的朋友，除此之外她没想要任何发展，但她实在不太喜欢“有福气的姑娘”这个说法，无论这姑娘是谁。

“希拉里一直很喜欢窗户，每次只要看到别具一格的窗户，他就会欣喜若狂。玛丽·麦克莱纳汉家老屋子上的小天窗……朱蒂，那时你还把我们送到她家去用巫术召回麦金蒂，你还记得吗？”

“她确实会巫术的，不是吗？”

“不管怎么说，她知道能在哪儿找到它，”芭特叹道，“朱蒂，在我认为她是个女巫的时候，生活真是有趣多了。”

“我跟你说呀，”朱蒂略带神秘地点点头，灰白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你相信的东西越少，就越觉得人生残酷。这片森林……在满是小仙子的时候更有意思，对不对？”

“是的……从某种方面来说的话。虽然那些小仙子已经不在了，但是它们的魔力还萦绕在这里。”

“噢，噢，你以前信过，这就是缘由。如果你从不相信有小仙子，那么它们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成年人从来都看不到它们，”朱蒂一本正经地说，像个哲人。“那些从来没机会相信小仙子的娃儿们，我真为他们感到可惜，他们的人生会因此惨兮兮的。”

“我记得你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就像这样在森林玩着玩着，然后被美妙的音乐吸引到一个仙境去了。过去，我常在黑暗中掂着脚尖穿过这里，并仔细聆听。但我应该不是真的想听到……我怕我去了仙境就回不来了。没有哪个神奇的国度可以比得上我的银色森林。”

此时，芭特那双溪水般清澈的褐色眼眸中闪现了一种眼神，这种眼神总会让人觉得她在回忆某件美好的事情。芭特在加德纳家族算不上美人，但是每当这种眼神出现时，她的脸庞就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她起身叠好那些缝纫件，走回屋去，麦金蒂紧随其后。知更鸟开始啭鸣，森林上空的云朵逐渐变成粉玫瑰色。在夕阳的照射下，路边的蕨草和长叶草也都变得金灿灿的。森林右方，长长的斜影悄悄爬下山坡。洼地那边的蓝色迷雾是八月的一片海。

席德正在院子里想方设法让一只小倔牛喝水。卡朵的两只宠物小白鸭蹲在井边打盹儿，它们很快就要变成感恩节的大餐了，可是朱蒂还不太敢向卡朵暗示这件事。父亲在割早麦。妈妈已睡完了小觉，走到园子深处那些天鹅绒般的石竹丛中去了。一只小松鼠在厨房顶上乱跑。这将是个可爱的宁静夜晚，就像她最喜欢的那样，银色森林里万事万物都很开心，每个人也都如此。芭特喜欢看到他们开心，而她自己也能在一件件小事上发现极大的快乐。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羡慕了吧！月儿升起的时候，蝙蝠就要飞出来了，农场那绿色的巨大空灵感就会将这所房子包围起来。在芭特看来，这座房子不是房子，而是人。

“芭特对银色森林真是一如既往的痴迷，不是吗？”卡朵说，“我觉得她离开这里就活不下去了。就因为这一点，我感觉她这辈子都不会嫁人了，朱蒂。我也爱银色森林，但我不想一辈子都呆在这里。我想走出去……去历险……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没错，不是每个人都想守在家里，”朱蒂表示赞同，“但芭特是把银色森林烙进了心里……在内心的最深处。她还不到五岁时，有一天她问你妈妈上帝在哪儿。你妈妈温柔地答道‘上帝无处不在，芭特儿。’‘无处不在？’芭特又问，那眼神真可怜。‘他难道没有家吗？哦，妈妈，我为他感到难过。’你有听说过这种事吗？为上帝感到难过！喏，这就是我的小芭特，卡朵亲爱的”……然后朱蒂像个密谋者一样压低了声音，虽然芭特显然不会看见也不会听见……“杰姆·鲁滨逊这阵子时不时过来晃一下，是吧？他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还有一年就要去上大学了。你觉得芭特对他感兴趣吗？”

“我肯定她没有，朱蒂。虽然她说反感他的唯一一点是他长络腮胡子，他应该属于上一辈人那个年代。我亲耳听见她这么跟席德说的。她是什么意思，朱蒂？”

“天知道，”朱蒂叹息道，“没错，卡朵亲爱的，特别一点是没什么的。银色森林的姑娘们从来都不会像宾尼家那样。宾尼太太向我这么吹嘘，‘奥利芙每天晚上都有一个男朋友。’我就说‘那么她是冲着数量去的，不管质量咯。’但是，如果你太特别了点呢？我问你。”

“我还没到有男朋友的年龄呢，”卡朵说，“不过，如果你愿意等的话，我会告诉你的。那一定很激动人心吧，朱蒂！有人对你说他爱你的话。”

“老汤姆·金科瓦倒是曾经对我说过，但是我从来没什么激动的感觉。”朱蒂略带思索地说。

2

“所有的月份都是我的朋友，但是苹果成熟的那个月是我的最爱。”芭特赞颂道。

这是银色森林的十月，芭特和卡朵、朱蒂每天下午都在新果园摘苹果……现在已经不那么新了，因为这个新果园毕竟也有二十多岁了。但是老果园的历史则悠久得多，那里的苹果大多都很甜，用来喂猪。有时候，朗·亚历克·加德纳认为把这片老果园砍掉，用来种一些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会更好，但是芭特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对这片老果园的喜爱远胜于新果园。这是父亲的爷爷当年种出来的，现在树荫遍布，充满神秘，里面的老云杉和苹果树一样多。它还有个特殊的角落，那就是用来埋葬一代代心爱的大猫小猫们的地方。此外，芭特指出，如果砍掉老果园，就会将墓园暴露在外，因为墓园的三面都是被老果园环绕的。这个理由倒是能打动朗·亚历克。这块古老的家族墓地是他心中的骄傲，现在没有人再葬在那里，但有许许多多的先辈都长眠于此……银色森林的加德纳家族起源于爱德华王子岛的拓荒者。于是，老果园免去一劫。春天到来时，它又和新果园一样美。甜美的春日和凉爽的夜晚交接的那个短暂空隙里，那些粗糙多结的老树又焕发出青春，仿佛刚结婚的新娘。

那是一个惬意而又梦幻下午，银色森林似乎也是惬意而梦幻的，芭特认为老农场也是有心情的，一年中的每一天，一天中的每一小时，它都有不同的心情。一会儿是高兴的……一会儿变得忧伤……一会儿很友好……一会儿又很严肃……一会儿灰着脸……一会儿金灿灿。今天它就是金灿灿的。雾山给自己的褐色山肩上戴上了一条蓝色的薄雾围巾，看起来还是那么的神秘又美丽，虽然箭杆杨已不在。雾山身后是白云筑成的城堡，带着淡紫色的阴影，一层层垒上去。前天晚上这里下了一场幽森的雨，墓园小山谷的那股芬芳在空气中蒸发，

到处弥漫着结霜蕨草的香气。这草地在秋天还这么绿！厨房院子里满是淡金色的山杨，火鸡窝几乎被耀眼的红漆树完全掩没。从银色森林至燕子场的私语小径上，某位新娘曾经种下的那些白桦泛着琥珀色，而水井上方那棵硕大的枫树则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每过一会儿，芭特就驻足凝望，并默默低语。

“枫树的绯红让我振颤，

如唢呐高声的嘶喊。”

“你在自言自语啥呢，芭特？如果是个笑话你可以跟告诉我们讲讲。这看起来让你很开心呀。”

芭特扬起了细长的眉毛，仿佛扬起一对小小的翅膀。

“就是几句诗歌，朱蒂，你对诗又不感兴趣。”

“噢，噢，诗歌本身是没什么错的，但是如果这几天晚上霜冻的话，它也不能帮我们收苹果。我们现在摘得有点慢了，还有很多事儿等着我们去做，这不，爸爸又买下了老亚当斯的地作牧场，准备做畜牧生意。”

“但是他准备雇个人帮他嘛，朱蒂。”

“噢，噢，那我问你，谁来伺候那个帮工。他在这里总要吃口饭吧，可能还有洗衣补衣的活儿。我可不是在抱怨活儿多，只是提醒你一下。但是你无法辨别一个外人过来会有什么事发生。银色森林上次嫁姑娘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这里总会发生一点改变的，就像你自己说的那样。”

“我对‘来’的变化不像对‘去’的变化那么介意，”芭特说着，停下来把一个虫蛀的苹果扔向在树枝上嬉戏的两只小猫。“我很

高兴爸爸买下了老亚当斯的地。我和希拉里在乔丹河上建的那座小石桥，还有诡异泉，现在都是我们的了，还有快乐山。”

“噢，噢，你想把快乐山也买过来！”朱蒂咯咯笑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办，芭特。”

“朱蒂你忘了吗？希拉里和我把诡异泉那边的小山叫做快乐山。以前我们经常在那边玩得乐不思蜀。”

“噢，我记得。刚才是在逗你呢，芭特亲爱的。一想到有人能买快乐山，我就忍不住想乐。噢，噢，上帝确实为他自己留了一些东西，快乐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倒是记得老爱尔兰曾经有个人收买死神。”

“那他肯定不会如愿吧，朱蒂。”芭特叹道，想起了贝茨离开的那段日子，不由得打了个寒噤。那是一段黑暗的时光，她童年时可爱的挚友贝茨不幸夭亡，给她的人生留下了一段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

“可他如愿了。后来当他想死掉并且祈求时，死神怎么都不来。‘不不不，’死神说，‘买卖场上一言为定。’对了，这个帮工他准备睡哪？这个问题我有点担心。你爸爸会不会让我搬到楼上去，把我那舒适的厨房内室腾出来给他住？”

朱蒂的声音里透着担忧。芭特摇了摇修长的褐色手臂，无比肯定地对朱蒂说，

“不，肯定不会的，朱蒂。爸爸知道那个厨房里间是你的地盘。他准备把谷仓上的小阁楼整理出来给他住。里面弄个炉子，弄张床，再添几件家具，就挺舒适了。他在家的时候晚上就可以住在那里，是不是？不过，朱蒂，我担心的是，说不定他会经常到厨房转悠，破坏我们愉快的晚上。”

“噢，噢，我们会解决好的。”朱蒂一下子欢喜了起来。如果朗·亚历克要求她让出厨房里间，她绝对不会说一个不字，但是心里难免有想法。要知道，她在那个里间已经睡了四十多年的好觉。“我现在只希望你爸爸别雇西姆·莱德伯里。和他同名的这个地方我听过。”

卡朵说：“噢，爸爸肯定不会让一个莱德伯里人来的。”

“由不得你挑挑拣拣的啊，卡朵亲爱的。这就是麻烦所在。缺少人手的解决方法就是雇帮工，而你爸爸必须雇个懂牛的人。西姆就自认为很懂。但是一个在厨房里为所欲为的莱德伯里人真的很讨厌，还老拉着一张冷冰冰的脸，从来就不喜欢猫。他在这里的那天，汤姆绅士看了他一眼后就再也不现身了。如果我们雇的人和那些猫可以处得好，那么只要他干活儿不偷懒，你绝对听不到我说他半句坏话。你爸爸是出了名的不会翻脸的人，所以他能容下一些不体面的事。那么，顺其自然吧。这棵树已经摘完了，我要回去烘李子喽。”

“我准备等到太阳下山了再回去。朱蒂，等我变得很老很老的时候，我就天天坐着晒太阳，一直晒……我太喜欢了。卡朵，太阳落山前我们跑回神秘园去，怎么样?”

卡朵摇了摇金栗色的脑袋。

“我很乐意，但是你看，今天上午我把脚扭了，现在还挺疼的。我等下去墓园里哭泣的威利的石板上坐会儿，做做白日梦。今天我觉得自己微微发光，好像我是阳光做成的。”

每当卡朵说出这样的话时，芭特就隐隐觉得，卡朵很聪明，如果负担得起的话应该去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卡朵目前也和家人一样对教育不屑一顾。她坦然地追求“好时光”，像猫捉老鼠一样游戏人生。

芭特溜走了，开始了她去神秘园的朝圣之旅。那是农场背后被树包围的一小块场地，席德和她很久以前发现的，并对这里一见钟情，至少她是如此。几乎每个周日晚上，他们边聊天边规划（席德正成长为一名雄心勃勃的农场主），走遍农场的每个角落，最后总会在神秘园落脚。这里总是芳草遍地，浆果丛生。席德曾答应过她永远不会铲掉这块地方。其实这块地方也是太小，不值得开垦。如果真铲掉了，那么有口皆碑的朱蒂野草莓小饼，或者芭特做的更好吃的一些小东西，还有她所谓的草莓奶油派，就都不再有了。

和席德一起去那里是件很美妙的事，独自一人去的话更美妙。这个时候，她可以亲密无间地融入一种寂静无声的交流，她喜欢这种交流。这是农场中最荒凉也是最迷人的一片净土。它的这种寂静很令人愉悦，似乎来自于周围的森林，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里从不刮风，偶尔轻轻下点雨雪。夏天，它是一池阳光，冬天，是一池冰霜……而现在秋天，是一池的五光十色。斜影在灰白的旧栅栏周围徘徊，带着辛香的味道。芭特总觉得这块土地知道自己很美，并且为此而高兴。她在那里逗留，直到太阳落山她才开始慢悠悠地回家，边走边欣赏着暮色渐浓的每个瞬间。“暮色渐浓”这个词真美……跟朱蒂的“黑蒙蒙”一样可爱，虽然后者有种怪怪的感觉，芭特每次听到这个词都有点惊喜。

经过小山顶时，她像往常一样驻足，欣慰地遥望银色森林。厨房的门窗透出温暖的灯光，那是朱蒂准备晚餐的地方。猫儿们巴望着“尝小鲜”的机会，麦金蒂竖起尖尖的耳朵等候芭特的脚步声。倘若那个未知人物，那个不得不请的帮工来到这里，在等晚饭时到处闲逛，生活还会这么美好吗？肯定不会。他只是个陌生人，外来者。芭特忽然很讨厌关于他的念头。

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准备在灯下吃晚饭了。曾经有段时间，芭特一点儿也不喜欢点灯吃晚饭……那意味着西风刮走了夏日，冬天渐渐来

临。但现在她喜欢那灯光……那灯光是如此舒适可亲，具有典型的银色森林风格，并且透过窗边的红藤望进屋里，有种朱蒂说的“朦朦胧胧”的样子。

在秋暮中，家有着精巧的色彩。那些绿树似乎因爱慕而环绕着它，而那屋子是它们的一员，是花园的一员，还有青山、果园，都是一体的。你不能把它们分开，芭特这样觉得。她很难想象人们如何在一个没有绿树环绕的房子里生活，这样看起来会有点猥琐吧，就像光着身子一样。那些树木，可以给你庇护，可以给你爱抚，可以为你遮阳……嘱咐你早早归来。箭杆杨的庄严，白桦的优雅，枫树的友好，云杉和冷杉的神秘，意杨的窃窃私语。它们只是没有真的这样做罢了。你认为只要细心聆听就能听懂它们……但是当离开后你才发现，它们只是在笑你……那种细细碎碎的沙沙声，如丝般柔软的笑声。所有的树都有秘密。谁知道夜幕降临后，那些整天规规矩矩站着的白桦会不会趁着月光，轻巧地踏出地面，在草地上来一个皮鲁埃特旋转[注]，而此时，肉馅饼地周围那一圈云杉说不定正集体跳着萨拉班德舞[注]呢。芭特一边笑着自己的幻想，一边跑进朱蒂刷洗干净的、欢欢喜喜迎她归来的厨房。她的心里在哼着一支生活之歌。

3

“帝利塔克!你听过这种名字吗?”朱蒂吃了一惊说道。“我在这个岛上从没听说过。”

“他在南岸做工做了好多年，但确实是新斯科舍的。爸爸说的。”卡朵说。

“噢，噢，那还差不多。新斯科舍的很多名字我都知道的。那我们该怎么称呼他呢？如果是个小伙子，我们直接喊他的名字就可以了，前提是他有名字的话；但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我们还得称他帝

利塔克先生，这年头雇工都得瑟的不得了。不过，要我每次都开口说‘帝利塔克先生’那真是要命啊。帝利塔克先——生！”

朱蒂咀嚼着这个不可思议的名字。

“他年纪相当大，有五十多了，爸爸说的。”卡朵又说。

“爸爸还说他有点儿古怪。”

“古怪，是吗？噢，噢，人们也常说我有点儿怪，到时候这里有一对怪人了。他的怪是不是怪在很会干活呀？这是个问题。”

“他是别人推荐来的。之前爸爸找人找得几乎都要绝望了，连稍微合适点的人都找不到。”

“那……帝利塔克先生结婚了没？我是说，帝利塔克太太！噢，噢。”

“这个爸爸倒没说。不过他明天就来了，到时候就什么都知道了。朱蒂，那个罐子里是什么？”

“晚餐剩下的一点汤，我觉得睡觉前我们再喝几口这个是很不错的，还在罐子里留了点给席德。他整天东游西逛的，现在晚上这么冷，说不定他还要开很久的车才能回家。”

朱蒂说“东游西逛”时的语气不带有丝毫鄙夷。她觉得东游西逛是年轻人追逐快乐的合法权利。

十一月，雨疏风横的晚上，偶尔会有雨点狠狠地敲几下窗户，但是炉火依然很旺。汤姆绅士在他的专用椅子上蜷成一团，麦金蒂趴在小地毯上睡得香甜；坏大胆和半大的小花猫斯库登克分别趴在炉子两边，你一声我一声地唱着呼噜之歌。卡朵穿着一件樱桃红的长裙，越

发衬出头发的活力光泽。卡朵的头发真漂亮，芭特想着，并为此觉得骄傲。它不是多特·鲁滨逊的那种暗淡无光、水洗过似的金色，而是暖暖的金栗色。

朱蒂炖的汤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朱蒂是炖汤能手。朗·亚历克常常说，她只需要在罐子上挥挥手，我们就有美味的汤喝了。妈妈在桌边缝补衣服，自手术后妈妈的身体就一直比较弱，芭特无不怜惜地看着她，希望她能经常休息，但是妈妈总喜欢做那些缝缝补补的活儿。

“放弃什么我都不会放弃这个，芭特。大多数女人不喜欢缝补，但是我喜欢。这些破旧的小衣服呵……在你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它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而现在你们都喜欢些丝绸之类的了。做这个不伤身体的，这样我也会觉得自己还有点用。”

“妈妈！你能不再说这种话吗！你是银色森林的心和灵魂……你知道的。我们一天都不能没有你。”

妈妈笑了……就是妈妈特有的那种温柔、神秘、微微的笑……一个智慧慈爱的女人的微笑。那个时候妈妈的一切都是智慧和慈爱的。笑声响起时，她似乎也笑出了声，虽然妈妈从未大笑过，从未真正开怀大笑过。

“让我享受这个快乐的夜晚吧，”卡朵说道。“如果这个帝利塔克晚上不喜欢待在谷仓阁楼里，那这也许是我们独占厨房的最后一晚了，所以一定要充分享受。朱蒂，给我们讲几个故事吧……我来烤一些丁香苹果。”

“‘垒高柴垛吧，风儿刮来凉意。’”芭特朗诵道，“至少再给炉子添点柴火吧。与垒高柴垛相比，这句太没诗意了，是吧？”

“我倒觉得没诗意的这句听起来更顺耳。”朱蒂在一个角落坐下，着手她的编织活，还不时在汤罐里如同有魔力般地搅拌一下。“在麦克德莫特城堡，他们倒是会经常垒起柴垛。我们前面在油炸烤炒，身后却天寒地冻。噢，噢，还是让我听现代人讲话吧。”

“想起天堂里的火焰，似乎很有趣呢。”芭特若有所思地说，在炉前的旧钩织毯上卷起土耳其服饰，上面有三只黑猫的图案，已磨得很薄。“但是我想要的火焰是在空旷多风的夜晚，就像现在这样，可以形成对比。好了朱蒂，继续讲鬼故事吧。”

“我的鬼故事都讲完了，没什么可讲的了呀。”朱蒂叨唠着。这句话她叨唠了很多年。但她又总能编出新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以至于芭特和卡朵有时候甚至信以为真。你可能不再相信小仙子的存在，但是这个世界上对鬼魂的传说还会继续。“不过，我好好想了一下，可能我还没跟你们讲过我的叔爷爷见到老老麦克德莫特的那天晚上…… 老老麦克德莫特就是老麦克德莫特的爷爷……他坐在自己的坟墓里自言自语，很生气的样子。这个我讲过吗？”

“没有没有，继续讲。”卡朵很期待地说。

这时，厨房门响起三声嘹亮的敲门声，看来关于老老麦克德莫特的鬼故事注定是讲不了了。这三人还没缓过神来门就开了，帝利塔克走进屋来……也走进了银色森林的生活和核心，虽然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们知道他就是帝利塔克，因为除了他不会有别人。

帝利塔克进了屋，把身后的门合上，关门之前还有一只皮毛光亮的瘦长黑狗跟了进来。麦金蒂坐起来打量着它，这只不速之客则蹲坐下来，打量着麦金蒂。但是银色森林三人组无暇顾及帝利塔克以外的东西。她们注视着他，像被催眠了一般。

帝利塔克个头较矮，身宽几乎等于身长。他的大红脸几乎就是方的，再加上一对姜黄色的老式络腮胡子，就显得更方了。他的嘴就像一条宽宽的裂缝，而鼻子，简直就是一个鼻子做成的圆圆按钮。他的头发倒是瞧不见，因为都藏在一顶脏脏的旧皮帽下面。他的整个身体都裹在一件褪色大衣里，脖子上围着一条相对好看一点的格子围巾。一只手里拎着一个硕大的、鼓鼓囊囊的旧旅行包，另一只手里显然是一只装在法兰绒盒子里的小提琴。

帝利塔克站在那里，眨巴着那双埋在肥肉堆里的黑色小眼睛，瞧着这三个懵女人。

“见到我你们这么高兴啊！”他说，“尽管似乎是有点惊呆了。呃，外表有点对不住大家，不好意思。”

然后他似乎开始暗自偷笑。芭特猛然清醒过来，妈妈上楼去了，这里必须得有人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朱蒂看起来不知所云，不知所措，好像这还是她生平头一次。

芭特赶紧从毯子上爬起来，走上前去。

“帝利……帝利塔克先生，对吗？”

“正是，听候吩咐……教名，乔赛亚。”来者答道，并鞠了一躬。如果他的脖子稍长一点，这一鞠躬可以使他显得谦和而威严。之后芭特才发现，他的声音其实很好听。“年龄，五十五……政治方面，自由主义者……宗教，信奉正统派基督教……无业游民，看上去是如此。还有，橙带党员[注]。”他补充道，望着墙上悬挂的巨幅画像，画中的威廉国王骑在白马上，横渡博伊奈河。

“您要不要脱下外套……坐下来？”芭特笨拙地说，“您看，我们没料到您今晚过来。父亲跟我们说您明天来的。”

“我正好碰到一辆货车到银色大桥，然后想还是搭这个顺风车比较好。”帝利塔克低声说道。他将帽子取下挂在钉子上，露出了一头浓密的椒盐色卷发。他脱下围巾和外套，然后他那边鼓鼓的东西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一只硕大、圆嘟嘟、洁白的雪鹗。他很得意地把它安顿在钟架上。他将旅行包放在一个角落，把小提琴搁在上面。然后，准确无误地挑了厨房里那张最舒服的椅子，就是曾祖父尼赫迈亚·加德纳的那张带有红色垫子的光滑木椅，惬意地坐下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又短又粗的黑烟斗。

“介意吗？”他低声问道，“如果有女士介意，我绝对不会抽的。”

“我们都不介意的，”芭特说，“我们早就习惯了汤姆伯伯抽烟。”

帝利塔克先生小心翼翼地装好烟斗，点上。十分钟前，这屋子里谁都没见过他。而现在，他仿佛就属于这里……仿佛从来就住在这里似的。很难把他想成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一个新的变化。即便是朱蒂，她在穿着方面向来不在意任何男人的看法的，此刻也在琢磨她那件厚毛呢长衣和白色围裙上的星星点缀。麦金蒂过来闻了闻他，表示了一下认可，然后又去继续睡觉了，完全把那只外来狗抛之脑后。那两只灰猫也继续演奏呼噜之歌。唯有汤姆绅士还没有做好决定，仍旧疑惑地注视着他。

帝利塔克的身体几乎跟他的脸型一样方，罩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破旧灰毛衫，依稀露出内里的红色绒布衬衣，刚好让朱蒂无意中瞥见了。那正是朱蒂想用在地毯红玫瑰花蕾上的色调，她准备在来年春天钩织好这个小地毯。

“既然你们不介意我抽烟，那么，讨厌那只狗吗？”帝利塔克继续问道，“如果不讨厌的话，你们应该也不会介意让它躺在那边的角

落里吧。”

朱蒂觉得是她该出头时候了。不管怎么说，这是她的厨房，不是什么帝利塔克先——生的。

“噢，噢，这只狗乖吗？帝利塔克先——生，我想问一下。”

“它很乖。”帝利塔克一本正经地回答，“但它是只不幸的狗……生来就厄运连连的那种。你可能不信，普……普什么小姐……”

“普拉姆。”朱蒂很干脆地答道。

“普拉姆小姐，这只狗活到现在不容易啊。它患过一次疥癣、大瘟热，还有层出不穷的寄生虫。今年夏天被卡车轧过，去年夏天误食马钱子碱中毒。”

“它肯定像猫一样有很多条命。”卡朵咯咯笑道。

“它现在很健康，”帝利塔克先生非常肯定地说，“就是有一点跛，上个星期它的腿被一片碎玻璃划伤了，不过很快就会康复的。它偶尔会发作……癫痫。口吐白沫、跌跌撞撞、昏倒，十分钟后就会爬起来，一溜小跑，脱胎换骨了一样。所以，如果见到它发作，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它真的是一只好狗……就是有点敏感，对牛很友好。我对狗都比较钦佩……见到它们时我都会脱帽致意。”

“它叫什么名字？”芭特问道。

“我就叫它那只狗。”帝利塔克先生回答。他在银色森林逗留期间，那只狗也一直留在这里。

“你说话也太油腔滑调了吧，帝利塔克先——生。”朱蒂心里这样想。但是她只问了句，“那么您对猫是怎样看的呢？”

“噢，”帝利塔克先生说着，在谈话的间隙惬意地吸了一口烟斗，“我对猫有感情，普拉姆小姐。有天早晨我在这里闲逛，看见窗台上有一只猫，于是我断定我喜欢这里的人。这是我的一种本能。我这么对自己说‘这个地方很有情趣。我可以在这里做工。’我多么明智！”

“您上一份工作是在哪里？”

“南岸那边的一个养狐场。名字就不提了。我在那里待了三年。相处得还可以……挺喜欢那儿的……直到老夫人去世，老板又娶了一个。我实在受不了后来那个。只有懦夫才会对她忍气吞声。一个可怕的老女人。你不能跟她提天气，但她还是会因此跟你吵架。如果你觉得天气不好，她会认为你是在侮辱她。还动不动就找那只狗的茬。‘狗也有生存的权利，女人。’我对她说。‘我和你一点都合不来。’我对她说。‘我对同伴的要求是很高的。’我对她说。‘我的狗就是个好伴，比吵吵闹闹的女人好得多。’我对她说。‘我不是谁的奴隶。’我对她说，并且通知她我不干了。若是无法在一个没有争吵的地方停留，我就会到处闲逛。我很可能会在这里待久一点儿，这里看起来很像我舒适的港湾。这个扶手椅刚好适合我抽筋的肌肉。我经历过很多坎坷。其一就是从泰坦尼克号上死里逃生。”

“噢！”卡朵和芭特立刻竖起了耳朵。这听起来很刺激。朱蒂满不高兴地搅了一下汤。她这个讲故事的行家要遇到对手了？

“是的，我逃过一劫，”帝利塔克说，“因为没有上船。”他把烟斗塞回嘴里，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后来她们弄明白那是他的笑声。

“噢，噢，这就是你的笑话，”朱蒂心想，“原来你也就这么两下子，帝利塔克先——生。”

“但我身上确实发生过悲惨的事。”帝利塔克先生又开始了话题。他卷起毛衫袖子，肌肉发达的手臂上，露出一条长长的白色疤痕。“这是一只美洲豹留下的，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在美国的一个马戏团当驯兽员。啊，那段日子很有意思。我对动物有种特别的驾驭能力。不，不是动物，”帝利塔克先生郑重地说，“它们会看着我的眼睛。”

“噢，噢，那你结婚了没？”朱蒂毫不客气地问道。

“完全没有！”帝利塔克先生大声说道。突然爆发的声音把屋里的每一位都吓了一跳，汤姆绅士也不例外。然后，他又降回柔和的语调。“没有，我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嗣，普拉姆小姐。过去我也常常为此努力过，但总是不了了之。有时是谁都乐意，但人家姑娘不乐意。有时是没一个人乐意。有时呢是我自己没把问题搞清楚。如果我不是一个这么节制的人，可能都已经结过好多次婚了。或许我应该轻松一点来看。”

帝利塔克先生给芭特递了个友好的眼色，芭特也赶紧回了个眼色。有时候就是这样，某些人真的会对你产生奇怪的影响。

“我始终觉得，没有人能像我自己这么了解我。”帝利塔克先生继续说道，“我现在也不太可能会结婚了。但是，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回他朝朱蒂递了个眼色，朱蒂发现自己居然一点都不“生气”。她最后一次搅了搅汤，然后轻快地起身。

“跟我们一起喝口汤吧，帝利塔克先——生？”

“啊，有提神的夜宵不错。”帝利塔克先生高兴地答道，“味觉享受我还是会适度满足一下的。自我踏进这个屋子开始，每次你搅动那个汤罐，我就对自己说，‘我闻过的所有香味中，最香的那种也不及这个香味的一半。’”

芭特和卡朵起身去布置餐桌。帝利塔克先生带着赞许的眼光瞧着她们。

“她俩都很会跳舞。”他用沙哑的嗓音低声对朱蒂说，“挺有派头的。小的那个的手腕很有贵族味道。”

“噢，噢，您注意到了？”朱蒂很高兴地说。

“当然。我是研究女人的专家。‘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优雅。’这是开门那一瞬间我就告诉自己的。她们与养狐场的那些姑娘不同。就是朋友之间我才这么说，普拉姆小姐，那些姑娘就好像绳子上风干的苹果。其中有一个瘦得像只鼬鼠，还靠吃生菜来减肥。但是她俩不同……我估计丘比特要忙乎了。毫无疑问，你们肯定因为登门拜访的小伙子太多而烦恼过吧，普拉姆小姐？”

“噢，噢，我们也不是全都不理会的。”朱蒂得意洋洋地说，“那么，帝利塔克先——生，您现在要不要就座？”

帝利塔克先生滑进一把椅子里。

“我想知道，您称呼我时可否去掉‘先——生’二字。”他说，“我不太习惯，而且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暂居的外人。可以叫我乔赛亚，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噢，噢，可是我介意，”朱蒂明确地说，“自从南峡谷的老乔赛亚·米勒杀了他妻子后，我就再也不想听到乔赛亚这个名字。”

“我以前跟乔赛亚·米勒还挺熟的。”帝利塔克评论道，拿起汤匙。“他先是把他妻子掐死，然后吊起来，然后又绑上石头扔到河里。这样必死无疑了。啊，我很了解他。其实他曾是我一个特别的朋友。但是出了那事以后，我当然只得跟他绝交了。”

“那人们给他上绞刑了吗？”卡朵对此有着怪异的兴趣。

“没有。虽然人人都知道是他干的，但他们无法证实，他们有点儿同情他。古怪的女人也是活该被杀。他后来是自然死亡，但是他的魂魄无处可归。我还遇到过一次。”

“哦！真的吗？帝利塔克先生。”卡朵没有注意到朱蒂已经有了明显的不悦，自己的拿手果酱被偷吃的那种不悦。

“没错，加德纳小姐。大多数鬼魂都是胆小鬼。但这只是真的鬼魅。”

“他跟你讲话了吗？”

帝利塔克先生点了点头。

“‘我看你也在散步，就跟我一样。’他说道。但我没有搭理他。我发现最好不要跟鬼闹着玩，小姐。这样是很有趣，但也危险。就像不负责任的谈恋爱一样。于是，当这位乔赛亚朋友站在路中挡住我的去路时，我就穿过他的身体径直走过去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普拉姆小姐，这个汤很地道。”

整个晚上朱蒂对帝利塔克先生的态度在赞同和不赞同之间摇摆……实际上，帝利塔克先生在银色森林寄居的这段日子，情况一直如此。他对汤的赞美使他又得到了满满一碗。芭特希望爸爸能从燕子场回来。说不定帝利塔克先生还不知道自己要睡着谷仓里。但帝利塔克先生起身时说道：

“我知道我的住处在谷仓……所以，可否麻烦你们告诉我它在哪里……”

“雷切尔小姐会打着手电筒带你去的。”朱蒂说。“床上有很多厚实的毯子，不过都还是冷冰冰的。那里还没生炉子，因为我们没料到您今天会来。”

“生炉子什么的，我一会儿就能搞定。”

“噢，噢，那您可能要被熏得够呛。这火必须点上个把小时烟才会散尽。那个烟囱不太好使，加德纳先生正在找人修这个。”

“这个我来修好了。我以前有好几年是跟一个泥瓦匠一起干活。后来到了养狐场，他们的烟囱坏了，于是我把它彻底翻修了一遍，弄得有模有样的。”

“那抽吸效果呢？”朱蒂表示怀疑。

“抽吸效果好得很！普拉姆小姐，有天晚上一只猫跑进去了，结果就再也没有出来，那可怜的家伙。”

朱蒂再没说什么了。帝利塔克先生带上了他的提包、小提琴、猫头鹰以及那只狗。

“我都拿好了，加德纳小姐。关于名字的问题，普拉姆小姐，去年夏天我在亚伯达威尔士王子的大牧场工作时，他一直称呼我乔赛亚。他可是个很民主的年轻人。不过，如果您还是无法接受这个名字的话，也可以直接称呼我帝利塔克。另外，如果你们手上长了疣子之类的这种东西……”卡朵心虚地赶紧把一只手放到身后。“……我可以很快治好它。”

朱蒂清了清嗓子，把声音提高了说：

“谢谢您的好意。但是在银色森林我们是有一些常识的。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奶奶教过我一点去疣子的法术，还比较灵验。帝利塔克先生，希望您晚上睡得暖和，睡个安稳觉。”

“我很快就会进入梦乡的。”帝利塔克先生肯定地说。

卡朵的笑声不断从去谷仓的路上随雨飘来。不用说，肯定是帝利塔克先生把她逗乐了。

“他确实有点古怪，”芭特说，“但是古怪的人可以给生活增添色彩，是吧朱蒂？”

卡朵跑进屋来，从风雨中来的脸颊闪闪发光。

“他难道不是个很可爱的人吗？他跟我说他以前是新斯科舍一个大家族里的。”

“这一点我很怀疑，”朱蒂说，“我觉得他是象征性地说说，就像他说自己一样。把别人正要讲的故事捞走了，这不是有礼貌的做法，你们也听到了，他就是这样对我的。但是他看起来本性不坏，只要我们家的小动物们容得下他，我们也可以将就一下。”

“他觉得你很好，朱蒂。而且他还希望你直接叫他乔赛亚。”

“我不会的。但是过一两天的话，不要先生两字还是可以的。那样太别扭了。卡朵亲爱的，明天我为你手上的疣子准备一下法术。我知道早就应该关心这个，但是满脑子都是来来去去的，雇佣的这些事。噢，噢，我才不会让什么络腮胡子的帝利塔克先生碰我们家族的疣子！”

“我要把他的事情都写信告诉希拉里，”芭特笑道，“他肯定会觉得很有意思。哦，朱蒂，如果十一月里有几天晚上，希拉里能像往

常那样顺便拜访一下这里就好了。从他离开至今有两年多了，却像过了一个世纪似的。还有没有汤留给席德呀，朱蒂？”

“还多着呢。他今天是去南峡参加舞会去了吗？”

“他不管去哪儿都带着玛琪·鲁滨逊，”卡朵说，“他现在追她追得很紧。夏天的时候还是莎拉·罗塞尔呢。我相信席德绝对是个花花公子。”

芭特带着一种满足微微笑了。人多就安稳。不管怎么说，贝茨去世后席德还从没有对哪个女孩真正动心过。芭特宁愿认为他将终生都忠于对贝茨的甜美回忆，如同芭特自己一样。她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闺蜜。她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快乐的老姑娘，而席德是个快乐的老单身汉，他们两个，还有温妮、卡朵以及回家长住的乔，还有麦金蒂和永远呆在这儿的那些猫儿们，还有在厨房讲故事的朱蒂，都在一起快乐地生活着，守护着银色森林。没有人想起银色森林时会不想到朱蒂。她总是在那儿，当然，她总会在那儿。

“朱蒂，”卡朵回去睡觉，走到在大厅门口时，忽然转身，郑重其事地说，“朱蒂，你可千万别爱上乔赛亚哦。我见他朝你抛媚眼了。”

朱蒂不屑地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4

晚秋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芭特看来，这就像一条金色的快乐之河渐渐流过，最后一支秋虫的歌也已唱完。妈妈的状态还好，父亲为今年的丰收精神抖擞，卡朵对功课更感兴趣了，夏天那一窝小猫崽都找到了好人家，而且众多的舞会和追求者们足以让芭特来应付她并不热衷的社交生活。她总是不想去舞会，而更愿意守在朱蒂的厨房里烤

苹果，胡乱讲些有趣的鬼故事。卡朵对此完全无法理解：她倒是期盼着去参加舞会的那一天赶快到来，让她可以找男朋友。

“我的意思是，吸引很多很多的注意力，”卡朵一本正经地对朱蒂说，“有人来逗你开心，有些挺不错的，然后我会合情合理地坠入爱河。”

“噢，噢，”朱蒂眨了眨眼睛，“我觉得不太可能，卡朵亲爱的。一场合理的恋爱……听起来没什么意思呢。”

“芭特说她不会爱上任何人。我真觉得她想当个老姑娘，朱蒂。”

“以前我也听过有些姑娘说这种话。”朱蒂笑道，而她心里隐隐有种不安。银色森林的每一代姑娘们都不是喜欢打情骂俏的那类，但是她倒是希望芭特能对在银色森林来来去去的小伙子们多表现出一点兴趣，让他们带她出去跳舞，带她出去看电影，带她出去烤玉米、滑雪和月下踏雪。芭特有几个“男朋友”，但也都仅仅是（或者说很可能是）朋友。南峡的弥尔顿·泰勒经常来银色森林，芭特愿意时就带他出去玩。每次他一来，朱蒂就特别高兴。可让朱蒂郁闷的是，芭特往往不愿意出去。

“噢，噢，芭特儿亲爱的，将来他会拥有南峡最好的农场，而且他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肯定是位深情的丈夫。”

“‘深情的丈夫’，”芭特笑道。“噢，朱蒂，你太老土了。深情的丈夫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我们喜欢穴居人，对吧，卡朵？”

卡朵和芭特相视而笑。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她俩交情很好。芭特有个奇怪的习惯，她会把所有追求者的情况，包括他们做了些什

么，说了些什么，都告诉卡朵。她在讲这些的时候，口吻比较冷淡，那些年轻人如果无意中听到的话，肯定会不怎么高兴。

“但是将来你不准备嫁人吗，芭特？”卡朵有次问道。

芭特摇了摇她棕色的脑袋，有点焦躁。

“哦，可能将来某个时候会吧……等我不得不嫁的时候……但是这些年不会，因为银色森林缺不了我。”

“可如果席德哪天娶个媳妇回来呢……”

“席德不会的！”芭特激动地大声说道，“我觉得席德不会结婚。你知道他以前很爱贝茨的，卡朵。我觉得他会永远忠于对她的回忆。”

“朱蒂平时常说男人不会那样的。而且人人都说梅·宾尼对他死心塌地呢。”

“席德永远不会娶梅·宾尼的……这一点我确定。”芭特说。这一想法同时也让她心里发冷。她和梅·宾尼总是相互看不顺眼。

关于芭特的事，帝利塔克几乎和朱蒂一样关心。每个出现在银色森林的年轻人都会被帝利塔克那双黑色小眼睛认真审视一番，无论他们是否留意到。他很高兴听到芭特说说笑笑。

“哎呀，这姑娘知道怎么掌控男人！”有天晚上他大声赞叹道，隔壁就是芭特和弥尔顿·泰勒。“将来她肯定是个好妻子。我不得不承认我很欣赏她的仪态，朱蒂。”

“噢，噢，在银色森林我们都知道怎么掌控男人，帝利塔克。”朱蒂傲气地说。

现在他们都直呼“朱蒂”和“帝利塔克”了。朱蒂不接受乔赛亚，而“先——生”又太正式，不适合长期称呼，他们马马虎虎算是一对好朋友。这个帝利塔克肯定就是银色森林的人，朱蒂这样觉得，每个人都这样觉得。难以相信，他和他的猫头鹰、小提琴、还有那只狗仅仅是六个星期前才来到这里的。现在他进屋时，那两只猫的呼噜声更响了。诚然，汤姆绅士现在对他还是不太热情。不过，汤姆绅士向来是一只保守矜持、不苟言笑的猫，除了朱蒂以外从不亲近任何人。

帝利塔克在厨房也有自己的专属角落和椅子了，他总是溜进来要朱蒂给他泡杯茶喝，而朱蒂从未拒绝，这点让芭特和卡朵觉得很有意思。不久后朱蒂发现帝利塔克喜好甜食，对馅饼和蛋糕很感兴趣，于是在她心情不错的时候，总有一小块馅饼或一片蛋糕等着他。姑娘们都表示觉得朱蒂对帝利塔克很“甜蜜”，每逢此类打趣，朱蒂都不屑一顾。有时候她甚至会在炉子另一边坐下，和他一起喝茶。当她不得不责骂他时，他总是说些好听的话让她心里觉得宽慰。

“瞧瞧我对女人也有一套，”他会扬扬得意地悄悄对芭特说，“我这样的人没结婚是不是很可惜？”

“或许您还可以结婚。”芭特严肃地回答，同时把红色果冻滴在柠檬馅饼的浅黄色中心，就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红宝石。

“可能吧……在我决定好是否要同情朱蒂的时候，”帝利塔克眨了一下眼，“有时候我觉得她很适合我。她喜欢讲，而我喜欢听。”

朱蒂对此类胡话一概不理。关于帝利塔克的事，她已经琢磨过，以后也不会再琢磨了。她也是这样告诉她们的。

而她郁闷的是，帝利塔克从不去教堂。朱蒂认为所有雇工都应该去教堂，这样才体面。如果他们不去的话，那些说长道短的邻居们就

会传言，这是因为银色森林的雇工每周干的活儿太重太劳累，礼拜天都没力气去教堂了。但是帝利塔克对此固执己见。

“我不喜欢人类赞歌，”他坚定地说，“教堂里应该只唱戴维赞美诗……特殊场合或许可以来一支演释曲。这是我的原则，我坚持的原则。我总是在睡觉前唱一首赞美诗，而且每个礼拜天早晨读一章圣约书。”

“还是在哭泣的威利的墓碑上。”朱蒂咕哝地抱怨道。由于某种原因，她很不喜欢帝利塔克去墓园朗诵他所说的那些篇章。

接着……圣诞节临近，大规模的筹备活动开始了。当帝利塔克喜欢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从他的声音里听出重音。他们准备来一场真正的“大团圆”。温妮和弗兰克会来，汤姆伯伯、伊迪丝姑姑还有芭芭拉姑姑会从燕子场赶来，还有黑兹尔姑姑、罗伯·麦迪逊叔叔和他们的五个孩子，以及海滨的老婶婶们，如果她们的风湿病没犯的话。实际上，这就是朱蒂所谓的“狂欢”，芭特对此充满了对快乐的期待。自从她成为银色森林实际的女主人以来，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圣诞节。去年那次，弗兰克患了支气管炎，所以他和温妮都没能来。前年那次，黑兹尔姑姑家得麻疹，而且希拉里也是自那年开始就没来，根本就是没有圣诞气氛的圣诞节。但是今年，一切都不会一样了。乔可能会回来，离家后首次回来过圣诞。朱蒂的火鸡要多肥有多肥，还会弄一只鹅，因为爸爸喜欢鹅肉，还有几只鸭子，因为汤姆伯伯喜欢鸭。至于菜单上其他的部分，芭特经常在闲暇时研究烹饪书籍。银色森林有很多的老烹饪书，上面记满了经过时间验证的家族菜谱。这些菜谱大多都有着好听的名字，与它们的首创者有关。这些人很多都已不在人世或远在异国他乡。芭特怀着激动的心情一一翻开它们：塞尔比奶奶的果冻卷心菜沙拉，黑兹尔姑姑的姜味饼干，米兰达表亲的牛排馅饼，海滨的布丁，加德纳曾祖母的水果蛋糕，老乔·平格尔的肉末馅饼，贺瑞斯叔叔的葡萄干酱肉……。芭特一直搞不清楚

老乔·平格尔是谁。似乎没人知道，朱蒂也不知道。但是贺瑞斯叔叔第一次航海回来就把葡萄干酱肉的菜谱带回家了，而且跟朱蒂说，他还为此杀了一个人……但是没人相信他。

朱蒂计划为这个场合订做一套“盛装”。她原来的那件老旧的蓝色衣服真的有点太过时了。

“而且，芭特儿亲爱的，万一我哪天回老爱尔兰岛也可以穿，满足那些很久没实现的愿望。自从卡朵提过之后，这个想法一直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当然，如果回去的话，我一定要很体面地出现在那些老朋友们面前，更别说拜访麦克德莫特城堡了。你觉得酒红色的怎么样，芭特儿？他们跟我说今年秋天很流行这个颜色。或许可以用丝绸改做。”

芭特一想到朱蒂要去爱尔兰，就算只是回去一趟，心里就不太愉快。但是很快她就专注于新衣服的问题，并且和朱蒂一起去市里帮她挑选，给她壮势，要裁缝照她想要的样子把衣服做好。汤姆伯伯这天也在市里，她们见他躲躲闪闪地从一家珠宝店出来，匆忙地把一只装饰华丽的小包裹塞进口袋。后来与她们撞个正着，他低声地说要去见个人，然后赶紧从小巷子溜走了。

“这些日子汤姆伯伯很神秘呢。”芭特说，“你觉得他在那个店里买了什么？我敢肯定绝对不是给伊迪丝或者芭芭拉姑姑的。”

“噢，噢，芭特儿亲爱的，我相信你汤姆伯伯马上就要结婚了。我看得出来。”

芭特又产生了一种不太愉快的感觉。燕子场有变化跟银色森林有变化几乎一样糟糕。汤姆伯伯和那些婶婶们从前就在那里生活，以后也会。芭特无法给这幅画面加上一个汤姆婶婶。“朱蒂，他不会那么傻吧。都这个年纪了！呵唷，他已经六十了！”

“芭特儿，我亲眼看到的。有一天我见他在读一封信，当他发现我在看他时赶紧塞到口袋里，像个大姑娘似的，还脸红呢！男人在这个年纪还脸红，那就是有什么奇怪的事要发生了。你还记得今年夏天卡朵说的帮他给一个女士寄信的事吗？”

芭特叹了一声，不去想这个不愉快的事情了。她不想让整个下午就这么毁了。除了朱蒂的缎子衣服外，还有很多的东西要买。芭特喜欢购物。走进大商场挑选东西的感觉真好……从那些琳琅满目的华丽商品中挑选想要的东西，带回去装点真正的家。她们得为餐厅买些新帘幔，给大客厅的坐垫买些新盖布，还需要一套玻璃餐具，用来盛放冰镇水果鸡尾酒。芭特决定把这个加入圣诞宴会的第一道菜。朱蒂对这么多的花样不太有把握……“鸡尾酒”，听起来有点奇怪，银色森林从来就是一个不喝酒的地方……

“哦，朱蒂亲爱的，不是那种鸡尾酒。就是一点点水果、果汁，然后上面再放一颗红色的醉樱桃。你会爱上他们的。”

朱蒂随了她。如果芭特儿想要做有水平的菜肴，就一定会去做的。不管怎样，朱蒂可以肯定宾尼家绝对做不出有鸡尾酒的宴会，比他们花样多点也没什么坏处。这次去市区朱蒂每一分钟都很开心，最后还带回一件酒红色的缎子衣服，那衣服几乎可以使整个麦克德莫特城堡为之惊异不已。那天晚上朱蒂得意地展示了一番后，确实让帝利塔克为之惊异不已。

他只说了句“有点太性感了”，于是那晚就没有馅饼吃了。回谷仓时，帝利塔克深刻反省自己的失态。如果他知道朱蒂在食品柜里还放着本想让他“尝尝”的一只烤鸭和一盘烤土豆，这种反省可能就更深刻了。事情就是这样，后来卡朵发现了，于是就和芭特、朱蒂一起在睡觉前把这些食物解决掉。席德最后回来拣了点骨头，边吃边听朱蒂讲一个在火鸡嗉囊里发现丢失钻石的故事。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有没有讲过你们黑兹尔姑姑第一次收拾火鸡的事？那时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姑娘。噢，噢，那次可让银色森林丢了个大脸，过了好多年才淡去。”

“发生什么事了，朱蒂？”

“你们可千万别跟她说是我讲的啊？嗯，那个时候，她花了很多心思来收拾和装填晚宴火鸡，所以也没人去插手。我们没想那天会有什么客人来，火鸡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吃。不像宾尼家，把农场的什么都卖了，就吃土豆凑合。可是意外的客人来了，还是市里来的贵客——议会成员和他的太太。我还庆幸呢，还好我们有只火鸡，但是，噢，噢，当你爸爸切下鸡脯肉准备盛给那位女宾时，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发生什么了？朱蒂，别卖关子了。”

“我在卖关子吗……？好吧，我是不太想讲这件事。你爸爸开始大笑，直到后来觉得很恶心才停住。最糟糕的是，你黑兹尔姑姑之前没把火鸡的嗉囊去掉，当你爸爸切到那里时，那些麦粒还有一大团麦糊流得满盘子都是。当时我不在那儿，有贵客时我肯定是不上桌的。幸好我不在，因为后来再也不会那样了。听你奶奶讲这件事已经够糟了。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那么高的姿态了，可怜的老太太。噢，噢，现在看这件事只觉得很搞笑，在当时那可是我们的大悲剧。”

卡朵捧腹大笑，而芭特觉得有点焦躁。想到银色森林发生这样的事真可怕，虽然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没有什么比听到宾尼家族的事更糟糕了。

“真希望我们的圣诞宴会不要出什么事。”她有点担心地说。

“别担心，芭特儿亲爱的。这屋子里现在没有一根孔雀羽毛。就在那天过后，我把所有的孔雀毛都烧掉了。你贺瑞斯叔叔骂我是个迷信的老女人，他很是气愤，因为那都是他辛辛苦苦带回来的。所以，这儿没什么晦气的东西了。不过，如果能圆满结束的话，我也要谢天谢地。帝利塔克昨天还说，这个事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帝利塔克今天跟我说他爷爷是个海盗。”卡朵说，“还说他经历了哈利法克斯大恐怖(注)，就是一战期间，那艘载满军火的船突然爆炸的那时候。朱蒂，你觉得帝利塔克真有他说的这些冒险经历吗？”

朱蒂讥讽地笑了一笑，算是回答。

5

圣诞越来越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芭特和卡朵像两只海狸似的忙前忙后，朱蒂恨不得有三头六臂。得给一大盒糖果打包，寄给希拉里……可怜的希拉里，只能在多伦多的无聊公寓里打发这个圣诞节了。肉馅和圣诞饼必须得调好。朱蒂还得去给新衣服找配件，而且差点为此抓狂。银器和铜器都得清洗：一切都必须井井有条。

“这个屋子里的东西看起来都好顺眼，”卡朵一边擦洗勺子，一边说，“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漂亮，但就是觉得好顺眼。”

“因为有人爱它们。”芭特温柔地说，“多年来一直有人爱惜着、呵护着它们。卡朵，这所房子里每一件东西，我都很爱很爱。”

“我相信你很爱它们，芭特。我也爱呀，但感觉你的爱意带有崇敬的意味。”

“我没法不爱。银色森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切，而且它在我生命中一年比一年重要。我真希望这个圣诞节能顺利过去……一切都好好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开开心心的。朱蒂，六个肉末馅饼足够吗？如果我们有什么东西准备得不充足那也很丢人呢。”

“绝对够了。”朱蒂肯定地说，“汤姆·鲁滨逊太太认为我们家很奢侈呢。前几天她跑来向我借棉被夹，在我们厨房的时候还叹了声‘饮食越丰盛，意志越贫乏’。我说，‘噢，噢，我们可不像桥头的伯特惠索那家，他们家来过客人之后，屋子里连块可以吃的黄油都没有，除非再另外补做。’她听了之后下巴抬得老高，不过后来还是垂下来了。老伯特惠索太太是她妈妈的表亲。噢，噢，这些站在我厨房里挖苦我的人，我对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清楚得很呢。意志贫乏！我的老天，在银色森林谈论意志，现在还没有这个需要吧。”

“但是伊迪丝姑姑也常说我们在银色森林过得太奢侈，”卡朵说，“她说我们真的应该节俭一点儿。”

“节俭！我讨厌这个词。”芭特说，“听起来像……像天天喝粥的感觉。我希望乔能及时回家。这样的话我们得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某天晚上给他办个大派对。我喜欢置办派对。看着人们纷纷来到银色森林，每个人穿得漂漂亮亮的，快乐地微笑，这种感觉真好。我希望圣诞节那天每个人胃口都很好。我喜欢把那些饥饿的人喂饱。”

“噢，噢，如果不是为了喂饱这个世界，那女人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朱蒂得意地说道，“是的，就算是看见只舔牛奶的小猫我也会觉得心情愉快。我很高兴你们都是好客的姑娘，都有正宗的银色森林观念。我想起你们杰西婶婶有一次手忙脚乱，因为没料到的客人来了，而她没有任何东西给人家吃。我跟你们说，银色森林可从来没出现这样的窘事。”

“不过，这里没有杰布家有趣。”帝利塔克正在他的角落用砂纸打磨斧头柄，他觉得朱蒂需要拆下来一点。“他们那里经常会有争吵。最初是两个人，后来所有人都会掺和进去。很有趣的。但是你们这里从来不争吵。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和谐的家庭。”

“我认为我们永远不会争吵的，”芭特有点气愤地说，“银色森林如果有争吵声，那会很恐怖的。我希望我们永远永远不会那样。”

“那么你们是一个幸运的家庭，”帝利塔克说，“很多家庭都是时不时有吵闹的。”

“我觉得，如果有争吵的话我会去死掉，”芭特说，“这种事我们留给宾尼家那样的人了。”

对乔的希望难以磨灭，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和他的船还是杳无音信。乔离家已有三年了，芭特从他妈妈眼中捕捉到的神情看出，妈妈很想念她当水手的儿子。如果到时候乔不能及时回家，妈妈这个圣诞节就会比较暗淡。

芭特曾希望圣诞节那天天气晴朗，干净清爽，霜冻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整块整块的雪地未经踩踏，沿路的柱子上都戴上一顶顶洁白的小茸帽。但是圣诞节前夕，她从厨房门向外看了最后一眼，还是不太确定。她和朱蒂很晚都在熬夜为“那些鸡”做填料。此时，朱蒂在厨房里间趴在疲惫的双手上小睡，而帝利塔克已经在谷仓阁楼上睡着了，可能还打着呼噜。咆哮狂野的风不断挑衅着白桦林，然后又绕着牲口棚哀嚎。看样子翌日不像是个晴天，但是人总得往好处想，就像朱蒂说的。芭特把寒夜紧紧关在门外，在温暖的老厨房里待了一小会儿，心满意足地看了一圈。她最喜爱的每样东西都在她家安安稳稳地待着。这所屋子似乎也在睡梦中，有着轻柔、安心的呼吸。生活是这么的亲切。

芭特对好天气的期盼落空了。圣诞节的早晨，雨雾交加。芭特通常是这么想的：如果只是雨，那算是件普通的事……雾，可爱又怪异……但是两者一起来就很讨厌了。帝利塔克同意她的观点。

“起雾了，朱蒂。”他进来吃早餐的时候郁闷地说。“很大的雾。我可以忍受雨天，但我受不了这种半吊子天气，就像一个女人总是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不，是男人。”

“噢，噢，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那我擦得干干净净的地板要被那些脏靴子踩来踩去了。”朱蒂很不高兴地说。

“新斯科舍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朱蒂。”

朱蒂有点气恼。

“噢，噢，那么请问新斯科舍人会怎么做？”

“他们会尽力而为。”帝利塔克认真地回答，同时带着挤奶桶出了门。现在基本上是帝利塔克负责挤奶。朱蒂不太情愿地放弃了这件家务。她担心朗·亚历克会坚持认为她年纪太大不适合做这个，而且她认为帝利塔克的挤奶方法并不得当。还有，他总是将牛奶直接挤到那些谷仓小猫嘴里，这不是会惯坏它们吗？调教猫也不是这个调教法呀。你肯定不会看到汤姆绅士，或者坏大胆，或者斯库登克这样玩闹的。

早餐后，蓝色的金色的紫色的银色的包裹都一一分发下去，每个人都很高兴。芭特给席德买的是一件华丽的丝绸睡衣，之前还担心他不太喜欢，结果席德很喜欢。

“这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所有睡衣中，最俏皮的一件。”卡朵发誓道。

“你这辈子在哪里见到很多睡衣啊，姑娘？”朗·亚历克好奇地问道，看看卡朵有什么“反应”。

“在便宜货柜呀。”卡朵回嘴……惹得爸爸大笑。把银色森林的人逗笑不是件很费劲的事。对于他们来说，笑声来得很容易。

“她就是个古灵精怪，”朱蒂说着……然后，僵住了。

帝利塔克自豪地打开他给“夫人”的礼物。一棵珊瑚樱！它很漂亮，绿油油的叶子，红宝石似的果实，妈妈很喜欢。朱蒂突然回厨房去了，芭特紧跟着她。

“朱蒂，怎么了？你今天可不能生病哦！”

“芭特儿亲爱的，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如果没出什么比我生病更糟的事那就万事大吉了。你看见帝利塔克给你妈妈送了什么吗？珊瑚樱！我看到这个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还不赶快跑出来。”

“这有什么关系呢，朱蒂？很漂亮的东西啊，帝利塔克能想到我妈妈，这很好啊。”

“噢，噢，珊瑚樱会带来晦气的，你不知道吗？三十年前有人带了一棵进来，当天晚上你汤姆伯伯就在楼梯上滑了一跤，摔断了三根肋骨。我跟你讲，芭特儿亲爱的，你能不能想个法子先把这个东西放在外面的什么地方，直到宴会结束后再拿进来？”

芭特摇了摇头。

“我们不能这么做。帝利塔克心里会不舒服的。至少我知道妈妈没听说过这个。你别太迷信了，朱蒂。珊瑚樱这么漂亮的东西不可能会带来晦气的。”

“我也希望你是对的，芭特儿，但是会发生的总会发生。他说‘起雾了，朱蒂。’外面起雾的时候，他的谷仓里正放着那盆珊瑚樱吧！反正看着那东西我就受不了。”

“我这就去看看客房，那样的话有人早来也不会忙乱了。”芭特伶俐地说，“我可以把你收在阁楼上的那个钩花毯拿去铺床吗……就是上面有很多软软的漂亮玫瑰那个？”

“当然可以。我本来是准备给你用在嫁妆箱上的，但是你处处冷落男人，估计这日子还长着呢。床上多放些毯子，芭特儿亲爱的。如果海滨的婶婶们来了，她们可能就要在这里过夜了。讲品味不讲舒适，那不是银色森林的作风。你海伦婶婶，住在格林伍德的，你知道她是什么品味的……丝绸床罩，小蕾丝和带花纹的垫子……但是我总是听见在她家住过的人说床上太冷了。有个牧师晚上睡着太冷了就爬起来去找毯子，大半夜的从楼梯上摔下去了。这也是件很丢脸的事呢，我跟你讲。”

卡朵十分恼火，因为她已经把客房的床都铺好了，而芭特坚持要再铺一遍。

“你在三十岁前跟伊迪丝姑姑一样坏，芭特。她总觉得除了自己就没人能把事情做对。朱蒂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她在想什么。这几个礼拜她一直在教我做肉酱，而今天我想做了她却不让。你们都很讨厌。”

“别生气呀，卡朵。你铺床的技术不亚于任何人，但是我们得再多加些毯子。卡朵，你知道吗，我喜欢铺床，再想想那些即将躺在上面的疲惫的人吧。我不希望任何人在银色森林会睡一张冷床。你可以去拿点银打磨剂擦擦镜子吗？我想让它们像钻石一样闪亮……特别是那个门厅镜。”

这个门厅镜是曾曾祖母玛丽·博内从法国带来的。它形态颀长，在微红的铜框中散发着柔和的光泽。芭特很喜欢它。卡朵也很喜欢，因为她觉得自己在这面镜子里比在银色森林其他镜子里显得更好看些。

“确实，这个东西一直是很讨喜的。”朱蒂在卡朵擦镜框时说道，“只要往这里瞧，很多人都会变漂亮。”

芭特自在地穿过大厅来看看卡朵擦得怎样，忽然像做梦似的说，“我想知道，如果哪个人在月光皎洁的晚上来到这里，当他往镜子里看时，是不是会发现里面有好多张朦胧的脸也在向外看。”

“噢，噢，那得是麦克德莫特城堡里那面中了魔咒的镜子，”朱蒂笑道，“那面镜子跟一般的镜子可不一样。它上面附了魔咒，我一直很怕它。有时候，它会像一个朋友，而有时候它就像个敌人。虽然心里怕怕的，但我一直想往它里面瞧瞧，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往外看。”

“那到底有没有呢，朱蒂？”

“啥都没有，姑娘们。这面镜子不是我们这种平凡人看的。除了自己这张长满雀斑的脸，我没看到什么更恐怖的东西。但是有人看到了。”

“他们看到什么了？”

“噢，噢，现在没时间讲那个。现在这个金贵的时候，我得去看看我的葡萄干酱肉怎么样了。”

芭特关上厅门，果断挡住。

“朱蒂，你要是不跟我们讲完的话，就别想出这个大厅。想想吧，如果这个圣诞节你做不成葡萄干酱肉的话……”

朱蒂投降了。“噢，噢，好吧，或许趁帝利塔克不在的时候讲也好，不然他又要大声说他曾经从镜子里跳出来。前几天晚上，我在讲南峡有个礼拜六的舞会开得很晚，都过了十二点，下面的坏人走了进来……你们听见这时他说什么了吗？我们这位帝利塔克先生一本正经地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次舞会我去了。’‘真的吗？’我讽刺地说，‘那你一定是位高龄老人，帝利塔克，那个舞会是八十年前的事了。’他居然还咧嘴笑开了。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不过，话说回来，我现在想不起关于那个镜子的所有传说了，只记得有个叫凯瑟琳·麦克德莫特的女人。这个不太安分的女人，有天晚上她匆匆跑出去，准备去会她的绅士情人，然后私奔。但是这个大绅士在赶去见她的路上被杀了，于是凯瑟琳又匆忙跑回去，还以为没人知道。但是每扇门都对她紧闭着。麦克德莫特已经在镜子里把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布里奇特·麦克德莫特从镜子里看见她当兵的丈夫死在印度，就在当晚。但是，没人知道诺拉·麦克德莫特从镜子里看到了什么，这可怜的家伙，碰掉了手上端的灯盏，然后她的裙子烧着了，接着两小时后她就死掉了。”

“噢！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恐怖的东西放在城堡里？”卡朵吓得直哆嗦。

“当然了，因为它就属于哪里。”朱蒂神秘地说，“他们是不会把它挪走的。而且它往往也会展示出友好的一面。在南萨伊岛发生沉船事故后，每个人都以为艾琳·麦克德莫特的男人淹死了，但是艾琳·麦克德莫特知道他还活着。她从镜子里看见了。我那个时代的麦克德莫特有天晚上看见里面在跳一支小步舞，再没什么糟糕的事情了。现在我要回厨房去了。在这跟你们瞎扯费了我好多时间。”

“筹备的一大乐趣就是讨论嘛。”卡朵心想，最后掸了一下那面镜子。里面没有幽灵。但是卡朵对她看到的东西非常满意。

6

终于，一切都准备妥当了。餐桌布置得很漂亮……为了使桌布看起来平顺一点，芭特让卡朵铺了三次才满意……屋子里香味四溢，每个人都穿上盛装，除了朱蒂。

“宴会忙完我再穿，我可不想把它弄脏。等最后一个盘子洗完了，我就赶紧去穿上它吃晚饭。到时候让他们眼前一亮。这桌子布置得不错，芭特儿，但我觉得那盆什么珊瑚不放在中间是不是更好一点。”

“我觉得这样帝利塔克会比较高兴。他很敏感，你知道的。如果这个东西真会带来晦气那也拦不住，是吧，所以放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瞧她说的，像在捂着袖子偷偷嘲笑我这个愚蠢的老妇人。噢，噢，我们看吧，芭特儿。乔还没回来，是什么妨碍他回来，我可有我的看法。”

芭特高兴地四处观望。一切都恰到好处。她必须赶紧去帮席德系领带，她喜欢做这件事……银色森林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给他搭配。外面下着冷雨又有何妨？反正这里是温暖舒适的，每个带着微笑的房间都洋溢着圣诞节的魔幻气氛。然后前门上的老门环开始铛、铛、铛。第一拨客人来了……是布莱恩叔叔和杰西婶婶。他们不是被邀请来的，而是决定来串串亲戚，同时把住在不伦瑞克的富有老表亲尼古拉斯·加德纳带来，看望他在银色森林的亲戚。芭特赶忙迎他们进来，

同时瞥了一下餐厅门，看看那边的桌子是否还能再挤下三个座位。结果发现不太好办。珊瑚樱开始作法了。

很快大家都到齐了……弗兰克和温妮，黑兹尔姑姑、罗伯特·麦迪逊叔叔和他们的小家伙们，海滨农场的两位威严的姑姥姥，弗兰西斯和昂娜，汤姆伯伯、芭芭拉姑姑和伊迪丝姑姑……伊迪丝姑姑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什么都不以为然。

“葡萄干酱肉，”她上楼时嗅了嗅，“朱蒂·普拉姆肯定是故意做这个的。她知道我不能吃葡萄干酱肉。我一吃就没食欲。”

不过，圣诞节的宴席上似乎没有人没食欲。起初，一切顺利。一位高贵文雅的女士坐在了桌头，金褐色眼睛和银色头发，她的微笑让每个人都心旷神怡。芭特决定待在桌边帮朱蒂忙乎，其他人都已坐定。小朋友们按照惯例坐在客厅特设的一张餐桌上，鸡尾酒也顺利上齐了……卡朵又赶着调制了三杯，慌乱之中忘了放醉樱桃。伊迪丝姑姑正好拿到一杯没有樱桃的，自然又开始责怪朱蒂·普拉姆，弗兰西斯姑姥姥也拿到一杯，觉得自己被怠慢了。第三杯被老表亲尼古拉斯拿到，不过他没有介意。他从不责难别人。汤姆伯伯吃掉了他的那颗，尽管伊迪丝姑姑提醒他醉樱桃会让老年人消化不良。“我还没那么老。”汤姆伯伯顽固地说。朱蒂和芭特很快注意到，汤姆伯伯确实看起来出奇的年轻。曾经散乱如波浪状的黑胡须，经过一个夏天变得越来越少，现在修剪成了一小块，干净利落，原来的老花镜也被金丝眼镜取代。芭特想起了那些寄往加利福尼亚的信，不过她又果断地把它们抛之脑后。绝对不能让任何事毁了这次圣诞宴会……虽然温妮现在讲的故事也不如不讲，她清脆的声音飘进了厨房，几乎把忙来忙去的朱蒂吓呆住了。

“那时我和弗兰克刚结婚，我还没有真正安顿好。有天晚上突然来了客人，于是我让弗兰克去商店买一些火腿片来做一道应急菜。那些火腿片看起来粉嫩粉嫩的，真漂亮，我在摆盘的时候还这么想。然

后配上点微卷的西芹装饰一下，看起来很有艺术感呢。弗兰克帮每个人都夹了一点后，自己吃了一口，然后他放下叉子望着我。我感觉大事不妙，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停下倒茶的手，抓了一把放进嘴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温妮调皮地看了一圈桌边的人，“那火腿是生的！”

整个餐厅哄堂大笑。芭特在喧声下匆匆跑入厨房，她和朱蒂都有些生气。温妮第一次在银色森林讲这个故事时，她们也都笑得很开心。但是讲给全世界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噢，噢，尤其是让伊迪丝和布莱恩太太听见了。”朱蒂怨道。“但是别怪她，芭特儿。我知道她是中了什么邪。而且你注意到了吗，卡朵搬给你布莱恩叔叔的椅子是小客厅外那只腿上有裂缝的长椅？每次我走过去就看见那裂缝又宽了点儿。天知道它能不能坚持到这顿饭吃完。而且帝利塔克也不开心，因为他滑了一跤，又刚好摔在他的狗身上。他还说是因为我刚好在那个地方弄洒了酱汁，真是笨啊。哦，现在是上汤的时候了。”

然后，珊瑚樱好像一直等着朱蒂的这句暗示，开始展示它的真正威力。一切似乎都发生在瞬间。帝利塔克被朱蒂的话弄得更生气了，夺门而出，冲进雨里。而汤姆伯伯那只从燕子场跟来的纽芬兰犬扑了进来，浑身湿漉漉的滴着水。那只狗被扑倒后，实在忍无可忍，也朝来者扑过去。两只狗在纷飞的毛屑中翻滚，芭特恰好端着一满盘盛满朱蒂精心烹制的美味鸡汤从餐厅门口走进来…… 可怜的芭特被它们的混战弄翻了，盘子碎了一地，汤洒了一地。听到这么大的动静，大家纷纷跑出了餐厅，除了老尼古拉斯。黑兹尔姑姑两岁大的娃娃开始尖声哭叫。伊迪丝姑姑当即心脏病发作。朱蒂·普拉姆，平生头一回这么不知所措，这也是仅有的一回。她抓起食具柜里的辣椒粉罐子，朝那两只翻滚咆哮的家伙脸上泼去。这招起作用了。纽芬兰挣脱了，横冲直撞地穿出餐厅，撞着杰西婶婶时把她身上那件崭新的乔其纱裙子

弄脏了，穿过大厅，狂奔上楼，冲进了精致的粉彩纸墙，然后又飞奔下来，从前门跑了出去。还好比利·麦迪逊比较镇定，特地把前门打开给它留着。至于那只狗，它冲进了地窖门，与台阶上的木架子撞个正着。那只狗、三个罐头桶、两个长柄炖锅以及朱蒂做烤李子干的一打玻璃缸轰然倒在地窖的台阶上！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银色森林一直处于大混乱中。伊迪丝姑姑气喘吁吁，需要做冷敷治疗。芭芭拉姑姑把她扶上楼去照料。

“我的心脏一受到刺激就会痛，”她喃喃地说，“朱蒂·普拉姆知道的啊。”

汤姆伯伯和布莱恩叔叔无可奈何地笑着。弗朗西斯姑婆和昂纳姑婆的那种神态就像在说“海滨绝对不会出这种事的。”可怜的芭特头晕眼花地从地上爬起来，身上满是汤水，窘得满脸通红。最后还是卡朵救了场，卡朵真是好样的。她一会儿就清醒了过来。

“大家都回去坐下吧。”她指挥着秩序，“老兄，别再乱叫了……别叫了我说！芭特，上楼去换件衣服吧。朱蒂，这里清扫一下。我们还有好多汤……芭特刚刚只端了一半出来，朱蒂在备餐室里还放了一罐子。我一会儿就盛出来。把地窖的门关上，辣椒没过劲儿之前别让那只狗出来。”

朱蒂后来常说，那个时候的卡朵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骄傲。但同时，可怜的朱蒂又感到一种委屈的羞耻。银色森林从没有发生过这么丢脸的事。等着瞧吧，帝利塔克！等着瞧吧，看我朱蒂怎么处理那株珊瑚樱。

大家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很快回到桌前坐好了。尼古拉斯表亲依旧坐在那里吃脆饼，整场闹剧中他一直稳如泰山。卡朵和朱蒂在人群中穿梭，忙着端汤。芭特下楼来了，换了一身衣服，恢复了清爽。两只

猫溜进朱蒂的厨房内室，它们敏感的神经系统刚才差点儿崩溃，换个地方比较安心。珊瑚樱等待着它的命运。鸡鸭鹅这道大菜做得不同凡响，而朱蒂的葡萄干肉汁更是妙得无与伦比。餐后甜点也非常美味，虽然出了点小插曲，尼古拉斯表亲弄翻了一壶酱汁，不过也被朱蒂进来轻轻擦净了。朱蒂现在恢复了眼疾手快的风范，时刻准备应对任何突发情况。

芭特坐下来吃甜点，终于笑了。大家一直都在找芭特，她可是大家的开心果。然而她心里却隐隐担忧。她做的布丁，杰西婶婶只吃了三口！是不好吃吗？而温妮，看起来也有点儿不对劲。她变得很安静，脸色惨白惨白的。

托朱蒂的福，那只开裂的椅子尽管每次布莱恩一动就嘎吱作响，但总算坚持到了最后。接下来进行的是朱蒂所谓的“大洗盘”。朱蒂、芭特和卡朵在厨房忙得不亦乐乎。不管怎样，事情还不算太糟糕。在大客厅里，客人们在进行家族式会谈；小客厅里，孩子们都围坐在帝利塔克身边，仰着一张张陶醉的小脸听帝利塔克讲故事。“都是些骗人的把戏。”朱蒂恶狠狠地说。但是，后来帝利塔克曾说“如果总是一五一十地说话，那我成了多么无趣的人啊！”不管怎么说，他能让这些“小朋友们”保持安静，这就够了。

7

餐具都擦洗完毕后，芭特和朱蒂开始考虑晚餐。朱蒂毅然把那盆珊瑚樱放在餐具柜上，那把长椅也藏在了大厅壁橱里，然后拿了张有雏菊图案的新桌布出来，芭特非常高兴。不管怎么说，客人们开心是最重要的。甚至伊迪丝姑姑也下楼了，看上去脸色苍白却无畏而仁慈。那只狗从地窖里爬了出来，在它的角落里乖乖地蜷成一团。银色森林里响起了欢声笑语，火光照耀着精美的碗碟与地窖和橱柜里拿出

来的美食。芭特欣慰地觉得，在烛光的照耀下，满桌的晚餐看起来比午餐还好看些。而且，桌子周围是一张张快乐、聪慧和善良的脸。

卡朵决定帮朱蒂和芭特传菜，晚些时再跟她们一起在厨房吃完饭。“温妮怎么了？她脸色蜡黄……是不是生病了？”卡朵问道。

话音刚落，弗兰克匆匆跑了出来。他小声对芭特说了什么，芭特惊愕地喊了一声。

“我觉得她不太适合来，”弗兰克说，“但是她太想来了……你知道……我们也不想这样……两周了。”

芭特推开他，赶紧奔向电话。银色森林再次陷入了混乱。温妮被大家扶上楼去。芭特和朱蒂发疯似的跑来跑去。妈妈在桌上撑不了多久。卡朵在桌前招呼客人，干得不错。帝利塔克滔滔不绝时，她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顿饭吃得很无趣。没人再说说笑笑，而且大家似乎也没什么胃口了，除了尼古拉斯表亲。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冒着倾盆大雨匆匆赶来，客人们随即散去，除了尼古拉斯表亲。他老人家对眼前的状况一无所知，并且明确表示想在银色森林再呆上几天。

客人一走，朱蒂就带着那盆珊瑚樱跨进餐厅，沉着脸，向帝利塔克释放压抑已久的怒火。

“赶快把这东西拿走，帝利塔克！这东西已经够害人了，楼上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呢，这东西一分钟也不能再搁在这里。”

帝利塔克顺从地照做了。何必跟一个女人较劲呢？

银色森林安静了，这是一种怪异的安静，一种期盼已久的安静。晚餐的碗碟都已洗好、放好。朱蒂、芭特和卡朵在厨房炉火前坐下，边等边吃烤苹果，就当是晚饭了。忽然，有种压抑不住的幸福感渐渐从心中冒了出来。毕竟，总归是件值得一笑的事。

帝利塔克在他的角落里抽着烟，那只狗趴在脚边。麦金蒂紧紧依偎着芭特，坏大胆和斯库登克壮起胆子下了楼。爸爸和尼古拉斯表亲在小客厅里叙旧。席德在餐厅读一本谋杀推理小说。除了楼上微有响动和白衣护士偶尔来一下厨房，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噢，噢，这是怎样的一天啊！”朱蒂叹道。

“简直糟透了。”芭特赞同道，“不过将来肯定可以当个好笑的故事来讲。这就是为什么事情总不会一帆风顺。那样的话就没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了。真希望今天希拉里也在这里。我要把这些都写到信里给他看。我被汤水和狗狗淹没时那是个什么景象！好吧，八个汤碟进了垃圾桶，长椅也没用了……而且，想吃李子干也只能指望明年秋天了……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这些损失而已。”

“嗯，但愿吧。”朱蒂说，同时注意着天花板上的动静。“帝利塔克，你把你那什么珊瑚怎么处理了？要是你还放在谷仓的话，今晚那里肯定是要被烧掉的。”

“我扔猪圈里了。”帝利塔克没声好气地说。

“噢，噢，那老天保佑那些可怜的猪娃儿吧。”朱蒂应道。

“我永远忘不了弗兰西斯婶婶的那个表情。”卡朵咯咯笑起来。

“噢，噢，你弗兰西斯婶婶吗？别提她了，卡朵亲爱的。海滨还不是出过这样的事。我没有提过吗？有次我去帮她们办宴席，弗兰西斯婶婶正往桌子上放一大碗红色的腌葡萄时，忽然连碗带人向后摔倒，当时她那一声恐怖的尖叫你肯定从来没听过。我们这还是汤呢！她当时躺在地上就像被人谋杀了躺在血泊中一样。起初大家还以为是她在发脾气呢。后来才发现是一个小淘气溜到桌子下，抓了一下她的

腿。噢，噢，每次我一想到这个就忍不住笑。她的衣服也弄脏了，还有她那个脾气啊……芭特儿亲爱的！”

“怎么了，朱蒂？”

“噢，噢，没什么，”朱蒂绝望地说，“我居然忘了换上我的盛装！那两只狗打架后我就完全都忘了……我还穿着这件旧毛衣在客人面前晃来晃去。

见朱蒂真的很懊恼，芭特安慰她，“没事的，朱蒂。没人会注意到的。而且你要是穿了还很可能会弄脏，那去麦克德莫特可怎么办？”

“你伊迪丝姑姑肯定以为我除了这件粗线毛衣就没什么可穿的了。”朱蒂嘟囔道，“不过，如果你注意的话，会发现她自己的衣服上有好多线头都没弄掉。就怪那两只狗，打架打到我厨房了。”……忽然她剜了帝利塔克一眼。“上次碰到这种情况还是很多年前……差不多十年前，在南峡教堂。噢，噢，那场面真是！那时候比利·加德纳经常带他的狗去教堂。每次一去，人们就会使眼色，都知道他带着个另一半儿。他俩会坐在最后面的长椅上，那只狗平时都比较乖，就是有次镇上的一位女士来这里独唱时，它在后面嚎了几声。当然，也没人怪那只狗。但是有一天，因为门开着，另一只狗溜了进来。于是比利的狗就朝那只狗跑去。那只狗在侧道里狂奔，比利的狗就在后面猛追。然后正好在教堂的讲坛下赶上！噢，噢！”朱蒂回忆着往事，笑得合不拢嘴，完全忘了她那件没穿的华丽衣裳。

“后来它们怎么样了，朱蒂？”

“还能干嘛？老吉姆·加德纳和老汤姆·鲁宾逊一人揪着一只狗，把它们扔了出去。这幅画面，你们自己想象吧，姑娘们……教堂

两侧一边一位长着长胡子的威严老头，表情粗野地从过道走下来，每人都伸直手臂拎着一只狗。”

“啊——”帝利塔克说，“那天我也在教堂，我记得很清楚。”

朱蒂受不了他了，于是起身去了备餐室。席德跑来说，尼古拉斯表亲想就寝，希望能弄个热水袋，于是芭特去把他扶到了客房。帝利塔克发现自己在这里也不太受欢迎，就回谷仓去了。

芭特刚下楼就听见有人敲门。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卡朵去开了门……从黯无星光的寒夜里，乔走了进来！在中国海上吹了好几年台风后，我们的乔船长现在高大黝黑，改变了模样，但绝对不会弄错，肯定是乔。

“我飞回来的。”乔简洁地说道，“从哈利法克斯飞过来。到夏洛特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于是雇了辆汽车把我送过来。本想怎么样也要赶上晚饭的。没想到那车在路上出了各种事情……最后车轴也坏了。无论如何，我终于到家了……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没睡，而且还忧心忡忡的？”

芭特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乔唏嘘不已。

“不是吧，小温妮！哎，我想起她的时候总觉她是个小孩儿。她今晚上可要难熬了！备餐室里是有什么东西吗，朱蒂？”

他露齿而笑的样子跟从前一样，消除了可疑的侮辱意味。乔早就知道备餐室里会有什么。朱蒂在那里放了一整只火鸡，还有一锅汤。妈妈下楼来见乔，紧紧抱了抱，然后回楼上去了。这时，朱蒂已经又铺好了一张桌布，然后他们都围桌而坐。帝利塔克也因此得到大赦，被卡朵强拉硬拽地请了过来。

“啊，这就是回家的感觉。”乔说道，“卡朵，你都成大姑娘了。芭特，有没有什么追求者？”

“噢，噢，你问得正好。”朱蒂说，“你不觉得我们银色森林应该再有场婚礼了吗？上个礼拜她刚刚拒绝埃尔默·穆迪，人家走的时候发誓再也不踏进银色森林了。”

“他老是用嘴喘气。”芭特漫不经心地说。

“听听。她能找出每个人的毛病，可怜的小伙子们。那么你呢，乔？你这次回来准备找个老婆吗？”

乔突然脸红了。芭特心里有点儿不太舒服。她听说乔偶尔会给几个女孩子写信，但她觉得她们一个都配不上乔。然而，还是那句话……变化，人生总会有变化。芭特是如此讨厌变化。似乎一点点意外的清新空气都能把一切吹走，把最欢乐的时光吹走，取而代之的是不祥预感让人战栗的寒意。

“乔，你没有纹身啊。”卡朵说，有点儿失望。

“只在手上纹了。”乔说着，向众人展示一只手上的蓝色船锚和另一手上的名字缩写。

“你帮我也纹一个嘛？”卡朵恳求。

乔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位老人突然气冲冲地闯入厨房，还穿着睡衣。是尼古拉斯表亲，他显然很生气。

“猫！”他厉声说道。“猫！我刚睡着，就有一只猫跳到我肚子上，我肚子上。听着，我讨厌猫。”

“那可能是坏大胆……”芭特吞吞吐吐地说，“它最喜欢钻到客房的床上。很抱歉，尼古拉斯表亲……”

“抱歉，小姐！我醒了之后就很难再睡着了。你的抱歉能解决问题吗？我下来是为了让你们找到那只猫拴起来。我不知道那个畜生跑到哪里去了……可能在床下耍什么诡计吧。”

“脾气真臭……”帝利塔克小声咕哝着，但一般人还是听得见的。喵——卡朵扮了一声猫叫，尼古拉斯表亲瞪了她一眼。

“我那个时候的银色森林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他强调说，“我现在根本就睡不着了。楼上老有人来来去去的，是有人病了吗？”

“是的……但是不会传染的。”朱蒂安慰说。

芭特忍住笑，赶忙跑上楼去，发现坏大胆正蹲在前厅的角落里，凄凄艾艾的样子，这是它生平头一回被吓着。芭特把它抱下去关在了后门廊，还不忘轻拍几下……她对尼古拉斯表亲不是特别有好感。

那个盛怒的老先生终于被劝回去睡觉了。显然他那上了年纪的脑袋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很是担心，在芭特扶着他颤巍巍地上楼时，他忽然低声说，

“看你这么年轻，本来我不应该说的……那边是在生小孩吗？”

芭特点了点头。

“啊，那样的话，”尼古拉斯表亲诡异地说，“你最好看牢那只猫。猫会吸走婴儿的气息。”

“尼古拉斯表亲对银色森林会怎么看啊！”芭特回到厨房后，哭笑不得地说，“我们这儿甚至猫狗都不规矩。还有你，卡朵……我真为你害臊。你朝他喵什么喵？”

“我没有朝他喵，”卡朵申辩道，“我只是喵了一下而已。”

“噢，噢，那个老尼古拉斯对我们的动物会怎么看，你们完全不必担心。”朱蒂说，“我之前没有说什么是因为他是你们的表亲，毕竟血浓于水嘛。但是你们听说过这位体面的尼古拉斯是如何创业的吗？那时候，他的小弟弟夭亡了，这个老尼古拉斯心思很活络……他把村里所有的小孩带去看棺材里的小尸体，一分钱看一眼，不一会儿就赚了五十分。这就是他的第一笔财。他把这五十分钱倒腾来倒腾去，每倒腾一次就赚一点，从来没亏过。”

“朱蒂，这是真的吗？我的意思是……你不会记串了吧？”

“肯定没有。不是每个加德纳家的都是天使，宝贝儿。当然，多年来这件事一直都被族人当作笑话来讲的。甚至他妈妈还是笑得最大声的那个。她是鲍曼家的，尼古拉斯的作风可能跟她有关。其实他比较可悲的，没什么好笑的。”

“是的，确实。”芭特赞同道，“想想，一个不爱猫的人，永远不知道抱着一只毛绒绒的可爱猫咪有怎样的快乐。”

“不过他真的很有钱，不是吗？”卡朵说。

“噢，噢，算是有钱的那类吧，卡朵亲爱的。不过，生活贫穷但是感觉富有总好过生活富有但是感觉贫穷吧。听！”

朱蒂忽然抬起手。

“怎么啦？”

“貌似有只猫在门廊顶上。”席德说。

芭特赶紧跑上楼去，几分钟后下来了，脸上满是兴奋。

“快来快来，卡朵小姨。”她欢喜地说道。

8

乔、席德和爸爸都已睡了。帝利塔克也委婉地告辞，回谷仓去了。但是芭特、卡朵和朱蒂决定干脆一晚上不睡了。现在已是凌晨三点，她们围坐在火炉前重温这个重大的圣诞节。说到尼古拉斯表亲时，她们笑得前仰后合。

“他没必要对一只可怜的猫发火。”朱蒂说，“嗯，我想起好多年前在银色大桥发生的一件事。有个人晚上掀开床单准备睡觉时，发现一个死人躺在床上。”

“朱蒂！”

“知道吗，那是他亲弟弟。帝利塔克在这儿的话，估计要说他就是那个死人。好了，我们再吃点儿东西吧。我感觉自己好像几个礼拜没吃过一顿好饭似的，又是狗打架，又是老表亲，还有那些来来去去的人。幸亏乔从哈利法克斯出发前，我逼着帝利塔克把那盆珊瑚樱扔了出去。”

“现在妈妈成奶奶了，我们成小姨了。”卡朵说，“我一想到这个就觉得自己忽然长大了好多。幸亏是个女孩儿，我们可以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们准备给她起名玛丽·劳拉·帕特里夏，随她的奶奶和姥姥，然后叫她玛丽。弗兰克说帕特里夏是随你的名字，芭特，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个娃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生。这是什么意思呀？”

“他随口说说而已。他总是认为，是因为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温妮才嫁给他的。我很高兴他们用妈妈的名字称呼她。不过，我总觉得第二个名字很不幸，因为很少会被人提起。至于第三个，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帝利塔克看见小娃娃的时候真高兴啊，是不？”

“你能想象到帝利塔克当年是个小娃娃的样子吗？”芭特又在幻想了。

“噢，噢，是的，说不定还是别人的骄傲和快乐。”朱蒂伤感地叹道，“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又过了一个圣诞节，还是欢乐比较多，这一点不可否认。”

天亮了。雨已停，整个世界都被淋得透湿。东方，淡黄色的光晕渐渐扩开，晨曦中渐渐显出雾山的轮廓，仿佛黑美人裸露的乳房。这所老房子在经历了狂欢和兴奋之后，似乎觉得自己有点衣冠散乱和玩世不恭，一副难为情的模样。芭特恨不得马上去把它重新打理一番，恢复它的安详和自尊。

温妮现在虚弱又开心，脸上洋溢着甜美的微笑。她问众人觉得她的小惊喜怎么样。席德说小婴儿的脸长得像猴子，这话把卡朵气得够呛。妈妈精疲力竭了，只得一整天待在床上休息。朱蒂悄悄跑去看那些猪们有没有放过那株珊瑚樱。

9

五月初，早晨。“噢，噢，我嗅到春天的味道了。”朱蒂说。过去的这个冬天真是漫长又寒冷，但也是个不错的社交季节，有各种丰富的舞会和活动。他们在银色森林为乔举办了两次舞会……一次是在他回家后的那个星期，一次是在他再次离家前的那晚。帝利塔克是这

两场舞会的提琴手，卡朵跳了好几支舞，觉得自己几乎是个大人了。令家人津津乐道的是，有个叫内德·艾弗里的小伙子，没有迷上芭特，却迷上了卡朵，还邀请她去南峡的舞会。但是妈妈不同意。卡朵还太小了，她说。为此卡朵挺不高兴。

“总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一想做个什么事，不是说你年纪太小了就是说你年纪太大了。”卡朵很不满地说，“想让乔帮我纹个名字在胳膊上都不许。不然的话我肯定炫极了。学校里还没人有纹身呢，特丽克斯·宾尼肯定羡慕得要疯掉。”

“噢，噢，一个宾尼家的怎么想，我们加德纳家的人这么在乎干什么？”朱蒂不以为然地说。

这一年的春天姗姗来迟。朱蒂有句老话，“直到雾山上的雪开始融化，春天才会来；直到春天来了，雾山上的雪才会开始融化。”一阵阵变化无常的天气……接下来的日子里时常会出现涩涩的东风和灰色迷雾，或者寒冷的西北风和霜冻。但是在这一天，春天似乎真要留住脚步了。这是温暖的一天，天空忽明忽暗的样子令人神魂颠倒。一场银色的阵雨从雾山飘到朗之屋，飘到池子场，飘到银色森林，然后继续飘往海湾。然后天就放晴了。远方飘浮着淡蓝色的雾霭，每个地方的树上都笼罩着一层翠绿的薄雾。世界看起来如此的美，那池子就像一颗硕大的蓝宝石。卡朵在乔丹河哗啦啦的河水岸边发现了几株白紫相间的紫罗兰，而桦树林的边界上，一些稚嫩的蕨草正伸展着它们的身姿。芭特发现草坪上有一小丛水仙花正从地面探出头来，向外张望。她的心里忽的又抽搐了一下，因为想起这水仙还是她从贝茨那里弄来的……贝茨是那么喜爱春天，可是却永远也无法响应春天的召唤了。芭特抬起头，惆怅地又望了望远山，望了望朗之屋……孤独的朗之屋。威尔科克斯走了之后，有人搬了进来，然后也走了，于是这房子就一直没人租住了。芭特还是小孩的时候这房子就空着，她还曾幻想着哪天它也能像其他房子一样，到了晚上窗内也亮起灯光。现在她

不再那么想了，然而，当晚霞照亮西窗的那个瞬间，显现出生命和色彩的假象时，她依旧会觉得很激动；而在月光清冷的冬夜，那房子看起来无比凄凉的时候，她依旧会不由得战栗。自从贝茨，她可爱的挚友贝茨不在了以后，她就很讨厌再想起那里曾经住着人。当它空着的时候，她可以假想贝茨还在那里，说不定还会跑下山来玩，就像那些美好难忘的往日一样。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夜晚，一切似乎都可能复苏。

当朱蒂“嗅”到春天的味道时，是该进行大扫除的时候了。由于帝利塔克现在白天都去“老亚当斯地盘”的“另一个农场”了，所以由朱蒂和芭特打扫谷仓内室……朱蒂做这个事的时候怒气冲冲，她这段时间对帝利塔克完全没有好感，部分是因为前天那只狗咬死了她三只小鸡，而且还把席德的卡其布裤子的裤腿嚼烂了一只，部分是因为……

“他昨晚回来又是烂醉如泥，还睡在牛棚里。”

朱蒂的“又”似乎暗示着帝利塔克经常喝醉了回来，其实这只是他第二次犯戒。帝利塔克是个不错的帮工，朗·亚历克对他这个偶尔犯犯的小癖好总是睁只眼闭只眼。

“他不会改的，他这么固执的人……哦，不。他只会说那个月亮好像不太稳呀。然后警告我别打他的主意，虽然他确实很喜欢跟我讲话。我的老天！但是对他爱做的事发火又有什么用呢？而嘲笑他会让他更为恼火。他想踏上谷仓的楼梯……我透过小圆窗看着，然后越看越乐……他的腿不听使唤，于是他就大踏步地晃到牛棚去了。噢，噢，天知道我们会在他的窝里发现什么，像狗窝，我一点儿也不会奇怪。”

“帝利塔克说他要买一个收音机。”卡朵说。因为是礼拜六，她今天没去学校。

“噢，噢，收音机是吗？我喜欢听收音机，很让人放松。说不定他有了那个之后就不会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朱蒂愤愤地拿起在帝利塔克桌上发现的一本书，“看到没……《摩西的错误》，这是他从银色大桥的罗杰·麦迪逊那儿借来的，极端异教徒的书。我责怪他不该读这种书时，人家说‘我喜欢从正反两面看待问题。’居然有这样的人！这种好奇心！”

朱蒂把这些令人不爽的东西全部从窗户扔到了猪圈里，然后炫耀般地把手洗了一遍。

“不过你还是无法强求帝利塔克去研究教义手册，”芭特说，“读圣经是他的强项。”

“但是他对乔纳和鲸鱼的故事还比较疑惑。”卡朵说道，“他跟我讲的。”

“他跟小孩讲这些事情？”朱蒂觉得很震惊，“我要把我的看法告诉他。你可别学他，卡朵。我们银色森林不能鼓励这种没有信仰的想法。就算摩西犯过一两次错误，那又怎样，他懂的事情还是比乔赛亚·帝利塔克和老罗杰·麦迪逊加起来懂的都多。”

“你可能是被帝利塔克惹恼了，因为他总是掐你的故事。”卡朵狡黠地提醒她。前两天晚上在厨房有这么一幕：朱蒂在讲故事，说南方某个女人误把老鼠药当做发酵粉，给家人做煎饼，然后帝利塔克就插了一句，“那煎饼我也吃了一块。”

“这个帝利塔克不是一回两回了。”朱蒂激动地说，“我讲的都是真事，而他老是信口开河地乱讲一气。”

“可是你仍然给他做糖果吃，朱蒂。”

“噢，噢，那确实，”朱蒂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这个人废话比较多。有时候还能哄得别人团团转。别笑话一个老女人，卡朵亲爱的。帝利塔克和我相互的确很了解，毕竟我们还吵了那么多回。他要是认为我爱死他了，就随他去吧。他也没多少可乐的事。好了，我们已经把这个内室打扫得很干净了……”

“猪儿们都在墓地呢，朱蒂。”卡朵大声说道。

“我去把它们弄回来。”朱蒂忿忿地说，一边慌里慌张地跑下楼。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能怪那些可怜的猪呢？自从吃了那些珊瑚樱之后，它们就再也不是它们了。

下午，她们清理阁楼。芭特一向喜欢打扫，而阁楼的打扫更是特别。让银色森林变得干干净净的，像春天一样美好，这里是新窗帘……那里是新墙纸……适当的地方涂一点油漆，做这些事都是快乐的。小小的变化不会有什么影响，至少不会有什么大影响。不过芭特还是会对旧墙纸有些舍不得，并且怀念它们。

当你走进阁楼，总能发现许多几乎完全遗忘的东西，所有的家族记忆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是的，就我所知，打扫房间和挖井是最该先做的两件事。”朱蒂说，“嗯，阁楼清理完了，这是我第四十次打扫阁楼。当年我踏进银色森林，希望朗・亚历克的妈妈能够满意，让我在这里度过一个夏天，到今年五月刚好有四十一年了，芭特儿亲爱的，而我还在这里。”

“而我希望再多四十年。”芭特给了朱蒂一个热烈的拥抱，“朱蒂，我们还没有完全弄完。我想看看那个角落的黑色旧箱子里有些什么。有好多年都没怎么打开了。”

“噢，噢，就是过去的一些旧东西。”朱蒂说。

“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说不定里面有蛾子了。”

“你想要做什么事的话总能找到理由。”朱蒂会意地说，“不过，等我先弄好晚饭吧。等天黑蒙蒙的时候，我们再上来看看里面有啥。”

于是，晚饭一过芭特就去了阁楼。阁楼里已经很昏暗，而外面的世界在晚霞中依然清晰明亮。这是一个春天的黄昏……淡淡的金色，柔软的粉色，还有轻盈的果绿，在桦树林上方汇入银蓝色的天空。芭特为这美丽的景色感叹不已，仿佛成了它们中的一部分。

“感受到一种令人震颤的美，心灵为之震撼。”

紫罗兰色的薄雾渐渐笼罩了连绵的远山。燕子场那边的小枫树林就像一群穿着绿裙翩翩起舞的少女，而它们身后的云杉则仿佛是照看她们的保姆，板着个脸。席德那天把肉馅饼地都犁了一遍，现在那里是一片漂亮的红色土壤，带着均匀的犁沟。在春天的繁殖期，整个晚间从田地到池子都会响起朦胧的蛙鸣声。一切似乎都附上了一种魅力。在某些夜晚，你看到的事物会像小时候看到的那样“奇特”。

“这让我想起你告诉我卡朵出生的那个晚上。”芭特对刚上楼来、有点喘气的朱蒂说。“噢，朱蒂亲爱的，你看那边的晚霞。”

“有什么特别吗？”朱蒂短促地问道……爬了两段楼梯就上气不接下气，想到这她就很郁闷。

“每天的晚霞都是特别的，朱蒂。我以前从没见过那种颜色那种形状的云，看，高高的冷杉上方那一朵。”

“确实蛮漂亮。我肯定不会像南峡的鲍勃·喷诺克那样。他太木了，老婆觉得他这一点很丢人。‘他不知道有晚霞这种东西’——有一次她跟我这么说，忍无可忍的样子。”

“看不见美，感觉不到美，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啊。”芭特柔和地说。“我很高兴我可以在这么多美好的小东西中找到快乐……比如那朵云。仿佛每次我一看窗外，世界就给我一个惊喜。你看池边那些深色的老冷杉，朱蒂，有没有觉得那池子像干涸了一样？我觉得它看起来没以前那么深了。”

“恐怕是的……”朱蒂说。“这些池子是这样的。我刚来的时候，燕子场下面也有个池子……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满蕨草和凤尾草的绿窝。”

“我很难想象如果它真的干枯了我会怎么样。一直很喜欢这个池子。”

“如果你不去喜欢这些老地方会怎样呢，芭特儿亲爱的？”

“你爱的事物越多，爱的人越多，快乐就越多，朱蒂。”

“噢，噢，伤心事也越多。哦，我怎么说出这种话！一下就溜出来了。”

“你说得对。”芭特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这就是爱的代价吧。如果我和贝茨的感情不那么深，她去世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心痛。但是这种痛很值得，朱蒂。”

“是这样的。”朱蒂柔和地说，“所以，别把我刚才说的那种傻话放在心上。”

“嗯，朱蒂，那个黑箱子我们怎么弄？”

“卡朵想要我们等她来了再看。她说不会很久的……她还有点拉丁文作业要检查一下。这丫头终于越来越喜欢看书了，乔时不时地还给她一些建议。”

“我希望我们能供她接受良好的教育，朱蒂。虽然我们家好像没有多少钱。”

“我猜有些人肯定觉得我们家太大方了。宾尼太太总说我们扔出去的汤勺比男人们扛回来的铁锹还大……宾尼家那种人。我们家的人喜欢比较讲究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很多钱怎么办呢，芭特儿亲爱的？其实我们家有很多东西都是金钱买不来的。到时候可以挤出很多来供卡朵上学，所以别担心。上帝看着我们呢。”

机器的嗡嗡声从下面的院子里传来，帝利塔克正在井边的大枫树下一边操作分离机，一边深情地唱着赞美诗，麦金蒂和猫儿们是他的听众。让芭特惊异的是，帝利塔克竟然有一副绝好的嗓子。而且他还像朱蒂一样，也给小仙子们布置碟子。

“我以前常常认为小仙子们真的会来喝。真希望现在的我还能像以前那样相信这些事，朱蒂。”

“相信一些事情真的是一种乐趣。芭特儿亲爱的，我常常觉得很诧异，那些喜欢怀疑的人真是亏大了。至于那碟牛奶，多半都是被麦金蒂喝掉了。你看它坐在那儿的样子，每次帝利塔克唱完一句，它的尾巴就打一下拍子。它可能不懂怎么欣赏音乐，但是肯定知道怎么讨好帝利塔克。”

“朱蒂，我几乎可以确定，像麦金蒂这样的狗狗肯定是有灵魂的。”

“可能个别会有吧。”朱蒂谨慎地回答，“我真受不了那句‘狗没有灵魂’，不过千万可别跟帝利塔克说，芭特儿亲爱的。每次我一看到麦金蒂就想起叮当。今天有没有他的来信？有没有说他今年夏天会回来什么的？”

“没有。”芭特叹了一声。她也希望希拉里会回来，“他假期必须去打工，朱蒂。”

“我猜想，他妈妈还是像以前那样对他不闻不问的？”

“我不知道。他现在从来不提她。当然，他妈妈给了他一笔钱，供他所需……但是希拉里的个性很要强，朱蒂。他决定尽自己所能去挣。至于回家……嗯，你知道，自从他叔叔去世，婶婶去了镇上以后，他实际上已经无家可归了。当然，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他可以把银色森林看做是他的家。以前我盼他过来时，通常会在这扇窗前点一盏灯，你还记得吗？”

“而且他每次都赶来了，对不对，芭特儿？我几乎相信，如果你今晚也在这扇窗前点一盏灯的话，说不定他也会看到并赶来的。芭特儿亲爱的”……朱蒂的语气忽然转为一种哄诱的感觉……“你有没有曾考虑过叮当……你知道的……”

芭特笑了，她那琥珀色的眼眸中盛满了调皮的欢乐。

“朱蒂亲爱的，你总是希望把我和希拉里配成一对儿，但又总是失望。希拉里和我就是好朋友，不会是别的什么。我们的交情太铁了，做不成别的什么。”

“看来你是一定要让大家失望了。”朱蒂叹道，“我也一直很喜欢叮当这孩子。跟你的丈夫成为好朋友也不错啊，这类事我也听过的。”

“为什么你一定要我有个真正的男朋友呢，朱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想赶我走呢。”

“还好你知道，我的宝贝儿。哪天你离开银色森林的时候，老朱蒂·普拉姆眼里的光辉也会随你而去的。”

“那就好，我是说保持这种状态，朱蒂。我永远都不想离开银色森林……我想和我的猫儿狗儿们一直呆在这里，直到老去。我爱这里的每一道墙。看，朱蒂，五叶地锦已经爬上屋顶了。幸好我们有这些藤蔓，因为这房子真的很需要重新粉刷一下，但是爸爸说今年我们承担不起这些费用。”

“你汤姆伯伯正粉刷燕子场的屋子呢……刷成白底绿边的。他今天开始的。”

“嗯。”芭特的脸色突然暗了下来。现在整个北峡的人都知道汤姆·加德纳在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女士通信，但仅此而已，即使是最爱搬弄是非的人也就知道这么多情况。而那位女士的名字，仍旧是个谜。

“燕子场是需要粉刷一下了，早就应该刷了。汤姆伯伯现在似乎非常热衷于打扮屋子。他甚至准备把那扇可爱的旧红门重新漆成木纹的。我一直很喜欢那扇门。朱蒂，你觉得他要结婚的事还有戏吗？”

“这个不好说。而且我们的好伊迪丝姑姑也不会高兴的。”朱蒂的语调仿佛在暗示，如果汤姆·加德纳最终真结婚了的话，至少对她而言是有益处的。“这到这个我想起另外一桩事，芭特儿，乔要和伊妮德·萨顿订婚了，这事是真的吗？”

“我也说不准。他在家的时候经常去看伊妮德。嗯，那姑娘还不错，和乔挺合适的。”

芭特觉得自己同意乔的决择这件事上还是比较大方的。如果是席德……芭特颤抖了一下。不过席德已经很多年没有考虑结婚这件事了。

“噢，噢，如果到时候真有婚礼的话，我希望伊妮德的结婚礼服可别像她妈妈当年那样出岔子。镇上有个裁缝专做这个……萨顿家看不上银色大桥的裁缝……但是那裁缝生病了，她说她会在婚礼那天把礼服做好，决不延误。后来到了那天早上，那个裁缝果然打电话过来，说她已通过火车把礼服送来。但是当火车来了之后，根本就没见什么礼服。而且更玄的是，那件礼服压根儿就从未出现过……芭特儿亲爱的。可怜的新娘子最后穿着蓝哔叽套装眼泪汪汪地结了婚。”

“那件礼服到底去哪儿了，朱蒂？”

“只有老天知道了。那件礼服是由夏洛特敦港的快递机构派送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惜啊，白色镶边和蕾丝！不过，跟麦克德莫特城堡的新娘相比，她还是算幸运的。”

“那个新娘出了什么事？”

“噢，噢，那个故事发生的年代比我在那的时候还早一百年，后来传到了我这里。那个新娘走到衣橱前，伸手进去拿她的婚礼礼服，忽然……”朱蒂在昏暗中倏地倚了过来……“她的手被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攥住了。”

“那是谁的手？”芭特兴奋地直哆嗦。

“噢，噢，谁的手？这就是问题，芭特儿亲爱的。反正不是正派人，我跟你说。可怜的新娘被吓晕了，于是不得不推迟婚礼，而新郎也在回家的途中死掉了，从马上摔了下来。当我在那里做事的时候，还看见那个衣橱很多次，但是麦克德莫特从来不让人再打开。故事就

是这样，那件礼服仍旧挂在里面。噢，噢！”朱蒂叹道，“我觉得今年秋天我必须回老爱尔兰一趟。这么多年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想回去。”

卡朵跑着上了楼，坏大胆在她前面领路，每次连跳三级。

“噢，希望我来的正是时候。我终于做完拉丁文的作业了。怪不得拉丁文现在已经消亡了，以前的人们真的是用这个来讲话？真难以置信。乔答应我说，只要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下次他回来就会给我在胳膊上纹身，无论你们再怎么大惊小怪。所以，我要么就好好学，要么就拉倒。”

“麦克德莫特城堡的年轻女士们从来不说拉倒之类的话。”朱蒂责备地说。

“哦，那可能是因为她们口音很重，你没听出来呢。”卡朵反驳道，“好吧，我们来看那个旧箱子吧。翻箱倒柜什么的最有趣了。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现什么，就像生活在过去的某个瞬间。”

10

她们把角落的旧黑箱子拖到了窗户旁边。坏大胆可能觉得这东西不像是对猫有什么好处的，蹑手蹑脚地爬到屋檐下的暗处，假装自己是一只孟加拉虎。跟阁楼里的其他旧箱子一样，这个黑箱子里也装满了各种常见的杂物。几顶镶有蕾丝、天鹅绒和花朵的旧帽子，一扎扎过时的圣诞卡，几根松软的鸵鸟毛，一些褪色的家族照片，鸟蛋串串，永远不会再穿的衣服、夸张的巴斯克衫、波兰连衫裙以及另一个年代的泡泡袖，银色森林小孩子们的旧课本和他们画的地图，一捆捆发黄的信件，旧时流行的发夹，还有些曾经很漂亮现在已褪色的旧东西。这堆东西给她们带来无比的欢乐。

“这个到底是什么？”卡朵拿着一大团压坏的铁丝问道。朱蒂不屑地笑了。

“噢，噢，这是你海伦姑姑的旧腰垫。我记得她刚把它带回家时，你爸爸还吼了她的。你海伦姑姑是那种爱打扮爱漂亮的人，她总是家族里第一个穿时髦衣服出门的。那天晚上，她就穿着这个和男朋友一起去银色大桥的音乐会，据说她男朋友当时脸都红到脖子根了，很不好意思。但是几个礼拜后，人人都穿起了这个。他应该庆幸你姑姑没像南峡的玛吉·吉姆森那样穿。玛吉在波斯顿做事的姐姐也给她寄了一个……那个真的很不错，上面全是蓝色的花边。”

“她是怎么穿的呢，朱蒂？”

“穿着裙子外面。”朱蒂一本正经地说，“据说教堂里人们都吓坏了。噢，噢，但是流行的东西总是在变。只有亲吻这种传统还是老样子。说不定像这种旧腰垫以后会被载入史册的，作为传家宝供在客厅的壁炉台上。”

“看这个！”卡朵拿起一顶很大的褐色天鹅绒帽子，上面插着一支硕大的绿色的鸵鸟羽毛，“这样的帽子才称得上漂亮！”

“噢，噢，那是你黑兹尔姑姑的帽子，上面这个他们叫它柳条羽，这个帽子戴在她头上的确很好看。不过，有一次礼拜天的时候在大桥教堂，鲁本·拉塞尔太太的帽子里突然蹦出一只老鼠，自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喜欢天鹅绒的帽子了。太恐怖了。”

“如果帝利塔克在这儿的话肯定又会说他就是那只老鼠。”卡朵咯咯地笑了。

芭特突然看到一样东西。

“朱蒂，这不是我以前的小奶酪模子吗！我还总纳闷它去哪儿了呢。我想留着它作纪念，纪念以前你用它给我做的那些好吃的奶酪……我自己每年也做一个。你可能不记得朱蒂做奶酪的事，卡朵，但我记得的。很有趣。”

“这里还有你曾祖母的软帽，有褶边的。”朱蒂说。“每次都是我去帮她弄好……她常说，没人能像小朱蒂这样把褶边整得这么好。噢，噢，当时我还是小朱蒂，这点本事是在麦克德莫特城堡学来的。加德纳老太太总是自己做帽子……她是个缝纫好手。她真的是个挺不错的老太太，虽然有人觉得她有点傲慢。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她跪在床上祈祷的那件事？当时窗户开着，她跪在床上念着祷文和关于天堂的想法之类的，后来有只大猫从窗户爬了进来，突然跳到她背上，两只爪子抓得紧紧的。”

“噢！”卡朵兴奋地尖叫了一声。“那曾祖母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话是吗？”朱蒂小心地环顾了一下，“这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了，我以前还从没跟活人讲过这个。她后来说了一个D开头N结尾的词(注)。”

芭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大客厅里还挂着老曾祖母庄严肃穆的画像，头戴白帽，面容圣洁！由朱蒂所讲的故事看来，很多体面人都有不太体面的另一面。

“这件旧衣服是你祖母当年穿的裙子。”朱蒂拿起一个有很多荷叶边的已经褪色的东西。“条纹丝绸，就像一排青草。可能这个就是她穿了两次的那件。不一定，但是有可能。”

“为什么不再穿了呢？”卡朵问道。

“噢，噢，如果这就是那件的话……注意啊，我没说就是那件……你祖母和她的表姐汤姆·泰勒太太总在穿衣方面较劲，她们都喜欢艳丽的颜色。有一次你祖母去教堂时穿了一件华丽的条纹裙，汤姆·泰勒太太的脸都气绿了，当时没说什么，但是第二天就去镇上买了件一模一样的，送给了银色大桥的女佣人。可怜的老佣人受宠若惊，立即拿去修整一翻，第二个礼拜天就穿去了教堂。噢，噢，汤姆太太确实有点太狠了，不过她这样也是有原因的。她爸爸刚去世，两年之内她只能穿黑色。这就比较难熬了，因为黑色不适合她。但是自那之后，你祖母再也没穿过那件条纹裙。”

“她真傻。”卡朵高傲地说。

“噢，噢，就是因为有这些傻乎乎的亲人，才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嘛。”朱蒂轻声笑道，“如果每个人都很聪明，就没多少故事可讲了。这不是席德以前的泰迪熊吗！以前他没有这个就睡不着。这两只眼睛还是我用鞋扣缝上去的，内德·宾尼把原来的扯掉了，可怜的席德心都碎了。”

“我在学校里听说，席德和珍妮·麦迪逊有情况。”卡朵说。

“席德每两个月都会有‘情况’。”芭特轻描淡写地说。“天啊，这条裙子在当年肯定很漂亮，朱蒂……袖子用了一种银色布料，还有蕾丝褶边。”

“银色的吗？我也看到那件了！那是你洛琳姑姑第一次开小派对的礼物，就在我刚来的那个夏天。你永远想象不到任何比她的眼睛更蓝的东西。我现在还能想起她活着的时候，穿着这件小裙子在月光下的果园里跳舞的情景。她已经入土四十年了。她的第一次小派对也是她的最后一次。你们可能记得她的墓碑，白色大理石的那个，上面有个娃娃脑袋，还有两个翅膀从耳后伸出来。我总觉得这个不适合做一个小姑娘的墓碑，但是有人告诉我那说个不是娃娃，是天使，反正就

是这样之类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六岁的席德穿过南峡墓地时，他看了看那个天使，又看了看我，然后很庄重地问‘它其余的部分在哪里，朱蒂？’。”

“这是她的信吗？”卡朵拿起一个发黄的小包裹。

“那些可能是你玛莎姑婆的。她也死得比较早，但是已经有一个很会写情书的男朋友。她爸爸对那个小伙子不满意，有人说玛莎的死是因为太伤心了，有人说是因为她冬天穿的袜子太薄了。浪漫的解释也有，合理的解释也有，看你愿意相信哪一种了。”

“她爸爸为什么不喜欢她男朋友？”

“我觉得她爸爸对那小伙子本人倒是没什么意见，但那小伙子有个伯伯，曾经因为参加造反被上绞刑，后来被救了下来。但那之后再也不讲话了。有人说他的喉咙已经受伤了……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他看到了什么，被吓成那样的。不管怎样，玛莎姑婆的爸爸不愿跟一个差点上绞刑的人结亲。”

“看这个！”芭特大声说道，摸出一条银色的手链。“有点黑，不过可以擦干净的。”

“扣锁和钥匙弄丢了，芭特儿亲爱的，所以这个也没什么用了。这也是你黑兹尔姑姑的，那时候很流行这个。我曾经也特别想要一个，但是听了海滨茜茜・摩根那个手链的故事后，我就再也没什么想法了。”

“怎么回事？”

“噢，噢，茜茜・摩根有个当船长的男朋友，有一次他航海前，后来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他在茜茜的胳膊上锁了一个手链……金手链，起码是金的……然后把钥匙带在自己身上，让她承诺在他回来

开锁前不会嫁给任何人。茜茜很轻松地答应了。摩根家的人对承诺什么的都很随便。茜茜很漂亮，那个船长很为她着迷。在一次暴风雨中，那个船长被抛出船舱，那钥匙也随他沉到大西洋底了。年轻的茜茜当时难过了一阵，但是摩根家的人不要多久就痊愈了。一年后她就很想嫁给皮特·斯诺。但是她又有点害怕，因为她曾经对那个手链做出承诺。他爸爸希望她能嫁给皮特，因为皮特很不错，但是茜茜坚持不嫁，他们为这个还大闹了几回。噢，噢，不过，这个故事的结局挺好笑的。”

“结局是什么？”

“噢，噢，结局是吧？嗯，有天晚上茜茜在自己的床上睡得正香，醒来后忽然发现那手链已经解锁了……就是这样。她连个鬼影都没看见，但手链确实已经开了。”

“我不觉得这个很好笑，朱蒂，”卡朵有点哆嗦，“我倒是觉得有点……恐怖。”

“噢，噢！好笑的是后来，皮特·斯诺却不要她了……说他不想要连鬼都不要的东西。其他的男人可能也跟他想得一样，于是，茜茜后来到死都还是老姑娘。”

“哎呀，这是乔的银勺子。”芭特一把抓起它，“这真是个发现。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弄到哪里去了。居然在这里找到？妈妈不高兴才怪！”

这个小银勺上的一些凹痕还曾经割坏乔的牙齿……乔此刻已经在去中国的路上了。芭特叹着气，站起了身。

“好了，就这些了。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该把那些老信件烧掉。其实我还挺想看那些信的……老信件里肯定藏着一些有趣的事……就像

打开一扇扇神秘诡异的大门……不过我想玛莎姑婆可能会不太乐意。”

芭特捡起那个包裹，一片颜色暗淡且压平的四叶草从中滑了出来。它曾给谁带来好运？肯定不可能是玛莎姑婆。这些发黄的信件，纸张脆硬……写满了两颗已化为尘土的心多年前写下的昔日情话，满载着曾经带来狂喜的旧日欢乐，而曾经因极度痛苦带来的旧日悲伤也渐渐淡去。

“我们得把这个箱子拉回那个角落。看，坏大胆正盯着它呢。”

坏大胆蹲在它的藏身处，两眼放光，这种奇异的表情时常出现在猫的眼中，仿佛那双眼就是透明的，以至于可以看见隐藏其后的炽烈火焰。

“听说玛莎男朋友的伯伯有时候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朱蒂下楼的时候低声说。

这太诡异了。卡朵被朱蒂的话吓得赶紧逃走。但是芭特还在那里流连，又回到窗前。一轮圆圆的月亮在阁楼顶上织出藤蔓叶子的图案。阁楼越诡异，她反而越爱它。手中的这些信让她想起那天希拉里的来信。希拉里的所有来信似乎都有某种味道。那封信也一样，它是有生命的，你几乎可以从字里行间听到希拉里的话语……看到他眼中的笑意。每重读一遍，总能从中发现新的东西。今天的来信附有一张他的获奖设计的草图，画的是山坡上的一座房子。这张图中隐约可以感觉到银色森林的影子。有那么一些瞬间，芭特心中有种迫切的感觉，希望希拉里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希望他们还能像从前那样，手牵着手在乔丹河的老石桥上欢快地奔跑。当然，只要过了老石桥他们就会发现到了自己的老仙境。他们将顺着水雾缭绕的小溪穿过月影妩媚的田地，回到快乐山和诡异泉，然后在那里徘徊，投身于细腻的静谧中。若有若无的笑声在他们身边环绕，凉爽而飘渺的夜晚气息将

他们包围。小白羊将出现在山头。他们会在快乐山找到过去的那些美好日子，因为快乐山肯定会为他们把那些日子保存得好好的。芭特忽然打了一个寒噤。起风了，风儿绕着高高的窗户打转，发出怪异的呼啸声。芭特突然感到一种孤独，在她亲爱的银色森林里，她居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孤独感，很想家的感觉。这太诡异了。她赶紧跑下楼，把阁楼还给那些幽灵们。

11

夏洛特敦报纸的“每周大事”中有一条消息，说曼彻斯特伯爵夫人将在从温哥华返回英格兰的途中拜访渥太华的亲朋好友。朱蒂给银色森林的姑娘们读了这条消息之后，她们并没有表现得太兴奋。

“这就是嫁给了伯爵的那位女士，伯爵就是你们那位表亲，格雷沙姆女士的姑父。”朱蒂自豪地说，“噢，噢，我都有那么一点点激动了，就像卡朵说的，读一读那条消息，想一想，然后就觉得我们也跟她有关系嘛。”

“即使她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芭特笑道，“我不认为格雷沙姆女士在向她的朋友夸耀自己远房亲戚时会提到加拿大某个农场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人。”

“说不定她会以为我们是印第安人。”卡朵龇牙咧嘴地笑了，“不过，就像朱蒂说的，还真有点儿激动呢。”

“下次碰到梅·宾尼时，你可以这么说……当然，是在心里说……‘你可没有在英格兰上层社会的远房表亲，宾尼小姐。’然后心满意足。”

“我一定要在特丽克斯面前说这句。”卡朵说。

“不会吧你。”芭特大声说道,“可别让人笑话啊，卡朵。在曼彻斯特伯爵夫人眼里，我们跟宾尼家一样算不上什么……人家说不定还从没听说过我们……不过，谁稀罕呢？看看火鸡舍后面那一簇簇怒放的樱花，我敢肯定曼彻斯特城堡中没有什么景致比这更美……如果那儿有城堡的话。”

“当然有城堡了。”朱蒂说道，同时小心翼翼地剪下那条消息。“伯爵住的地方差不了。我要把这个钉在食具柜旁边的墙上，让帝利塔克瞧瞧。以前我跟他说你们是格雷沙姆女士的第三代表亲时，他总不大相信……”

“四代，朱蒂，第四代表亲。”

“噢，噢，我可能把数字弄错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么样，我会让他心服口服的。他今天早上进来吃早餐时有点古怪，而且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缘由……就像一只患了老寒腿的蜈蚣分不清楚病在哪条腿似的。还净给我摆些臭架子，但是这个可以好好震一下他。一位有女仆替她扣靴子的正宗伯爵夫人！噢，噢！昨天晚上我就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事要发生。”

这天来了一封信。那封信如同其他普通信件一样被扔在路边的邮箱里，然后由帝利塔克那双可能还沾有泥巴的手取了出来……与此同时，朱蒂也感觉冥冥之中有更奇怪的事还在酝酿。这是一个沉甸甸的乳白色信封，封口处附有一枚精致的银色饰章，独特的黑色手写字体，写着：爱德华王子岛北峡 亚历克·加德纳太太收，渥太华的邮戳。这饰章和邮戳让朱蒂有猛地一惊。她倒吸了一口凉气，望了望汤姆绅士。汤姆绅士也会意地朝她眨眨眼。

“有人死了吗？”帝利塔克说。

朱蒂没理他，声音微颤地喊芭特进来。芭特刚从花园回来，怀里抱着一大束白色的丁香花，麦金蒂悠闲地跟在她脚边。卡朵从院子里飞了过来，金褐色的头发在春阳下闪着耀眼的光泽。朱蒂站在厨房中央，手里远远地拿着那封信。

“朱蒂，出什么事了？”

“你问得好。”朱蒂说，“看到这个饰章了吗？还有邮戳？”

芭特把信接了过来。

“我突然觉得自己激动了一下……激动了好几下。”卡朵小声说道。

“激动，是吗？如果这封信是我想的那样，你会有很多报仇的激动。”

“是写给妈妈的。”芭特缓缓地说。妈妈去格林伍德走亲戚了。“我想我们先打开看看比较好。可能是亟待关注的事情呢。”

朱蒂递给芭特一把削皮刀，她隐隐觉得这封信不应该像普通信件那样撕开。芭特裁开信封，取出信纸……信纸上也有同样的饰章……开始浏览。她的脸开始红一阵，白一阵……然后看着大家不说话。

“出什么事啦？”卡朵小声问道，“快告诉我吧……我的脊梁骨都感觉到怪怪的。”

“是曼彻斯特伯爵夫人写来的。”芭特有点木然地说。“她说她曾答应格雷沙姆女士在回英格兰之前来看看她的表亲……她准备到夏洛特敦拜访朋友，然后想……想到我们这来……就这个礼拜六。礼拜六！”

可怜的芭特重复着这个词，仿佛礼拜六意味着世界末日。

片刻间，每个人都没有说话……每个人都说不出话。帝利塔克也似乎进入昏迷状态，以至于汤姆绅士过来用爪子挠他的腿，他都没有避开。

卡朵是最先回过神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我们这儿没法接待曼彻斯特伯爵夫人。”

而朱蒂已经缓过劲儿来了，她很擅长处理这种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

“噢，噢，可能是没法接待……但还是会的。伯爵夫人又怎么样？归根结底，她也会像我们常人一样吃喝拉撒。她到时候几点来，芭特儿？”

“上午……然后坐晚上的船离开。那就是说她要在这里吃午餐，朱蒂！”

“到时候她在这里肯定会感觉很好的。银色森林会有很荣耀的一天，没有哪个伯爵夫人吃过一顿比我们弄得更好的饭。但是我们得好好筹划，所以打起精神来，芭特儿，接下来要切入正题。我们没时间唠叨了。你们的伯爵夫人肯定是不能吃丁香花的。”

芭特倒吸了口气，缓了过来。她为刚才目瞪口呆的样子感到惭愧。好像宾尼家的才会那么失态吧。

“你说得对，朱蒂。我看看……今天是礼拜二。餐厅和大客厅的地板都必须要重新打理一下……实在太破旧了。今天我去把它们漆一遍，明天再上点着色剂。我觉得前门也应该弄一下，上面的漆几乎都剥落了，但是我根本就不敢碰它。到时候我们就开着那扇门，别让她

注意到那个。还有，卡朵，这个礼拜我们得抽出一天去温妮家帮她把缝纫活儿做完。本来上个礼拜就应该去的，但是我想等到这礼拜正好她家那棵大海棠树开花。我们礼拜四去，这样可以把礼拜五留出来做准备。我们得带她去诗人之屋，因为只有那间房的天花板没有裂缝，我们还得把妈妈做的刺绣放在床上。席德礼拜五去把妈妈接回来。真难为她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走一回亲戚，又要提前结束……不过她肯定很乐意回来的。”

“噢，噢，到时候这里有两位尊贵的女士。”朱蒂说。“我会好好配合，让你妈妈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位伯爵夫人。海滨塞尔比家族出来的姑娘当然有资格高贵。”

芭特找到了自己的状态。帝利塔克对她钦佩不已。从那一刻开始，银色森林的人们开始兴奋而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来，检修着，清扫着，装饰着，讨论着。连帝利塔克都会时不时地出谋划策。

“关键是那场宴席。”他跟她们说，“象征性地说，一顿好饭肯定是错不了的。”

每个人都赞同这一点。这场宴席必须做得有水平，要做得连佩绶带伯爵的夫人也觉得有水平。芭特翻遍了所有的食谱书，做了无数的研究。卡朵干脆旷课在家帮忙。跟这个相比，拉丁文和纹身算得了什么？

大家决定把炸鸡作为宴会的主菜……朱蒂的炸鸡可是让人回味无穷的美食。

“放点芦笋。芦笋可是一种贵族菜。芭特儿亲爱的，你就做在短训班上学到的酱汁吧。你还有时间给新餐巾抽丝做花边吗？”

“卡朵和我准备晚上熬夜做这个。我觉得甜点可以上冰冻西瓜球和冰激凌，再加一块柠檬可可蛋糕。我们也不能弄太多花样。”

“不能太铺张。”时不时喜欢吹牛的朱蒂这回也表示同意。

“而且她还有可能在节食。”卡朵咧嘴笑。卡朵恢复了她一贯的无忧无虑。特丽克斯·宾尼听到这个消息后肯定会一败涂地，绝对的一败涂地。

“我希望银色森林能给她留个好印象。”芭特低声说道。这是她最在乎的。

“她会情不自禁觉得银色森林很好的。”朱蒂说，“我们祈祷礼拜六是个晴天吧。如果下雨的话……”

朱蒂没有继续说下去，大家眼前浮现出在暴风雨中招待一位伯爵夫人的情景。

“必须是晴天。”芭特最后说。

“你们觉不觉得，祈祷晴天也未必就会好……？”卡朵建议道。她觉得不能心存侥幸。朱蒂严肃地摇了摇头。

“姑娘们，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永远不知道祈祷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嗯，我想起那次在南峡教堂发生的事情。那天麦考利牧师竭尽全力地祈雨祷告后，人们在回家的路上真碰上了一场大雷雨，把每个人淋得透湿。老詹姆斯·马丁和老托马斯·厄克特当时在一起，托马斯就说‘他要是等我们到家后再祈祷多好。他们麦考利家的永远不知道什么叫适当’。所以，你们最好相信天意，姑娘们。还要感谢老天，周围再也没有什么珊瑚樱。芭特儿亲爱的，到时候她来了我肯定还是在里面忙乎，不过，你觉得我有没有必要把那件新衣服穿上？万一我在进进出出的时候一不小心被她瞥见呢？”

“当然咯，朱蒂。对了朱蒂，你能不能劝劝帝利塔克，让他那天别戴那顶糟糕的旧皮帽？他从院子走过的时候可能会被伯爵夫人看到的！”

“帝利塔克你完全不用担心，那一整天他都会在镇上卖牛。这样再好不过了。他还老想着瞅一眼伯爵夫人！还尽对我冷嘲热讽。他说‘沉稳一点，朱蒂。不管怎么说，你的奶奶是个巫婆，象征性地说，那也算得上是一种贵族。’‘我不需要别人提醒我沉稳。’我说，‘我知道我自己的位置并且会守好它，我只用事实说话，不用什么象征。帝利塔克有点越来越难控制了。今天他还在墓园里大摇大摆地坐在哭泣的威利的墓碑上抽烟。’”

“伊迪丝姑姑和芭芭拉姑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芭特说，“我希望她们过来赴宴，但是她们不愿来。伊迪丝姑姑不同意过来，不过她很慷慨地把她的银汤匙借给我们了。她说伯爵夫人只需瞟一眼就分得出那些勺子是实银的还是镀银的。我很高兴我们家的茶匙都是实银的……只是有点旧有点薄。”

“噢，噢，这些已经够有气派了。”朱蒂安慰道。“伯爵夫人会对自己说‘这些勺子上没长蘑菇。那说明这个家族一定是人丁兴旺。’她会这么说的。说到燕子场的亲戚，有没有注意到你汤姆伯伯的胡子发生了什么变化？”

“嗯……几乎都没了。”芭特叹道。“就只剩一小绺胡须了”

“等它完全消失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消息的。”朱蒂诡秘地点了点头。

但是芭特此时没工夫担心汤姆伯伯正在消失的胡子。到了礼拜三晚上，银色森林已整装完毕了，随时准备接见伯爵夫人……或者说皇室贵族。礼拜四，席德载着芭特和卡朵去海滨帮温妮做春季的缝纫活

儿。整整一上午她们都在缝纫。下午温妮说，“其余的暂时不用管了。我们到外面去兜兜风，晒晒太阳。难得有这么一个下午可以和你们好好聚一下。”

她们在园子里悠闲地漫步，采摘花朵，大口深吸海棠花的芬芳，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儿，眺望远方的海港。她们正陶醉在欢乐中时，屋子里的电话响了。

12

温妮怀里抱着圣诞宝宝，于是芭特进屋去接电话。当听到是朱蒂的声音时，她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因为朱蒂绝不会轻易打电话的，除非是她应付不了的事。

“芭特儿亲爱的，是你吗？我有话要跟你……她来了。”

“朱蒂！谁来了？不会是伯爵夫人吧？”

“你听我说……但是我在电话里讲不清楚。赶快回来，亲爱的。席德和你爸爸去镇上了。”

“我们马上就回来。”芭特呼吸急促地说。

可是怎么回去呢？弗兰克和他的车都不在。除了一只小马车和一只老灰驴之外，找不到什么合适的东西了。这样的话，到银色森林得花一个小时。还必须给布莱恩叔叔打个电话，让他赶快送妈妈回家。然后芭特和卡朵给驴装上了挽具。似乎过了好几个世纪后，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在银色森林的院子里了……那只狗正趴在门槛前的石头上睡觉，三只小猫在井边的站台上蜷成一团，院子里和往常一样安静、和平。

“我猜伯爵夫人可能在大客厅里。”芭特说，“我们先悄悄到厨房去找朱蒂了解一下情况。”

“你怎么跟伯爵夫人说呢？”卡朵急促地说，“芭特，我想去谷仓阁楼躲起来。”

“你不会吧！你又不是宾尼家的！我们先去见朱蒂，入狮穴捋狮须之前还得悄悄上楼换套得体的衣服。”

芭特换上她的蓝色亚麻便宴服，这可能是她最合适的衣服了。卡朵则穿上了她那件漂亮的绿毛衣。白色刺绣亚麻领子上，随风飘逸的长发闪现出的美丽色泽，如同十月阳光下的山毛榉。两个女孩带点紧张地咯咯直笑，沿着人字砖道跑着，冲进了厨房。然后，她们呆住了。卡朵那双大眼睛转向芭特，用眼神问她，“你能应付这种情况吗，还是也死翘翘了？”

朱蒂·普拉姆和曼彻斯特伯爵夫人正坐在桌边，桌上摆着一大盘烤香肠和土豆。芭特她们俩冲进来的时候，朱蒂正在用她的“奶油牛”给夫人杯子里倒奶油，而伯爵夫人则自己拿来一片朱蒂做的“主教面包”在吃。汤姆绅士在地板中央精心地打理自己，坏大胆温顺地窝在伯爵夫人腿上，而麦金蒂则乖乖地蹲在她椅子下。帝利塔克在他的角落里坐着……还好，没戴那顶皮帽，不过它也挂在椅子后面。朱蒂穿着她的条纹粗毛衣，但是系了一条漂亮的白围裙，浆洗得直板板的。朱蒂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紧张，仿佛她身边的不是一位伯爵夫人而是一位打杂女工。至于曼彻斯特夫人，芭特发着愣，忽然感觉到她很享受这一刻。

“这两位姑娘就是我刚从跟您说的朗·亚历克太太的女儿。帕特里夏小姐和雷切尔小姐。”朱蒂说，口吻出奇地淡定。

伯爵夫人立即起身，与帕特里夏小姐和雷切尔小姐一一握手。她有着鼠灰色的头发，微微发红的四方脸庞，但是那张大嘴笑起来很迷人。

“我很高兴你们能在我走之前赶回来。”她说，“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回去后跟克莱拉怎么交待。她一直保留着对爱德华王子岛的美好回忆，怀念小时候在这里度过的欢乐时光。我这样突然前来实在冒昧。但是昨晚突然接到英格兰发来的电报，令我必须今晚动身回去，所以我不得不今天下午来。你们的朱蒂……”她朝朱蒂笑了一下……“很周到地招待了我，并陪我参观了你们这个可爱的家……而且，还给我提供了一顿极美味的晚餐。我刚才可真饿坏了。”

她们忽然发现自己不知怎么也都坐在桌前了。令芭特宽慰的是，桌子上铺的是最好的桌布，摆的是银汤匙。朱蒂真明智。但是为什么她没在餐厅用餐呢？还有，为什么把银茶壶搁在食具柜上不用，却让这只灰不溜秋的旧瓦罐在桌上丢人现眼？

而且帝利塔克没穿外套！我们是不是真要死翘翘了？该说点什么呢？芭特绞尽脑汁地想，突然想到最近的杂志上有篇关于“如何与刚见面的人开始交谈”的文章，但是没有一条开场白适合现在的情况。不过这也不重要了，伯爵夫人一直都在讲话。她的说话风格直率、友好且令人愉悦，似乎在跟每个人聊天，甚至包括帝利塔克。芭特觉得现在看起来一切安好，于是就不去想那些传统惯例了。卡朵的适应能力很好，不一会儿她们就欢声笑语地聊开了。伯爵夫人要她们俩也陪她一起吃些茶点……她这是第三杯了，她说。朱蒂小碎步跑去备餐室，又拿了些桔子松饼过来。曼彻斯特女士想听和妈妈有关的所有事情，但是很遗憾无法带一只银色森林的猫回英格兰。

“你们看，你们的其中一只小猫已经决定喜欢我了。”她笑道，低头看着坏大胆微微起伏、毛茸茸的肚子。

“象征性地说，那只猫从来不对任何人顺从的，尊贵的夫人。”帝利塔克说。

芭特感到有点困惑了，“尊贵的夫人”这个词甚至可以用来称呼一个女王，但是实在难以与眼前这位伯爵夫人吻合。伯爵夫人！这位结实矮胖、平易近人、穿着宽松随意的粗花呢外套的女士是位伯爵夫人？为什么……为什么……她看起来像其他任何人。她与南峡的斯纳菲・麦迪逊太太惊人地相似。只不过斯纳菲太太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但是绝对没有弄错……此刻她就在这里享用着面包和松饼。

“猫是不那么容易顺从。”曼彻斯特女士说道，淡褐色的眼睛递给帝利塔克一个微笑，然后给馋嘴的麦金蒂喂了一口香肠。“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它们决定黏你的话，这种示好比犬类更有意义。犬类太容易满足了，您不觉得吗？”

“您说的极对，尊贵的夫人。”帝利塔克钦佩地说。

本想一直保持淑女仪态的卡朵差点被咽下去的一口茶给呛死。芭特向周围扫了一眼，忽然撞到曼彻斯特女士的目光。于是，她们彼此进行了某种交流……理解……友谊……那是一种很令人愉快的情境。之后，芭特再也不担心任何人的言行……有趣的是，几分钟后曼彻斯特女士碰巧说到她曾有些朋友上了泰坦尼克号，帝利塔克深表同情地说，“啊，我也有朋友上了这船，尊贵的夫人，我也有啊。”

“老骗子！”朱蒂低声骂道，但是每个人都听见了。这回是曼彻斯特女士，差点儿被松饼噎得够呛。她又朝芭特眨了眨眼。

伯爵夫人温柔不舍地抱起膝上绢滑的小猫，站起了身。芭特急忙问道，“您不能再待一会儿吗？等妈妈回来了再走？”

“很抱歉，真的不可以。我已经在这里逗留了太久。等会儿我还得去赶登船专列。但是这次来访真的很令人愉快。我可以告诉克莱拉至少我见到了玛丽可爱的女儿们。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也会去英格兰的，到时候一定要找我啊。真舍不得放下这只漂亮的猫。”

“它弄得您满身都是猫毛，尊贵的夫人。”帝利塔克说，“狗就不会这样。”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朱蒂此刻绝对是个女杀手。不过，伯爵夫人双手扶着芭特的肩头，亲吻她的脸颊，然后低下头微笑。

“它是个无价之宝。”她悄悄对芭特说。“无价之宝，朱蒂也是。亲爱的，我真希望我可以在这里待久一点。”

伯爵夫人捡起一顶插有金褐色羽毛的软塌塌的小帽子——这帽子看起来跟银色大桥商店里的便宜货差不多，然后戴上了银色的狐皮披肩——这披肩芭特看得出肯定有点小贵，她亲吻了卡朵，然后神秘地跟着朱蒂进了备餐室，继而戴上一对老式的长手套，上了她的小轿车。上车前她又看了一遍四周。银色森林的魅力已经深深附在她的心里。

“一个宁静美丽的地方，一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她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然后向朱蒂挥了挥手……“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对不对？”……然后扬尘而去。

“噢，噢，不管怎么说，银色森林今天很有面子啊。”朱蒂回屋的时候说道。

“朱蒂，快告诉我们怎么回事……我都要崩溃了。你们怎么会在厨房吃晚餐？”

“噢，噢，可别怪我。”朱蒂恳求道，“这个故事很长，讲起来得花点儿时间。我这辈子都没经历过这么神奇的下午。帝利塔克，你想吃点儿东西吗？不是说你表现好奖你的……而是剩下了一些土豆和烤肠，如果你想吃的话可以考虑。”

“伯爵夫人觉得好，我就觉得好。”帝利塔克乐滋滋地坐在桌前了，“她真是女人们的好典范，虽然她的笑容比你们预想的伯爵夫人的笑容豪放了一点点，象征性地说。我发现她具有某种迷人的魅力。”

“我们到墓园去。”朱蒂悄悄地对她俩说，“在那儿没人打搅我们，我可以好好讲完这个神奇的故事。这个肯定能写进银色森林的编年史了。”

“布莱恩叔叔刚才来电话说，妈妈和海伦婶婶的朋友出外野餐去了，找不到她具体在哪儿。”

“现在不要紧了。”芭特叹道，“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事情总不能按照你计划的发展呢？不过，我不担心了……她很大方，而且很开心。”

“噢，噢，是的。”朱蒂一边赞同，一边在哭泣的威利的墓碑上坐了下来，而芭特和卡朵还有麦金蒂则都蹲在野蛮的迪克的墓碑上，“而且一点也不讲排场。但是当她开车进来时，我一时都搞不清楚头前脑后了。我带她去诗人之屋洗了手……噢，噢，我尽了所有礼数。我把前两天你买的那块顶好的皂糕放了进去，就是包着闪光纸的那个……还准备了最好的刺绣毛巾。我没能铺上新床单，但是女士看到那个漂亮的拼布被子时赞不绝口！可惜你们没听到。然后我赶紧跑到我房间里，瞅了瞅我的那本《实用知识》。但是找不到一个字可以用得上招待贵族的，于是我只得努力回想以前在麦克德莫特是怎么做的。可惜啊，从头到尾我压根儿没想起要穿上那件新衣服。但是我很

激动。当我跟那位女士说明我已经给你们打了电话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招待她了，只好带她到各处转了转。她说她想近距离看看一个真正的加拿大农场是什么样的。这个我还应付得来。因为如果把她单独晾在那的话，我拿不准这样是否礼貌；而同一位伯爵夫人在大客厅里静坐的话，想想都觉得可怕。于是我就带她去果园走了走，去银色森林走了走，去猫儿的墓地走了走。然后去墓园转悠的时候，我给她讲了所有的老故事……讲到哭泣的威利时她还笑了呢！接着我们回屋后，她说想看看我的厨房……我当时也拿不准那只狗会有什么表现。我们进了厨房后，她问我‘我能在这里喝杯茶吗，朱蒂……我闻到什么味道这么香？’就像跟老朋友说话一样。嗯，姑娘们，你们肯定知道那是什么……我放在烤箱里的一点烤肠和土豆，准备给帝利塔克和我自己吃的，家里当时也没其他人。‘可否给我也尝尝？’她对我说话的语气像哄小孩一样。‘就在厨房吃吧，朱蒂，这里还有丁香花的香味从窗户飘进来。’她说。‘还有很多白色的猫咪，与很多年前我们家婴儿墙上的一模一样，朱蒂。’我肯定没法拒绝一位伯爵夫人的要求，所以就按照她的想法做咯。我拿出最好的银茶壶，还准备去客厅搬一把椅子过来，但是她噗通一下就坐在了老尼赫迈亚的椅子上，并且说‘我想喝那个旧灰罐子里沏出来的茶。这个看起来更有风味。’然后我只好跟她一起坐了下来，一起吃那些烤肠和土豆。不过，我其实也没吃多少，姑娘们……当时哪还有吃的心思。一共吃掉七个烤肠，我就吃了一个。想想呀，我同一位伯爵夫人一起喝茶，她时不时还优雅地勾起小指头！宾尼太太绝对不会相信的。你们信吗，亲爱的？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也在麦克德莫特城堡待过，所以也跟我讲了老地方的很多事情。这更让我觉得我必须马上回去看一看。这个时候，坏大胆过来了，似乎在问‘这里可以容下一只猫吗？’然后就跳上了她的膝头。噢，噢，你们看，她和老尼古拉斯表亲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聊天，她、我还有那些猫儿们，当时那个情境别提有多和谐了。这时候，从后门廊传来一阵恐怖的声音。这个声音简直无法形容，但是我知道那一定是帝利塔克在漱喉

咙，他早上还说喉咙有点痛。我不安地瞥了一眼伯爵夫人，她正在称赞我的奶油玉米，好像没注意到似的。当时我还担心帝利塔克漱完喉咙后会不会突然来首赞美诗什么的，谁知道他居然敢闯进来。看到他站在门口的时候我几乎惊呆了。我强烈暗示他出去，但是他没注意，反而坐下来了，还差点儿坐在伯爵夫人的帽子上！幸亏我眼疾手快，姑娘们，我刚一拿走他就噗通坐下去了。你们信吗？伯爵夫人同样对他亲切一笑，然后问候天气。帝利塔克对她说，他感觉要下雨，因为他的胳膊风湿病又犯了！然后斜靠在椅子上，还把两个大拇指很随意地塞进裤腰带，开始讲他的各种'悲剧'……讲那只狮子如何从笼子里跑出来，如何挠他。'上次你说的是一只美洲豹。'我忍不住讽刺他说。但是伯爵夫人打量着他，而且我见她示意他讲下去，于是帝利塔克就在那里得瑟地向我展示如何同上流社会交谈。然后，那只狗的癫痫病突然开始发作了，但是还好，帝利塔克很快就把它弄了出去，我觉得伯爵夫人还没觉察到这个。我当时那个心惊肉跳呀，所以听到那只拉塞尔老母驴一路小跑的声音时，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有没有把你黑瓶子里的宝贝倒给伯爵夫人畅饮一番呀，朱蒂？"席德突然蹦了出来。他刚到家，出来看看为什么没人给他准备晚餐。"如果备餐室里还有她没吃完的东西，我不介意把它们吃掉。"

"为什么她临走的时候你带她去备餐室呢，朱蒂？"芭特问道。

"噢，噢，我答应过她送她一罐草莓酱的，但是她没法把它安全带回去……有些东西就是不适合航海……她会一直担心那东西会不会在途中越过船边掉进海里。芭特儿亲爱的，她在备餐室的时候跟我说，你的笑容很美，而且很有幽默感。我一定要把她没吃完的小松饼放在我的荣耀盒子里做纪念。那是已经是第三盒了，所以她没吃完也不是什么无礼的事。好吧，这件事算是了了，今晚我能不能睡个好觉只有天知道了。"

当芭特和卡朵上床睡觉时，朱蒂已经在厨房里间睡得正酣。那天晚上，小乔·梅里特来到银色森林，想带芭特去看电影，但被芭特拒绝了。和往常一样，朱蒂想弄明白可怜的乔为什么老被冷落。他不是个好小伙子吗？而且还是夏洛特敦·梅里特的表亲呢？

“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缺点，朱蒂。”芭特认真地说，“但是我们对玩笑的品味完全不同。”

“噢，噢，这个的确很重要。”朱蒂表示赞同……然后把乔·梅里特的名字从她的合适人选名单中划掉了。

“把百叶窗拉起来让夜神进屋，卡朵。现在还别点灯，点灯会得罪黑夜，然后它会愤恨地瞪着你。现在就很好，很友善。我们在窗户旁坐着再聊会儿吧，在这样的夜晚这么早睡觉好像有点缺德。”

“睡觉！在这个世界，我再也不睡了。”卡朵夸张地叹了口气，依偎着芭特的双膝蹲坐在地板上，狼吞虎咽地吃着水芹三明治。她们现在很喜欢这样坐在窗边愉快地闲谈，只有外面的树木和天上的星星是她们的听众。今晚，丁香花的香味飘了进来。浓浓的夜就像一杯泼洒的香水，芬芳四溢。远处，风儿在山上的云杉林中苏醒。知更鸟仍在啭鸣，而银色森林已变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捉摸、影影绰绰的世界，正低声讲述着它的神秘故事。坏大胆轻轻走了进来，灵巧地钻到卡朵的腿上，趴在那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表示满足，同时欢快地将猫爪伸了又缩，缩了又伸。对于坏大胆来说，此膝头与彼膝头同样美妙。

“今天令人激动的事太多了，睡不着……有些很糟，有些很妙。曼彻斯特女士真迷人，对吧芭特？不是因为她是伯爵夫人。她有一种气场。其实她长得也不是很好看……你有没有发现她有多像斯纳菲·麦迪逊太太？……而且她穿的衣服真不怎么样，那条狐皮披肩除外，还有她的帽子……嗯，看起来真像是被帝利塔克坐扁了似的。尽管如

此，但她身上有某种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我们再修炼一百年也不会有。”

“她不会在意宾尼家的会怎么想。”芭特坏坏地说。

“别这样……我都脸红了。我永远都不打算跟特丽克斯提这件事。要不要来个三明治，芭特？你肯定也饿了。午饭后我们除了一块松饼和一小片主教面包就没吃什么东西了。在曼彻斯特女士眼皮底下，我也只能装装吃的样子。猫咪，别再挠我了。我肯定曼彻斯特女士回去后会讲一个很有趣的传奇故事，关于朱蒂和帝利塔克的欢声笑语将在富丽堂皇的英格兰礼堂中回荡不绝。”

“帝利塔克或许……朱蒂不会。人们会与朱蒂同笑，但不会笑话她。我们的伯爵夫人喜欢朱蒂。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声音有多好听？柔和圆润，让我忽然想起那些几百年来倍受珍爱的传家宝……后来仔细想想，她确实也是如此。卡朵，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俩冲进厨房那一刹那看到的情景……朱蒂·普拉姆和曼彻斯特伯爵夫人在厨房的小桌子上边喝茶边闲谈，帝利塔克旁听。绝对难以置信。将来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的孙子孙女们听……如果有的话。”

“我是打算有一堆的。”卡朵说。

“不过，”芭特向窗外倚着身子，望了望造物主创造的最美作品——夜空中的一轮新月，“有一件事曼彻斯特伯爵夫人永远不会知道，那就是她错过了我的柠檬可可蛋糕和朱蒂的炸鸡。我要把这些都写信告诉希拉里。”

---

1. 卡朵(cuddle)的英文原意是抱抱。
2. 第四代表亲：指有共同的曾曾曾祖父母的亲戚。
3. 皮鲁埃特旋转：芭蕾舞竖趾旋转。
4. 萨拉班德舞：一种缓慢而庄严的古西班牙宫廷舞。

5.　　橙带党员：北爱尔兰一个名为橙带党（Orange Order）的新教团体成员。橙带党员竭力拥护北爱尔兰应为英国一部分的主张，他们反对天主教团体希望北爱尔兰成为爱尔兰一部分的观点。

6.　　1917年12月6日，哈利法克斯大爆炸是原子弹出现之前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损失最大的一次爆炸事件，它几乎毁灭了加拿大的海港城市哈利法克斯。

7.　　英文DAMN：该死的。一句比较粗俗的脏话。

第二年

1

芭特一直弄不明白曼彻斯特夫人拜访银色森林的事是怎么上了夏洛特敦报纸的，但是它却赫然显示在《每周大事》中。“曼彻斯特伯爵夫人在和夏洛特敦的朋友共度数日后，于本周四前往拜访北峡银色森林。曼彻斯特女士是亚历山大·加德纳夫妇的远亲。这位尊贵的女士十分喜欢我们美丽的小岛，并且说这个小岛与旧时的乡村很相似，她在加拿大其他任何地方看到的景象都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银色森林的人们不喜欢这条新闻。他们很不屑于这种大肆宣扬……“摆阔气，”席德调侃道。毫无疑问的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宾尼家的人明显话少了很多；而接下来的那个礼拜天，南峡教堂的每个人都对加德纳家族投以近似敬畏的目光，就像对皇室的那种敬畏。不过这些都不足以弥补对好品味的破坏。连帝利塔克也觉得“真粗鲁啊，象征性地说。”然而朱蒂，这位最有理由表示愤怒的人却极少发表意见，对这件事相当低调。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淡了。毕竟银色森林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考虑。伯爵夫人们来了，伯爵夫人们走了，而闲逛的火鸡到了晚上还是得有人唤回窝，圣母百合花得分瓣，四季花得播种，屋前的走道边得准备种一排飞燕草。银色森林已经能坦然面对曼彻斯特女士来访这件事……作为冬夜火炉前大家谈笑的美好记忆。

与此同时，汤姆伯伯已经将他的那扇红门漆成了木纹色，把苹果房漆成了狗尾草绿，加上酱紫的饰边。银色森林和燕子场的每个人或

多或少都有点不安，都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值得花心思的地方太多了。苹果房的颜色早就褪得差不多了，而那扇红门上的面漆都差不多掉完了。很多年都一直是这样了，汤姆伯伯也没觉得有什么别扭。而现在，在这个粮仓里粮食所剩无几，土豆虫害猖獗，而萝卜几乎没什么收成的艰难关头，汤姆伯伯却将大把大把的银子砸向这些无关紧要的装点。

“他确实一天比一天年轻了。”朱蒂说。“噢，噢，这很可疑，你知道吗。”

“我觉得肯定有个女人，象征性地说。”帝利塔克说道。

这是那年夏天芭特视野中升起的一团乌云。某种变化正在空气中酝酿，而燕子场发生变化与银色森林发生变化几乎同样糟糕。多年来这里的一切都保持原样。伊迪丝姑姑和芭芭拉姑姑共同掌管着这套房子，掌管着汤姆伯伯的身心健康。她们大多数时候都能和睦相处，而现在她们却都很不安，因为汤姆伯伯越来越难控制了。

“肯定跟加利福尼亚的那些信有关……肯定是的，”芭芭拉姑姑很不开心地跟芭特说。“我们知道他收到了那些信……邮局的人说的……但是我们一封都没瞧见。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把它们藏到哪里了……我们找遍了都没发现。伊迪丝说，如果她发现了一定要烧成灰，不过我觉得那样也不顶事。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谁……汤姆肯定总是在镇上寄回信。”

“如果汤姆真招个老婆过来……”伊迪丝泣不成声……“我们就得走，芭芭拉。”

“噢，别这么说，伊迪丝。”芭芭拉姑姑的眼泪也快落下来了。她对燕子场的眷恋几乎不亚于芭特对银色森林的挚爱。

“我就是要说，我就说。”伊迪丝姑姑倔强地反复说道，“你能想象一下我们待在这儿是什么情景吗，被一位新的女主人呼来唤去？我想我们可以在银色大桥弄个房子住。”

“我真不敢相信，汤姆伯伯这么大岁数了竟然这么糊涂。”芭特说。

“虽然我不是男人，”芭芭拉姑姑说的话似乎有点多余，“但是我知道……任何年龄的男人都可能犯糊涂。你知道这句老话。汤姆今年五十九。”

“有时候我就在想，”芭芭拉姑姑慢吞吞地说，“当年你……当年我们或许不该对汤姆和莱尔·亨德森棒打鸳鸯，伊迪丝。”

“蠢话！那怎么叫棒打鸳鸯？”伊迪丝反问道，“他们又没有订婚。他对她的什么感觉也只是上学阶段的一种痴想罢了……但是你跟我同样清楚，芭芭拉，他绝对不可能娶什么亨德森家的姑娘。”

“她是个聪明漂亮的小家伙。”芭芭拉姑姑辩道。

“她的嘴巴就停不住，而且她奶奶疯颠颠的。”伊迪丝姑姑说。

“本特利医生说每个人都会有点疯癫，程度不同而已。我真觉得当时我们不应该干预的，伊迪丝。”

芭芭拉姑姑说“我们”是为了迁就伊迪丝姑姑。其实她俩都清楚，那件事就是伊迪丝一人所为。

芭特很理解她们的感受，所以当她发现汤姆伯伯在路边等她时，心中十分抵触。汤姆伯伯在私语小径的篱笆旁等着她，这里树荫浓密，可以很好地避开燕子场和银色森林的视线。芭特面无表情地点了一下头，然后迳直走过。但是汤姆伯伯的羞涩地拍了一下她的肩。

“芭特，”他缓缓地说，“我想……我想跟你谈谈。平时很少有机会能单独见你。”

芭特冷冷地在篱笆旁的台阶上坐下，她对汤姆伯伯即将要讲的事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是她不想帮他……不想！他那正在消失的胡子，还有他家的前门，还有他的苹果仓，今年夏天他已经让两个农场的所有人都心神不宁了。

“这个……这个有点难以启齿。”汤姆伯伯犹豫不决地说。

芭特才不想给他好脸色。她决然地凝视着桦树林的方向，透过树林望着远方的田地。那里，风儿吹着麦浪，蜿蜒的投影像琥珀色的美酒在流淌。但是这一次，芭特对眼前的美景没有感觉。

可怜的汤姆伯伯脱下草帽，挠着额头。三十多年来，这额头从未这么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茉尔·亨德森的女士。”他可怜巴巴地说。

伊迪丝姑姑今天提到之前，芭特是从未听过这个名字的，但是……

“听过。”她简单地答道。

汤姆伯伯看起来轻松了很多。

“那……那么你可能已经知道以前……很久以前……我还年轻的时候……呃，比现在年轻的时候……我……我……有段很短的……茉尔和我有段很短的……”汤姆伯伯急了，突然大声喊出真相……“我曾经爱她爱得发疯。”

芭特突然发现自己的心软下来了。她一直很爱汤姆伯伯……他也一直对她很好……而现在他看起来真的很可怜。

“你为什么不娶她？”芭特温和地问。

“她……她不愿意。”汤姆伯伯说，腼腆地笑了笑。过了刚才那难以启齿的时刻，他现在打开话匣子了。“哦，我知道伊迪丝以为是她毁了这件事。其实一点儿没有。如果茉尔愿意嫁给我，就算来个伊迪丝军团都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奇怪茉尔为什么拒绝我。她如果看上我的话那才是奇迹呢……那个时候。当时我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伙子，而她……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小可爱，芭特。我一点也不浪漫……而她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就像是天上的仙子，芭特……简单说，就是一个……一个小仙女。”

芭特突然明白了。在汤姆伯伯心里，消失的茉尔不仅仅是茉尔……她是青春，是美丽，是神秘，是浪漫……是一个几乎秃顶、年逾半百、一辈子听从两位老姐姐呼来唤去的农场主在生活中缺少的所有一切。

“她有一头红棕色的柔软卷发……一双红褐色的眼睛，温柔又亲切……还有一张红润又甜美的小嘴。如果你曾经听见她的笑声，芭特……我永远忘不了她的笑声。我们经常在派对上共舞……她跳起舞来轻盈得就像一根羽毛。她纤细又迷人，就像……就像月光下的小白桦，芭特。她走起路来就像……像泉水。除了她我从未在乎过任何人……我一辈子都爱着她。”

“她后来怎么样了？”

“她去了加利福尼亚……她有个姑姑在那里……然后就在那里嫁人了。但是她现在是一个寡妇，芭特。你记得吗？两年前……斯特里特家从加利福尼亚回来探亲。乔治·斯特里特是我的一个老友，他跟

我讲了茉尔的事……她过得不是很好，得靠自己维持生计。她现在是一个社会演讲者……一位讲师。噢，她很聪明的，芭特。她的信写得棒极了。乔治告诉我以后，她在我脑袋里就再也挥之不去了。所以……我……嗯，我就给她写信了。之后我们就开始通信往来了。我已经向她求婚了，芭特。”

“那她愿意吗？”芭特亲切地问道。她不能让汤姆伯伯伤心……可怜的老汤姆伯伯，曾经深爱过，失落过，而现在仍旧对爱那么执着。这太浪漫了。

“啊，问题就在这里，芭特。”汤姆伯伯神秘地说。“她还在犹豫……但我觉得她有这个意思，芭特……我觉得她有这个意思。她现在独自面对这个世界肯定很累，可怜的小乖乖。这就是我想让你帮我的地方，芭特儿。”

“我？”芭特吃了一惊。

“嗯。你看，她这段时间在新不伦瑞克拜访朋友，而且她有点想来岛上看看……顺便瞧瞧这片土地，我猜。说不定她会发现我是她中意的那种人。她本想要我去新不伦瑞克的，但是这里马上就要收庄稼了，只有一个半大的小伙子帮忙，我肯定走不开。你读读她写的这些，芭特儿。”

芭特有点不情愿地把信接了过来。厚厚的淡蓝色信纸，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水味。关于她要来访的那一段表达得很明确。

“我们肯定都已改变了很多，甜心哥哥，还是先见个面再做决定比较妥当。”

看到“甜心哥哥”那几个字时，芭特强忍住了没笑。

“我还是不太清楚我该做什么，汤姆伯伯。”

“我……我想要你请她到银色森林住几天，”汤姆伯伯热切地说，“我不能邀请她去燕子场……伊迪丝会歇斯底里的……而且她也不愿意去那里。但是，如果你写一张可爱的小纸条……邀请她……茉尔·梅瑞渡太太……到银色森林来的话……她以前和你爸爸是同学……就帮帮我吧，芭特儿。”

芭特知道这将给她带来一个很糟的局面。伊迪丝姑姑肯定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的，朱蒂会认为她完全就是脑袋发热，而卡朵则会觉得这是个大笑话。但是，她实在无法拒绝可怜的汤姆伯伯的恳求，他心中认为这是他能再次找到幸福的唯一机会。芭特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先征求妈妈的意见后才告诉汤姆伯伯她愿意帮他。她第二天就写好邀请函并且发了出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芭特有时觉得后悔，有时觉得理解，有时又怀疑这样不惜一切地支持汤姆伯伯是否应该。

当家里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后，银色森林里涌起轩然大波。爸爸对此不置可否……毕竟这是汤姆的事，与他无关。席德和卡朵觉得这是个笑话，跟芭特料想的一样。帝利塔克坚决不发表任何意见。象征性地说，这是一个男人自己的事情，女人们不该干涉。朱蒂先是被吓了一大跳，“老天怎么不让你清醒点呀，芭特儿！”，后来她也对这件事的浪漫很感兴趣……而且还有个不为人知的想法，就是想看看我们的好伊迪丝知道后会如何反应。

伊迪丝知道后确实很不好过。她突然来找芭特，还把可怜的芭芭拉姑姑也拖了来。芭芭拉姑姑的眼泪几乎要把整个屋子都淹了，但仍然觉得她们不应该再掺乎那件事。芭特度过了艰难的一刻钟。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芭特？”

“我无法拒绝汤姆伯伯。”芭特说。“其实没什么关系的，伊迪丝姑姑。如果我不请她过来的话，汤姆伯伯就会跑去新不伦瑞克见她了。而且，她也可能不会嫁给他的。”

“噢，别尽往好处说。”伊迪丝姑姑很不满地嚷道。

“嫁给他！她肯定愿意嫁他。乔治·斯特里特说，她也是个当奶奶的人了……却还觉得自己是个姑娘。一想到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受得了这事。一受刺激我的心口就会痛。每个人都知道的。你也知道，芭特。”

芭特确实知道。如果伊迪丝姑姑到时候因为这事儿被气死怎么办？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汤姆伯伯已处于失控状态，他倒觉得现在的局面非常美好，人生突然又变得浪漫了。不管伊迪丝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会受到半点儿影响。他甚至开始考虑在银色大桥买下一套整洁的小平房，作为“那些姑娘们”的后路。

“他的小平房！”伊迪丝姑姑那种鄙夷的口吻难以用语言形容。“芭特，对那个冲昏头脑的男人，现在可能只有你还有点影响了……不管是什么影响。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打消这个念头？至少你可以试一下。”

为了避免伊迪丝姑姑的心脏病发作，芭特答应试试，然后去布置客房。她在褐色的书桌上摆了很大一盆黄色的菊花。如果真会有个新婶婶的话，她就必须对人家友好一点。跟燕子场闹别扭，那简直难以想象。芭特叹道。多么遗憾啊！这么多年来他们在那里一直那么快乐，那么满足。她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讨厌变化。

2

梅瑞渡太太将乘下午的火车到来，汤姆伯伯准备驾着马车去接她。

“我觉得我应该有辆车，芭特。她可能会认为这个太老土了。”

“她肯定没见过这么帅的马儿。”芭特鼓励他。于是，汤姆伯伯出发了，带着他的希望，一副无忧无虑又罗曼蒂克的样子。从外表来看，他和家族相册照片上的他一样严肃，但是内心里他已经又回到了二十岁，对他的旧时梦想不离不弃，仿佛那就是昨日的约定。

帝利塔克坚持要留在附近。朱蒂曾暗示他别的地方还有活儿等着他做，他不理会。“我就是对求爱很感兴趣。”他厚着脸皮说。

银色大桥那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后，过了很久很久，汤姆伯伯仍没有回来。席德很煞风景地猜想，汤姆伯伯可能已经被难看的东西吓死了吧。然后，他们听到大门外停靠马车的声音。

“新娘来咯。”帝利塔克咕哝着，从厨房里钻了出来。

芭特和卡朵跑去草地上。朱蒂从门廊窗户盯着看。帝利塔克藏在一丛丁香花后。就连不得不卧床休息的妈妈，也垫着枕头坐起来，透过墙藤蔓的缝隙向下望。

他们看见汤姆伯伯正在帮一位富态的女士下车。女士穿着一袭白裙，戴着一顶宽大的白帽，这就更显富态了。一双胖乎乎的腿支撑着她向房门走来，姑娘们正等着她。芭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双脚鼓鼓囊囊塞在高跟鞋里的女人就是汤姆伯伯当年梦中身轻如燕的小仙女？

“这就是芭特吧？你好，小甜饼？”梅瑞渡太太给了芭特一个热忱的拥抱。“这是卡朵……亲爱的！”卡朵也被她包住。芭特出声邀请客人上楼，汤姆伯伯则什么也没说。卡朵私底下猜想，他的声带已经被吓麻木了吧。

“就是那个女人？”帝利塔克对着丁香花说，“我不喜欢那种瘦巴巴的……可是……”

“想想燕子场的那事儿。”朱蒂对汤姆绅士说，“噢，噢，汤姆·加德纳粉刷房子的时候应该顺便把前门拓宽一点。”

汤姆绅士一如既往地没什么反应，而麦金蒂则爬到厨房的安乐椅下面。在楼上的妈妈又躺了回去，笑得浑身发颤。“可怜的汤姆！”她说，“噢，可怜的汤姆！”

在上楼时，梅瑞渡太太一直不停地说笑。她举起肥胖的胳膊脱下帽子，露出雪白的头发，这些头发按照精心烫出的纹理伏贴地围着脸庞，这脸庞可能曾经很美，而现在那双红褐色的眼睛已陷入肉袋中。红润甜美的小嘴依然很红……但是太红了。银色森林不流行口红……而牙齿上闪烁的金光也使得甜美大打折扣。至于汤姆伯伯记忆中的笑声，也只是宽厚的隆隆声……当然，听起来还比较温和。

“噢，宝贝儿，我们到外面坐坐吧。”梅瑞渡太太下楼后大声说道。于是他们跟在她身后来到了花园。汤姆伯伯依旧没说话，默默地给后面的引着路。芭特不敢看他。他现在到底在想什么？梅瑞渡太太在一把圆木椅子上坐下。那椅子一阵嘎吱怪叫，然后努力支撑着她。

“我想坐在这儿看那些金色的蜜蜂采集苜蓿的甜香。”她大声说，“我喜爱乡村。城市太虚假了，你不觉得城市很虚假吗，小甜饼？城市里的灵魂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而在这美丽的乡村，在上帝的蓝色天空下，”……梅瑞渡太太向上伸出胖嘟嘟的双手……“人类展示着他们最真实最高尚的本性。我敢说你绝对同意我的观点，是吧小天使？”

“是的。”芭特有点生硬地说。她想不出任何可以说的内容。但是没关系，梅瑞渡太太会替他们说的，就像现在这样。她一直滔滔不绝，仿佛自己正在演讲台上，而作为她的听众只需要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就好了。“你对心理分析感兴趣吗？”她这样问芭特，但是并不期待她的回答。当朱蒂喊他们吃饭时，芭特邀请汤姆伯伯留下与他们共

进晚餐，但汤姆伯伯找了个托辞拒绝了。他说必须回家看看，还有些活儿要干。

“我反对。你说过今晚要载人家出去逛逛的。”梅瑞渡太太娇嗔地说，“还有，姑娘们，你们知道不？我下车的时候他都没认出我来……亏我们曾经还那么相好。”

“你以前比较……瘦……一点。”汤姆伯伯慢吞吞地说。梅瑞渡太太伸出一只胖乎乎的手指向他摇了摇。

“我们都变了。你看起来更老了，汤姆。但是没关系……我们的内心依然像从前那么年轻不是吗，甜心哥哥？”

甜心哥哥告辞了。芭特、卡朵和梅瑞渡太太一同去吃晚餐。梅瑞渡太太希望她坐的位置能够欣赏到花园走道边那些美丽的飞燕草。她说她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寻找美。

她们让她坐在了可以看见飞燕草的位置上。然后，她讲，她们听。银色森林里从来没来过这样的人。胖乎乎的女士们来过……爱说话的女士们来过……眉开眼笑的女士们也来过。但是没有哪一位像眼前的梅瑞渡女士这般胖乎乎、爱说话又眉开眼笑。芭特和卡朵都不敢看对方。只有在梅瑞渡女士像说“飞燕草的蓝色”一样轻松地蹦出“潜能的异质体”这个词时，卡朵偷偷在桌下踢了芭特一下，而厨房里的朱蒂可怜地对帝利塔克说，“我以前绝对是听得懂英语的。”

第二天早上，梅瑞渡太太下楼来吃早餐，穿着一件和服式女晨衣，可以用巨大来形容。早餐时，她不停地在讲话；上午，她不停地在讲话；午餐时，她也不停地在讲话。下午汤姆伯伯开车载她出去溜达，回来后吃晚餐时她还是不停地在讲话。傍晚时，可能是因为讲累了，她停了下来，静静坐在草地上那只圆木椅子上，双手叠在肚子上。汤姆伯伯来了后，她又开始讲话，并且讲了一晚上。中途偶尔的

片刻，她会起身走到钢琴那里，边弹边唱《那回不去的美好往昔》。她的歌声很美，如果她隐身的话，这歌声肯定会陶醉在场的所有人。帝利塔克因为在厨房，看不见她，他说他简直心潮澎湃；而朱蒂则担心琴凳是否还能安然无恙。

“她就是忘不了她现在不在讲台上。”芭特说。

几乎没有什么话题是梅瑞渡太太驾驭不了的。她的谈论范围可以从基督教科学派到维生素，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政策到小电影院，从日本的满洲计划到新兴的电视机，从见神论到复本位制，从你的气色到积极思维完胜消极思维的作用，从转世投胎到高等批判，从星子假说到现代小说的趋向，从毛皮大衣的防蛾处理到如何给小脚轮上油。她让芭特想起了以前上学时读得滚瓜烂熟的一首诗，于是她在给希拉里的信中写道：

> 她的言谈像流淌的小溪，
>
> 湍急的溪水从岩石堆流向玫瑰丛。
>
> 她从马尾鹦鹉过渡到俏皮话，
>
> 她从穆罕默德跳到摩西。

“我觉得她精神上可能不太正常。”朱蒂咕哝道，“我记得亨德森家有个奇怪的特点。她的奶奶经常失踪，而她的叔爷爷生前就打了一副棺材，放在客房的床下。噢，噢，所以她现在这么能说。”

“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人。”帝利塔克说，“他老婆还经常把水果蛋糕和床单存放在那棺材里。”

朱蒂忽略他的存在，继续说道，“但是，亲爱的姑娘们，不管怎样，我还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她呢。”

事实上，他们都“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她……就连妈妈也是。尽管如此，芭特为了妈妈的健康着想，大多数时候还是会要妈妈卧床休息。梅瑞渡太太的脾气很好，笑容可掬。虽然她踩踏的地板会嘎吱作响，但是她的精神很轻松。她可能有点爱吃小点心，就是面包加黄油，上面再撒点儿红糖的那种，但是她没有一点点坏心思。朱蒂还曾担心她要是摔下楼会发生什么事，而她很宠爱麦金蒂，和猫儿们也打成一片。就连汤姆绅士也对她一点都不排斥，在她挠它耳后时还摇摇那根干瘦的尾巴。关于汤姆绅士对人性的洞察力，朱蒂一向有着绝对的信心。所以她开始觉得，或许汤姆·加德纳没有她以前想的那么傻。因为梅瑞渡太太虽然很胖，在“屋子里忙活儿起来却真的很灵巧”。她执意要帮忙做家务，然后娴熟地洗碗碟、擦银器和扫地板，同时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话。到了晚上，她会跟着汤姆伯伯驾车出去转悠，或者和他一起坐在月光下的花园里。没有人知道汤姆伯伯此刻是什么想法，就连芭特也不知道，而燕子场的姑姑们也陷入绝望的冷静中，她们没有来拜访梅瑞渡太太……她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她……她们认为她已经让汤姆走火入魔了，但这是她们认为的。

一天晚上，芭特独自出来走了一会儿，然后在银色森林的木桩上坐下，坐在她亲爱的银色森林里，一片昏暗中月影斑驳。梅瑞渡太太在厨房吃炸面圈，同时跟朱蒂讲述旅游如何拓宽视野，并鼓励朱蒂的爱尔兰之行。此刻朱蒂的厨房显然和往常不同，而芭特也暗暗松了一口气，梅瑞渡太太的来访让大家觉得很亲切。即使她回北峡是冲着燕子场，而非银色森林。

有个人沿着小路走过来，然后在她身边坐下，深深地叹了一声。汤姆伯伯！无需任何言语，芭特已然明白他心里在想什么了……“他那个美好欢快的梦中所保存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可怜的汤姆伯伯，曾错误地幻想着旧日的魔法可以重来。

“她现在等着我再次向她求婚，芭特儿。”汤姆伯伯沉默了很久之后说道。

“那你必须这么做吗？”芭特问道。

“作为一个说话算话的男人，我必须这么做……今晚……”汤姆伯伯严肃地说。然后就没再说什么。

沉默是金。过了一会儿，他们都站起身来，走回屋去。当他们从林子里走出来时，厨房的帘子上印出一个胖女人的轮廓。

“瞧，”汤姆伯伯说，带着一丝空洞的叹息，“我从来没想到谁会改变这么多，芭特儿。芭特儿……”汤姆伯伯的声音停顿了一下，“我倒希望我从未看见她老了的样子，芭特儿。”

当他们进屋后，梅瑞渡太太挥了挥手，示意汤姆伯伯到小客厅去。然而第二天，奇怪的事发生了。梅瑞渡太太在吃早餐的时候向大家宣布，她必须赶十点十五分的火车去镇上，问席德是否愿意载她去银色大桥？她兴高采烈地和大家道别，然后把芭特拉到一边悄悄说了几句话。

“别怪我，小甜饼。他说你知道这一切……我来之前的确准备接受他的，亲爱的。但是当我看到他时……我就马上觉得不可能。我对美的要求比较敏感，当然，我知道，这种拒绝理由很老套。他看起来太老了，而且变了那么多。他不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汤姆·加德纳。我希望你能好好关心他，帮他振作起来，直到他的精神状态又恢复到跟我们周围的快乐气氛一样。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肯定对我的决定很有感触。不过，以后他会想明白的，这样是最正确的。”

她登上了旁边等候的小车，向大家挥了挥那胖乎乎的带着肉窝儿的手，然后离去。

“但愿那个小车的弹簧可以撑到他们到站。”朱蒂说。“那准备啥时候进行婚礼呢，芭特儿？”

“永远不会了。”芭特笑了一下，“到此为止。”

“感谢老天。”朱蒂虔诚地说道。“噢，噢，你邀请她来这件事做得很有风度，芭特儿，所以善有善报。如果你汤姆伯伯跟她在信中订婚的话，不管见到她时是什么感觉他都会坚持结婚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还挺喜欢她的，芭特儿，让她失望真觉得有点遗憾……但是她不适合做汤姆·加德纳的妻子，幸好你汤姆伯伯在最后关头保持了理智。”

芭特没有再说什么。汤姆伯伯也没有再说什么……当时没有，别的时候也没有。他心里那只罗曼蒂克的小鸟已经死掉了。银色大桥那个小平房的购买谈判也不了了之。那边的姑姑们都坚信是芭特“影响”了汤姆伯伯，都对她分外感激，虽然芭特一再强调她什么都没做。

“别这么说，”伊迪丝姑姑说道，“她来的那一刻他就被迷得神魂颠倒。他就像一个梦游的人到处乱走。但是在最后那致命的一步，有什么东西把他拉了回来。那就是你，芭特。那个女人肯定会气得不行，汤姆居然从她的手掌心溜走了。”

芭特仍然没说什么。她们永远不会相信事实上是梅瑞渡太太拒绝了汤姆，而汤姆则庆幸此次的逃脱。

燕子场和银色森林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安宁。

“我要把这些都写给希拉里。”芭特坐在自己的窗前说。夕阳的余晖照了进来。整个世界似乎漂浮在淡黄色的柔光中，飘渺而优美。知更鸟在楼下的花园里到处活跃，燕子飞来飞去，低得刚好掠过草地。山上的田地成了一片麦子的金色海洋，山的那边，黑绒绒的云杉在怜爱地抚摸着纯净的天空。这一切多美啊！它们似乎都在向她打招呼！银色森林真是个友好的农场！又回到这宁静的夜晚，晚些时还可以下去和朱蒂一起吃点“夜宵”和胡侃海聊，这样真是美好。还有噢，她很高兴燕子场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希拉里知道后肯定也会很高兴。

“真希望能把黄昏装进信封里寄给他。”她想，“记得六岁的时候，我曾对朱蒂说，‘噢，朱蒂，如果我们住的地方一直是黄昏那该多好啊？’我现在仍这么觉得。”

3

燕子场这位准新娘的阴影从芭特的世界里消失后的下半年，银色森林的一切都愉快地进行着。那年冬天十分寒冷……大多数的日子里，窗上都结了霜花和雪花……桦树和云杉林中风号雪飘。即使到了一月份，冰雪也没有融化，尽管如此，帝利塔克还是不愿意放弃希望。

“我从未见过到了一月冰雪还没有融化，我可是见过很多个一月的。”他坚定地说……并愤愤不平地纳闷为什么每个人都在笑。但那一年，他见到了冰雪未化的一月。天气持续寒冷，朱蒂的花坛周围的石头总是铺上了一圈银色的雪冠，看起来像隆起的小矮人。花园里银装素裹，芭特十分高兴。冬天下小雪的时候，每次看到她的花园，芭特都很伤心……那花园看起来很凋零，赤裸裸的花茎忧伤地立在坚硬结冰的土地上，盘绕的灌木丛光秃秃的，你无法想象六月时这是玫瑰

色的花丛。想到它在雪白无暇的床单下睡着了，想象着第一朵水仙花将迎来春天的黄金时代，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而且，到处都有美。有时候，芭特觉得白雪皑皑的冬林无畏地展示其赤裸的枝桠的时候，是最罕见、最精致的美。你只有见了一棵树在冬日银灰色天空下赤裸裸的样子，才会知道它到底有多美丽。还有什么比细雪纷扬后浅玫瑰色暮光下的桦树丛更完美吗？

风雨飘摇的晚上，隐蔽温馨的银色森林里灯火通明，一片欢声笑语，仿佛在蔑视窗外的漫天飞雪。他们全都挤进朱蒂的厨房吃苹果和糖果，兴高采烈的猫儿们发出呜呜的声音，一只瘦小、耳朵有点背的老狗气喘吁吁地在芭特的脚边打呼噜。朱蒂和帝利塔克争着讲狂野新奇、有趣刺激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时候使整个银色森林的人都震惊。朱蒂喜欢把她的故事设定在爱尔兰，当她讲述一个人与恶魔撒旦达成协议后又毁约这样的恐怖故事的时候，帝利塔克就不可能声称认识这个人或自己就是这个人了。

“朱蒂，那个交易是什么？”

“噢，噢，那是关于他妻子的性命的交易。只要他不向上帝祈祷，他的妻子就能活下来。但如果他向上帝祈祷，他的妻子就会死去，而他自己也将永远属于不死的撒旦。当然，他的妻子活了很多年。然后这个善良的人变得有些善忘了，有一天，他的猪摔断了腿，他用一种悲剧的腔调说道，‘噢，上帝啊！’他感叹着。然后当天晚上他的妻子就死掉了。”

“可那并不是祈祷啊，朱蒂。”

“噢，噢，那是祈祷。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像那样子祈求上帝就是祈祷。恶魔撒旦清楚得很。”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呢，朱蒂？”

“噢，噢，他被带走了，”朱蒂说道，绞尽脑汁地想出一个难以形容的阴森结局来让每个人的脊背发凉。她对故事产生的效果非常满意，并不以为然地说，

“瞧我，净扯些老掉牙的故事。我要去把做面包的面给发上了。”

朱蒂在发面的时候，帝利塔克就会编造一个在月夜滑雪时被狼群追的故事。他的故事讲得非常好，每个人都因此激动地发抖。但朱蒂冷冷地说，

“我读过这个故事，帝利塔克，在朗·亚历克的那本旧《忠实读者》里看过，那书还在我那个蓝色的箱子里。”

“你当然读过类似的故事，”帝利塔克厚着脸皮反驳道，“我可从来没说过我是唯一一个被狼群追赶的人。”

然后他们拌了一会儿嘴就上床睡觉了，屋里温暖舒适，外边狂风肆虐。

那年冬天，德怀特·麦迪逊开始出没于银色森林，很明显，他患上了席德所说的“名为‘认真追求’的重病”。芭特试图冷落他，但德怀特却从来没有备受冷落的感觉，因为他从未想过居然还有女孩子想要冷落他。黑兹尔姑姑十分喜欢德怀特，可朱蒂却出人意料地不喜欢他。对朱蒂来说，德怀特太过死板严肃、一本正经。

“你会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吗？”在他第一次拜访后，朱蒂询问道，她的腔调里有一丝她情愿认为是猫儿把他引来的。芭特说她觉得他打呼噜，卡朵则认为他长得像菠菜。此后便再无任何评论。朗·亚历克则感慨如今的女孩难以取悦。他相当喜欢德怀特，因为德怀特将

来会继承他那单身叔叔的遗产；而黑兹尔姑姑则有一段时间对芭特相当冷淡。

三月份的时候，坏大胆患上了肺炎，但最终熬了过来。大家都认为这多亏了帝利塔克的照料。帝利塔克不眠不休地在粮仓里照顾了它整整两个晚上，让它躺在盒子里，挨着敞开的窗户，并盖上毛毯。这两个晚上，朱蒂每晚两次挖开雪堆，给他送上一杯热茶和一点“小吃”。汤姆绅士没有患肺炎，但它也几乎是九死一生，朱蒂讲起这件事来就兴致勃勃。

“亲爱的姑娘们，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晚饭吃烤肉卷的那个星期天，我把绳子拿出来，还没来得及放到桌子上就扔进了木盒子里？噢，噢，今天下午我进厨房的时候，汤姆绅士坐在火炉边上，嘴里叼着像老鼠尾巴的东西。我走近一看，是绳子。我一把抓住了绳子，把它拉了过来，居然有一码多长。那家伙把绳子吞了进去，最后的两英寸它吃不动了。那真是救了它一命，因为它根本不可能消化绳子。亲爱的姑娘们，要是你们看到我拉绳子时它脸上的表情就好了！从今以后，我每次烧烤完就会马上把绳子烧掉。我们可不想再让我们的猫那样子自杀。”

“你又有笑话可以告诉希拉里了，芭特。”卡朵狡黠地说。

终于到了他们敞开窗户、迎接春天的时候了。小樱桃树白色的花影在青雾中摇曳，月色中弥漫着阵阵苹果花香，饭厅窗下的紫蓝色风信子花团锦簇，芭特再次领略到了它们的可爱之处。目之所及，白云飘荡在空中，云朵还没有一个巴掌大，却让人不安。即使帝利塔克说房子已经“打扫完了，虽然打扫得不是很彻底”，她也无法完完全全静下心来。这儿或那儿总有些油漆没有涂上，还有些窗帘要缝补，早熟的胡萝卜也要摘掉，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令人高兴的事儿要照料。但时不时地，霍桑所谓的“对不可避免的变化的预感”如同九月的丝丝凉意偷偷带走了八月午后的庸倦一般，悄悄地给她的幸福蒙上阴

影。一方面，因为严冬或某些疾病，到处都是奄奄一息的树木。花园门口的那棵杂交的小云杉本已长成了一棵高大的树木，但现已枯死。虽然在众多树木当中，芭特最不喜欢这棵树，但她还是为它的死亡而伤心。走在屋后的树丛里，看着一个个树木朋友变成褐色或掉光了叶子，是件令人心碎的事情。甚至连快乐山里的高大的云杉也快枯死了，还有希拉里的“双胞胎尖顶”的其中一棵也如此。

另一方面，朱蒂现在渴望秋天到爱尔兰拜访亲戚。芭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她知道自己不能那么自私、那么令人讨厌。一直以来，朱蒂都忠诚地为银色森林服务，如果有人应该放假的话，那个人一定是朱蒂。芭特将自己的沮丧咽下，一直在旁说些鼓励的话。朱蒂当然必须去，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她。卡朵打算在六月份考大学，如果通过的话，明年她将要到皇后大学念书。朱蒂不在的时候，有人会过来帮芭特的忙。毫无疑问，朱蒂会在爱尔兰度过整个冬天，因为如果不过整个冬天的话，还不如不去。况且，在冬天横渡大西洋是不明智的。大西洋！每当芭特想到滚滚的大西洋横跨在她和朱蒂之间，她就感到万分不适。然而，卡朵却对此“激动不已”。

“真让人激动啊，是吗？”朱蒂酸酸地说。“如果鲍勃·鲁滨逊老太太来这儿代替我的话，你们会有种复仇后的快感。她是我们唯一能找的，也没差。噢，噢，我可怜的厨房在她的打理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可想想你回来后将它恢复正常的时候会多有趣啊，朱蒂。”

“噢，噢，你说得有道理，”朱蒂高兴地同意道。“我跟你们说过今天我收到我爱尔兰的堂姐的信了吗？”

他们一直都很好奇那封信写了些什么。在银色森林，有寄给朱蒂的信简直是个奇迹，而朱蒂也莫名其妙地受它影响。如果她的脸色能

够发白的话，她现在应该是脸色苍白。她拿了那封信，高视阔步地走到墓地阅读。接下来的一整天里，她都出人意料地安静。

“我给她寄了个便条，但这二十多年来，我都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来信，我心想，‘也许她已经死了，但无论如何，我都会知道。’今天收到她的来信，我就知道答案了。她还活着，过得很好，还很高兴我去看她。而我的年迈的迈克尔·普拉姆叔叔还活着，已经九十五岁了，他七十岁的儿子一旦同他闹矛盾，他就管他叫年轻漂亮的小伙子！这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芭特儿。我在想我知道复活日是什么样子的，跟这差不多。”

“希拉里这个月要路过这里，”芭特说，“他获得了班尼斯特奖学金，打算去法国过夏天，画画法国的乡村房屋。”

芭特并没有对他们完全坦白。她没有告诉他们，希拉里再次问了她那个问题。如果她的答案是他所期望的那样，他会在爱德华王子岛而不是在法国度过夏天。但芭特知道自己无法给他想要的答案。她深深地爱着她，以朋友的身份，仅此而已。

她总结道:“在这封信里，我放入了果园的一隅，枝繁叶茂的小冷杉，记忆中的约旦的那弯明月……一剪野梅……吹过香料蕨的风……小猫心满意足的呜呜叫声，那只希望你能记住它的小狗的吠声……还有我始终如一的真挚友谊。难道还不够吗？希拉里，亲爱的。回来吧，回来享受这一切，让我们一起再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

想到这儿，她的心头一热。在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希拉里更好的密友和玩伴。但希拉里可不这么想：所以他打算去法国。或许，比起芭特告诉他的美好事物，希拉里知道的更多。卡朵偶尔也写信给他，告诉他芭特的近况，卡朵说的比芭特想象中的还多。希拉里知道所有去银色森林的求爱者，或许卡朵有点添油加醋。不知怎么地，希拉里有一种感觉：芭特已经变成了一个远近驰名的卖弄风骚的人，拜倒在

她的石榴裙下的人不计其数。卡朵在提到德怀特·麦迪逊的时候，没有提到他突出的眼球或他其实是个农具中介，以赚取佣金为生。相反，她说他是青年圣经俱乐部的主席，还说爸爸认为他是个通情达理的年轻人，将来会继承他单身叔叔的一大笔遗产。如果不是因为卡朵夸大其词的信……卡朵真的以为让希拉里嫉妒，是在帮芭特的忙……也许希拉里终究还是会回岛上过夏天的，因为他早已习惯被芭特拒绝，单单这件事他不会有挫败感。

后来，有传言称席德和多萝西·弥尔顿订婚了。每当芭特听到这个传言的时候，嫉妒就像一根针似的穿过她的身上。她试着安慰自己，无论如何，在另一个地方被买下来建新房子之前，席德都不可能结婚。可这样想并没有用。那栋老房子已经被推倒，房子的木材已经用来建新的马厩。芭特对此也感到伤心不已，那以前是希拉里的家，他们曾经在夏天凉如水的蓝色夜空下相互打着手势。至于多萝西·弥尔顿，她无疑是个好女孩，如果席德一定要结婚的话，多萝西是个适合的妻子。芭特这样对自己说了不下百遍，却无法对这件不可调和的事情产生多少影响。若传言是真的，而席德没有告诉她，她也会很受伤。他们是关系如此好的朋友，任何事情他都会征询她的意见。席德正越来越多地接手农场经营的事宜，因为朗·亚历克要专心在另一个地方搞畜牧业。每个周日的晚上，芭特和席德都会走遍整个农场，看看庄稼和围栏，制定将来的计划。席德的梦想是让银色森林成为北峡最好的农场，芭特也全心全意地支持他。要是一切能这样永远不变该多好啊！一天晚上，芭特读她的圣经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不要与反覆无常的人结交。"她读了三遍。所罗门说的话，她觉得，一针见血。

芭特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卡朵……或者说是雷，因为从此以后必须叫她雷。她生日那天，她把整个家族的人叫来，告诉大家以后不许再叫她卡朵。除非大家喊她雷，否则她不会理会任何对她说的话。她坚持这一点。起初很困难，大家都不愿意放弃这个亲切又怪异的旧

名，它勾起了许多的美好回忆：卡朵还是个可爱的婴孩的时候，她刚上学的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步入吹毛求疵的青春期的时候。但卡朵坚持己见，除了朱蒂以外，他们都比想象中更快地习惯了新的名字。朱蒂已经尽力了，但她最多只能说“卡-雷”，这很滑稽，雷最终只能让步，让朱蒂喊回她以前的名字。

银色森林的人们曾经一度猜测雷将成为家族的美人，最终他们也确定了这一点。有三个丑女儿的马丁·麦迪逊语气轻蔑地说雷·加德纳不过是有两个小酒窝和笑容罢了，但事实远非如此。帝利塔克觉得简言之，她把北峡的其他女孩子都比下去了。她身上有其他人所没有的“魅力”。她脑子真的好使，整天说以后要成为一名医生……这比任何事情都让朱蒂惊恐，因为她对“事业”没有任何的追求。她还聪明到懂得隐藏她的聪明，尤其是在那些出现在银色森林的年轻人面前……在比芭特年纪小的男孩面前，那些男孩认为芭特年纪太大了。雷在他们当中却很受欢迎：她的身上有一种诱人的气息，吸引着他们；她在镜子前虔诚地练习一种恍惚神秘的微笑，这种微笑让他们疯狂地猜测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可她却对他们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们一点也不像挂在她床头墙上图片里的电影明星。但她冷静地告诉芭特，为了牵到你的手，他们愿意做任何事。

雷精力十足。她走的每一步都像是舞步，每一个动作都很优雅帅气。她四处找寻刺激，并且总能找到。望着她那张精致稚嫩的椭圆形的小脸，芭特连连叹气，好奇上天给她这个亲爱的妹妹安排了怎样的人生。比起她自己的将来，她更担心雷的将来。她对雷的照顾无微不至，已到了雷认为荒唐的地步。在你感到浪漫和飘飘然的时候，有人却提醒你要脚踏实地，这是件让人生气的事情！还有，只因为你在小客厅里招待来自夏洛特敦的男孩以及他的姐姐的时候，对厨房里胡言乱语的帝利塔克抱怨了几句，就被指责是个势利的人。

“我不是个势利的人，芭特。你知道的，帝利塔克总是说些奇怪的事情。当然这很有趣，我们也都开怀大笑，但陌生人不明白这一点。那个客厅的门不可能一直都关着。我永远不会忘记昨晚杰里·阿诺德听到朱蒂和帝利塔克争论时脸上的表情。”

雷缓了口气，芭特趁机犀利地说：

“二十年前杰里·阿诺德的父亲是个混蛋。”

“现在是谁势利了？”雷反驳道，“杰里很快会有钱。啊，你不必用那种表情看我，芭特，我从来没想过要嫁给杰里·阿诺德……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这是……这有可能是以前那个小卡朵吗？）……“我真要结婚的话，我就要嫁给有钱人。我承认我很世俗。我爱钱。你知道的，芭特，银色森林的钱从来都不够花。”

“可想想我们拥有的其他东西，”芭特轻声说。雷，可爱憨厚的小雷并没有被当回事。“我承认钱不多，但其他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况且，我们还有明天。”

“听起来不错，可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年春天，雷变得铁石心肠。“不，我的帕特丽夏，在这世上，人必须现实点。我已经认真考虑过了，我决定嫁给金钱……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

“你心里有喜欢的人了吗？”芭特讥讽地问道。

雷黑色睫毛下的蓝眼睛里充满了笑意。

“，没，亲爱的，还早着呢。虽然特利克斯·宾尼结婚了……17岁就结婚了。想想啊……仅比我大两岁。她结婚的时候，表情十分滑稽。杰里·阿诺德说她看起来像第一次抓到老鼠的小猫咪。”

“嗯，我们清清楚楚地看了梅的肩胛骨十五分钟。”芭特说，她对于宾尼一家擅自邀请她们家去参加婚礼很生气，雷花了一整个晚上才成功说服她去教堂。

“那些骨瘦如柴的女孩子们当然不应该穿露背的裙子，”雷说道，心满意足地朝着自己的肩膀投下一瞥。“特利克斯根本一点儿也不喜欢内尔斯·罗伊斯,可去年她没有通过入学试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了。听宾尼夫人虚伪地说即使特利克斯通过考试也不会去皇后大学，真是件好玩的事儿。‘我不赞成特利克斯教书，我不会让我的女儿成为公众的奴隶。’”

芭特大笑起来。雷模仿宾尼夫人的样子是无人能比的。

“我相信梅生气的原因是因为特利克斯比她先嫁人，”雷接着说，“我想她最终还是放弃席德了，因为席德已经跟多萝西·弥尔顿订婚了。”

“你认为……他真的跟她订婚了吗？”芭特问道。

“噢，是的，她已经戴上戒指了。昨晚在唱诗班练习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我在想他们什么时候会结婚。”

芭特全身发抖。她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在偌大世界中的小猫。夜空中的金黄色渐渐退去。暮色中，一只白色的大飞蛾飞过。山上云杉林已经披上黛装。月亮从雾山上升起，远方的低处，银色的海在兴奋地颤抖。一切是那么美好，可空气中弥漫着某种东西……又一次令人心寒的变化。雷仿佛一夜之间长大，席德再也不属于她们了。四月的又一个变化发生了。毕竟，人间仍然是六月，银色森林还是银色森林。她跳了起来。

“月光皎洁的晚上，早睡是一种浪费。六月的一切财富都是我们的，无论你的世俗标准下的我们有多么贫穷，亲爱的。我们开车去温妮家吧。”

那年春天，芭特学会了开车。朱蒂对此很不安，阴沉地说起桥上有个女孩试着开她父亲的车，错把油门当成刹车，径直撞上了干草堆……至少朱蒂听到的是这样的。芭特成功地掌握了开车的技术，没有发生类似的灾难，虽然帝利塔克坚称自己有一回跳过狗屋才捡回了一条性命，朱蒂看见芭特把车倒着开出车库的时候依然胆战心惊。

“时代不一样了，”她对汤姆绅士说，“你看芭特儿和卡朵本该睡觉了，还开车出去。亲爱的猫咪，我不习惯这一点，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吗？”

汤姆绅士僵硬地把一条腿放在自己的肩后，也许，它也觉得自己老了。

4

他们在温妮家听说了朗之屋的事儿，这栋房子将迎来新的租客。他们租下了这栋房子来避暑……但没有租下农场，农场还是由农场主约翰·哈蒙德打理。这农场是他从威尔科斯特家接手的。

芭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自从贝茨去世后，朗之屋一直都空着。一对夫妇曾买下农场，住了几个月，然后卖给了约翰·哈蒙德。芭特对此很高兴。对她来说，房子空着的时候，更容易想象贝茨还住在那里。小的时候，她曾因为它的空荡和荒芜而讨厌它，并希望有人在那里住，有一片灯火通明、其乐融融的景象。但现在不同了，她更喜欢它充满旧日时光的馨香和过去的点滴快乐。不知

怎么地，它似乎是属于她的，只要它“被孤立在过去幽灵般孤单的宁静中。”

第二天早上，朱蒂带来了更多的消息。新来的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妹妹，他们姓柯克。那男的是个鳏夫，以前是哈利法克斯的一家报纸的编辑。他们买下了房子，而不是租的。“花园和云杉丛都赔上了，”朱蒂说，“约翰·哈蒙德仍然持有农场。昨晚在你走了之后，他来过这儿，一直抱怨她妻子的安排。‘噢，噢，真可惜啊，’我同情地说，‘当然了，坟墓会更便宜，’我说道。亲爱的芭特儿，你听说莱斯特·康威已经结婚了吗？”

“有人给我寄了份报纸，上面有这个通知。”芭特笑着说，“肯定是梅·宾尼。还有谁会认为这与我有关。”

她疯狂地爱上莱斯特·康威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为什么她现在不再那样爱上一个人了？并不是说她很想这样……但为什么？是因为她老了吗？胡说八道！

她知道她的家人开始说她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她自己清楚得很，只是她要的东西在她的追求者身上都找不到。对这些追求者来说，她似乎有着矛盾的感觉。当他们只是朋友或熟人的时候，无论他们多好，她都无法忍受他们表示要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在她的心里，没有任何人比银色森林更重要。

晚上，她站在花园里，抬头望着朗之屋……日落时分，房子突然笼罩在柔粉色的暮色中。在贝茨的葬礼后，芭特就再也没有踏足过这栋房子。她突然有一股冲动，想要在陌生人来将它从她身边永远地夺走之前，最后一次参观它……去和久远而神圣的回忆约会。

芭特偷偷溜进房里，往脖子上围了一条暖色系的围巾，她穿着一条棕色的裙子，裙子领口是粉色的雪纺褶皱，她一直认为自己穿这条

裙子比任何裙子都好看。不知怎么地，人们很少在意芭特·加德纳是否漂亮……她是如此精力充沛，如此健康开朗，如此快乐无忧，以至于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她黑褐色的卷发富有光泽，金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她的嘴角总是愉快地张扬着。今晚她美极了，奶油般柔滑的圆脸颊上泛起激动的红晕。她觉得好像回到了过去。

朱蒂在厨房里，给拜访银色森林的黑兹尔姑姑的几个小孩讲故事。芭特出去的时候，听到了一两句话。“噢，噢，他的耳朵，亲爱的孩子们！他能听到最轻柔的风吹过山峦以及日出时小草的对话。”亲爱的老朱蒂！她讲故事的本事真是无与伦比！

“我记得乔、温、席德还有我过去常坐在后门的台阶上，听她在月光下讲童话故事。”芭特想，“无论她说的是什么，你都觉得真有其事……一定是真有其事。这是她的故事和帝利塔克的故事的差别。噢，想到秋天的时候她就要去别的地方度过冬天，真让人难过。”

芭特踏上那条景色宜人的旧捷径，穿过燕子场和小溪，走过山野，来到了朗之屋。她已经很久没有踏上这条景色优美的小路了，这条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山上的田野依然深情地对望，大片的白桦树依然仿佛悬挂在小溪的木桥上。她脚下潮湿的薄荷，依然散发出阵阵古朴而萦绕心底的香气。她和贝茨摘野草莓的石堤缝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石堤的底部依然掩盖在丛生的蕨类植物和杨梅里。山上站岗的松树依然在放哨，似乎在意味深长地朝她招手。山顶上有一扇古老荒废的门，门后有一条幽深静谧的小道，两旁的云杉丛宛如一位身着灰衣的尼姑。她觉得一定是贝茨来见她了。她行走在暮色中，双眼迷离，如梦如幻。

穿过云杉丛，她来到了房子周围的花园。芭特停下来环顾四周，目之所及尽是开心或痛苦的回忆。这座古老的花园十分宏伟……贝茨曾经多么喜欢这座古老的花园。她似乎又回来了，回到了她曾经照顾和喜爱的花儿这里。整座花园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那排百合是她亲

手植的……那个葡萄架子是她搭的……走廊两侧的玫瑰花丛是她摆弄的。但现在，花园的大部分都是糜烂杂乱的野草，花园中心的那座空荡荡的房子显得悲哀，云杉遮蔽下的屋顶有个小天窗……她曾看到日出时的阳光透过这扇窗户落在贝茨死去的脸上。一股可怕的寂寞感将她的灵魂撕得七零八落。

“我讨厌那些即将搬到这里的人，”她对房子说，“我肯定他们一定会把你拆了，把你从里到外翻过来。那会伤透了我的心。你就再也不是你了。”

她穿过花园，沿着一条古老的苔径走着，两旁未修剪的玫瑰丛勾住了她的裙子，仿佛不愿她离去。越过蔓草丛生的草地，来到了樱桃园，在弯道附近，她突然停了下来，满脸讶异和尴尬。

在小云杉树组成的小半圆里面有一堆苹果木生的火，仿佛绽放在夜色中的一朵鲜艳的玫瑰。有两个人蹲坐在火堆前的草地上……两个人，一条狗，一只猫。那条小狗坐在那个男人旁边，一身金白相间的毛，油亮光滑，看起来似乎能听懂笑话。那只猫蜷缩在那个女孩旁边，美丽的白色爪子合拢在雪白的胸脯下。它披着一身黑色的毛，身形比正常的猫要大，有着一双月光似的淡绿色的眼睛。芭特莫名其妙地怒气涨溢……那半圈树是贝茨种下的……她简短地嘟囔一句“对不起……我不是有意……闯进来的。”

她，芭特，居然是一名闯入者！这太让人难以忍受了。

但在她转身消失之前，那个女孩一跃而起，跑上来抓住芭特的手臂。

“别走，”她恳求道。“噢，不要走，过来大家认识一下。你一定是银色森林的加德纳家的女儿，我一直听到有关你的传闻。”

“我叫芭特·加德纳，”芭特简短地说。她知道自己在犯傻，但当下她无法不这么做。她几乎讨厌这个女孩，但不可否认，这女孩有其迷人之处。从你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得到。她比芭特高一点点，身上穿着一条灯笼裤和一件卡其布的衬衫。她有着斜长的灰绿色眼睛，长长的睫毛与浅色的头发相得益彰。她的发色如黑刺李。富有光泽的头发编成一股辫子盘在头上，再从额头绕回去，显得特别有男子气概。她的皮肤如奶油般柔滑，鼻子和脸颊两边有些雀斑……好看的雀斑，仿佛是从胡椒盒里洒出来的。弯弯的小嘴看起来能说会道，嘴角叛逆似的微微上翘。芭特觉得她一点儿也不漂亮，但她觉得自己不由自主地被那张脸吸引。

“我叫苏珊娜·柯克。真的叫苏珊娜。洗礼时就这样命名的，不是装腔作势地叫做苏珊。现在我们彼此认识了……或许我们几百年前就认识彼此了，我一看到你就认出你来了。来，跟我们一起坐下来。”

芭特仍然有些僵硬，任自己被拉到了火堆旁。她想要表现友好……但却做不出来。

“加德纳小姐，这是我的哥哥，戴维。”

戴维·柯克站起来，伸出一只瘦长的褐色的手。他有一定的年纪了……如果按年龄来说，他有四十岁了。芭特残酷地想着……一头黑发，耳鬓斑白。他长得并不好看，但他肯定是朱蒂口中的“长得有点别致”的那种。他的脸上有和妹妹一样的魅力。虽然他的眼睛不是灰绿色的而是灰蓝色的，他的嘴角也是同样地翘起……或许，稍稍更坚毅些……更愤世嫉俗。他说话的时候，虽然他只说了句“很高兴见到你，加德纳小姐”，但他的嗓音里透着某种举足轻重的意味。

“这是伊卡博德。”苏珊娜朝着那条狗招手说道。那条狗讨好地摇了摇尾巴。“当然啦，对他这样一只神气活现的狗来说，这是个奇

怪的名字。可戴维想给它取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我相信从来没有一只狗的名字叫伊卡博德，对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芭特觉得自己在不由自主地屈服。但对于他们，她的确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们的猫叫绿宝石眼的阿方索。阿方索，过来见见加德纳小姐。”

阿方索没有摇它的尾巴。它只是倨傲地眨着眨眼睛，随后便继续做回自己。苏珊娜小声对芭特说：

“它是一只高傲的猫，有古老的血统，但它喜欢你挠它的耳朵下面，你给它挠的时候，它高兴得连它的祖父是谁都不知道。它能听懂我们说的每个字，但它从不说长道短。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吧，加德纳小姐，我们会度过一段愉快的消遣时光。”

芭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蜷缩在阿方索的旁边。

“我估计我可能打扰到你们了，”她说道，“可我不知道你们已经来了。我想过来看看，过来跟朗之屋道别。我……我以前经常来这儿。这里有我珍贵的回忆。”

“你不用跟它道别……你以后还会经常来。我知道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苏珊娜说，“戴维和我都想有邻居……非常想要。我们还不算搬进来了……今晚我们打算睡在草堆上……我们的家具乱七八糟地全在里面。唯一齐整的东西就是门前的那个旧铁灯笼，我必须在里面点根蜡烛，挂起来。它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点亮它。这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从法国带来的……在某位国王为其爱人所建的旧城堡里。戴维去那里写文章，我也预支了自己的几年的时光，跟他一起去。我从不后悔。这是一次有趣的经历……我真正感到

后悔的都是谨慎的事情……或者当时看起来是谨慎的。今晚，戴维和我就四处走走……我们是两个小时前到的，坐的是一辆恐怖的旧车，发出咔嗒咔嗒、吱吱咯咯声音……是一辆我们上周买的二手车。买这座房子花光了我们所有的闲钱，但我们不后悔。看到房子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一定要买下它。这栋房子有着怡人的格调，你不觉得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它。”芭特轻声说。

“噢，从我见到它的那刻起，我就知道它曾经受到珍爱。我觉得人总是能感觉到一栋房子是否受欢迎。但它沉睡了那么久，那么寂寞。看到一栋房子寂寞，我总是很难过。我觉得我必须让它充满生气，必须跟它做朋友。我知道它很高兴，因为我们要将它修葺一番。”

芭特感到内心深处暖暖的。房子对于这个女孩的意义和对她的意义一样……房子不是物体，而是有生命的。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这堆苹果树枝，忍不住点燃了它。没有比苹果木更适合生火的木材了。今晚我们是那么开心。我们一直渴望有个家……有树，有花，还有一两只喵喵叫的小猫。当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家了……即使戴维结婚了，也没有家。他的妻子还在世的时候，俩人有段时间暂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我们亲戚很少，因此不得不依靠邻居，想让我们笑并不难。虽然我们很聪明，但没有聪明到让人害怕的地步。我们不能太过于疯狂……我们这位戴维二十岁的时候在法国某地患上了炮弹休克症，必须静养……但我们真的打算好好生活。”

“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可不想好好生活，”芭特坦白说，她的态度柔和了些。“你瞧，我之前真的很讨厌你们……讨厌任何……任何

来这儿住的人。仿佛它是属于我的一个好朋友的……我的朋友以前住在这儿，她六年前死了。”

“但你不再讨厌我们了，是吗？因为你现在知道我们也爱这里，我们会好好善待你的亡友的灵魂和你的回忆，加德纳小姐。”

“叫我芭特就好了。”……她完全放松下来。

“你也叫我苏珊娜吧。”

突然，他们都感到自然亲切。伊卡博德躺了下来……阿方索真的睡着了。苹果木火堆发出和谐的噼啪声。暮色四合，月光洒在远处的树林里，如梦如幻。云杉丛中，微风细语，远方低地处的小河闪闪发光，像一条绕着黛色山峦的蓝彩带。

“我真高兴这里的风景将这房子衬得天衣无缝，”苏珊娜说道，“你不知道啊，光是看着它，我就感到心满意足。这古老的花园是我梦寐以求的，我知道我的花园里必须有紫藤、飞燕草、毛地黄、风铃草以及蜀葵，这儿全都有。太神奇了。我们要在这新月形的树林里建一个石壁炉，这花园就少了这个。”

“贝茨……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种了那些树。那些树是她的……真的……但她不介意把它们借给你们。”

苏珊娜伸手越过阿方索，紧紧地握着芭特的手。

“你能这样说真是太好了。是的，她不会介意，因为我们爱它们。当你知道人们爱那个东西，你就不会介意让他们拥有它。她也不会介意我们在云杉林中种一片鸢尾草，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另一件事情……一大片鸢尾草外面围着云杉树……全都围着云杉树，所以除非有人想要看那片林中空地，否则它就不会被别人看到。当我们想一个

人静一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去。生活需要一点独处的时光。”

他们坐在那里，谈了大概一个小时，但那一小时仿佛是整个世纪。这次交谈十分丰富有趣……芭特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每提及一个话题，谈论的内容都很有趣。偶尔，戴维的笑声中夹杂着一丝嘲弄，智慧中闪烁着那么点辛辣的嘲讽。芭特认为他有点尖刻，但他的尖刻里带着些许的刺激和尖锐，她发现自己喜欢他那张瘦黑的脸，以及脸上一闪而过的笑容，他谈论事的时候总是有些伤感。芭特还喜欢他和苏珊娜总是能够把话题抛来抛去，让话题继续下去。

“月亮跑到云后面去了……银白色的云，”苏珊娜说道。“我喜欢那样的云。”

“那样让人高兴的事情有很多，”芭特出神地说道。“这些小事……却给人带来那么多快乐。”

“我懂……像未绽放的玫瑰花骨朵。”苏珊娜低声说。

“或者冷杉树的气味。”戴维说。

“我们每个人列出一些最可爱的东西吧，”苏珊娜说道，“举那些浮现在我们脑海里，最让我们高兴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我喜欢日落前神秘而深深的影子……六月里撞在窗子上的小虫……咬一口自制的面包……寒冷冬夜里的一瓶温水……小溪里潮湿生苔的石头……风吹过一棵老松树的声音。你呢，芭特？”

“猫儿把它的爪子合拢在胸前的样子……结霜的冬天早晨蓝色的雾霭袅袅升起……我可爱的小侄女玛丽眯着眼睛笑起来的样子……月色下如梦如幻、古色古香的原野……十一月银色森林里干枯的的叶子

在你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婴儿的脚趾头……刚从挂衣绳上收下来的干净衣服的味道。”

“戴维呢？”

“冰块的冷，”戴维慢条斯理地说，“阿方索的眼睛……久旱后雨水的味道……夜晚的水……跳跃的火焰……冬夜里不可思议的暗白……女孩小溪般棕色的眼睛。”

芭特从未想到戴维·柯克是在赞美她。她以为自己的眼睛是黄色的……像“猫的眼睛，”梅·宾尼曾说过。她好奇戴维·柯克死去的年轻妻子是否也有小溪般棕色的眼睛。

柯克兄妹俩和她一起下山，她让他们进了厨房，吃了点朱蒂做的橘子饼，喝了点牛奶。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带他们参观了，因为雷在大客厅接待访客，妈妈在小客厅接待一位老朋友。朗·亚历克与一位牧师在饭厅畅谈。可柯克兄妹是那种你带他们进厨房跟没有带他们进厨房一样的人。朱蒂表现得太过礼貌了，尽管苏珊娜穿着灯笼裤和卡其布衬衫……太礼貌了，真的。朱蒂不知道如何理解这突然的亲密关系。

“我想经常见到你……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席德走了进来，站在门阶上同他们说了一会儿话。

“你认识他们吗？“芭特惊讶地说。

“今天下午在银色大桥商店里见过他们。那个女孩问我知不知道是谁住在山脚下那个古怪古老的地方。”

心满意足的芭特突然觉得内心被掏空了……内心空荡荡的。她走到花园里，望着银色森林……银色森林灯火辉煌，友好地欢迎着整个

世界。夜凉如水，花儿在她的四周绽放，这一切对她而言却毫无意义。斯库登克在飞燕草丛中蜿蜒而行，摩擦着她的腿部，她却从没留意过它。一切都黯然失色了。

“她竟敢嘲笑你……她竟敢说你古怪，”黑暗中，她挥了挥她棕色的拳头，轻声对房子说。她从未听说过有人如此蔑视银色森林。上周她讨厌布莱恩叔叔，因为他说银色森林的地基正在下陷，地板正在倾斜。现在，她讨厌苏珊娜·柯克，真的！她再也不会理会苏珊娜……她本来还想着接受她作为朋友……代替贝茨！还想着在苹果木火堆旁她和她亲切交谈，还告诉她一些神圣的东西！再也不会了。

“我……我觉得自己就像被人踩在脚底的毛虫。”芭特有点透不过气地说。

在厨房里，预言的天才突然降临到帝利塔克身上。

“总有一天，那会是段良缘，记住我说的话，朱蒂·普拉姆。”

“你最好出去看看月亮，”朱蒂嘲笑地说。“银色森林里的男孩子没那么少，芭特不必委屈自己，他老得可以做她的爸爸了。但我们还是要对他有礼貌，因为他们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书，如果我们得罪了他，他也许会把我们写进书里。”

在回朗之屋的路上，戴维·柯克正对苏珊娜说：

“她让我想起了林地里的小溪。”

5

当苏珊娜打电话约芭特和席德来参加乔迁喜宴的时候，芭特故意冷待了她。她去不了，因为那天晚上她有约了……这的确是真的，只

是她知道乔迁喜宴将要举行，所以才答应去南峡参加舞会。一天晚上，苏珊娜和戴维下山去北峡沙滩参加海岸酒店的寄宿者举办的月光音乐会的时候，邀请芭特和他们一起去，她表现得非常和蔼却又疏远……并表示非常遗憾无法同行……却没有任何借口。虽然芭特打心底里特别想去，但她的心里某处伤得太深。她绝不能原谅嘲笑银色森林的人，正如那不幸的莱斯特·康威多年前所发现的那样。她和颜悦色地拒绝，品尝其中苦涩的欢乐……“噢，噢，她非常礼貌，”朱蒂跟帝利塔克说。看来，与朗之屋的人这段本已岌岌可危的友谊是不太可能实现了，朱蒂对此感到满意。“鳏夫们真的很狡猾，非常狡猾，”她深思道。

苏珊娜不是那些不能领会别人暗示的人，芭特再也没有收到任何的邀请。晚上，朗之屋里灯火辉煌，但芭特坚决将视线从那里转移开。繁星满布的夜晚，苏珊娜在花园里拉小提琴的时候，音乐从山上飘下来，芭特却把耳朵给塞住。

然而，她感到越来越寂寞。一阵奇怪的、莫名其妙的感觉时不时涌上心头。这种感觉有一个致命的名字，叫做“无精打采”……就好像生活是由灰色的法兰绒组成的。然后她感到内疚，银色森林里的生活从来就不是那样的。除了银色森林和她自己的家人，她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

雷为这个夏天带来了欢乐。她患上了所有少女都患过的初恋症，暗恋的对象是一位年轻的福音传道士，这位传道士在乔纳斯·蒙克曼先生的大谷仓里举行奋兴布道会。他不赞同“有组织的教会”，而这些服务都是向大众免费提供的，场面十分活跃，吸引大众，一些人刚开始来嘲笑却最终留下来祈祷。不可否认的是，年轻的传教士拥有巨大的能力，能够将听众的情绪调动到音乐会的状态。他长得英俊不凡，大理石般白色的脸，棕色的眼睛大大的，十分柔和，长长的红褐色卷发从眉毛到脑后梳成一条马尾，这眉毛雷曾鲁莽地说是“高贵的

眉毛”。他的声音亲切动人，表现力极强。青年们在他面前相形见绌。两峡所有能唱歌的都被说服前来组成一个唱诗班。雷的歌声优美，是主女高音。她唱耶稣赞歌的时候，眼睛朝着天空远望，或至少是望着悬挂在谷仓屋顶的蜘蛛网，看起来就像是一朵唱歌的玫瑰。她每天晚上都参加，不再开玩笑吵着要在家里穿灯笼裤，还把耳环扔了，因为福音传道者认为珠宝是“华丽而俗气的东西”……都是些“华丽而俗气的东西”。她被折磨得很痛苦，因为她爱上了传道者。除了芭特，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一时的迷恋，因为她所付出的和她所得到的一样多。正如埃尔德·罗宾逊讽刺地说，就这件事而言，所有的女孩子都或多或少爱上了他，也很难判断爱和信仰的界线在哪里。但埃尔德·罗宾逊不赞同巡回的福音传道者所举行的奋兴布道会……他把他们称为“流动的传道者”。雷和她的家人认为埃尔德·罗宾逊是一个不懂变通的、化石般冥顽不灵的人。来自银色大桥的耶底底亚·麦迪逊多年未踏足教堂，甚至连他某天晚上漫步到谷仓，在上帝面前得到三分钟的救赎的时候，埃尔德·罗宾逊仍然不相信这里面有什么好事。“让我们看看这能维持多久，”有人听到他这样说……他还说说他刚读到一个成功的福音传道者居然是银行劫匪的故事。芭特并不担心惠勒先生是个强盗，但她讨厌他，她对雷的迷恋既困惑又焦虑。

帝利塔克也是同样不为所动，认为这些布道会只是宗教分散的形式。出于好奇，朱蒂有天晚上去了一次，但再也不想去了。那天晚上，惠勒先生独奏了小提琴，把她吓坏了。布道会在不在谷仓进行都没有关系。祭礼和小提琴在这里是无足轻重的，或传说中是这样的。对于布道，她也没有任何高亢激昂的看法。“噢，噢，不太像传道士！当然，我能听懂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因此芭特和雷是唯一定期去的……芭特去，是因为雷执意要去……很快，加德纳家的女孩要脱离长老会、加入流动的传道士的消息在两峡传播开了。这个消息伤了芭特的自尊心，布道会结束后，惠勒先生送她们回家的时候，她不再对他有礼貌。当然，银色森林和他寄宿的地方顺路，而且他总是走在

芭特的旁边，而不是雷的旁边，但芭特是一个彻头彻尾多疑的监护人姐姐。嘲笑初恋是没关系的，但她必须保护好雷。六个狂热的星期之后，惠勒先生出发去了新的牧场，蒙克曼先生的谷仓恢复了以往的安静，老鼠依旧四窜，这对芭特来说真是松了口气。接下来的几周里，每当席德取笑雷的男朋友的时候，雷的脸颊都会涨得通红……惠勒先生曾经说过他很高兴这世界上还有女孩子会脸红……他没有接着说下去，芭特放下了警戒心。雷被邀请到南峡的唱诗班唱歌……她开始试验自己的眼睫毛在男高音身上有什么效果，并又开始戴那些“华丽而俗气”的东西……一切都结束了，除了一群忠诚的信徒坚持在自己家里举行仪式，他们不再与任何性质的教会有更深入的关系。

6

一天晚上，芭特在镇上的一间商店买东西，苏珊娜·柯克走到她跟前。尽管芭特冷淡地弯腰打招呼，苏珊娜还是笑着说：

“我可以和你一起回家吗，加德纳小姐？戴维本来要开车来接我的，但我们的小汽车一定是出毛病了。”

“噢，当然，”芭特和颜悦色地说。

“你确定不会打扰到你？”

“一点儿也不会，”芭特更加和颜悦色地说，心里却火冒三丈。她本打算在这个金色的八月夜晚悠闲愉快地开车回家，走一条没人走过却又风景优美的乡间小路。芭特知道从镇上回家的每一条路，每条路她都喜欢，因为它们都有独特的迷人之处。可现在，一切都被毁了。嗯，她会走平常的路，尽快回家。拐第一个弯的时候，她让车子发出尖锐的声音，这似乎表达了她的感受。

“不要走这条路回家，”苏珊娜轻声说。“车很多……路又那么直。笔直的路让人讨厌，你不觉得吗？我喜欢蕨类植物蔓生和云杉树茂盛的转角和弯道……河道纵横的山谷里的小下坡路……拐弯时车灯所照之处，它们从灌木丛中扑面而来，像惊讶万分的小仙女。

“快下暴雨了。”芭特说，越来越和颜悦色。

“噢，我们一定比它跑得快。我们走那条路吧，上周我和戴维走过……那条路风景优美、蜿蜒曲折，太让人着迷了。”

噢，好像她不知道那条路似的！芭特突然驶入那条小路，差一点酿成车祸。这个认为银色森林古怪的苏珊娜·柯克竟胆敢喜欢那条路？这是一种侮辱。她讨厌苏珊娜·柯克喜欢她喜欢的东西。嗯，这条路颠簸不平……暴风雨即将来临也让她有开快车的借口。苏珊娜·柯克应该好好享受这次颠簸的车程，好让她不再喜欢小路。

芭特没有说话，或者说，不想说话。在几次无用的尝试后，苏珊娜也不开口说话了。当他们离家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苏珊娜惊恐地说：

“暴风雨来得相当快，不是吗？”

这一点，芭特早就感觉到了。天变暗了。大团的乌云来势汹汹，顶着迅速增强的大风在西北部聚集。在雨天走这条路是件恐怖的事情……道路狭窄崎岖，两旁是芦苇丛生的沟渠。天气晴朗的时候，弯路、下坡路以及受惊的仙女都是令人愉悦的，但在狂风暴雨的夜晚……这三样东西好像马上就把她们覆盖了……黑色的一堵墙……如汪洋般的倾盆大雨……暴风雨的怒号……蓝白色的闪电……震耳欲聋的雷声……随后便是灾难。车突然驶入了一条泥泞的小路，随后，他们便陷在沟渠里了。

嗯，还有更糟糕的事情。车子是右边朝上的，沟渠并不深，但欧洲蕨下面的沟里都是软泥。芭特知道她不可能让车子上路了。

“没办法，只能呆在这儿，等暴风雨过后有人经过，”她说道，“我……我很抱歉把车开进沟里了，柯克小姐。”

“不用说抱歉。这是一次冒险。多猛烈的暴风雨啊！它已经酝酿了一整天，但我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现在几点了？”

“八点半。问题是这是条偏僻的小路，平常很少人走，屋舍也稀疏。但我记得最后那次的闪电照到右边有一个屋子。等雨一停，我就去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把车拉出来……或至少打电话求救。”

一个小时后，暴风雨过了，四周一片漆黑，她们安稳坐在其中的那条沟已是一条湍流。

“我打算去看看那个房子。”芭特坚决地说。

“我跟你一起去，”苏珊娜说道。“我不想一个人呆在这儿。我的包里有个手电筒。”

她们成功地从车子里出来，再从沟里出来。即使有门的话，找门也没有用。苏珊娜的手电筒照到一个可以爬过栅栏的地方。他们爬过栅栏，穿过覆盆子藤，一个谷仓若隐若现，她们不得不在泥泞中绕着谷仓走。终于，她们来到了这所房子。

“没有灯，”她们踏上恐怖的台阶走向一条荒废的走廊时，芭特说道。“恐怕没有人住在这里。这条路上有几所无人居住的老房子，我们碰巧找到的是其中一家。”

“多么古怪古老的地方啊！”苏珊娜说道，挥动着手里的手电筒。再没有比这更不合时宜的话了。刚刚解开疙瘩的芭特，再次冷淡

了起来。

她敲了敲门……又敲了一次……拿起附近的一块木板，用力地敲打……大声地叫着……最后大声地喊着。没有反应。

“我们看看门是不是上了锁，”苏珊娜一边说，一边摆弄门闩。门没有锁。她们进去了。手电筒照到了一个厨房，看起来这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住。还有一个生锈的旧火炉、一张搁板桌、几张破旧的椅子和一张更残破的沙发。

“暴风雨中的港口呢，”苏珊娜高兴地说。“我建议，加德纳小姐，我们在这里过夜。雨又开始下了……你听……我们距离有人住的房子可能有好几英里。我们可以把毯子带过来。你可以睡沙发，我会在地板上找个舒服的地儿睡。至少我们可以弄干身子，明早也更容易找人帮忙。”

芭特同意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银色森林里的人也许不会担心自己。那天晚上她回不回家本来就不确定……皇后大学的一个老同学邀请她前往拜访。她们回到车里，拿了毯子，把车锁上。芭特坚持苏珊娜睡沙发，苏珊娜则坚持应该芭特睡。最后，她们通过抛硬币解决了这个问题。

芭特在身上裹了毯子，蜷缩在沙发上。苏珊娜则躺在地板上，头下垫了个垫子。两人都没有睡意。谁能在大雨滂沱、老鼠在头上四处窜的时候睡着呢？似乎过了几个小时后，苏珊娜温柔的声音从房间的另一边传过来：

“你睡着了吗，加德纳小姐？”

“没……我觉得自己好像再也睡不着了。”

苏珊娜坐了起来。

“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聊聊吧。好恐怖。我这人最怕老鼠了，这房子里好像有一大群老鼠。聊聊……聊聊。如果你不喜欢我，你不需要装作喜欢我。关于这个问题，坦白说，芭特·加德纳，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你不会喜欢我？我以为在火堆旁的那天晚上，你是喜欢我的。我们喜欢你……我们觉得你身上有一些可爱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在去音乐会的路上拜访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望着你的时候，仿佛隔着一层玻璃！我们根本无法靠近你。戴维很受伤，我很生气……就是生气。我相信我的血液都沸腾了。我能听到它在我的血管中冒泡的声音。噢，我多么希望你将来的丈夫打你一顿！然而，之后的每个晚上，我都一直望着你厨房里的灯火，好奇里面发生什么事，并希望我们能够串串门，熟络起来。我无法想象你我不能成为朋友……真正的朋友。我们天生就适合做朋友。吉卜林不是说过吗？‘友谊是最好的礼物。’

“是的……《山精灵普克》注里面的帕尼修斯。”芭特说道。

“噢，你也知道《山精灵普克》？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这份礼物？”

“你认为，”芭特生气地说，“我能和……和嘲笑银色森林的人做朋友吗？”

“嘲笑银色森林！芭特·加德纳，我从未嘲笑过银色森林。我怎么可能嘲笑银色森林呢？戴维和我在山上望下来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爱上了它。”

芭特坐了起来，那张沙发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你……你在银色大桥商店问是谁住在那栋古怪古老的房子里。席德听到你说了。”

“芭特！让我想想。哎呀，我记得……我没有说‘古怪’。我说，‘谁住在山脚下那栋古雅而又可爱的房子里？’席德听漏了一个形容词，而且把一个形容词记成另一个形容词了。芭特，我不可能说银色森林‘古怪’，你不知道我有多喜爱它。因为它的古老，我更加爱它。这也是我第一眼就爱上朗之屋的原因。”

芭特觉得包裹她内心的冰块在快速地溶解。“古雅”是一种赞美，她也不介意“古老”一词，而且她的确想和苏珊娜交朋友。或许，贝茨是一首诗，而苏珊娜是一篇散文，如此别树一格的散文！

“很抱歉，我对你那么冷淡，”她坦率地说。“可一旦涉及到银色森林，我就变得格外敏感。我无法忍受它被人称为古怪。”

“我不怪你。现在都没事了。不知怎么地，我们就是合得来。难道你不觉得吗？你们都很友好。我喜欢朱蒂……喜欢她的智慧、同情心和能说会道，还有她那成熟、机智和幽默的脸。她真像个博物馆展品似的……这世上没有像她一样的人了。你也会喜欢我们的，我爱干净，戴维性格很好……有时候脾气超好。他一会儿是哲学家……一会儿是小孩儿。”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吗？”芭特极为聪明地说道。

“戴维更常这样，我觉得。他有过糟糕的生活，芭特。多年来，他在克服自己的炮弹休克症[注]，这完全毁了他的事业，他曾如此雄心勃勃。等他的情况好转的时候，一切已为时晚矣。他是哈利法克斯报纸的副编辑，干了很多年……也一直很厌恶干这个。就在他结婚几个月后，他的妻子就去世了。而我是教书的……我也讨厌干这个。后来，住在西部的老默里叔叔去世了，给我们留下了点钱……不是很多，但足够支撑我们过活。从此，我们自由了。自由！噢，芭特，你从不知奴役为何物，因此你也不知道自由为何物。我喜欢打理家务……这真是个可爱的词组，不是吗？打理它……紧紧抓住它，与全

世界为敌……反对任何尝试破坏它的力量。而戴维终于有时间写他关于战争的书……他一直想写来着。我们是如此快乐……有你做我们的朋友，我们会更加开心。我觉得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好，芭特。现在就让我们聊天聊到天亮吧。”

她们好好聊了一场。后来，苏珊娜突然静了下来。芭特相当羡慕她睡地板，至少地板是平的……而不是像这张沙发一样凹凸不平。雨会停吗？窗户震得嘎嘎响！上天啊，那是什么？噢，只是一块砖头被风从烟囱里吹走了掉在屋顶上。那些老鼠！噢，汤姆绅士要是在这儿待上一个小时也好！和……苏珊娜……做朋友……真好……她希望……一股强大的睡意袭击芭特，最终将其淹没。

她醒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拂晓时分，外面的世界笼罩在神秘而永恒的光线中。芭特用她的胳膊撑起身体，往外张望。几只松鼠在老苹果树上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斜坡下一池清水干净透明，池塘后的云杉树蓊郁荫翳。一棵干瘪的老铁杉朝着山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嫩树苗摇头晃脑，好像是在指责。薄纱似的云朵飘浮在东方银色的天空，天空那么的透亮，仿佛百年来从未有过雷暴雨。一只黑色的大狗正坐在门阶上。这里就像是朱蒂故事里位于爱尔兰的某个地方，那里常有一只黑狗的鬼魂出没，它会对着将死之人的门口狂吠。但是，这只狗长得跟鬼魂不完全一样！

苏珊娜还在睡。芭特环顾四周，看到了什么，让她忽然灵机一动。她蹑手蹑脚地站了起来。

7

半个小时后，苏珊娜醒了。她坐起来，惊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一阵诱人的香气从火炉上嗞嗞作响的煎锅里飘出来。里面是脆培根

片；灶头上有一盘金褐色三角土司。芭特正将一匙羹的茶叶放进破旧的花岗岩茶壶。

桌子上摆满了菜肴，中间有个旧泡菜坛，坛里插着一束蕨类植物和绒毛绣线菊。

“芭特，这是施了什么魔法？你是女巫吗？”

“当然不是。我起来的时候看到火炉后面有一堆柴火，钉子上挂着一个煎锅。我在备餐室找到一些盘子、杯子、小刀和叉子。很明显，偶尔有人会住这房子。主人大概是住在其他的农场，要堆干草、收割庄稼或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在这儿短住。我点了火，然后跑到车上。冒着被狗咬的风险……这儿有只狗……但它没有注意到我。我的车上有一袋培根和几条面包，我妈妈喜欢面包店里的土司。我在备餐室找到一些茶叶……于是，早餐就准备好了，女士。”

“你真是天生料理家务的人，芭特。这个糟糕的地方其实看起来相当舒适温馨。我从未想过泡菜坛装起花束可以如此漂亮。我饿了……简直快饿死了。我们吃吧，第一次一起吃饭……我们第一次同吃一块面包。我喜欢那个词语……同吃一块面包……你也喜欢，不是吗？是谁说过‘面包友谊’？”

“卡门。”芭特一边说着，一边把培根放到她的盘子里。

“多么迷人的早晨啊，空气很清新！”苏珊娜一边说，一边爬起来。“你瞧，芭特，那个池塘边有棵高大的松树。我非常喜爱松树，以至于它让我难过。我也喜欢松脆的培根和酥脆的土司。谢天谢地，有这么多。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饿过。”

她们的早餐吃到一半的时候，身后的一阵奇怪的哽咽声把她们吓了一跳。她们转过身去……吓得僵住了。大厅门口有个人站在那

里……是个面容憔悴又胡子拉茬的高大个，穿着一身杂色的衣服，他的灰胡子异常的长，从下巴两边垂下，与他下巴突出的瘦脸一点也不搭。这个幽灵正盯着她们，很明显跟她们一样被吓着了。

“我以为已经过了早饭点了呢，”他摇了摇头，悲哀地说，头发已灰白。“我通常都睡过去了。”

芭特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解释了几句。那个绅士朝她摆了摆手。

“没事，很抱歉你不得不睡地板。如果我醒着的话，我会把我的床给你们睡。”

“我们敲了门……也喊了……”

“正是如此。即使是老加布的喇叭，昨晚也不可能把我叫醒。说实话，我有点惊讶。你们把这儿当自己的家没错，但那条狗没有把你们撕碎，真是个奇迹啊。它是只野蛮的畜生。”

“我们来的时候，它不在这儿……今天早上它很安静。”

“真的吗？那我被骗了。我可是看中它凶悍才买它的，在这儿养着是为了防流浪汉。我叫纳撒尼尔·巴特布鲁姆，我只是在收割庄稼的时候才在这里短住。我住在下面的特里角。”

“你不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早餐吗？”她胆怯地问道。

“好的。”巴特布鲁姆先生说着，便马上坐了下来。“抱歉这儿没有桌布。本来有的，但被老鼠咬了。”

芭特偷偷冲苏珊娜笑了笑，然后给他倒了一杯茶，大方地给他夹培根和土司。

“这是个令人愉快的惊喜，真的。对于三餐，我一直都是凑合着吃。没东西吃的时候，我就炸猫吃，”他悲哀地补充道，“那里的谷仓到处都是猫儿。起初是我两年前在那里放的三只猫，现在肯定有上百只了。”

“奇怪，它们也没让老鼠的数量降下来，”苏珊娜淘气地说，“你的屋顶漏水很严重，巴特布鲁姆先生。”

“嗯，”巴特布鲁姆先生平静地说，“下雨的时候，我不能爬到屋顶去修理它，是吧？不下雨的时候呢，它又不漏水。”

“很抱歉没有牛奶可以加到你的茶里了。”芭特说道。

“备餐室里有一些，如果蜘蛛没有跑进去的话。”

“它们跑进去了。”芭特简短地说。

巴特布鲁姆先生喝着茶，默默地嚼着培根。苏珊娜刚严肃地低声对芭特说，“一个坚强沉默的男人，”他就用手背擦了擦他的胡子，又张口说话。“你们的名字是……？”

“这是柯克小姐……我是北峡加德纳家的女孩。”

“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都没有结婚？”

“没……没有。”苏珊娜伤心地摇了摇头，故作矜持。

“我也没有。在特里角我有一个寡妇为我打理家务。她不是很会做饭，但会给我挠背。每天晚上临睡前，我都需要有人给我挠半个小时……除非我醉了。我听说加德纳家的人都很温和。我从来没去过北峡。但我曾经有段时间追求过一个南峡的老女仆，那时候我比较年

轻。她把我拖了一年，然后却嫁给了一个鳏夫。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婚姻失去了热情。”

他默默地吃完了另一份早餐。当盘子清空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小姐，这才是早餐。毕竟，也许我不结婚是错误的。”他疑惑地注视着苏珊娜。“我读得书不多，但有几个农场，几乎都是买下来的。”

苏珊娜没有回应他，但她和芭特提出把盘子洗干净再离开。

“不用了，”巴特布鲁姆先生沮丧地说，“我不洗盘子的。那条狗会把它们舔干净。如果你们一定要走，我会出去帮你们把车从泥坑里拉出来。”

他伤心地拒绝了她们付钱的提议。

“你们不是给我做了早餐吗？你们能处理猫吗？这儿有几只年龄适合的猫。”

芭特礼貌地解释说她们银色森林里的猫已经够多了。

“这没关系，我想。”……他叹了口气……“总有一天，食橱空了的时候，它就会派上用场。”

当那栋房子消失在视线中的时候，芭特停下车来好让她们可以放声大笑。两个人笑完之后……. 真正开怀大笑后……她们就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

“两个无年长妇女陪伴的少女和一个喝醉的男人在一栋房子里共度一夜，”苏珊娜喘着气说道。“让我们祈祷‘北峡记事’的作者永

远不会知道这件事。”除了朱蒂，没有人知道整个故事。当然，朱蒂知道关于纳撒尼尔·巴特布鲁姆的一切事情。

“在他那个年代，他可是个小霸王，”她说道，“可他现在太老了，不能太放肆。无论怎样，他没有让你们给他挠背，你们就该谢天谢地了。”

8

芭特去了她的秘密田野，寻求灵魂的洗礼。她总能在那里得到灵魂的净化，那里一如既往地美丽、偏僻而又神秘，充满了数不尽的夏日阳光。周围的树木都欢迎她，芭特一下子扑坐在柔软如羽毛的剪股颖(注)上，聆听着沉寂，直到她觉得最近使她相当烦恼的问题不知不觉地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在这个可爱的地方，那些烦恼总是能离她而去。仙女们依然留恋在这里，如果她们真的留恋尘世的话。在秘密田野古老的咒语中，芭特又变成了一个小孩，可以相信任何事情。

她从那里到快乐山要穿过一条狭窄的林道，道路两旁的蕨类植物长得齐腰。芭特知道树林里所有的小路，所有的小路也都认识她。它们有自己的心情和兴致，有的小路似乎总是充满了无形的笑声和鬼鬼祟祟的行径，而有的却从不知道它想去哪里。走在这条小路上，你似乎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寺庙里。风拂过头顶上多脂的冷杉嫩枝，低声吟唱着流行的圣歌。阳光明媚的古老山谷和潜伏的角落里飘来的香气宛如敬奉神明的熏香，林中斑驳精致的树影是僧侣，她的思绪则犹如祈祷。

“如果人能一直这样感受，”芭特曾经对朱蒂说，“一切小小的烦恼被吞噬……所有不足为道的恶意、恐惧和失望都被遗忘……只留下爱、和平以及美。”

“噢，噢，可那样的话，天堂还剩下什么呢，亲爱的？”朱蒂问道。

这条小路最终通向了另一个地方后面的田野。芭特找到了去快乐山的路，在诡异泉附近长满蕨的山上的一个小山谷里坐了下来。在她面前的远处，静谧的金黄色牧场之外是宝蓝色的海湾。远处山峦云杉树茂密，夕阳西下，深红色和暖暖的金黄色褪变成苹果绿。这一切的美都是她的，在她的视野里。在这些安静而充满回忆的地方，她能够想起遥远而又深爱的东西……想起她和希拉里一起看过的日落……此刻身在远洋某处的希拉里正从欧洲度完夏天往回。他给她写了一些让她高兴的信，可她高兴的是他很快会回到加拿大。想到大西洋不再横亘在他们中间，她就觉得高兴。她有点惆怅地想着他为什么不在回多伦多的途中回岛上呆几天，她曾经邀请他这么做，可他却从未提及这个邀请，虽然他在信的末尾总是写上“致银色森林的爱”。她从坐着的地方能看见枫树上曾刻下的他俩的名字，上面已覆满青苔。芭特感慨地叹息。她希望自己能够再变成无忧无虑的小孩子。当然，那时的她也认为自己有烦恼……父亲去了西部；认为自己长得不好看；乔离家出走去了海边的城市，诸如此类的事情。可那时候没有男人……没有男朋友的问题，有人坚持想关系更进一步成为恋人，而你所想要的只是普通朋友——这类问题也不存在。吉姆·马洛里现在爱上了她。她和他在银色大桥的一场舞会中认识，正如雷在写给希拉里的下一封信中所说的，他疯狂地迷恋她，人尽皆知。他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噢，噢，那才像话。”朱蒂在他来银色森林的第一个晚上说道。芭特非常喜欢他……几乎跟喜欢希拉里和戴维一样。雷告诉朱蒂她认为芭特真的爱上他了，但朱蒂已经在不断的失望中变得不再乐观了。

“我不信这次能长久。”她说道。

那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芭特不太知道自己是否爱上了他。当然……他的眼神……迷人的月光下他迟迟不肯说晚安时，触碰到他的手……自从和莱斯特·康威分手后，她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但她在秘密田野和快乐山的时光为她理清了这个问题。不，喜欢是不够的……小小的兴奋和狂喜是不够的。必须得有更重要的东西，才能让她想离开银色森林。可怜的吉姆·马洛里自此再也没有机会。一两周后，朗·亚历克用一种微愠的语调问他的妻子，他们的这个女儿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孩。没有人配得上她吗？

“不，”妈妈温柔地说，“就像在遇见你之前，没有人配得上我一样，亚历克。”

“胡说八道！”朗·亚历克说道，但他的语气温柔，毕竟他还不急着把芭特嫁出去。

雷是困扰芭特的另一个小问题。她通过了考试，想去金凤花地大学念书。可是钱从哪里来呢？庄稼的收成不好不坏，牛的损失惨重，今年刚刚好够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爸爸想让雷再等一年，对此雷难以接受。但在去过快乐山后，芭特认为雷一定要去。他们会跟汤姆伯伯借钱，叔叔一定相当愿意借钱给他们。朗·亚历克很怕借钱。他把银色森林抵押贷款来买亚当家的地之后，他都失眠了无数个夜晚，但芭特认为自己可以说服他。如果幸运的话，雷毕业后一年靠教书就能还清贷款。运气不好的话，两年后也能还清。在快乐山里，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朱蒂不去爱尔兰该多好呀！但现在朱蒂执意要去，没有任何事情能让她改变主意，即使有人自私地试图阻止她。她打算十一月乘船出发，而且已经在谈论护照和新箱子的事情了。

“当然，我不可能带我那个蓝色的旧箱子，它有点过时了。它跟着我到了澳大利亚，然后又跟着我来加拿大，可从此以后，时代就变

了，人要跟上时代。而且，看样子，我也要买件晨衣了。布伦南的店里有一件印满白樱花图案、粉色丝绸质地的晨衣降价了。你们觉不觉得我太老了，不适合穿这个？亲爱的姑娘们。”

想象朱蒂穿上点缀着樱桃花瓣的粉红色晨衣让银色森林的人心情无法平静，可没有人开口劝阻她。芭特安慰她说时髦不分年龄。

是的，朱蒂要走了。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可这不会阻挡未来。冬天会过去的……春天会来的……朱蒂会和春天一起来。在此期间，她不会把银色森林放在口袋里带到爱尔兰。银色森林会呆在原地，依然在枝繁叶茂的树木的掩蔽下，周围的田野依然是安安静静的。在回家的路上，芭特像往常一样逗留在山顶，心满意足地注视着它——她最亲的人都在那儿酣然入睡。

由于她在快乐山呆得太久，银色森林已经入睡了。朱蒂厨房里的灯还是亮着的，也许她正在书中找寻治疗晕船的方法。虽然汤姆伯伯曾狡猾地暗示她的黑瓶子跟其他方法一样可靠。

芭特很高兴。虽然有各种烦恼，秋天的世界还是很美。有些日子或许会带来紫色的礼物……有些日子或许会带来和平……日子总是美好的。

“亲爱的银色森林！”芭特说道。“如果不是情非得已，谁会想过离开你呢？”

她想起了小时候自己为银色大桥的詹姆士一家感到难过……他们家总是搬家。当然，他们似乎喜欢搬家……可一想到居然有这种人，芭特就害怕。

芭特提出向人借钱给雷读皇后大学的时候，朗·亚历克斯起初很震惊，但她最终说服了他。银色森林里的人开始怀疑芭特能将她的父

亲玩弄于鼓掌之中。雷断言她靠奉承说服了爸爸，可芭特愤怒地否认了。

“奉承爸爸是没有用的。雷，你和我一样清楚爸爸对奉承的话无动于衷。”

“噢，噢，还真没有不爱奉承的人。”朱蒂咧嘴微笑着低声说。奉承也好，没有奉承也罢，朗·亚历克投降了，一切马上被安排好了。雷乐疯了。

“如果我非得等到明年才去上学，我也许会直接跑到世界的尽头，从那里跳下去。艾美今年入学，多特·罗宾逊也是，你知道的，我们一直是那样好的朋友。而且，我要去学习，芭特……噢，我要去学习吗？我知道所有人都说银色森林的女孩都长得好看，受男子欢迎，却没头脑。我想要证明给他们看他们是错的。芭芭拉姑姑说一个女孩如果长得漂亮的话，是不需要有头脑的，可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留下来的封建思想。如今，你需要头脑去利用你的美貌。”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亲爱的？”朱蒂问道。

“不，”雷说道，她一大优点就是诚实，“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噢，我很开心！芭特，亲爱的，今天，整个世界都只有十六岁。还有，在我走之前，我们可以举行一个派对吗？”

“当然，我已经有计划了。”

芭特喜欢举行派对，并且欢迎任何举行派对的借口，而为雷饯行的这个借口尤其特别。

“我们把它定在下周五晚上。我们会在银色森林搭建一个舞台，在树上挂上中国的灯笼。”

“芭特，太棒了！像仙境一样。那天晚上会有月亮吗？”

“会有的。我保证。”芭特承诺说。

“不要制定太多美好的计划，”席德警告说。“记住，制定太多美好的计划往往会令人失望。”

芭特摇摇了她那棕色的脑袋，表示不服。

“那有什么关系？我喜欢制定计划。等我八十岁了，我还在制定计划。我们动手干活吧，雷，你准备吃的。我们会准备一些带状的三明治，上周诺玛在下午茶时吃的那种，很好看。”

棕色的脑袋和金黄的脑袋挤在一起研究食谱，美味食物引起的兴奋开始压倒一切。芭特和雷聊起这件事来兴致就很高，引得对这些事怀有偏见的朗・亚历克咆哮着对朱蒂说，这世上的傻子还没有死光。

“噢，噢，难道你不觉得如果傻子都死光的话，这个地方会很无趣？”朱蒂询问道，“你想……”朱蒂安慰地低声说……“你晚饭想吃培根土豆派吗？”

朗・亚历克面露喜色。纵然庄稼也许收成不好，你也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为老亚当的那块地儿付出太多，但朱蒂的培根土豆派让生活有了盼头。而且，女儿们的青春只有一次。

9

贺拉斯叔叔的来信增加了这份愉悦的兴奋感。一直住在温哥华的贺拉斯叔叔是一位退休的船长，他打算回来探亲，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年长的一辈自然对此反应更热烈些，朱蒂有段时间激动得不能自已。芭特和雷对这个素未谋面、神秘而富有浪漫气息的叔叔也很好

奇。多年来朱蒂都有讲到关于他的故事……他黑墨水的水果蛋糕……猴子和孟买附近的暴乱。据朱蒂说，这个男人能把风抓进罐子里。他们曾经相信这些故事，一想到他，这些故事的魅力依旧。

他提到也许周三就会到。周二的时候，芭特把整个银色森林都擦得闪闪发光，惹得席德讽刺地说贺拉斯叔叔究竟是来看他们还是来看他们的家具。

“最让我头痛的是怎么处理这些可爱的猫，”朱蒂担忧地说，“你们的贺拉斯叔叔讨厌猫，跟老库辛·尼古拉斯一样。”

“噢，你们还记得小玛丽出生的那个圣诞雨夜尼古拉斯表亲下楼来的情景吗？”雷咯咯地笑着说。

“记得，是吧？噢，噢，我怎么可能忘了呢，他站在那里，像盛怒的上帝。现在我们有三只猫要处理，不能让贺拉斯看到。当然，汤姆绅士不怎么会烦到他，可坏大胆和斯库登克是那么地热情。我们只要确保诗人之屋的门是紧闭的，其余的就交给上帝吧。幸亏我们已经摆脱了珀普卡。”

芭特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幸运。把珀普卡送给住在东点的远房亲戚让她几乎心碎，它是一只漂亮的小猫，有着松软的马耳他毛和白色的爪子，十分粘人。以前它每天晚上都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到每个房间亲吻每个睡觉的人。还有它的叫声！它叫得比坏大胆和斯库登克加起来的声音还要大。送走它是件很遗憾的事。可朗·亚历克是个顽固的人，对任何家庭来说，三只猫已经足够了……绰绰有余了……他真的想要偶尔能找到一张没有被猫占领的椅子。珀普卡必须离开……后来，它被送走了。当它的新主人强行把它带走的时候，它可怜巴巴地在篮子里尖叫，芭特和雷都哭了。

周三，贺拉斯叔叔并没有来，周四也没有来，周五也没有。朗·亚历克失望地耸了耸肩。很可能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决定不来了。贺拉斯就是那样的人。

“但如果他真的来了，我希望你们都注意礼节，”朗·亚历克警告道，“贺拉斯在某些方面有点奇怪。这我能理解，他在船上是个严格遵守纪律的人。一切都必须遵守纪律，按部就班地进行，他对屋里也是这样要求的。这就是他没结婚的原因，他上次在家的时候，曾经这样对我们说，他找不到一个足够爱干净的妻子。听朱蒂讲讲他的恶作剧故事是可以的。我承认，他以前很爱玩恶作剧，但没有其他人要玩，而且在他的恶作剧中从来不会出现意外。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看你们的舞蹈，上次在家时，他可是非常瞧不上跳舞的。”

“他自己四十年前可是这岛上最灵活的舞者。”朱蒂惊奇地说道。

“他已经改过自新了……改过自新的人通常是最刻板的。不管怎样，你们都要尽最大的努力让一切都顺利。我不想贺拉斯走的时候觉得我的家没有什么规矩可言。”

芭特和雷保证了，可在兴奋地准备派对的过程中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有成百上千件的琐事要做，奶油要搅拌……地板和家具要擦亮……最后一刻，还有另一个蛋糕要做，因为芭特担心可能不够吃。朱蒂断言即使是皇后大学的食品储藏室也没有那么多存货，可是芭特坚持这么做，她也只好让步。

“噢，噢，你可真是这里的女主人了。”她有点严肃地说。芭特做了一个老式的金黄色的果冻卷，中间是红色的果冻。蛋糕很漂亮……跟任何最时髦的东西一样漂亮。雷到底去哪儿了？当然是在她的房间里梳妆打扮……弄弄头发。然而还有那么多东西要照料！芭特一直暗暗地同情玛莎，但她很高兴。银色森林看起来很漂亮。她喜欢

流光溢彩……房子里到处都是插在碗里花儿……闪闪发光的玻璃以及流光溢彩的饭厅……一切都按照加德纳的传统做到最好。席德把中国灯笼挂在舞台周围的树上，帝利塔克负责拉小提琴，银色大桥的老马特·科科伦和他轮换。金色的白天过后便是银色的夜晚，因为天气非常的好。黄昏时分，两峡、银色大桥以及海湾的女孩们，不管漂不漂亮的都凝视着镜子。朱蒂有苦难言，正在穿她酒红色的裙子，帝利塔克在谷仓的阁楼里拼命将自己塞进白衬衫里。甚至连小猫们都在不停地舔着自己的肚子。银色森林举办派对常常是社交盛事。

芭特匆匆忙忙地穿上一件水仙花图案的雪纺连衣裙，抖了抖她那团深棕色的头发，满意地望着镜中的自己。她觉得有点累，但望着镜中的自己，她又神奇地恢复了精神。她已经忘了自己的确相当美。“不是什么美人。”当然……芭特从未忘记曾姨婆汉娜的格言……但看起来挺赏心悦目的。

而穿着蓝色飞燕草色裙子的雷，真是如梦如幻。

“蓝色真是世界上最美的颜色，”芭特想，“真遗憾我永远也不能穿蓝色。”

这条裙子很适合雷。但就裙子而言，所有的裙子都适合雷。雷的衣服看起来总像量身定制的，你无法想象其他人穿她的衣服。一旦她从微波起伏的金棕色的头上套进一条裙子，你便会以为她天生就是穿那条裙子的。芭特一阵激动，她觉得自己从未见过亲爱的妹妹这么美。雷长长的睫毛下，眼里有星星般的光芒……如木紫罗兰般充满魅力。当然，雷可不愿意自己的眼睛被比喻成木紫罗兰或勿忘我花，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说法。现在用矢车菊蓝……听起来更时髦些。多特·罗宾逊在上一次俱乐部舞会中告诉她她的眼睛是矢车菊蓝色的。

宾尼一家是来得最早的……他们是来“侦查地形”的，朱蒂发誓说。他们老远就听到梅的笑声飘荡在小路上。“她这个人啊，你总是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朱蒂嗤之以鼻地说。梅一袭绚丽的长裙，邮购的廉价蕾丝质地，波浪似的一直垂到脚边，还露出了大部分的背部。她纡尊降贵似的拍了拍芭特的肩膀说，“亲爱的，你看起来病怏怏的，如果我是你啊，我明天就会一整天躺在床上。每次我狂欢之后，我妈妈都让我这么做。”

芭特耸了耸肩，甩开那只令人厌恶的坚实的胖手，她的指甲涂了珊瑚色的指甲油。多么难以忍受的词语……“如果我是你！”好像她们宾尼家能和加德纳家相提并论似的！她很感激拉塞尔一家和布莱恩叔叔的女儿们，因为他们的到来让她不必回答她。温妮今晚看起来又像个小姑娘一样，虽然她已是两个女孩的妈妈了。由于海湾有个新生儿，朱蒂今晚要照顾他，她倒非常乐意这么做。

芭特到了很晚才开始跳舞，有太多的事情要照料了。即使她有空的时候，她也更喜欢在隐蔽的位置上站一会儿，有一丛庄严的白毛地黄在桦树丛的边缘里发出微弱的光，她心满意足地望着整个场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梦幻的八月之夜仿佛是一杯四溢的香水。帝利塔克的小提琴欢快轻松的调子在月光中流转，神秘地渐渐飘远，飘过迷人的绿枝，飘过美丽静谧的银色森林，飘向远处模糊而微微发光的田野。怀尔德·迪克居然没有从坟墓里爬出来起舞，真是奇迹啊。舞台上满是花儿般灿烂的笑脸和花儿般美丽的裙子，看起来是如此美丽。每个人似乎都很快乐。亲爱的妈妈看起来很幸福，她像一个优雅的白女王坐在一群年轻人身边，她金棕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汤姆伯伯看起来和大家一样年轻，他快活地跳舞，仿佛从来不认识什么梅瑞渡夫人。他的胡子已不像过去那么茂密，在柔和的灯光下，缕灰色的胡子不明显。苏珊娜的裙子多漂亮呀……绿色的绸缎，脚边一圈绿色的蕾丝……苏珊娜长得并不是很好看……她说自己长着一张滴水嘴……但她长得很别致……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朋友。光彩耀人又发福的梅·宾尼在她的身边显得特别可笑。可怜的雷克斯·米勒没来，在家生闷气呢，芭特惋惜地耸了耸肩。前晚，她没有真的拒绝他……芭

特通常不会真的拒绝她的追求者……正如朱蒂说的，她太会使用外交手腕了……她有本事巧妙地让他们明白，避免直白地拒绝，让双方尴尬。

席德那个长相甜美、皮肤黝黑的多萝西在哪里呢？她也没来。芭特好奇她没来的原因，又讨厌自己暗自希望席德和多萝西吵架了。可如果那是席德和梅·宾尼频繁跳舞的原因，芭特觉得她已经为自己自私的愿望受到惩罚。当然，梅很会跳舞……在她那种人当中。不管怎么说，所有的男孩都喜欢和她一起跳舞。梅从来就不会因为没有舞伴而坐着。

艾米跳舞的时候，她的新戒指在她舞伴的肩膀上闪闪发光。艾米订婚了。又是一个变化，多可惜呀……人总要长大……结婚……离开。比起诺玛，她一直更喜欢艾米。她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自己曾经因为诺玛取笑银色森林而甩了她一巴掌。自此，诺玛再也不敢取笑银色森林了。

雷抬头望着她的舞伴时的侧脸是多么精致美丽啊……他是个高大的银色大桥的男孩。雷也从不缺舞伴。她看着他们的样子！真的，这孩子真的变得有些棘手了。是不是真有人站在帝利塔克背后的暗处？芭特想了几次，但总是无法确定。也许是汤姆伯伯请来的那个人。

戴维找到她，坚持让她跳舞……然后跟她一起坐在银色森林里……远离那些跳舞的人，从远处听帝利塔克的小提琴声仿佛是仙乐。芭特喜欢跟他跳舞，也喜欢和他坐在一起。戴维是个有名的舞者，她也喜欢和他交谈。他的嗓音很有魅力。有时候他有点咄咄逼人，可他的咄咄逼人里却又一种如此刺激的尖刻，如苦樱桃般——它们让你生气地撅嘴，你却依然渴望它们。她情愿远远地坐在这儿和戴维聊天，也不愿意和那些离你很近、让你不舒服的男孩子跳舞。那些男孩子笨嘴笨舌地赞美你，大多数的赞美之词却是从有声电影里学来的。

后来，他们跑进房子里去看那个新生儿。看着婴儿熟睡，朱蒂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圣母玛利亚在一旁轻声哼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朱蒂对几件事有点不安。

“芭特儿，亲爱的，一些情侣在墓地平坦的纪念碑上卿卿我我。这像话吗？”

“这样当然不好，可我们也不能把他们赶走啊，朱蒂。他们只是在怀尔德·迪克和哭泣的威利的墓碑上。怀尔德·迪克会同情他们的，至于哭泣的威利……谁在乎他的感觉？他算不上是我们伟大的先人……他只会坐在那里嚎啕大哭，而不会勇敢地工作。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吗，朱蒂？”

“我不担心，可真的有东西神秘失踪了。备餐室里的果冻卷蛋糕不见了，冰窖里的那碗搅拌好的奶油也不见了。席德忘了上锁了。坏大胆的确非常可疑地舔着排骨，可它一直都在舔。当然，我可以马上再搅拌些奶油，可是，是谁拿走了那个蛋糕呢，芭特儿？以前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想应该是一些男孩子的恶作剧。别放在心上，朱蒂，蛋糕有很多……你自己说的。”

“可是他们这样……这样冒失地跑进我的备餐室。很可能是山姆·宾尼。芭特儿亲爱的，雷克斯·米勒没来。你现在没跟他吵架，是吗？”

“没有，朱蒂，亲爱的。但他以后再也不会来了，我也没办法。他人很好……我喜欢他，但是……朱蒂，别那样看着我。当我问他问题……任何问题……我总是准确地知道他的答案。他从来没有……真的从来没有，朱蒂……在该笑的时候笑。”

“也许你可以教他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朱蒂讽刺地说。

“我认为我教不了。这种事是天生的。所以我只好委婉地拒绝他……‘象征性地说’”。

“噢，噢，这事你干得太多了，我的宝贝。”朱蒂阴郁地推测道。

“朱蒂，爱情这玩意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在生命的三月早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以为爱情是极其浪漫的。可它原来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东西，生活会更简单些。”

“噢，噢，简单，是吗？有点无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恋爱经历可以拿来说的，但，噢，看着别人恋爱是个有趣的事情。”

芭特刚机智地转移了雷克斯·米勒的话题，可对于塞缪尔·麦克劳德，她可没有那么幸运……也许是因为她从未想过他对自己有任何的“想法”。塞缪尔……从来没有人喊他山姆……就是没人这么喊……经常到银色森林来跟芭特和雷商量青年俱乐部的项目。他是俱乐部的主席，但从来没有人，甚至连朱蒂也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可能的发展对象。现在晚饭后，他邀请芭特跳舞……雷说跟塞缪尔跳舞几乎像领导青年俱乐部一样严肃……接着，他邀请她到花园里走走。芭特引导他穿过他误认为是花园的墓园，来到了飞燕草小径上。然后，他站在那里，比往常更加手足无措地告诉她，他的心选择了她为至高无上的真爱，如果她愿意成为塞缪尔·麦克劳德先生的太太的话，她只需要说出那个字。

芭特惊呆了，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塞缪尔以为她的沉默是少女矜持的同意，开始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搂住她，这时她才回过神来，气喘吁吁地说：

“噢，不……不……我想我不能……我的意思是，我确定我不能。噢，完全不可能。”

她说话的时候，飞燕草丛的另一边传来了一阵强忍住的笑声。艾美·麦迪逊和多特·罗宾逊越过草地，急匆匆地跑开了。

“噢，我很抱歉，”芭特叫道，“我没想到有人在那里。”

“没关系。”塞缪尔说，带着一种不知为何与他相称的自尊。

“让人知道我喜欢你并不是件丢脸的事情。”

尽管他这句维多利亚时代的话带有可笑的色彩，芭特却发现自己第一次好喜欢他。成为南峡麦克劳德家的一员是他无可奈何的事情，他们都那样。她下定决心绝不会拿这次的求婚来娱乐朱蒂或苏珊娜……虽然毫无疑问，可恶的艾美和多特会四处传播这件事。

总而言之，当最后一位客人离开，最后一盏灯笼熄灭了，整个银色森林沐浴在月光中，如梦如幻的时候，芭特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这个派对相当成功……“是我去过的最好的派对，”苏珊娜在她踏上上山的路之前低声对她说。“还有那个晚餐！明晚过来吧，我们好好地聊一聊。”

可是，作为一名女主人，她还是觉得有一种朱蒂所说的“美中不足”，尤其是塞缪尔的求婚。她转身从门口跑到后面的小路，一路踩着潮湿的薄荷。八月末的夜晚已经有点凉了，朱蒂点了火煮咖啡，整个厨房显得非常迷人。

芭特惊讶地在门口驻足。屋子里有汤姆伯伯和阿姨们……妈妈……雷……朱蒂……帝利塔克……爸爸……还有贺拉斯叔叔！当然，这个陌生人不可能是别人。

当他起身和她握手的时候，芭特觉得有点惶惑。这不是她想象那样的贺拉斯叔叔……既不是朱蒂故事中亲切和蔼的老捣蛋鬼，也不是爸爸记忆中的典型水手。他身材高瘦，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头发斑白。他的脸瘦长，戴着一副玳瑁边眼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患胃病的牧师而不是一位退休的船长。当然，他的嘴很特别……还有他那双敏锐的蓝眼睛……芭特觉得自己不会想要和他作对。

“这是芭特。”朗·亚历克说道。

“嗯！我一直听说有关你的事。”他一边握手一边咕哝道。

芭特完全不知道这是称赞还是批评，她退到了一边。看样子，贺拉斯叔叔似乎是不期而至，他从银色大桥一路走过来，发现一场派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便决定在派对结束前不露面。

“从树林里看着你们跳舞很有趣，”他说道，“一些女孩只拿微笑作衣服……其他穿得很少。我没想过会看到爱德华王子岛上的女孩在舞会上不穿衣服。”

“不穿衣服？”伊迪丝姑姑相当吃惊地说。她没有来参加舞会，但过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汤姆这么晚还不回家。

“嗯，可以说是没有。有三个女孩穿着露背的连衣裙。时代不同了，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亚历克。”

“我想，是往好的方面变了，”雷冒失地说，“以前一定很糟糕……裙子里有内衬，袖子跟气球一样大，头发里还有老鼠。”

贺拉斯叔叔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好像在想她是什么昆虫似的，他把两只手的指尖对顶在一起，继续他的故事。雷·加德纳生平第一次觉得被打压了。

“当我觉得需要吃点东西的时候，我就趁没人偷偷溜进食品室，拿了个蛋糕。这蛋糕真的很好吃……果冻卷……我都不知道现在有果冻卷蛋糕。然后我四处翻找牛奶，发现冰窖里有一碗搅拌好的奶油。‘反正奶油多得是，’我想着，于是就好好吃了一顿。”

“而我却怪错了山姆·宾尼，”朱蒂说，“噢，噢，我要请他原谅我，虽然他是宾尼家的人。”

“我偷偷躲在树林里……我必须这么做，”贺拉斯叔叔说。“如果我动一下，就会被在亲热的情侣绊倒。这儿到处到是恋爱中的人。”

“银色森林里到处都是爱，象征性地说，”帝利塔克说道，“我觉得这很好。小女孩们的恋情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但朱蒂还没有结婚呢，”贺拉斯叔叔严肃地说。

“噢，噢，我顾不了丈夫。”朱蒂叹息道。

“难道你不认为是时候该结婚了吗？”贺拉斯叔叔严肃地说，“我们都不年轻了，你知道的，朱蒂。”

“但我希望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变得更聪明些。”朱蒂极为挖苦地反驳道。

她不过是在自命不凡。在她心里温暖的地方，贺拉斯永远占据一个位置，在她眼里，贺拉斯依然是个小男孩。

“你们在吃晚餐的时候，我从那口老井里打了些水来喝，”贺拉斯叔叔换了一种口气说道。“全世界没有像它这样的东西了。我总是能明白戴维，明白他在伯利恒渴望喝一口井水的愿望。还有从银色大桥开始，路两旁的蕨类植物。全世界的味道我都闻遍了，东半球的，

西半球的，没有香水比得上夏日里爱德华王子岛上路边蕨草的清香。好了，像你女儿这样的年轻人以及朱蒂也许不介意熬夜，亚历克，可我不再年轻了。朱蒂，你觉得早餐吃炸鸡怎么样？”

“大男子主义！”雷厌恶地偷偷跟芭特打眼色说道。指望在凌晨四点结束的派对后早餐吃炸鸡！可朱蒂却看起来很高兴。

“外面有两只嫩公鸡正好可以吃。”她沉思地说。

当所有人都离开后，朱蒂、芭特和雷最后聊了几句。

“噢，噢，可我累得像被咬过的绳子，”朱蒂叹了口气说，“但是，派对很成功，甚至连帝利塔克都想不起银色森林了。他坐在在食品室里的捕蝇纸上，无所事事，后来他自命不凡又大摇大摆地走过舞台，裤子上还粘着捕蝇纸。他的确假装对此很生气，但我相信他是故意这么做的，好引起人们的注意。噢，噢，我洗完晚饭用的碗碟的时候，累得你可以用一根羽毛就能把我击倒。我的确是听到了砰的一声……可现在我好好地站在这里，芭特，你把地板擦得那么光滑，贺拉斯整个人都摔倒在地板上了。‘你家的地板很滑，女士，’就是他说的所有话。你永远无法判断贺拉斯是不是在生气。”

“我喜欢他。”芭特说道，当他谈到水井和蕨草的时候，她就决定她喜欢他。

“芭特，你和塞缪尔·麦克劳德到底在花园里做什么？”雷问道。

“噢，只是在赏月。”芭特像只猫头鹰一样矜持地回答道。

“我从未见过比你们俩一起跳舞更搞笑的事情，他看起来像个运动中的风车。”

“不要嘲笑那个可怜的男孩，”朱蒂说道，“他的手臂和腿长得长不是他能控制的。关于这一点，手长脚长总比手短脚短好得多，虽然他不善言辞，但他的确把话说清楚了。”

“他说得恰到好处。”芭特想，但她勇敢地只把这句话藏在了心里。

10

贺拉斯叔叔并不是很难取悦。他在不跟爸爸、汤姆伯伯或者朱蒂聊起旧日时光的时候，就读伤感小说……越伤感越好。当他读完银色森林的藏书后，他就从邻居那里借书来看。可戴维·柯克借给他的书，他一点也不喜欢。

“最终，他们没有结婚，”他抱怨道。“没有大团圆结局的书，我是不喜欢的。这些没有结局的现代小说让我很恼火。而且女主角全都太老了。我不喜欢年龄超过十六岁的女主角，超过一天也不行。”

“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事情都是无疾而终的。”芭特说道，她是从戴维那里学来这个观点的。

“所以在小说中更应该有大团圆结局，”贺拉斯叔叔不耐烦地说。“现实生活！我们已经受够了现实的生活。我喜欢童话故事。我喜欢书里有一个美好温馨的结局，中间穿插些未知的悬念。朱蒂的故事从未有未知的结局，因此她讲起故事来才那么成功。”

当他们让他讲故事的时候，贺拉斯叔叔自己并不是个不擅长讲故事的人……不过并不总是这样。在凉爽的夜晚，朱蒂厨房的火堆旁，他就会放松。她们听他讲了他第一次航海时船在马达兰群岛搁浅的故事……鲨鱼撞碎了船舱里的玻璃屋顶，降落到饭桌上的故事……听说了在他其中一艘船上出没、能够预测灾难的黑狗鬼魂的故事。

“你有没有亲眼见过？”戴维·柯克疑惑地问道。

贺拉斯叔叔令人不自在地望着他。

“有……看过一次，”他说道，“在孟买附近的暴乱发生之前。”

他的听众都直打哆嗦。帝利塔克和朱蒂讲到遇见鬼魂的故事的时候，没有人在意或者相信。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贺拉斯叔叔不一样。然而，戴维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水手们总是迷信。

“你的意思是说你真的相信有鬼魂一说，加德纳船长？”

贺拉斯叔叔的目光穿过戴维，望向远处。

“我相信我所见到的，先生。也许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见到鬼魂。那是一种天赋。”

“一种我没有的天赋。”苏珊娜说道，她有点太过沾沾自喜了。贺拉斯叔叔用他的某种罕见的神情驳倒了她。苏珊娜后来告诉芭特，她觉得那目光好像在她身上穿了一个洞，让她感到空虚和失落。

接下来令人兴奋的事是艾米的婚礼。银色森林和燕子场里的所有人都冒着倾盆大雨去参加了婚礼，除了妈妈和朱蒂。贺拉斯叔叔不愿意坐轿车去。人们这才知道他从未坐过轿车，他也坚持永远不会坐轿车。他和汤姆伯伯坐四轮敞篷轻便马车去，因为他的偏见，他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可贺拉斯叔叔回来时心情愉快。

“谢天谢地，这世上还有一两个新娘。”他一边进厨房，一边说。雨水从他的身上滴下来。雷比他早回来，正跟好奇的朱蒂描绘艾米的新娘绢网披纱是如何用三串珍珠戴在头上的，这可是潮流，新娘的头背上还别了白色的栀子花。朱蒂不觉得那个叫什么的东西可以像

白色香橙花一样带来幸运，但她不用问也知道婚宴本来可以比感觉上更时髦，她准备跟每个进来的人“聊一聊”。芭特是最后一个进来的，因为她留下来帮杰西阿姨和诺玛了，她心满意足地环视着这个明亮温馨的画面。雨天出门是件郁闷的事情，但雨天回家则令人高兴……从寒冷潮湿的地方走进温暖热闹的地方。她唯一想念的东西就是猫。自从贺拉斯叔叔来了以后，猫就被严格地驱逐了。汤姆绅士在厨房里打发闲暇时光，帝利塔克把不满的坏大胆关在谷仓，斯库登克则耐心地呆在教堂谷仓。只有当贺拉斯叔叔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才能偷偷溜回到厨房。

但是那天晚上，当银色森林里的所有人都在沉醉在梦乡里的时候，一只腿疼、可怜兮兮又半生不死的小猫爬进了小巷。那是珀普卡。它从东点走了一百多英里来到这里，又冷又累又饿。当它到达记忆中的那门槛石时，它停了下来，用舌头舔了舔自己湿漉漉的毛，好让它们看起来不那么乱，然后可怜兮兮地发出微弱的声音，希望有人开门让它进去。但银色森林的门依然无情地紧闭着，即使是在厨房里的朱蒂也没有听到它虚弱的声音。可怜的珀普卡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房子的后面，发现地窖窗户上有一个破窗格子，朱蒂曾经有整整一周的时间都在惋惜这破窗格子。它在厨房的桌子下找到了一碟牛奶。朱蒂偷偷把坏大胆放进厨房吃饭，那是它吃饱后留下的。喝过牛奶后，珀普卡又重新振作了起来，高兴地环视着四周。这是家。厨房很温暖舒适……有几个诱人的垫子。但珀普卡渴望和它的人类朋友们亲密接触。它拖着四条疲惫的腿爬上了楼梯。唉，所有的门都紧闭着，除了其中一扇——诗人之屋的门半掩着。珀普卡偷偷地溜进去。啊，有伙伴在这儿呢。它跳到床上。

芭特是最早下楼的，她透过诗人之屋的门看到一副令她既高兴又害怕的景象。珀普卡，她亲爱的、可怜的珀普卡，像个球团那样安安静静地蜷缩在贺拉斯叔叔的肚子上。芭特偷偷溜进去，温柔地抱起珀

普卡，小心翼翼地离开，没有惊动贺拉斯叔叔。可当贺拉斯叔叔下楼来吃早餐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

“谁进来拿走了我的猫？”

“是我，”芭特坦白说，“我以为你讨厌猫。”

“以前讨厌，”贺拉斯叔叔说道，“多年前我完全不能忍受它们。不过我现在聪明了，发现它们让生活充满意义。我还一直好奇你们为什么没养猫了，以前这儿太多猫了，真想念它们。今晚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跟这种动物成为朋友的。”

那天晚上，厨房的火炉旁，珀普卡跪着发出喵喵的声音，坏大胆在厅里朝它眨眼睛。贺拉斯叔叔在讲述那只耳朵上系着蝴蝶结彩带的黑猫的故事。

“那是我在东半球最后一次航行的时候发生的事，那次我们从哈里法克斯出发去中国。大副的弟弟也跟来了……他是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他把他最喜爱的猫带在身边……名字叫皮尔。我是指猫的名字，不是那男孩的名字。男孩的名字叫乔迪。皮尔的毛发是黑色的……你见过的最黑的那种黑色，其中一只脚的颜色是白色，长得跟宠物狐狸一样可爱。猫的两只耳朵都打了洞，用红色的彩带系了小蝴蝶结，打扮得很漂亮。它也对此感到很骄傲！有一次，乔迪把它们拿下来打算换新的上去，但晚了一天。在他把彩带系回去之前，皮尔就一直生闷气。船上的每个人都宠爱它，除了食人者吉姆……”

“食人者吉姆？为什么这样叫他？”雷问道。

贺拉斯叔叔对她皱了皱眉头，他不喜欢被打断。

“不知道，小姐。从来没问过他，这是他的事。我自己以前就不喜欢猫，但我情不自禁地喜欢皮尔。我和其他人一样喜欢它，当它粘

着我，晚上过来我的船舱睡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它并不是和所有的人睡。不是，先生！那只猫自己选择和谁睡。它只和三个人睡……乔迪，我还有那个厨师。我们一个个轮流来，它从来没有弄混过。有天晚上，轮到我的时候，那个厨师把它带走了，那只猫对他大发脾气，直到那厨师让它离开。不到一分钟，它就在我的肚子上揉捏着自己的爪子。第二天本来是轮到那个厨师的，但皮尔为了惩罚他，又捣蛋地跑到甲板上的一卷绳子上睡。它不愿意破坏规矩和我或乔迪睡，但它必须惩罚那个厨师。然而，在印度洋的中心，皮尔失踪了……完全失踪了。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天它会出现，但它再也没有出现过。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不让船员们围攻食人者吉姆，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是他把皮尔丢出船外的，虽然他信誓旦旦地说他没有动过它一根毫发。好了，现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部分了。六个月后，那只猫走进了它在哈里法克斯的老家，蜷缩在自己专用的垫子上。那是真的，随便你们怎么解释。它非常地瘦弱，它的腿在流血，但乔迪的妈妈马上从它耳朵上的蝴蝶结认出它来了。她以为船沉了，这只猫不知怎么地活了下来，跑回家里来了。她曾几乎为此伤心欲绝，直到她知道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我回来的时候去看了皮尔，它马上就认出我来了……它抱着我的小腿，发疯似的对我叫。毫无疑问，这是皮尔。”

“可贺拉斯叔叔，它是怎么回家的呢？”

“这个，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就是，在我们失去皮尔的前一天，我们被一艘出发到美国波士顿的名为‘爱丽丝·李’号船截停了，他们的船上有病人，但药用完了，我忘了是什么药，那船的船长问我们可不可以拿点药给那个病人。我们说可以，于是他派了两个人坐一艘小船过来取药。我觉得是他们其中一人把猫偷走了。后来乔迪回忆起那两个人来的时候，皮尔一直洋洋得意、放肆地坐在一卷绳子上，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但直到第二天，我们才发现它不见了。那天晚上，轮到乔迪和它睡，但乔迪以为那厨师又把它拿过去了，还为厨师

感到难过，那厨师长得像牙痛的畸形松鼠，于是，他也没怎么大惊小怪。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开始担心。船员们都相信没有水手会偷另一艘船的猫，尤其是一只黑猫，并且责备食人者吉姆，正如我说的那样。但我从不相信连食人者吉姆也会那样玩弄运气。当然，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都一帆风顺，只遇到一些暴雨和台风，有个人从船上掉到海里了。但最让人疑惑的是皮尔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回到家。那年我去了西部，踏上了航行太平洋的旅途，所以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爱丽丝·李”号的船员，但我后来发现那船的确在两个月后到达了波士顿。假设皮尔在船上的话，在路上的时间只剩下四个月。它去了哪里呢？我来告诉你们它去了哪里。它用自己的黑色的小腿从波斯顿走到了哈里法克斯。”

帝利塔克哼了一声表示不信。

“不是这样的话，就是游泳回去的，”贺拉斯叔叔严肃地说。“我觉得走回去更容易让人信服。不要问我它是怎么认识路回去的。我告诉你们，那时我发现猫忘记的东西比人类所知道的要多，我下定决心要教化它们的群体。昨晚这小东西跳到我身上来的时候，我就让它在我年迈的身体上找个柔软的地方舒服地躺下。”

等到贺拉斯叔叔的拜访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喜欢他，即便他的确不赞同他们的衣着，每到周一上午，他都惊恐地将目光从他们浅绿和浅紫色的兰花丝绸短裤上移开。他们认为贺拉斯叔叔也喜欢他们，虽然他们并不是很确定这一点。然而，芭特确定他很喜欢银色森林。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除了最后一天……那天真的糟糕透了。首先，席德将朱蒂的那碟早餐煎饼弄掉在地上，温妮的女儿爬到了煎饼上。在婴儿被抱起来之前的这个最糟糕的时刻，贺拉斯叔叔自然出现了，或许他还以为这是银色森林逗婴孩的方法。然后，雷将一罐没打开的豌豆放进炉子里，准备弄热来当晚饭。那个罐子砰地一声爆炸了，整个厨房都是水蒸气和豌豆粒，贺拉斯叔叔被罐子砸到，脸

颊被烧伤了。最糟糕的是，雷竟敢在晚饭后开车带他去银色大桥，虽然贺拉斯叔叔没有坐过轿车，但他发誓没有女孩子能把他难倒，于是他就坐上了车。没有人知道哪里出了错……雷是个公认的好司机……但那车没有沿着小路走，而是冲过木栅栏，撞到了教堂谷仓，最后撞在一棵树上停了下来。除了保险杠弯了，没有造成其他的伤害。雷和贺拉斯叔叔继续前行，贺拉斯叔叔似乎没有被影响到，他说他回来的时候还以为这是雷发车的方式，还说等他回到海边要给自己买辆车。

“当然，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一定见过仙女，看看我们今天的这种噩运。”等他终于平安上床睡觉的时候，朱蒂气喘吁吁地说道。

“今天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不把这一天算到这周当中，”芭特悲伤地说，“我们那么努力想要留个好印象！可你们见过比他被罐子砸中时的表情更搞笑的事情吗？”

“是的……还有我刚蹭到教堂谷仓时他的表情。”雷说道。

她们俩都放声大笑。

“恐怕贺拉斯叔叔会认为我们都很糟糕，尤其是你，雷。”

但贺拉斯叔叔没有这样想。那天晚上，他告诉朗·亚历克，他想要支付雷读皇后大学的学费。

“她是个勇敢的女孩，长得也好看，”他说道，“我自己没有老婆孩子。我喜欢你的女儿们，亚历克。事情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她们依然能够开怀大笑，我喜欢那样的人。一帆风顺的时候，谁都会笑。我不会再来东部了，亚历克，但我很高兴我来过一次。再次见到老朱蒂，我很高兴。她做的梅子饼和奶油！我的胃再也不一样了，但很值得。我很高兴这里保持着以前所有的传统。”

“尽力而为而已。”朗·亚历克谦虚地说。

但厨房里的朱蒂正伤心地对着汤姆绅士摇头，她的头发已灰白。

“那个年轻的贺拉斯已不再年轻了，所有的恶作剧都离他而去。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严肃！曾几何时，他越严肃，就越说明他是在调皮地策划着恶作剧。噢，噢！”朱蒂叹了口气，“恐怕我们真的有点老了，亲爱的猫咪。”

---

1. 《山精灵普克》是英国作家吉普林于1906年出版的奇幻故事，包含了一系列发生在英国历史中不同时期的小故事。帕尼修斯是其中一个故事的叙述者。
2. 炮弹休克：由于战争的惨痛经历导致的一种精神疾病。
3. 剪股颖：禾本科下的一个属，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该属共有约200种，分布于全世界。

第三年

1

雷离家去皇后大学念书了，芭特非常寂寞。当然，就像芭特当年读皇后大学一样，雷每个周五晚上都会回家，她们一起度过欢闹的周末，但其余的时间都很难熬。没有雷一起大笑，一起闲聊……没有雷在睡觉的时候一起聊白天发生的事情……没有雷睡在她床边那张白色的小床上。有几个晚上，芭特是哭着睡着的；然后比以前更加激情澎湃地投身于打理银色森林。

度过了第一周思家心切之后，雷爱上了城镇和大学，虽然有时候睡在寄宿房子的床上有点冷，而且她房间里唯一一个窗户对着的是隔壁房子单调的砖墙，而不是花园、绿野和雾气迷蒙的小山。

朱蒂正在为她的爱尔兰之旅做准备。她打算十一月份和萨默塞德的帕特森一家一起出发，帕特森一家打算故地重游。整个十月，银色森林谈论的都是这件事。虽然芭特不想朱蒂离开，但也全心全意地帮忙准备。朱蒂辛勤劳动了一辈子，她一定、也应该要回一趟她的老家。每一个人兴致勃勃的。朗・亚历克到城镇给朱蒂弄了一个扁平行李箱，当他把行李箱放在走道上的时候，朱蒂看起来有点奇怪。

“噢，噢，我知道我要走了……但我无法相信，芭特儿。那个箱子就在那里……我无法相信它是属于我的。如果现在在我面前的是那个蓝色的老箱子的话……”

不过当然，那个蓝色的老箱子是无法带到爱尔兰的。最终，“北峡记事”上的一则关于银色森林的朱蒂·普拉姆小姐将要在爱尔兰的亲戚家过冬的通知让朱蒂相信自己真的是要走了。朱蒂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看起来更奇怪了。似乎一切都已成定局，无法改变了。

“芭特儿，亲爱的，我离开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当她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说道。

“正如默多克·麦戈尼格尔在墓里翻身时所说的，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帝利塔克高兴地说道。

每个人都送东西给朱蒂。汤姆伯伯送给她一个皮制的手提箱，妈妈给了她漂亮的梳子和镜子。

“噢，噢，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拥有这么一套东西，”朱蒂说道，“我曾讲到主教偷了的背面是银色的梳子！真希望我的老叔叔能够足够清醒，看看它有多漂亮。”

芭特给了她件“晨衣”，芭芭拉姑姑给了她一条她只戴过一次的带皱褶的红绉纱围巾，朱蒂十分喜欢那条围巾。甚至连伊迪丝姑姑也给了她一件灰色紧身羊毛衫，镶着紫色的边。芭特不禁陷入了想象，想象朱蒂穿着这件衣服的样子，而朱蒂却相当感动。

“当然，伊迪斯人很好。我没想到她会送我这件毛衣，因为我们从来不是你们所说的’密友’。也许我在爱尔兰会遇到一些可怜的老太太，那样的话，它就能派上用场。”

朱蒂把旅行的衣服全都试了一遍，终于有一件令朱蒂满意。还有一顶灰色的帽子，帽子上有一根醒目的鲜红色小羽毛。一天晚上，朱蒂在厨房的卧室里把这一身装扮试了一遍，但被开裂的镜子里的自己这身时髦的打扮吓到，打算马上把这身装扮扯下来。

“噢，噢，那不像我，芭特儿。那真把我给吓坏了。我还会变回原来的我吗？”

但芭特让她下去厨房，让所有人看一看。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戴点缀了红色羽毛的帽子、穿裙子的朱蒂是个陌生人，但所有人都赞美了她。帝利塔克说如果他怀疑朱蒂不好看的话，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希望没有事情可以阻止朱蒂离开，”雷说道。“现在让她失望会让她心碎的。可一想到我周五晚上回家的时候，朱蒂不在这儿！还要看到那个长着一张猫脸又可怕的鲍勃·罗宾逊太太！”雷猛地眨了眨眼睛。“罗宾逊太太并不是那么不好，雷，”芭特漫不经心地抗议道。“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人选，而且只是今天冬天这样罢了。”

“我跟你说，她是个爱打听爱偷看的老家伙，”雷厉声说道，“你没看见，在你请了她之后她走到走廊里，每走三步就沾沾自喜地偷偷吃排骨。我见到了，而且我知道她在想，‘我会让她们看看适合银色森林的管家是谁。’”

曾经那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谁将会在这个冬天帮助芭特管理银色森林？在几位候选中，银色大桥的鲍勃·罗宾逊太太因为最少人反对而被选中。帝利塔克不喜欢她，当面喊她“泥鸭太太”，这样喊她的原因并不难想象，因为罗宾逊太太又矮又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除了泥鸭太太，银色森林里的人再也无法把她想成任何人。帝利塔克取的昵称总是有一种让人难以摆脱的魔力。

当然，对朱蒂来说，罗宾逊太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但又必要的人物。

“毫无疑问，她比我更时髦。”……她摇晃着灰色的脑袋说道。

“他们的确说她去年上了短期家政课程。但我问你，她会让我们的小猫吃得饱吗？”

“他们说她非常细心节俭。”朗·亚历克说道。

“噢，噢，细心，是吗？我很怀疑，”朱蒂讽刺地说，“肯定是不认识她的人说的。她的祖父的确在花园里放置一个日晷，然后在上面建了个顶蓬，防止太阳暴晒。噢，噢，细心！你还说细心！”

“她永远也做不出跟你做的一样好吃的炸苹果，朱蒂，即使她上了五十次短期课程也做不出来。”席德一边递上碟子一边说道。

然后就是护照的问题。他们劝了朱蒂很久，让她必须为护照照个相。

“当然要照，可如果你长得像我这样，你会愿意照相吗？雷，亲爱的。”她会指着厨房里那个永远不会赞美的镜子说。但当照片送回来的时候，朱蒂很高兴，因为照片里的她戴着她的新帽子，脖子上围着那条带皱褶的绉纱围巾，看起来出人意料地美丽。她把护照放在厨房食橱的抽屉里，没人的时候悄悄瞄上几眼。

“我想过一顶帽子能产生这么大的区别吗？可我想不到我会跟曼彻斯特女士一样好看，还有她贵族的气质！”

如果不是因为朱蒂要离开，对芭特来说，十月份本是个令人愉快的月份。金秋十月，无霜。高风扬起的日子里，果园里的苹果如雨水般掉下来，私语小径两旁的蕨类植物都变成褐色，散发出香味。她会在朗之屋跟苏珊娜和戴维度过愉快的夜晚……在跳跃的火焰旁畅聊几个小时。戴维习惯了送芭特下山，朱蒂认为此举完全没有必要。无数个夜晚，芭特都是自己一个人下山的。

“他们这些鳏夫。”她怀着敌意咕哝道……但小心注意不让芭特听到她说。朱蒂很快就发现芭特讨厌任何批评戴维·柯克的话。

后来，麦金蒂死了。他们早就知道它时日无多，整个夏天，这只小狗都很虚弱。它的听力开始减退，一副惆怅的样子。当芭特看到它那双充满恳求的眼睛时，整颗心都碎了。她走向它的时候，它最终还是摇了摇自己的尾巴。它死的时候，金棕色的头躺在她的手上。朱蒂像个小孩一样哭了起来，甚至连帝利塔克和朗·亚历克也忍不住鼻子发酸。麦金蒂被埋在老墓园里斯尼克赖夫尼茨的旁边。芭特必须写信告诉希拉里它死了。

“我觉得我再也无法爱别的狗了，”她写道，“我非常想念它，想到它已经死了就很难受。我总是在找它。希拉里，就在它死之前，它突然抬起头来，竖起耳朵，就像以前它听到你的脚步声一样。我想它一定是听到了什么声音，因为很快它眼神里的那种令人心碎的渴望不见了，它高兴地叹了口气，把头埋在我的手里，然后……说它死了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它不过是不在了。我多希望你可以回来，希拉里，我相信它眼里寻找的是你的身影。你还记得我们从学校回家的那些周五的晚上它是如何出来迎接我们的吗？很久以前的一个晚上，我在那条基线路上几乎被吓坏了，是你和它救了我。它只是一只有爱心的小狗，可它的离去让我的生活变得空虚。这是另一个改变……而且，雷也离开了……朱蒂也要走了。噢，希拉里，生活似乎开始发生变化……变化……变化。除了银色森林，一切都变了。银色森林始终不变，我一天比一天更爱它了。”

希拉里·戈登读到这里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在读到雷的来信的一段话的时候，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我真的希望你今年夏天可以回家，叮当。如果你不快点回来的话，芭特就会嫁给那个恐怖的戴维·柯克，我知道她会的，那男的对她的影响真是神奇。戴维这样，戴维那样……她总是引用他说的话。

目前就我看来，他除了跟她聊聊天，没有干别的事情……他还真能聊。这家伙非常聪明，很让人讨厌。”

希拉里叹了口气。也许去年夏天他就该回岛上的，但他正在努力半工半读念大学……因为要他接受妈妈的帮助是不可能的，自小他就得不到妈妈的关爱……夏天回家……对希拉里来说，“家”就是银色森林……是超出了他预算的。

2

十一月的第一天，朱蒂必须收拾东西了。那天天气晴朗，风平浪静，可前一天晚上降了第一场厚厚的霜，花园被毁坏了不少，芭特很不忍心看她的花儿。旱金莲很明显已衰败凋零。她也意识到夏天终于结束了。

朱蒂的箱子放在厨房地板的中央，芭特在帮她收拾东西。“别忘了那个黑瓶子，朱蒂。”席德经过的时候打趣地说。朱蒂无视他的话，但她把那本《实用常识》拿了下来。

“我必须把这个带上，芭特儿。这里边有很多有用的提示，还是你觉得这有点过时了？这书看起来有点旧了。我不想让我爱尔兰的表兄弟姐妹认为我不懂新潮的规则。还有，芭特儿，亲爱的，我要把我旧的连衣裙和新的一起带走，我一直就很喜欢那条裙子。新的那条裙子的确很漂亮，可我还没有穿过几次，还不是很习惯。你还记得你以前一直很讨厌扔掉你的旧衣服吗，芭特儿？还有，芭特儿，亲爱的，这是我蓝色箱子的钥匙。我想在离开的这段时间，你替我保管。万一我在那边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不是说我认为不好的事情会生……你会在抽屉里的发酵粉罐里找到我的遗嘱。”

“朱蒂，想象一下吧……下周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在大西洋上了。”

“亲爱的，”朱蒂冷静地说，“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你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可以唱点赞歌吗……就是那首提到‘海上遇险的人们’。这对我来说会是个定心剂。好了，感谢上帝，我的箱子收拾好了。当然，我见过一个回故乡的女人带了四个箱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装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可万一在最后关头，有什么事情阻止我怎么办，芭特儿？我对此满怀期待，如果去不了的话，我可受不了。”

“不会有事情阻碍到你的，朱蒂。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旅程，高高兴兴地拜访你的表亲们。”

“希望如此，亲爱的，但我的一生有过如此多的失望。还有，芭特儿，亲爱的，好好照顾汤姆绅士，你能不能确保泥鸭太太不会欺负它。我不知道我走了以后，这个可怜东西会变得怎么样。”

“别担心，朱蒂。我会照顾它的……只要它别像上次你离家的时候一样又消失不见了。”

那天晚上，芭特在后楼梯平台逗留了一会儿，透过圆圆的窗户往外望。那是暴风雨前夕的征兆：怒号的狂风正折磨着白杨树林，汹涌的云朵似乎掠过欧洲桦的顶部。很快，雨就会降落在黑压压的秋野上。但如果她的心情轻松一点的话，即便是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潮湿之夜，银色森林也依然是令人愉快的地方。明天这个时候，朱蒂已经离开了，泥鸭太太会代替她来打理家务。回家以后，就看不到朱蒂了……没有朱蒂做“小吃”……没有朱蒂搅拌浓豌豆汤……在寒冷的夜晚，没有朱蒂偷偷溜进诗人之屋，拨开凫绒被。

“还有可怜的猫，”汤姆绅士在上面的楼梯上说道，“该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细雨纷扬，朗·亚历克送朱蒂到车站。她要先到萨默塞德的布莱恩叔叔家过夜，第二天再和帕特森一家坐船走。所有人都站在门口，笑容满面地挥手送别，直到看不见车了。芭特转身回到厨房，泥鸭太太已经在厨房做蛋糕，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自在。

“我讨厌她。”芭特愤愤地想着，似乎不太公平。

晚饭……朱蒂不在的第一餐饭……是件遗憾的事……泥鸭太太做的汤味道跟朱蒂·普拉姆的不一样。

“酿酒的时候，她不会搅拌。”帝利塔克悄悄对芭特说。

那天晚上雷回家了，可晚饭还是一团糟。泥鸭太太虽然参加过短期家政课程，但是她做的蛋糕看起来像是被人坐过一样，是塌的。朗·亚历克沉默不语；晚饭一结束，帝利塔克就直接跑回他的谷仓休息。没有东西可以取悦他，他也没有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

“我觉得自己老了，芭特……和玛士撒拉(注)一样老。”她们上床睡觉前，偷偷看了厨房一眼，雷厌倦地说。

“我更糟，我觉得自己步入中年了。”芭特呻吟道。

泥鸭太太坐在那里，心满意足地织着一件毛衣。周围没有看到猫，甚至连汤姆绅士也不在。

“我希望有那么一小会儿能变成一只猫，可以咬你。”雷小声地对着毫不知情的泥鸭太太臃肿的背部说道。泥鸭太太真的不应该受这些怨恨，事实上，她还觉得自己在朱蒂·普拉姆到爱尔兰度假的时候，帮了加德纳家一把。

周六，天气阴沉，但希拉里的一封信让芭特高兴了一上午。亲爱的希拉里！他的信上会写什么呢！希拉里作为朋友，即便远在多伦多，也比滨海诸省的所有追求者要重要。

下午三点左右，又开始下起雨来。雨水将花园打落得七零八落。帝利塔克和泥鸭太太发生了争执，因为泥鸭太太抱怨那只狗整夜都在狂吠，而帝利塔克则沉浸在自己沉默的笑声中，温和地说，“如果你告诉我它会喵喵地叫，我会更惊讶的。”

席德带着女孩们到海湾帮温妮的房间糊墙纸。那天，落叶飞舞，细雨纷扬，浑浊的洪水从水沟里流过。晚上他们回来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糟糕。

“我想朱蒂现在应该在船上了。他们的船五点钟从哈里法克斯出发，”雷叹了口气说，“帝利塔克在拉小提琴呢。他怎么会有心情呢？但我想他是在努力挖掘泥鸭太太好的一面。他那人就爱吃。”

“我不知道这个冬天该怎么度过。”芭特说道。

他们跑上那条湿漉漉的小路，打开厨房的门……站在门槛上几乎是惊呆了。帝利塔克在拨弄着他的小提琴；妈妈在桌旁缝缝补补，桌上有一大碟大大的甜甜圈；朗·亚历克躺在沙发上无忧无虑地打盹；斯库登克躺在他的胸口；坏大胆和珀普卡蜷缩在他的脚边；汤姆绅士则摆着猫的姿态，决定原谅某人，它坐在一张毯子上，尾巴舒服地伸在身后。而朱蒂……朱蒂……穿着她那件粗布旧连衣裙，站在火炉旁搅拌着一盆可口的东西！她编织的东西在她的大腿上，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伤心。

两人难以置信地盯着她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尖叫一声“朱蒂！！！”她们赶紧朝朱蒂奔去。虽然她们浑身湿透，可是朱蒂还是极其温柔地抱着她们。

“朱蒂……朱蒂……亲爱的……可为什么……为什么……？”

“我就是走不了，就这样，我的宝贝。我一离开就知道。可怜的亚历克绷着脸一句话也没说。我们到车站的时候，你都可以从他的脸上刮下青霉来了。可我心里想，‘拿了别人的礼物，现在打退堂鼓的话，就像个傻瓜一样。’我是这样想的。于是我决定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那天晚上我在你们布莱恩叔叔家里的床上……那是第二好的客房……噢，噢，他们对我很好，我可以这么说。可我一直睡不着。我一直想着这里的厨房，想着泥鸭太太代替我来打理这里……还有所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出国旅游也许会撞上冰山……或许死在那边。不是说我非常怕死，可埋葬在陌生人之间是可怕的。然后又想到如果你们其中一个人遭遇什么不好的事情！我想，‘也许他们会更喜欢泥鸭太太，一切会像奶油一样顺利。’在我的脑海里，我可以想象到你们舒适惬意地和男孩子们在黑暗中飞快地行走。我想，‘还有圣诞节的火鸡要喂养，还有冬天的挂钩要做，也许乔会回来结婚，’……我受不了这些。所以吃早餐的时候，我起身告诉布莱恩我决定改变主意，我不和帕特森一家去爱尔兰了，我要回银色森林。”

“朱蒂，你那天说如果有任何事阻碍你去爱尔兰的话，你会很伤心的……”

“噢，噢，今时不同往日，”朱蒂心满意足地说道，“你以为在我兴高采烈地谈论旅行的时候，我只不过是想让我自己打起精神来。想到今晚我会睡在自己舒适的床上，汤姆绅士蜷缩在我的脚边，我就很开心。布莱恩今天下午送我回来的，当我踏入厨房门槛的时候，我就忘了我的堂兄弟姐妹了。噢，噢，你们真该看看泥鸭女士的表情！‘我猜事情就会这样。’她说道，像个坏心眼的仙女刚受了惩罚。”

“朱蒂，泥鸭太太呢？”

“安全地回到属于她的银色大桥了。她见我回来了，自然就没有呆太久。噢，噢，今晚她的祷告会很长。我走进食品室，想着会看到周日的烘烤蛋糕，看看她上的短期家政课程学到了什么。可我看到的是一个在地球上从未见过的蛋糕，还有一个有母鸡脚印的派。帝利塔克告诉我他吃过一块以后，他的胃就再也受不了。噢，噢，家政科学，我说！我把它扔进了猪桶，又炸了一大堆甜甜圈。”

“隔岸观火是个很好的格言，象征性地说。”帝利塔克说完，吃了九个甜甜圈。

每个人都很高兴，而且都表现出来了，这让朱蒂暗自高兴也放心了。他们将大雨和冷风抵挡在外。这老厨房里的人从未如此满足和惬意。下弦月消失了，悲伤和孤单已经离去，甚至连永无休止地穿过博因河的威廉三世也看起来喜气洋洋的。外面也许是个阴沉的十一月的雨夜，可这里面却永远是夏天。

“望着外面的暴风雨是件愉快的事，不是吗？”雷说道，“我喜欢听狂风的怒号。朱蒂，我很高兴你不是在大西洋上。”

“我在我想要在的地方，卡朵，亲爱的，我感到很高兴、很愉快。当然，我又和银色森林做好朋友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像责备似的望着我。我现在知道我再也无法离开它了，它已经成为我骨子里的一部分。所以我回来了，还有够我下半辈子穿的漂亮衣服以及整个准备过程的所有乐趣。噢，噢，这将会是个引起轰动的故事……朱蒂·普拉姆去爱尔兰却很快回来，仿佛没离开过似的。现在我们开始为圣诞节做点准备吧。”

那天晚上，朱蒂偷偷溜进去看看女孩们是否够暖和……真是个亲爱的，体贴的老人。

“你是如此可靠，朱蒂，”昏昏欲睡的芭特坐起来抱着她说，“真是太好了，真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你就在这儿……在这儿……而不是远在巨浪上。”朱蒂并不熟悉威尔逊·麦克唐纳的对句：

“我归来的脚步声
总是友人悦耳的音符，
每念及此，内心充实。”

但她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人，她的快乐很完满，除却那一小片乌云。

“芭特儿，亲爱的，你觉得我应该把他们的……他们的礼物都送回去吗？”

“当然不用，朱蒂。他们把礼物给你，就是你的了。”

朱蒂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放弃那个精美的梳子套装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我想我会把你伊迪丝姑姑的紧身羊毛衫还给她。我不会让她说这是我骗来的。”

一股睡意如浪潮般向芭特袭来的时候，一个悲伤的预感也掠过她的脑海。

“即便……即便她没有走……我还是觉得总有事情好像要发生变化。”

3

春天，雷从皇后大学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获得了教师资格证。在开学前，她找了一份家教，决定要好好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对这个年纪的雷来说，“快乐”意味着男孩子，正如朱蒂所说的，男孩子多得排成了一条长队。芭特不是很习惯“小卡朵”已经长大，要交男朋友了，但雷自己对此却毫无疑问。她坦率地承认自己喜欢有男朋友，这倒并不是说她调过情，尽管宾尼一家这么说。“大学在某些方面改变了雷·加德纳，”据说有人听宾尼夫人这么说，“但永远改不了她对男孩子疯狂这一点。”

雷只是看着。“来，”她的表情仿佛在说，“我知道一个你想知道的秘密，但除了我，没有人能告诉你。”

她并没有温妮漂亮，也没有芭特聪明，但她的身上有一种魔法……即帝利塔克所说的“魅力，象征性地说。”“这只小猴子有自己的办法，”汤姆伯伯说，两峡的年轻人也知道这一点。她如何冷落他们并不重要，这个无情而可爱的东西完全把他们迷住了。朗·亚历克抱怨说银色森林简直是被占领了，他们再也不能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日。可朱蒂却不管这些抱怨。

“你想要你的女儿们像约翰·麦迪逊的女儿们一样吗？”她讽刺地问道。“她们六个，没有一个男孩子想要分开她们。”

“凡事都要有理。“想要周日午睡不被打扰的朗·亚历克抗议道。

“男孩子可不是这样，”朱蒂精明地说。“我还记得以前周日的下午海湾的院子里到处都是出海的装备，你亚历克当年也是其中一员。别忘了你也年轻过，朗·亚历克。看着他们滑稽的样子，多多少少也有些乐趣。你听说了上个周日下午那只狗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肖特里德家的一个小子……我想他的名字应该是劳埃德……当时正坐在前门廊的楼梯上，看起来有点神圣严肃，就像他的老祖父在祈祷的时

候那样。当然，那个可怜的小家伙……不是劳埃德，在教堂谷仓后面的石堤上遇到了一只老鼠，并把它逼到了墙角。可那只老鼠先生奋起反击，用牙齿钳住了它的下巴。你从来没听过那么痛苦的咆哮声，它匆匆跑过院子，穿过我的厨房、大厅，经过在楼梯上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然后穿过我的矮牵牛花坛。它冲下小道，可那只老鼠还是不肯松口。女孩子们缩成了一团，帝利塔克愤愤不平地一边用铲斗把它弄出来，一边说一定是魔鬼附在了这只老鼠的身上。‘噢，噢，’我说道，‘不要这么轻率地谈到魔鬼，帝利塔克先生，他是个古老的家伙，我们应该尊重他，’我说道。劳埃德・肖特里德看起来十分惊讶。”

“这也难怪。我也无法忍受周日在我家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朱蒂抗议道。“周日抓老鼠是完全是那只狗的事情。在此之前，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一直很安静清醒。至于帝利塔克和他所说的话，所有人都了解他。众所周知，这不是他在银色森林里学来的。后来，那只狗回来了，没有抓到老鼠，一副被惩罚后温顺的样子。自此，劳埃德再也没有来过，摆脱他真好。肖特里德一家真的没有幽默感。”

“劳埃德是个非常大方的家伙。”朗・亚历克简短地说道。

“而且缝纫技术很好，”朱蒂狡猾地补充道，“他四岁的时候就缝补了一大张被子，很难让人忘记。每次有客人来的时候，他的妈妈都会把它拿出来展示。”

朗・亚历克起身出去了，他知道自己说不过朱蒂。

他们又举行了一个派对欢迎雷回家，雷所有的大学朋友都被邀请了。雷喜欢跳舞。她的拖鞋如果不穿的话，也会整晚不停地跳舞，但芭特的舞步没有上次舞会上那么轻盈。席德没来，他有些冷漠而且忧

郁。早冬时节，北峡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情。和席德订婚两年的多萝西·弥尔顿跟她来自哈里法克斯的堂兄私奔结婚了。她的堂兄是个放荡迷人的小伙子，他在哈里法克斯的一家公司工作，常常“出差”。席德不愿意接受家人的同情，他根本就不愿意谈起这件事。但自此他变得冷酷无情，目中无人。芭特觉得自己不可救药地与他失去了羁绊。他努力地工作，但像个陌生人一样独来独往。

“耐心点，”妈妈说道，“时间会让痛苦消失。可怜的多萝西！比起席德，我更为她感到难过。”

“我可不是，”芭特激动地呜咽道，“我恨她……因为她伤了席德的心。”

“噢，噢，每个人的心总会时不时蒙上裂痕，”朱蒂说，“席德儿不是第一个被抛弃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可怜的女孩子们还没有领悟到上帝赋予鹅的智慧。”

但朱蒂自己却不愿意望着席德的眼睛。

派对结束后，芭特和雷踏上一条被苔藓覆盖的柔软的小道，穿过白色的野樱桃小树丛，往森林里的帐篷走去的时候，她们实现了在银色森林里露宿的夙愿，而且现实比梦想更美好，虽然有天晚上大风将帐篷吹倒在她们身上，而且在他们找到小玛丽之前，她几乎窒息。海湾又多了一个小婴儿，在她的妈妈分娩之前，小玛丽被托付给芭特阿姨照顾。所有人都喜欢小玛丽，但芭特阿姨特别疼爱和宠爱她。看着小玛丽用自己的胖胖的小腿在花园里跑来跑去，时不时停下来把花儿放在小鼻子上闻闻，或者跟着朱蒂去喂小鸡，或在破旧的谷仓里追着小猫咪，那些有毛的小动物们在那里快乐地度过一生。这一切都给芭特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还有她问的问题……“芭特阿姨，为什么耳朵不是平的？”……“芭特阿姨，花儿有灵魂吗？”……“日子都跑哪里去了，芭特阿姨，它们一定跑到某个地方去了。”……“上帝在

朱蒂的蓝色箱子里吗，芭特阿姨？”偶尔芭特会想，结婚以后自己的小孩提出这样可爱的问题也许能填补失去银色森林的空虚。

朱蒂穿过暗香浮动的黑夜来看看他们是否安好，稍稍聊了些天马行空事情。那天，朱蒂去参加了一个葬礼……对她来说，这是个非常不寻常的活动。但银色大桥的老威廉·麦迪逊去世了。在来银色森林之前，朱蒂曾在他妈妈那里工作过几个月。

“当然，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他的葬礼很隆重，如果他能亲眼看到的话，他一定很高兴。据说，在安排这事上，他很快乐。噢，噢，他死得非常体面，死前请求他们原谅他让他们如此大费周章。他的老波莉阿姨非常生气，因为她没有坐到自己认为应该坐的位置上，其他人则认为这个葬礼无可挑剔。取悦所有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波莉·麦迪逊是一名圣洁的基督徒……比任何人都要圣洁，我听说。”

因为流动传教者的信徒已经自己组成一个“圣洁基督徒教会”，在峡区，他们被无情地称为圣洁基督徒。

“我听说他们打算建一个教堂。”芭特说道。

“是的……但他们不打算称之为教堂，而是称之为‘聚集之地’。那个波莉阿姨为此捐了块土地。惠勒先生将要回来做他们的牧师……或者他们口中的指导者，他不赞成叫牧师或支付工资给牧师。毫无疑问，他将靠喝西北风过日子了。波莉阿姨说他非常注重精神，但我认为这是他抬起头来奉承她的唯一办法。不管怎样，她的丈夫无法忍受新奇怪异的宗教。据说，流动传道者庄严地问他‘你准备好去死了吗？’但老吉姆·波莉向来是个难应付的人。‘最好问我是否准备好生存，’他说。‘活着最重要。’他说。”

芭特察觉到当朱蒂提到惠勒先生的名字的时候，雷突然动了一下。她的担忧更深了。难道他又对雷纠缠不清！

4

惠勒先生真的回来了，而且真的对雷“纠缠不清”。他常常出现在银色森林，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很受欢迎……或至少试图这么做。加德纳一家不再去他的任何仪式，圣洁的基督徒们认为，比起和雷·加德纳拉小提琴二重奏或和芭特在花园赏月直到猫儿都感到无聊，他或许能找到一个更灵性的消遣活动。当惠勒先生来的时候，芭特坚决主动招待他，并设法出现在大多数的二重奏中。当然，雷经常嘲笑和捉弄他。但在他的面前，她不像以前那样傲慢且满不在乎。她很安静矜持，从不卖弄风情，芭特并非完全放心。这家伙有自己的帅气，黑眼睛，一卷头发，嗓音里总是有回音。据说，波莉阿姨在南峡教书的女儿曾说过他有一种拜伦式的魅力。不管是不是拜伦式的魅力，芭特都不打算再理会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她坚持无论惠勒先生何时出现，她都要亲切地插在他俩中间当电灯泡。他常常望着雷，每当和她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会变得很温柔。但他也并不厌恶和芭特聊天……“他在巴结你。”帝利塔克说道。

朱蒂有时候拿他来打趣雷。

“当然，给他做饭是件很容易的事，卡朵，亲爱的。他们告诉我，他除了坚果和麦麸饼干外，什么都不吃。难怪他不要工资，可这怎么养活妻子呢？”

“你还真在说些可笑的话，”雷厉声说道。“他养不养得活老婆与我何干？”

帝利塔克心里不太放心。他认为惠勒先生是个危险的人物，好奇为什么朗·亚历克居然容忍他的到来。由于他完全反对圣洁基督徒，他决定他要再去教堂，以示反对。他花了几周的时间来增加勇气，他告诉朱蒂，他怕引起太多的轰动。但当他最终去了，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一丝关注，他暗自生气。

“教堂里没有一个好看的女人，”他嘟囔地说，“牧师也不会握手。他一句接一句地说，我觉得他关于魔鬼的言论都是不正确的，有点站不住脚。我喜欢有毅力的魔鬼。”

“看来你真的应该去圣洁基督徒教堂，”朱蒂一边将她的红球甘蓝切成片状来做泡菜，一边轻蔑地说。“我听说他们常常跟上帝角斗。”

“这个地方的人们与圣洁基督徒交往过密，”帝利塔克酸酸地说，“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那个可怜的家伙不会给银色森林带来伤害的，”朱蒂说道。“总有一天你们都会惊喜的。”

“你的脑子坏了。”帝利塔克嘲弄地说。

与此同时，芭特正在花园里工作，她的内心很平静。不知怎么地，在那个花园里，她总能安全地逃离一切变化。现在花园本身似乎就喜欢自己。它的花朵都是宾客而非囚犯……它的蓝色飞燕草，脆弱而转瞬即逝的可爱罂粟花，坎特伯雷的钟声，怡人的紫色点缀在淡紫色中，金黄色和雪白的玫瑰，奶白色和酒红色的百合花。

夕阳西下，远山在夕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空气是那么的清新，夹杂着一股混杂的银色森林特有的香气。这个可爱的地方全部充满了柔和的紫色阴影。

不凋花的种子多么可爱！“蜜蜂花”这名字多么可爱啊！很久以前，在这样的夜晚，她听到乔下班回来吹口哨的声音。现在再也没有口哨听了……席德从来就不吹口哨。可怜的席德！他是否也走不出多萝西的阴影呢？听说他东奔西跑，这儿，那儿，到处跑，和各种各样的女孩子一起。很少在银色森林见到他。他整天都在工作……晚上出去，直到很晚才回来。有时，妈妈的眼里满是悲伤。朱蒂建议耐心点……他会恢复正常的。芭特觉得耐心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时候，她想要摇醒席德。他为何要如此将她关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呢？那一直就是背后的一个阴影。

九月的凉风似乎快要吹走八月的倦怠……又一个夏天即将结束。时间无疑是在飞速流逝。嗯，和银色森林一起长大并不是件难事，芭特深思道。她的哲学思想来自远古的时代。

突然，芭特沉下脸来。那个讨厌的惠勒先生正从小道上走来。谢天谢地，雷去了温妮家。又一个无聊的晚上。什么时候他才能明白他对雷的心意并不是雷想要的，也不是任何人所欢迎的呢？她美丽的花园之夜将会被破坏。而且他昨天才来过这里。真的，他真是个让人难以忍受的讨厌鬼。

给他暗示会公然破坏银色森林的传统吗？

芭特的招呼有点冷淡，她继续冷漠地剪掉飞燕草的种子。在灌木丛中徘徊的坏大胆发出恶意的声音，你可不能蒙蔽坏大胆。

惠勒先生站在那里低头望着她。芭特头上戴着一顶席德的晒黑的毛毡帽子，她没想到……如果她稍微想想的话……这可能会吸引男性的爱慕。她穿着一条不会粘上芒刺和鬼针草的棕色的旧式锻绸裙子。她不知道这裙子温暖的色调衬托出她柔滑的肌肤……衬托出她头发的色泽……还有她那炯炯有神的琥珀色眼睛。她看起来状态极佳，在一阵过长的沉默之后，她抬起头来，双眼遇到了她的访客那双漆黑而

深情的眼眸……这些形容词是波莉阿姨女儿用过的……那双眼眸深情而奇怪地凝望着她。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掠过芭特的脑海……但这想法马上被打消了。荒谬！她希望他不要站得离她那么近。她马上就知道他晚饭吃了什么。他的红唇是多么饱满！他上一次洗干净指甲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过来？当你需要人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在，而当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无处不在。

“你在笑……你的笑容如此迷人。你在想什么，帕特丽夏。”他用一种爱抚的语气低声说。

仁慈的主啊，假如告诉他自己在想什么！芭特忍不住咧嘴笑了。然后，突然晴天霹雳。

惠勒先生自顾自地拉起她的一只手，望着它。

“雪白的小手，”他自言自语道，“牵动我心的雪白的小手。”

芭特的手是棕色的，而且并不是很小。她试图甩开他的手，但他紧紧握住，还用手臂环抱着她。更糟糕的是，正如帝利塔克会说的那样，万一朱蒂正从厨房的窗户往外看！

“请，不要这样……愚蠢。”芭特冷酷地说道。

“我并不愚蠢。我很聪明……非常聪明……有着无数前人的智慧。”他每说一句话，嗓音就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温柔。“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盼望着这样的机会。找到你独处的时刻，实在是太困难了。最亲爱的人儿，最甜蜜的天使，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我爱你，像一千年那么久？”

“我从来没想过……我一直以为你爱的是雷。”这是可怜又气喘吁吁的芭特所能说的。

惠勒先生露出高人一等的微笑。

“你不可能这么认为，我亲爱的。瑞秋小姐是个可爱的人儿。但我爱的是你，我的甜心……自我的灵魂沉浸在你美丽的眼眸以来，我爱的一直是你。我想你一定是我此生梦寐以求的女孩……如今我的梦想实现了。”他试图将她拉得更近些。“你是属于我的……你知道你是属于我的。我们将会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的女王。”

芭特清醒过来。她用力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出来，对于自己可笑的处境感到恼怒。

“你必须忘掉这荒谬的事情，惠勒先生，”她果断地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对我的感觉。而且……”芭特越说越生气，“你怎么会认为我会嫁给你呢？”

惠勒先生放开她的手，低头望着她，眼里透出一丝不高兴。

“是你鼓励我这么想的。”他的声音里少了些油腔滑调，“我不相信你会不喜欢我。”

“那就试着去相信。”芭特以一种危险的腔调说。她的话击中了惠勒先生的心，他的脸上泛起一阵暗暗的红晕，马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喜欢我的到来，加德纳小姐……几乎是赤裸裸地告诉我。我认为我有权利认为我的求婚是受欢迎的……非常受欢迎的。你不知廉耻地和我调情……你诱惑了我，现在想来，只是为了你自己的欢乐。我早该知道如此……已经有人提醒过我了……别人告诉我你是个什么的人……”

芭特望着他那双愤怒的眼睛，心情就和那天她翻开了私语小径里的一块漂亮又长满苔藓的老石头，看到下面的东西一样。

“我想你还是回去吧，惠勒先生。”她冷冰冰地说道。

“噢，我这就走……我这就走……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踏足这个地方。”

惠勒先生扬长而去，远没有之前那么自负，而心情依然七上八下的芭特冲进了厨房，移开坐在椅子上的一群愤怒的猫，开口说话。

“噢，噢，你和‘大师’在花园里密谈了些什么，让他无视别人急冲冲地走了？”朱蒂问道。

“朱蒂，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不知道自己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那个恐怖的家伙居然让我……我，芭特·加德纳……嫁给他！而且他吃过洋葱了，朱蒂！”

“当然啦，你不是知道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吗，”朱蒂冷淡地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等这个……”

“朱蒂！你怎么猜到的？”

“你没在看他的时候，他看你的样子。”

“噢，朱蒂……最糟糕的是……他认为我是鼓励他这么做的！我觉得这是种耻辱。而当他发现我不能嫁给他的时候……他吓呆了，毫无风度可言，甚至连不好的礼仪也没有。”

“猴子爬得越高，它的尾巴就越容易被人看到，”朱蒂旁征博引道，“别放在心上，芭特儿。你现在永远地摆脱他了。”

“我也觉得，朱蒂。我想他说他再也不会踏入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是认真的。”

“当然，那将会是我们的损失，”朱蒂讽刺地说道，“今年夏天他已经挡住了很多阳光。而且……我不支持他，芭特儿。我一直认为他骨子里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可你的确一直在他身边逗留……”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远离雷。我……我……以为他明白我的暗示，我从来没想过他会以为我爱上了他……他！朱蒂，这真是个荒谬无聊的世界。我要去朗之屋……我必须让这位惠勒传道士的事从我的脑海里消失，好好跟戴维和苏珊娜聊聊会有帮助的。”

“我在想卡朵会如何接受这件事，”芭特离开后，朱蒂咕哝道，“我想除了老朱蒂·普拉姆外，所有的人都跟蝙蝠一样没有眼力。嗯，我们摆脱了巡回的传道士，的确是值得高兴。但我觉得自己也没多喜欢那个柯克，他看上了她，他并不着急……有过一次婚姻的人，对待感情会更加小心。可我知道那些迹象。噢，噢，我听芭特倒苦水的时候，我的腌火腿居然没有煮烂，真是个奇迹。但这是根据皇后的口味来做的，我要把它放进冰窖里冷冻。追求者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我们必须给自己小小的安慰。”

在朗之屋里，芭特在戴维和苏珊娜的陪伴下，很快就把她的愤怒和耻辱忘了。柯克兄妹俩在贝茨的新月形树林里堆了个火堆，芭特和他们在一旁谈天说笑，伊卡博德紧紧挨着戴维坐下，阿方索坐在两个女孩中间。芭特似乎觉得她在那里度过的每个夜晚都莫名其妙地让她变得更加睿智成熟。他们的谈话是如此与众不同……如此丰富多彩……如此激动人心……充满了想象力。过去的鬼魂已经被放下了。她开始觉得朗之屋就是苏珊娜和戴维的家，而不是贝茨的家。

“她越来越成熟，而我越来越年轻。或许我们会相遇。”戴维心想。

“他们灵魂的年龄是一样的。”苏珊娜心想。

可没有人知道绿宝石眼睛的阿方索或伊卡博德在想什么。

---

1. 《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物，活了969岁。他的孙子就是筑方舟保存了人与各类动物的挪亚。

第四年

1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芭特有些惆怅地透过小会客室的窗户往外望。又一个夏天结束了。夏天过得真快呀！一场小雪过后，暮色朦胧，阴沉的空气中酝酿着更大的雪。阴影……凉飕飕、满怀恶意的阴影……似乎要给银色森林带来一场大雨。刺骨的寒风肆虐，仿佛决心要对整个世界大发脾气。一堆被遗弃的黄叶在草地上疯狂地飞舞。高大的苹果树上，一个空巢孤独地在寒风中摇晃。苹果树上的叶子早已掉光，浅黄绿色的苹果却一如既往地挂在树梢。苹果结得并不好，没有人摘，但春天开花的时候，它非常好看，芭特因而不愿意将它砍掉。这一天是芭特所谓的易怒的一天，即便是堤旁点缀着雪花、高大茂密的云杉树也无法像以前一样给她带来一丝快乐。她认为像这样的日子容易让人吵架，如果银色森林里的人吵过架的话。但十一月一直是个令人烦恼的月份……今天兴高采烈……明天勃然大怒。你永远不知道会怎么样。芭特不喜欢今天晚上……她似乎觉得一些一直以来不断靠近她的变化终于要发生了。

她焦躁不安，本想去朗之屋，但柯克兄妹不在家。她希望雷能够回家……雷放学后一定跑去别的地方了。虽然在过去两个月，雷跟以前不太一样。芭特说不清哪里不一样了，但她那颗敏感的心感觉到了不同。现在雷有时候会突然发脾气……她一直是那么阳光开朗。有时候芭特觉得自己在别人面前意味深长地望着雷，想要和她分享好笑的事情的时候，雷避开她的眼神，并没有眨着眼睛回应。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误会了。出了什么事？学校里的事情不顺利吗？这就是芭特

所能想到的，但她无法不去想雷心里有秘密……雷第一次没有和自己分享秘密。事实上，没有什么事情变了……但芭特时常觉得一切都变了。有一次，她问雷是否在担忧着什么，雷突然厉声说道“瞎说！”芭特只好保持沉默。有些早晨，雷的蓝色眼里透着悲伤，这当然不可能是因为惠勒先生突然不再来银色森林，而且据闻他疯狂地迷上了一个来这儿拜访的新不伦瑞克省的女孩。

芭特安慰自己这一切都会过去。与此同时，银色森林让她觉得一切好过些。年复一年，芭特越来越爱银色森林，对她而言，家里的琐碎小事也变得无比重要。每当她回到银色森林，银色森林的宁静、高贵和美丽似乎有一股魔力似的将她包围。在那里，恐怖无比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朱蒂的快乐哲学从不曾失败，但即使是面对朱蒂，芭特也无法述说她和雷之间含糊不清的冷战。晚上，当她们在厨房里偶然遇见，而帝利塔克在拉小提琴的时候，她觉得这一切一定是她自己臆想出来的。雷是他们当中最快乐的一个……“有点太快乐了，”朱蒂觉得，虽然她从来没这么说过。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船到桥头自然直。朱蒂更担心她偶尔在席德棕色眼眸里捕捉到的焦躁不安的神情，以及偶尔落入她耳朵里的一些小道传闻。

席德和雷进来的时候，芭特点了灯。雷将她的课本扔在一张椅子上，一言不发。但席德咯咯地笑，他得到一些消息。

“你的巡回传道士已经走了，芭特。因为这事，圣洁基督徒都在怪你。他们说你和他调情，你玩弄了他，他再也不能呆在这个地方了。波莉阿姨尤其对你不满。她很喜欢那个指导者。”

席德戏谑地说，芭特正准备用一些笑话反驳，突然传来一阵压抑的声音，介乎喘气和大叫之间，他们都望着雷。

“天啊，妹妹，如果你让你的眼睛那样冒火花，你会把你的眉毛烧焦的。”席德说道。雷并不理他，她正望着芭特。

“所以都是你干的好事……你把他赶走了。”她用低沉不安的语调说道……

芭特从未听过雷用这种语调说话……十七岁的雷在芭特眼里仍然是个小孩。芭特几乎要笑了……但她的笑容突然停在了嘴边。为什么，这个可怜的宝贝儿居然是认真的！她穿着金褐色的裙子，两颊红扑扑的，眼睛明亮，看起来多漂亮啊！她的脑袋像在黑暗的角落里发光的一盏灯。她是那么善解人意……那么天真可爱……那么严肃正经。意识到最后这点本该给芭特一个警醒，但芭特并没有在意。

“雷，最亲爱的，别傻了。”她温柔地说。

“噢，别傻了，”雷生气地嘲弄道。“我知道这就是你的态度……一直以来你都是对的。当然啦，我只是个小孩……我没有权利……没有感觉……没有知觉……没有权利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别傻了，’聪明绝顶的帕特丽夏说道。那真是个聪明绝顶的想法啊！”

雷激动的声音都发抖了。她冲出小客厅，像一股金色的旋风似的冲上楼梯。回到她的房间要经过三扇门，她用力砰砰地敲每一扇门。

“哟！”席德吹口哨说。“我一直都知道她爱上了惠勒，但我没想到爱得这么深。”

“席德……她不可能这么在意的！”

“噢，肯定是初恋。我们都会挺过来的，但当时的确很受伤。”席德苦笑道。

芭特走到她的房间。雷像一只困兽似的走来走去，她回过头来面对着她的姐姐，年轻的脸上写满了愤怒。

“让我静一静，可以吗？你对我的伤害还不够吗？你把他从我身边抢走了……你是故意的。我看到你故意吸引他。我还有什么机会呢？好了，我原谅你了。可现在他走了……他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受不了这个。我恨你……我恨你……我恨这一切。”

“我们别吵架了，”芭特无助地说。为了保持冷静，她拿起她最好的一双丝袜，竭尽全力地开始用它们擦镜子，可完全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是什么。对雷来说，那是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谁在吵架？不要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噢，雷，雷……不要歪曲我的话。”

“噢，不要歪曲事实，她说道。今年夏天是谁在歪曲事实……整个夏天……好让他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看着你爱的男人追求另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是故意勾引他并以此为乐的你的亲姐姐，真是件有趣的事情啊。”

“雷……不要……不要！我的确试着拯救你，从他……从他……”

“拯救我！把我从什么地方拯救出来？你停顿得真好啊。你知道你让他以为我喜欢杰里·阿诺德。杰里·阿诺德！像他那样的小人物！我爱的一直都是劳伦斯·惠勒，这你也知道，在你插足到我们中间之前，他也是爱我的。是的，他爱我。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我们前世今生都彼此相爱。”

芭特忍不住笑了起来，她记得这种表达方法，深情款款的劳伦斯·惠勒不是跟她说过吗？

“我们还是聊聊吧……或试着聊聊……像大人一样。”她善意地建议道。

“噢，可我还没长大呢……我只是个小孩子。”雷愤怒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小孩子不能理解……不能爱……不可能痛苦！噢，这两个月我都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理解……没有人试着去理解我。你没有。除了银色森林，你什么都不在乎。你表现得很在乎，只不过是因为你热切地希望银色森林里的一切保持不变。我的亲姐姐如此地利用我！”

芭特失去了耐心，也大发脾气。想到为了拉里•惠勒这种人而闹出这么一幕！

“够了。”她冷漠地说。

“我同意。”雷也马上冷漠地说。

“等你恢复理智了，”芭特说道，“你也许就会意识到自己为了那个长着一双牛眼睛的巡回传道士出了洋相。”

“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有点俗吗，我亲爱的帕特丽夏？”雷说道，眼里蒙上了一层蓝色的冰。“当然啦，我无足轻重……但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叫做有品位。你似乎忘了这一点，还有其他东西。别再跟我提劳伦斯•惠勒的名字。”

芭特咬紧牙关，不想说出一些以后会后悔万分的话。她现在已经没有说这些话的冲动了。

“我们都发脾气了，雷，都说了些愚蠢的话。明天早上我们就不会这样了。”

“噢，是吗？我再也不会感觉不一样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芭特·加德纳……永远不会。你，还有你那个老鳏夫！”

“现在是谁俗了？”芭特又生气了。“至少柯克先生是个绅士！”

“而劳伦斯·惠勒不是绅士，对吧？”

“你不能根据你的喜好来判断，你又提起他的名字了。他对任何事情都过于草率。我从来没想过你……银色森林的雷·加德纳……会对他那么认真。他在跟我求婚之前还吃过洋葱。”

“噢，所以他跟你求婚了。我没想到你居然勾引他到了这个地步。我以为即使是你也有足够的自尊避免这一步。”

“够了！”芭特说道，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也觉得。但我告诉你，芭特·加德纳。既然你那么喜欢‘拯救’别人，你最好留心一下席德，他又围着梅·宾尼转了。几周前我就知道这件事了，但我没有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会为此担心。我有替你着想。但我想，你一直忙着管我的生活，席德干了些什么都与你无关了。”

“最亲爱的雷……我们都很心烦……我们都在说些不该说的话……让我们忘了吧。我们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吵架了……”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我也不在乎。”雷说着冲出了房间，她没有回来。那天晚上，她睡在诗人之屋……如果她睡得着的话。芭特睡不着。她上一次失眠是在妈妈做手术前的一个晚上。当然，她和雷本不可能吵架……她们有着这么多年的感情……她们一起分享秘密，一起保守秘密。这一定是个噩梦。宾尼家的女孩总是吵架……没有人指望她们不吵。但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在银色森林。雷所说

的关于席德和梅的事情是真的吗？不可能。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她知道席德不可能会这么做的。当然，梅·宾尼很漂亮，她有一头光泽的黑发，肤色靓丽，大大的眼睛，笑意盈盈。但在和贝茨一起后……或者，在错误地和那个可爱愚蠢的多萝西一起之后，席德不可能会喜欢她的。芭特打消了这个可笑的想法。在两峡谣言是很容易产生的。现在没什么比跟雷吵架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黎明之际，一片沉寂，没有生气，整个世界都死气沉沉的。雷没有睡在她旁边的小床上。芭特一直都喜欢望着雷醒来……她起床的样子是那么美丽。早上的阳光总是倾泻在她的头上，在枕头上形成一个温暖而金色的圈圈。但今天早上，雷不在……没有阳光。芭特坐了起来，望着窗外。形状各异的农庄在细雪纷扬的淡灰色光线中逐渐清晰。成群的小羊在潘的带领下，从教堂谷仓出发，穿过肉馅饼地。早晨刺骨的微风在屋檐高歌，一群小雪鸟停在谷仓的屋顶上，别夏田野上的干草垛在朦胧的晨光中看起来像土地神。芭特厌倦地盯着浮动的云朵、开阔的白色原野以及零星的晨星。

一切看起来同往常一样……但一切又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吃早餐的时候，芭特如同行尸走肉，但雷下来的时候，清爽、快乐，满脸微笑，她的脸和以前一样写满快乐。她跟芭特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打趣席德，夸奖朱蒂的松饼，然后轻轻拍了拍坏大胆就去上学了。

芭特试图放轻松，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雷为自己的大发脾气而羞愧，想要忘了这件事。她正打算表现得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也会忘了这件事，”芭特发誓说。但她的心里有个地方很痛，即使在和朱蒂聊过这件事后……朱蒂一直怀疑雷在偷偷地为什么事情伤心，因为这伤心赫然出现在一个十七岁女孩的眼里。

“朱蒂，这太可怕了。我们都大发脾气，说了些过激的话……一些难以忘怀的话。”

“噢，噢，在生活中，善忘是件奇妙的事情。”朱蒂说道。

“可，这些话是那么……那么丑陋，朱蒂。银色森林里从来没有人吵过架。”

“噢，噢，现在不是有了吗，亲爱的？你爸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摩擦。他们朝着对方大喊大叫的时候，屋顶上的椽子都会作响……这么长时间以来，伊迪斯偶尔还是对每个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像他们一样。你听说过南峡的老安格斯·麦克劳德最后没有上吊自杀的原因吗？他本打算上吊自杀，只是因为生活过得太平淡了，后来他跟她的老婆大吵一架……这是他们第一次吵架。这让他振作了起来，于是他走了出去，把准备上吊的那根绳子系在了小牛犊身上，之后再也没有过自杀的念头。至于可怜的小卡朵，那种痛苦和伤害，一想起这件事的确会让她永远痛苦……你不要理会，芭特儿……做你自己，一切都只会不变。”

“妈妈一定不能知道这件事……我不想让妈妈伤心。”芭特坚定地说。

“如果她能够不理会这件事，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芭特走后，朱蒂对汤姆绅士说，“而我真的担心这次争吵比我想象中还要严重些。当两个人不是过于在乎对方，吵架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很快就会和好。可如果他们深爱对方，像芭特儿和卡朵这样爱得那么深，反而难以释怀。我多么希望那个有着牛一样眼睛的巡回传道士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朗·亚历克就拿着猎枪把他赶出银色森林。女孩子们到底看上了他什么？他第一次来拜访的时候，不是差点坐在汤姆绅士的身上吗！”

2

对芭特来说，十二月很难熬。日子像只受伤的动物，拖着自己往前走。冬天早早地到来，连续三周，雪下个不停。邪恶的小雪在院子里起舞，沿着小路旋转。到处都覆盖着厚厚的雪，在冬日下白茫茫的一片，阴影处一片淡蓝色。在没有使用的烟囱上，雪堆成了奇怪有趣的帽子的形状。芭特穿着雪靴去秘密田野的时候，雪很深，让人有种春天再也不会回来的感觉。感觉银色森林再也没有春天了，人的心里也没有了春天。在一个异常晴朗的日子，整个世界仿佛是由钻石沙组成的，寒冷、耀眼、灿烂、冷酷。冬天的月光倾泻在结冰的窗格上，寒冷孤寂的星空下寒风呼啸，美丽极了，至少，芭特觉得它们不友好。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和雷之间总是隔着不可提及的冷淡和阴影……必须忘却的冷漠和阴影。雷对于表面上的东西喋喋不休，但一谈到其他事情，她就三缄其口，这比大发脾气更让人害怕。她总是假装很高兴愉快，客客气气的！对芭特来说，雷的礼貌是件恐怖的事情。她们也许是陌生人……她们就是陌生人。雷似乎永远地对她的姐姐关上了自己的心门。

在圣诞节之前，雷漫不经心地宣布她获得了奖学金……她可以在圭尔夫的加拿大矫形外科学会学习三个月的自然课，她打算抓住这个机会。校董允许她请假，在此期间，南峡的莫莉·麦克劳德替她代课。

“太好了。”芭特说道，她知道雷一定早在几周前就知道这个机会，却从来没有提及过。

“是吧？”雷热情高涨地说。接下来的几天，她都忙着做准备，漫不经心地谈谈自己的计划。她容光焕发，活力四射，毫不客气地开玩笑，因为朱蒂怕她在圭尔夫会学会抽烟。但她从来没有就任何事情咨询芭特。圣诞节那天，芭特送给她一件深红色的和服，上面有妈妈

的暗深红色的刺绣，并说她认为在圭尔夫穿很合适，雷只是说了句，“你真好啊！衣服很漂亮。”但她从来没告诉芭特贺拉斯叔叔已经寄了张支票给她买新的外衣，她买了一件无比惊艳的衣服，袖口是豹皮制的、领口是海豹皮制的。她把衣服给朱蒂、妈妈还有阿姨们看了，就是不给芭特看……她就把它放在芭特要看就能看到的她的床上。芭特太伤心，也就再没有提起过这件衣服。

雷走的时候，穿着她那件豹纹外套，头上斜斜地戴着一顶遮住一只眼睛的绿色的帽子，看起来非常睿智成熟。她像跟所有人吻别一样，和芭特吻别，但她的嘴唇只是轻轻擦过芭特的脸颊，大部分的吻都在空气中。芭特心碎地望着她离去，直到见不到她了，那天晚上，芭特哭着睡着了。寂寞是可怕的。她无法望着雷睡过的那张床，也无法望着那双雷常常穿着来跳舞的青铜色旧便鞋，这鞋因为太旧不适合带去圭尔夫，其中一只孤零零地躺在衣柜下，另一只在床下，芭特起身将它们放在一起。放好后，被遗弃的它们就显得没那么孤单了。

的确，几周以来，她和雷之间的姐妹情谊荡然无存，虽然她们共用同一间房间，坐在同一张桌子旁。但现在雷已经走了，希望，仿佛也随她一起离去。芭特是如此骄傲，如此伤心，以至于她甚至无法与朱蒂聊起这件事。这是她第一次有事不能找朱蒂聊。

雷的那个冷漠无情的吻别！以前那个用胖嘟嘟的小臂膀抱着她的脖子，那么爱她的小卡朵！想到这，芭特就受不了。她望着挂在墙上的那个新日历……非常精致，是帝利塔克送给她的。她一直认为新日历是个非常迷人但也有点恐怖的东西。翻开一页纸，好奇今天或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件有趣的事情。可现在她讨厌这么做。在雷回来之前，还有三个月要熬。等她回来的时候，一切会变好吗？

坏大胆走进房间，跳上床上，芭特把它拥入怀里。亲爱的老猫咪，无论如何，它依然在她身边。还有银色森林！无论什么东西来了又走了，无论什么人爱她或者不爱她，她还有银色森林。

可是，吃早餐的时候，芭特看起来是那么地憔悴忧愁。朱蒂希望法律可以规定不许提及任何关于巡回传道者的话题。

在那个沉闷的冬天，芭特唯一的乐趣就是在晚上到朗之屋——苏珊娜和戴维是那么和蔼可亲、善解人意……尤其是戴维。“跟他在一起，我总是那么舒服，”芭特想……还有来自希拉里的信。他那令人鼓舞的来信总是能让她振作起来。她把他的信收集起来，在天黑前，天空还是一片蓝色紫罗兰的时候，把它们再读一遍……以前这个时候她和雷总是一起呆在房间里谈天说笑。收到希拉里的信，她总是睡得更好些。而在收到雷的来信后，她总是睡得不安稳。因为雷总是中规中矩地给芭特写信……流水账般地记录，每句话似乎都给她压力。信上写了大学的消息和笑话，就像她给任何人写的信一样，但从未提到过银色森林里的事……没有提到家里的笑料。芭特把她的信件留下来给妈妈和朱蒂。“当我在校园里抬头仰望树林上的那片夜空，我总是想起银色森林。”雷写信给朱蒂的时候说。芭特想，要是雷也这么写给她该多好。

芭特给雷寄了一盒好吃的东西，雷表示相当感动。

“毫无疑问，年轻人就爱想着吃的，”她写信过来说，“女孩们都喜欢你寄来的东西。你真是太好了，想到寄东西给我，”……“好像我是个想不到要寄东西给她的外人，”芭特想……“我听说汤姆伯伯得了腮腺炎，帝利塔克仍然在谷仓里对着月亮哼赞歌。还有，席德依然殷勤地奉承梅·宾尼。她吃定了他。宾尼一家从来就不放弃。如果我回家的时候穿一件亮黄色的雨衣出门，你觉得整个北峡会晕掉吗？或者穿一条那种长长的做工精致的紧身晚礼服？银色森林一定意识到潮流变化了。我昨晚收到希拉里的一封信。想到这是他大学的最后一年，真是奇怪。他又获得了一个建筑奖学金，打算毕业后去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他觉得他能在离开之前见我一面。”

希拉里没有跟芭特说他的计划。

那天，惠勒先生的结婚启事登在了报纸上。朱蒂故意把登有这则消息的那页纸戳下来，扔进火堆里，用拨火棍把它压了下去。

两周后，到了三月下旬，朱蒂准备好了她的染锅。雷要回家了。芭特发现自己很害怕……因为她的害怕，她感到很伤心。

“今年春天，芭特是怎么了？”朗·亚历克问朱蒂。“整个冬天她都好像不太舒服……现在她根本就是有些忧郁了。她是爱上谁了吗？”

朱蒂发出哼的一声。

“好吧，那么，她需要补补吗？我记得你以前每年春天都让我们吃硫磺糖水，朱蒂，这也许对她有好处。”

朱蒂并不认为硫磺糖水对芭特会有多大的帮助。

3

雷回来的那天，天气温和……弥漫着早春时节的倦怠，大自然在和冬天一阵搏斗之后，依然疲倦不堪。晚上，下了一场细细蒙蒙的小雪，芭特下午的时候去了秘密田野，看看能否从中获得面对雷回来的勇气。林中一片静谧，白色的苔藓长在树上，十分美丽。她每走一步，就发现这林子新的魅力，仿佛雄心勃勃的小精灵设计师正努力让她看到，只要有匠心巧手，单单是神秘的白雪就能产生这么美的东西。这么大的一场雪，芭特想，是对美的最好的考验。它无情地揭示出丑陋和扭曲，却为美和优雅增色，仿佛也为造物主的富足增色。她希望有人能和她一起分享这美景……希拉里……苏珊娜……戴维……雷。雷！几个小时之后，雷就会到家，一副热情的样子，却依然用明亮而冷漠的眼睛望着她。

“我就是不能忍受。”芭特悲痛地说。

当芭特听到叮当作响的雪橇在朦胧的夜色中沿着小道上来时，她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其余的每个人都在厨房等着雷……妈妈、席德、朱蒂、帝利塔克以及猫儿。芭特觉得自己不是他们的一份子，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天更冷了。绿色的天空中空气稀薄，树枝上挂满了雪，枝桠上空，一颗夜星发出怡人的银色之光。芭特听到了厨房里传来的笑声和打招呼声。好吧，她觉得自己必须下楼。

楼梯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突然，芭特觉得房间里的空气都凝结了。雷跑了进来……红光满面，容光焕发的雷，她的眼睛跟以前一样蓝，她的双唇像娇艳欲滴的花儿。穿着豹纹衣服的她给了芭特一个激烈的拥抱。

“亲爱的芭特儿……你怎么没下楼呢？噢，真高兴再见到你！”

这是以前那个雷。芭特怕自己会大声欢呼。突然之间，生活又变得美丽了。她仿佛从一个噩梦中惊醒，睁眼看到的是星星闪烁的夜空。“芭特，你没话对我说吗？你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吧，是吗？噢，如果你还在生气的话，我也不会怪你。我是世界上最笨的笨蛋。我们吵架之后，我马上就知道我错了，可我太骄傲了，放不下面子来承认错误。我走了之后，你还给我写那些冷冰冰、僵硬的信。”

“噢！”芭特马上开始又笑又哭。她们抱在了一起。一切都没事了……都像以前那么美好。

那是个美好的晚上。每个人都很享受朱蒂的超级晚餐，雷喂猫吃点东西，帝利塔克和朱蒂在比赛讲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雷和芭特的目光在饭桌上相遇，甚至连威廉三世也有望穿过博因河。但最美好的

时光是睡觉的时候。她们像以前一样躺在床上聊天，坏大胆在芭特的床上绷紧、屈伸它的爪子，珀普卡对着雷眨着金色的眼睛。

“我们又是好姐妹了，真好！不是吗？”雷大叫道。“我觉得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晨星一同歌唱。那段时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怎么会这么笨呢？整个秋天我都在默默地自哀自怜，后来就大爆发了。而且是为了……为了那种人！想到自己曾经喜欢过他，我就感到羞愧。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会这么……这么不可思议。可我真的是迷恋上他了。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不可能有结果。最糟糕的是……当我试图在众人面前假装自己一点儿也不在意……我知道没有银色森林里的女孩能嫁给一个巡回传道士。但这根本不能阻止我对他痴狂。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浪漫……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他，你知道的。寻寻觅觅的两个灵魂被家族骄傲、荣光所切断，就是这样，你知道的。我陶醉在其中……我现在清醒过来了。他以前透过谷仓望着我的样子！还有，有一次，当他读他的祷文……‘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他直直地望着我，我兴奋得快要窒息而死。那时候，他真的爱我。你没见过他写给我的诗，芭特。他似乎妒忌一切……妒忌‘在我耳边呢喃的风’……妒忌‘在我头发上玩耍的阳光’……妒忌‘洒落在我枕头上的月光’。诗句看起来并不好看，也不押韵，但我当时觉得那是一首巨作。你能想象当你插足进来，在我的眼皮底下抢走他时，我是多么愤怒吗？顺便说一句，他结婚了，你知道吗，芭特？”

“知道，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噢，他给我寄了张请柬，”雷咯咯地笑道，“你应该看看的。请柬的边缘上有一圈勿忘我花的图案！如果在那之前，我的情伤还没好的话，看到那请柬也会马上好的。芭特，为什么女孩子命中注定要为爱情犯傻啊。”

“我们都是傻瓜。”芭特说道。

“都是月亮惹的祸。”雷说道。

她们觉得彼此很亲近。后来，朱蒂进来给她们带了美味的热可可饮料、主教面包和一点葡萄干，仿佛她们是小孩子似的。

“想想，”芭特说道，“对别人来说，今天只是普通的星期三。但对我而言，今天是你回家的日子……回到我的身边……回到我的生活中。或许按日历看，现在是三月份，但在我的心里，现在是四月……春之歌嘹亮的四月。”

“祝我以后更理智些。”雷一边摇晃着她那杯可可，一边说道。

“祝我们都更理智。”芭特纠正道。

“又回家了，真好，”雷感叹道。“我在圭尔夫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而且我真的学到了东西……不仅仅是自然课。社会方面也不错。学校里有些不错的男孩，我们一起去尼亚加拉旅游，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程。但我基本同意你说的这世上没有像银色森林这么好的地方，它一定对住在这里的人有影响。那些可爱的猫！自从我离开岛上后，我真的没见过一只好看的猫，芭特……没有一只猫看起来像是真的享受做一只猫，你知道的。我真想我们可以做些疯狂的事来庆祝。在月光下睡觉，或类似的事情。可是三月份，天气太凉了，我们肯定会被规劝不要这么做的。告诉我我走了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你的信是那么地……那么地仁慈，没有什么刺激的东西。让我一次性地告诉你吧，芭特，一个总是赞美所有人的人是一个非常无趣的笔友。我相信你一定藏着很多小道消息。有一些爆炸性的消息吗？有谁出生了……结婚了……订婚了吗？不是你，我希望。芭特，不要嫁给戴维。他太老了，不适合你，亲爱的……他真的是太老了。”

“别傻了，甜心，我只把戴维当朋友。”

“亲爱的，”朱蒂一边下楼一边说，“我就知道加德纳家的人会恢复理智。”

太高兴以至于睡不着是件奇妙的事情。窗外的那片天空看起来也高兴极了。芭特醒着的时候，那句几天前她听戴维念的诗句……那句当时令她伤心如今却有如朋友般的诗句……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早上醒来时，

心情愉悦，

尽情享受空气，爱他的同胞，

辛勤劳作的自由之人，

其灵魂必将永恒。”

她站在窗边，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诗句。雷偷偷溜下床，站在她身边。朱蒂正拿着一些让母鸡安静的东西穿过院子。

“芭特，”雷有点严肃地说，“你有想过朱蒂在变老吗？”

“别！”芭特呲牙咧嘴地说。“我不想想起任何破坏这个愉快早晨的东西。”

但她的确知道朱蒂在变老，只是她选择尽可能地忽视这件事。朱蒂难道不是有一天相当严肃地这样对她说吗：

“亲爱的芭特儿，如果我突然病倒了，我的蓝色的箱子的右上方有一件女式睡衣。”

“朱蒂……你不舒服吗？”芭特惊恐地大声问道。

“噢，噢，别担心，亲爱的，我身体很好。不过我今早在报纸上看到一份讣告，夏洛特敦的老玛吉·帕特森死了。我刚到岛上的时候，跟她最要好，她只比我大一岁。所以我就想跟你提一下那件女式睡衣的事情。麦克德莫特城堡的那位夫人有一件蕾丝的，她每次看医生的时候总是穿上它。”

“你和雷跟以前一样好，我真高兴，芭特。”当芭特把早餐拿给她妈妈的时候，她的妈妈说道。芭特望着妈妈。

“我不知道原来你知道我们曾经不好。”她慢条斯理地说。

妈妈笑了笑。

“这些事是瞒不过做妈妈的，亲爱的。我们总是能知道。而且，我觉得聪明地假装不记得是必须的。”

芭特弯下腰来亲吻了她。

“亲爱的宝贝，爸爸爱上你真是幸运，不是吗？”她低声说。

芭特出去的时候，雷在大厅里沉思。

“噢，芭特，芭特，生活真是有意思啊，我刚看到朱蒂让帝利塔克服下蓖麻油。你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是的，生活又变得有意思了。现在芭特觉得自己又能投身于打扫房子的计划，心情愉快地进行春天里的大整修。看似漫漫无期的日子如今却显得很短，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新的生活。

4

那年春天，戴维和苏珊娜去英国旅游，整个夏天，朗之屋的门窗都是紧闭着的。芭特非常想念他们，但朱蒂和雷却怡然自得。

“那个苏珊娜打从来这儿开始就一直想要撮合她哥哥和芭特儿，”朱蒂对卡朵说，“我最近一直担心她会成功。他老得快要用生发水了！芭特儿现在没有其他人追。那男的的确受到打击了，不知怎么地，有传言说她觉得没人配得上她。”

“的确，只要她动动小指头，在两峡没有她得不到的人，”雷心想，“我觉得这不过是她同情地说‘我知道’的样子。她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什么。”

“卡朵，你觉得叮当今年夏天会回家吗？”

雷摇了摇头。

“恐怕不可能，朱蒂。他签了一个大合同，要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建一个山上的旅馆……对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来说，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况且……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他和芭特除了是好朋友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关系了。你不能让他感到嫉妒……这一点我知道，因为我已经试过了……所以我确定他会像芭特关心他一样关心芭特，仅此而已。你知道吗，朱蒂？我觉得如果叔叔阿姨们……或许我们所有人……能不再取笑芭特没有男朋友的事会更好。她觉得整个家族的人执意要把她嫁出去……况且这会唤醒她身上那种加德纳家的叛逆，我们所有人都有点叛逆。如果你们不是那么鄙视可怜的拉里·惠勒的话，我相信我不会看多他一眼。”

“女孩的确是这样的，我知道。我希望在我死之前可以看见你和芭特儿都安安乐乐的，有人照顾你们，亲爱的卡朵。”

雷大笑了起来。

“朱蒂，我才十七岁。还不会嫁不出去。还有，不许你说死……你会长命百岁，你会看到我们儿孙满堂。”

朱蒂摇摇头。

“我做事都没以前那么利索了，亲爱的卡朵，噢，噢，我们都会变老，你还不了解时间流逝得有多快。”

“至于芭特，”雷重新回到这个话题，“我想也许她不会结婚。她太爱银色森林了，不会为了任何人离开它。戴维的最大优势在于朗之屋离银色森林那么近，芭特仍然能够密切关注它。你知道诺玛今年夏天要结婚了吗？”

“一直有所耳闻，布莱恩太太现在心里一定非常高兴，她的两个女儿都嫁得那么好。诺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嫁出去。并不是说我认为她的男朋友是什么有钱的大人物，虽然他来自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妈妈现在……她来自萨默塞德的麦克米伦家族，并且从来没有让她的丈夫忘记这一点。她保持着所有麦克米伦家的传统……每双丝袜她只穿一次，而且她的女仆必须在她吃饭前这样说，‘晚饭做好了，女士，’而且，大托盘和所有的银制取菜餐具都要搭配好啊。不管场合是否合适，她都会提醒她的丈夫她的娘家是麦克米伦家族，还把岛上的大人物给数了一遍。幸亏他有点幽默感，不然，日子就显得单调琐碎。我会忘了在海湾的一次庆典上听他说关于那位女士的故事吗？那时他的儿子们，吉姆和戴维，还是两个小家伙，吉姆有天从教堂回家，严肃地对戴维说，‘牧师一直都在说耶稣，但他没说耶稣是谁。’‘哎呀，当然是耶稣·麦克米伦啦，’诺玛的男朋友用和他妈妈一模一样的语调说道。麦克米伦先生当然大为吃惊，但你的昂娜阿姨认为这是亵渎神明。不管怎样，加德纳家和麦克米伦家是一样的。好了，现在我要开始做些小饼干了，小玛丽要过来玩一个礼拜，她真的很像芭特小时候的样子。有时候我都怀疑时间是否倒退了，她像芭特儿一样总是对风说晚安……还有她的那些问题！‘我一定要乖乖的

吗，朱蒂？有时候我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不乖吗？’还有，‘天都黑了，洗脸有什么用呢，朱蒂？’当然咯，她来的话，生活就多了点阳光。我想即使是花园里最小的花儿也会高兴的，更不用说那些猫了。”

比起自己的婚姻前景，芭特更为关心雷的。因为雷似乎如朱蒂所说的在两个不错的年轻人之间“犹豫不决”。南峡的布鲁斯·麦迪逊和夏洛特敦的皮特·阿尔瓦德都在门槛上扎营，而且都斗志昂扬，互相嫉妒，据说两人见面的时候，都气得脸色发白。生活，如帝利塔克所说的，正因此而丰富多彩。

芭特对于两人都没有反感……除了两人的存在意味着变化……有时候，芭特觉得雷喜欢这一个，有时候又觉得她喜欢另一个。雷像以前一样漫不经心地跟芭特和朱蒂谈论他们，可芭特和朱蒂都认为很大可能她最终会选择他们其中的一个。当然，芭特讨厌这种想法。但如果雷终有一天要嫁人……当然不会在近几年内……那人必须住在附近。芭特更倾向于皮特，而朱蒂更喜欢布鲁斯。

“我们会成为非常登对的夫妻，”雷同意道，“在夏天，我最喜欢布鲁斯，但在冬天，恐怕皮特更好。他总是让我觉得自己很漂亮……那是一种某些男人永远也没有的本领，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了。可……他的鼻子！你注意到他的鼻子了吗，芭特？现在倒不是太糟糕，可几年后，它会变得瘦削，有贵族气质。我无法想象自己每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对着这样一个鼻子。而且一想到我的女儿们也许会遗传到这样的鼻子，我就害怕。男孩子的话，倒影响不大……无论怎么样的鼻子，对男孩子来说都问题不大，因为很少有女孩子像我一样对鼻子敏感。但可怜的女孩子！”

朱蒂吓坏了，可她自己也不太喜欢皮特的鼻子。银色森林自有办法从络绎不绝的追求者身上获取乐趣，黄金时代似乎又回来了，大家都没怎么太当回事，直到有次芭特去海湾参加了一场舞会，而唐纳德

·福尔摩斯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芭特，这些正如雷第二天在吃早餐的时候宣布的那样。而且雷说这事的时候，芭特脸红了，真的脸红了。每个人都从这脸红中得出了相同的答案——芭特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加德纳家的每个人立刻都突然对此产生了兴趣。接下来的夏天里，唐纳德·福尔摩斯经常拜访银色森林。雷和她那两个相互嫉妒的追求者不再是关注的焦点。每个人都赞同他俩交往，福尔摩斯家保持得体的社会和政治传统，而唐纳德本人是一家前景不错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新合伙人。

“噢，噢，现在就像样了，”朱蒂高兴地同帝利塔克说道。“真是天生一对。这一次一定能长久。芭特儿一直以来的等待是对的。”

“我觉得我闻到了香橙花的香气，象征性地说。”帝利塔克对汤姆伯伯说道。

“嗯，是时候了。”汤姆伯伯说道，他并不喜欢象征。

“她在经历了各种雾水情缘后，能找到这么好的人真是她三生有幸啊！”伊迪丝姑姑酸酸地说道。

芭特也认为自己恋爱了……真的恋爱了。几周以来，都是甜言蜜语，拨动人心的沉默，迷人的月亮、星星和猫咪……虽然在她内心深处，她偷偷地怀疑他不太喜欢猫。可至少他假装喜欢这些猫咪。人不可能拥有一切。他出身不凡，家教良好，长相英俊而且魅力非凡，自从和莱斯特·康威分手以后，芭特第一次有兴奋、忐忑又奇妙的感觉。

“我以为这一切都停留在了十七岁那年，”她告诉雷，“但似乎它又回来了。”

一直在等着“其中一个她会嫁的人”的雷小心翼翼地清了清喉咙说：

“实话实说，芭特，你打算嫁给他吗？”

“我可不是贝蒂·巴克斯特。”芭特眨着眼睛说。

“别闹了。所有人都知道他打算跟你求婚。坦白说，芭特，我非常喜欢他作我的姐夫。”

芭特看起来很严肃。她想象着自己看见夏洛特敦的报纸上宣布着自己订婚的消息。

“我听到门口传来他的脚步声就脸红。”她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注意到了。”雷咧着嘴笑。

“而且如果他赞美其他女孩子，我就会因嫉妒而痛苦不堪。总的来说……我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没有完全……但我想，如果他说‘你愿意吗？’我会回答，‘是的，我很荣幸。”

雷站起来，激动地抱着芭特。

“我真高兴……我真高兴。我高兴地快要大声欢呼了。”

“一个秘密换另一个秘密，雷，如果要在两个人当中选，你会选择嫁给哪一个？”

雷拉着斯库登克的一只耳朵，斯库登克立着半个身子坐在她的床上，睁着圆圆的双眼凝视着这两个女孩子，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汤姆绅士看起来一副聪明绝顶、不可一世的样子，坏大胆看起来则好像生活是一次有趣的冒险，但斯库登克总是看起来好像它就能永远做一只猫，如果它愿意的话。

“芭特，我希望我自己知道。我一直对此犹豫不决，可那只是掩饰。我真的不知道。两个我都非常爱……芭特，有没有可能同时爱上两个人呢？书上没有说，我知道……但生活中呢？因为我真的两个都爱。他们都是我心爱的人。可是坦白说，芭特，每当我决定自己最爱布鲁斯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也喜欢皮特。反之亦然。就是这样。好了，诺玛的婚礼就在下个礼拜。朱蒂很生气，因为他们打算婚礼前夕在教堂将整个婚礼过程排演一次。‘下一次他们就要预演葬礼了，’她说道。如果你嫁给唐纳德的话，朱蒂肯定高兴得疯了。但你走了以后，她也肯定会伤心死的。你走了以后……我的热情都被浇熄了。噢，芭特，如果人不恋爱，生活不是更美好更简单吗？我多么希望能在布鲁斯和皮特之间做出选择，可我就是不能。如果我可以两个都嫁，那该多好啊。”

院子里传来了一阵愤怒的猫咪尖叫声，雷跑下楼去迎接布鲁斯……又或许是皮特。

第二天下午，芭特，正如她自己说的是“推了和玛莎的约会去照顾玛丽，”急忙跑到了秘密田野，虽然还要做苹果果冻和腌制黄瓜。她穿过似乎百年来一直孤寂的翠绿色枫树林，在田野边上一个老木头上坐了下来，木头上覆盖着一层苔藓，像个垫子一样。这么多年来，它没有多大的变化。它仍然是属于她的，它理解她，为她守住秘密。但今天，她的灵魂与它之间隔着些东西，毕竟有些东西不安分地干扰着她……或许，是即将必然会发生的变化。

她抬头望着头上的深红色的枫树。又一个夏天即将结束，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痕迹，衰退和变化，即使是在秘密田野也不例外，地里的小草已经换上了紫装，弯下了腰。是的，她会嫁给唐纳德·福尔摩斯。她十分确定自己爱他。芭特站了起来，朝着秘密田野飞吻。下一次再见到它的时候，她已经属于唐纳德·福尔摩斯了。

回家的时候，她本打算到快乐山一趟……整个夏天她都没去过那里……可最终她没去。快乐山属于那些……那些过去的事情……那些回不了头的东西。

第二天晚上，唐纳德来找她的时候，她正在桦树丛里。唐纳德·福尔摩斯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而且他深深地爱着芭特。对他而言，芭特就是爱的化身。她的肩膀上有一只小猫，她的裙子上有一片叶边绯红的嫩绿叶子。她的脸让他想起了松树林、高地草甸和海湾微风。他是为了问她一个问题而来的，他开口问了，直接而自信，仿佛他有权利这么问似的……因为如果说一个女孩曾经鼓励过一个男孩的话，那么整个夏天芭特都在鼓励唐纳德·福尔摩斯。

芭特稍稍避开他那张红通通又急切的脸。透过树林里的缝隙，她看到了罗宾逊山上的暗紫色树林……海湾蓝色的光辉……池塘田野里的片片三叶草丛……朦胧如猫眼石般的天空……还有银色森林！

她转向唐纳德，张嘴想要说，“我愿意。”她发现自己在发抖。

“我……我非常抱歉，”这是她说的，“我不能嫁给你。我以为我能，但我做不到。”

5

“我情愿希望明天早上之前有一场地震，”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芭特想。整个世界都变得十分陈旧，生活似乎比灰烬还要灰。在某种程度上说，她真的有些失望。她会非常想念唐纳德的。但为了他离开银色森林？不可能！

她知道自己会遭到家族的责备，他们并没有怪错她。等到他们不再生气的时候，她的感觉正如她向不会过于同情的雷吐露的那样，“自己像人造丝瑕疵品的廉价柜台。”甚至连妈妈也有点失望。

“你不是喜欢他吗，亲爱的？”

“我以为我能……我以为我喜欢……妈妈，我就是无法解释。我非常抱歉……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一切关于我的坏话，都是我活该的……可我就是不能。”

每个人都长篇大论地说着，她所有的亲戚轮流就此事诘问她，朗·亚历克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可我不爱他，爸爸……我真的不爱。”可怜的芭特悲哀地说道。

“你没能早点发现，真是遗憾啊，”朗·亚历克酸酸地说，“我不喜欢听到别人说我的女儿是个任意抛弃情人的人。不，不要那样对我笑，小姐。听着，你靠那微笑得到太多东西了。这不是开玩笑的。”

“再这样挑三拣四的话，你最终只会找到一个歪瓜劣枣的。”伊迪丝姑姑阴沉地警告说。

“真的说得太多了，伊迪丝姑姑，”芭特抗议道，她觉得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小人物都必须在某个时候反抗。“我是不会为了取悦家族的人而结婚的。”

“她要的是什么样的丈夫啊？”芭芭拉姑姑抱怨道。

“天知道，”伊迪丝姑姑说道……用一种听起来像是怀疑上帝也不知道的语气说。“她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人了。”

“你知道的，你年纪越来越大了，芭特，”汤姆伯伯和善地反对道，“你为什么不能对他有好感呢？”

芭特故作调侃地隐藏自己的感受。

“我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血统都喜欢他，汤姆伯伯，但我的法国血统不喜欢，而且我还不太确定自己的爱尔兰血统怎么样。”

汤姆伯伯摇了摇头。

“你一不小心，所有的男人都会被抢走的，”他沮丧地说。“男朋友并不是挂在树林里等你的，你知道的。”

“如果他们真的在挂在树林里的话，倒也挺好的，”芭特比以往更轻率地说道。“那样就不用把他们摘下来。就让他们挂在那里吧。”

汤姆伯伯放弃了。像她那样子，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杰西阿姨说塞尔比一家总是变幻莫测，布莱恩叔叔说他早就说过芭特只是拿小福尔摩斯寻开心，海伦阿姨说芭特一直都是与众不同。

“一个情愿在树林里漫步也不愿参加舞会的女孩。别告诉我她很正常。”

最可恶的是那个同情心泛滥的宾尼夫人。她遇到芭特的时候说：“你在爱情上似乎运气不佳，亲爱的芭特。但即使他从你的指缝中溜走，也不要气馁。天涯何处无芳草。你知道的，亲爱的，即使你找不到丈夫，现在还有许多事业在等着女孩子。”

从宾尼家的人那里听到这些话，是很难受的。好像是唐纳德·福尔摩斯抛弃了她似的！更令人难受的是听到唐纳德·福尔摩斯的妈妈说加德纳的女孩故意引诱她的儿子……让他忐忑了整个夏天，然后将他抛弃。

“但我活该。”可怜的芭特痛苦地想着。

据说唯一一个没说任何坏话的是唐纳德·福尔摩斯本人。唐纳德保持沉默，表现得如伊迪丝姑姑断言的那样，非常绅士地看待任何与这个令人惋惜的事件有关的事。

朱蒂起初非常不安，但当所有人都在责备她亲爱的芭特的时候，她很快就想通了，并想到唐纳德·福尔摩斯身上有一种奇怪的舅老爷气息。

“有点像守财奴，总是像只孤单的猫一样可怜地走来走去。甚至连狗都停下来望着他，他那么奇怪。我真担心他妈妈那边真的有位表亲穿着丧服去参加一个抛弃她的男人的婚礼。噢，噢，恐怕那很可能会随时发生。”

令芭特惊讶的是，席德也支持她。

“放过她吧，如果她不想嫁给唐纳德·福尔摩斯，那就不嫁。”

一天晚上，芭特在花园里逗留到很晚。银色森林里的树木在风中哗哗大笑，一轮朦胧的新月挂在天空，一片云朵飘过来渐渐遮住了月亮。起初，薄暮是金绿色的，后来变成了宝绿色。远处的山仿佛给它们系上了紫色的头巾。不管怎样，芭特觉得自己和灵魂达到了平和，她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如果爱银色森林胜过爱任何人是很愚蠢的，那么我会一直做个傻瓜，”她自言自语说。“因为，我属于这里。我差点就对唐纳德说出一些会使我永远与这里分开的话，这是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当她转身离开花园的时候，她激情澎湃而又无比真诚地说道，

“我希望再也没有人向我求婚。”随后脑海里闪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想法。

“我不用告诉希拉里我要结婚了，真是太好了。”

6

十一月的这一天是个残酷的日子，起初这一天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不同。但下午三点左右，汤姆绅士严肃地从曾祖父尼希米的椅子上的垫子上跳下来，四处张望。朱蒂和芭特一边做圣诞节用的蔓越橘派和火鸡填料一边望着它。它久久地望着朱蒂，据朱蒂后来回忆说，然后走出了房子，穿过院子，沿着私语小径走去，它瘦黑的尾巴雄赳赳地在空中伸着。她们望着它消失在视野中，但并没有太在意它的离开。它常常像这样开始探险，傍晚才回来。可当那个特殊的晚上朦胧的夜色变成一片黑暗时，汤姆绅士还是没有回来。汤姆绅士再也没有回来过。对银色森林里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场灾难。以前有许多可爱的猫一直在乐土那儿捕捉老鼠，但它们的位置很快就被其他的小猫咪填补。但他们觉得，没有哪只猫可以填补汤姆绅士的位置。它在这儿呆了太久了，就像是他们的家人一样。他们真的觉得它会永远地在这里住下。

它的命运没有任何的先兆。所有的追问都是徒劳。很明显，在它离开银色森林之后，没有人见过它。芭特和雷悲恸地认为汤姆绅士一定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但朱蒂不这么认为。

“汤姆绅士得到了启示，回到它自己的地方去了。”她神秘地说。

“不要问我那个地方在哪里……汤姆绅士总是守着自己的秘密。你还记得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你要死了的那个晚上吗，亲爱的芭特儿？

我不否认，我会很想它。它是个不合群的乖宝贝。它要的不过是一张自己的垫子、一些玩伴以及偶尔喝点牛奶。汤姆绅士从来不为无可挽回的事伤心，是吗？”

虽然朱蒂试着理智地接受这件事，但她晚上爬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是感到非常寂寞，她的脚边再也没有黑护卫了。

“真的发生变化了，”她伤心地低声说。“汤姆绅士知道，那就是它离开的原因。它从不爱担忧不安。恐怕银色森林的运气也要跟他一块没了。”

第五年

1

和戴维还有苏珊娜在壁炉前读了一整晚的诗后，芭特从朗之屋启程回家。进家门前，芭特在门口逗留了一会儿，心满意足地注视着银色森林。不论从任何地方回到家，她都是这样。今夜，银色森林显得尤为美丽，与那黑暗背景中的银色桦木和隐隐约约、如梦如幻的冬日原野构成了一幅精巧绝伦的图画。森林里的屋顶上闪烁着最近一场风暴下的白雪。两棵带状的粉状杉林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长高，正向森林的西部延展。南部是两棵光秃秃的白桦林，一轮如珍珠般圆润的明月挂在中央。一束温暖的金色灯光透过厨房窗户闪烁……这是属于家的灯光。看到家门，她知道只要打开门，就能踏入美好、光明和关爱的环抱中，这真是件迷人的事。

整个世界里似乎只有月光和银色森林，隐约被一阵音乐般的风声打破宁静，但那声音是如此轻微，以至于你几乎不知道是否真有风吹过。私语小径沿侧的树仿佛是仙女织布机上的织物，一只心爱的小猫咪正轻巧地踏雪向她走来。

芭特非常快乐。这个冬天很美丽……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冬天之一。朱蒂因汤姆绅士的离去而做出的预言一个也没发生。温妮和她扑闪着明亮眼睛的孩子们经常来访，小玛丽每次都待上好几周。尽管她的妈妈会抱怨芭特过分娇惯她，以至于她回家后，简直拿她没辙。玛丽有次说过，“我希望我是个孤儿，那么我就可以过来和芭特姑姑住。她会让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玛丽的记忆中，芭特姑姑只对她生过一次气，因为那回她拿了帝利塔克的短柄小斧砍倒了火鸡房后面一棵初生的小杨树。当时，怒火在芭特眼中闪烁，而玛丽则被不光彩地打发回家，她感觉到如果芭特姑姑能原谅她，就是她的万分侥幸。玛丽一点儿也不明白，不过是一棵那么小的树而已。她把一整罐糖浆洒在了客厅地毯上或是将一壶水打翻在诗人之屋的地上时，芭特姑姑生气的程度都不及这一半。

但是银色森林里的每个人都娇惯小玛丽，因为他们爱她。她有一张如此讨人喜爱的小脸蛋，面庞上的每一处都洋溢着笑容……她的眼睛……她的嘴巴……她的鼻翼……她脸颊上的酒窝……她耳前小小的卷发。朱蒂曾发誓说，小玛丽和童年的芭特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又比当年的芭特漂亮得多，不过她没有芭特那时精灵般的魅力，有时朱蒂觉得这倒也好。那奇妙的、一星点儿的与众不同，会使一个人孤立开来，在她和其他人之间树起一道藩篱，这大概总归不是好事，不管这道界线是多么地轻微。潜伏在朱蒂脑海里的这个念头，很可能发源于芭特的情人不再来银色森林这个事实。自从唐纳德·福尔摩斯那桩事之后，两峡的年轻人就对芭特敬而远之了。可以肯定的是，当帝利塔克谈论到这件事时，朱蒂轻蔑地评价道，他们每个人都曾经被芭特迷得服服帖帖，最终一个男人也没留下。但暗地里她却对此担忧不已。一想到芭特也许会变成老姑娘，朱蒂就几近抓狂。甚至是戴维·柯克，似乎也没有在他们坚持称之为“求爱”的行动上取得任何进展。当朱蒂听见宾尼夫人说芭特·加德纳被束之高阁已是板上钉钉的时候，她恼怒得发抖。

“噢，噢，帝利塔克，宾尼夫人和响尾蛇之间的区别只是……响尾蛇不会说话。”

芭特并不担心没有男人这件事。

“我会陷入爱河但不能持久，”她冷静地告诉朱蒂，“从来都没有持久过。朱蒂，这你是知道的。我天性多变，因而我再也不会信任

自己的情感。这个毛病如果仅仅伤害我自己，我是不会介意的，但它还会伤害别人。朱蒂，我一生中只有一个真爱……银色森林。我将永远忠于它。它带给我的满足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甚至当我疯狂地爱上哈利斯·海恩斯、莱斯特·康威……以及唐纳德·福尔摩斯的时候，我总能感觉到还是缺了些什么。我说不出缺了什么，但我知道内心在渴求。所以不要担心我，朱蒂。”

朱蒂唯一的安慰是希拉里的信仍然定期寄来。那天芭特从希拉里那里收到了一本书……一本用暗绿色皮革装帧的可爱的书，书封上印着一张金色的蜘蛛网……一本属于芭特的书。希拉里的礼物总是那样……每当他的目光落在它上面，都必然会说，“那是芭特的。它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的。”

如果生活可以就像这样一直到永远……至少，就这样，好多年，“免受变化的侵蚀。”童年时你以为一切都不会变，但现在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总有些新事物出现……一些你不曾预料的事物。只是那天她无意中听到朱蒂对帝利塔克说：“噢，噢，近来一切进展得太顺利了。我们过不久一定会遭受可怕的冲击。”帝利塔克告诉朱蒂，她需要服用舒肝片，但芭特害怕舒肝片代表朱蒂的健康出了问题。

在银色森林，雷的恋情取代了芭特的恋爱曾有的地位。夜晚，在厨房的炉壁边，伴随着毫无浪漫可言的奶油煎鸡蛋或火鸡骨头的声音，雷非常坦诚地与芭特和朱蒂讨论她的两位追求者，可她的心意从未持续两个夜晚。

“不要这样频繁地改变主意。”芭特有次恼怒地说道。

“喔，但这是件光彩的事儿。”雷笑道。“想想看，一周接着一周地与同一个男人相爱，简直乏味得要命。当然了，我决定在将来某天拿定主意，再也不动摇。我觉得自己肯定会嫁给他们其中一个的，他们都是不错的结婚对象。

“雷！这听上去是多么功利！令人讨厌！”

“亲爱的姐姐，当拉里·维勒寄给我一份鲜花装饰的婚贴时，我的罗曼史就结束了。那件事永远地治愈了我。而且我不是自私自利的……不过是不再多愁善感罢了。我只是难以在两个同样优秀的男孩当中做出选择。”

“这对他们一点儿也不公平。”芭特抗议道，“并且人们都在议论。他们说你差不多可以算是和他俩都订了婚。”

“好吧，你知道我没有。他俩都没受到任何形式的欺骗。尽管彼此妒忌，但总的来说，他俩还算是相处融洽。表面上，两人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根本不用担心会发生决斗，就算决斗尚未过时。”

“你不希望一个男人用他的生命为你冒险，对吧？”芭特逼问。

“不……不要。”片刻之间雷严肃起来。“但我觉得我会想让他心甘情愿冒这个险。我想知道布鲁斯或者彼得是否会那样做。可是，他们从中得到的刺激源源不断。就像是某种竞赛，你懂吗，而且男人从中得到的享受远大于从轻易成功的求婚中得到的。有时候，我想我会抽签决定选谁……我真的这么觉得。他们看上去旗鼓相当。如果说彼得的鼻子不是我梦寐以求的那一型，那布鲁斯的耳朵也不是。他们的名字都好听，这很重要。和名字糟糕的人——比如说，叫狄更斯的家伙——结婚该多可怕啊！朱蒂，你觉得布鲁斯到四十岁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大胖子吗？如果那样我恐怕就不会爱他了。彼得就没有这种风险，他将永远像沙锥鸟那么瘦，可是他的脸颊红扑扑的。我不喜欢脸颊红润的男人，我更偏爱脸色苍白而有趣的那种人。而且，他的妈妈会喜欢我吗？”

“就算她不喜欢，也不会是什么大麻烦，亲爱的卡朵，”朱蒂说道——她很喜欢听雷的“胡话”。“那女人不怎么灵光。我听说她是

那种在三伏天给家里人煮热汤的人。彼得一定是从他爹爹那儿继承了健全的心智。”

“昨晚我差点就告诉他我会嫁给他。好在我足够理智，明白这只不过是受月亮的影响。在月亮正合适的时候，我能爱上任何人。芭特，别看上去这么不满，你没有这权利，大家都知道你常改变念头。我希望我能拿定主意……我真的很想。这太让人疲倦了，我从未想过我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芭特不耐烦地说道。

“芭特，我在乎……我真的在乎。这是最令人恼火的一点……这一点和书本不一致。”

“为什么不打发走他俩，继续你的大学课程呢？你曾经想成为一个医生啊。”

雷叹了口气。

“上大学的费用太高了。并且，我的志向似乎逐渐消失了(注)……不，这不是个双关语，真的不是。我们在银色森林似乎就是这样，芭特。我们不过是居家女孩而已，想有个家可以悠闲度日，有个好丈夫和几个可爱的宝宝。”

“噢，噢，这是你今晚说过的唯一明智的话，卡朵甜心。”朱蒂咧嘴一笑。她了解她的卡朵，因此并未把她的困境当回事。这些都是甜心们的玩笑，给银色森林的生活带来欢乐。总有一天卡朵会想明白她最喜欢哪个好小伙儿，那时将有一场美妙的婚礼，并且卡朵将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定居，就像温妮那样。朱蒂怀着她那根深蒂固的老一套做媒心思，就是这么希望的。只有芭特担心这件事。不知为何，她

无法想象雷成为布鲁斯·麦迪逊夫人或彼得·阿华德夫人。但她扪心自问，这到底是因为她认为雷对两个男孩都不够在乎，还是因为她痛恨又一场婚礼将会给银色森林带来的变化？”

“暂时搁着这念头别想了，芭特儿心爱的。”朱蒂建议道。“上帝会将一切安排好的，我相信。”

2

春天走过……夏天流逝……终于到九月了……然而，那年秋天却几乎是另一番景象。芭特从萨默赛德回来了。三个星期前，住在萨默赛德的杰西姑妈生病，芭特前去探望，帮着布莱恩姑父张罗家务。终于，又回到家了，真是太好了！那阳光是琥珀色的呢？还是金黄色？河堤沿岸最新的蜀葵是多么壮观！四周的空气充满生机，秋天的苹果园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味，两只胖嘟嘟的小猫咪在阳光下打滚，多么可爱！花园也敞开欢迎的怀抱，翘首期盼她的归来。

“朱蒂，有什么消息？快告诉我，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都发生了什么。信里没法说清楚，而且雷的信太简略了。”

“噢，噢，雷！”朱蒂的神色让人觉得好像世界到了末日。但芭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她的心思沉浸在银色森林里。帝利塔克捂着嘴，明显咳得很厉害，一边还说着，在这银色森林，爱神丘比特还是和往常一样忙碌。

“哦，是彼得和布鲁斯，我猜，”芭特笑着说，“雷是打算让这两个人一直这么较量下去吗？不带这样开玩笑的。顺便问问，她现在人在哪儿？”

“放学回家后，也就是半小时前，她还在肉馅饼地里爬干草堆来着。”朱蒂边说边朝着帝利塔克皱了皱眉。

芭特朝闵思派田走去，地里的草堆用了一半，上面的一小块颜色暴露了雷的去处。芭特爬上梯子，雷一把抓住了她。

“亲爱的，我真高兴你回来啦！你仿佛去了萨默赛德好久好久。我刚才就一直这么躺在这儿，让想法慢慢成熟。我觉着我的脖子上有一只毛毛虫，但是没关系，即使毛毛虫也有它的权利。”

芭特窜到雷身旁躺下，很享受地叹了一声。天空多蓝啊，南边是金色的云堆！芭特不喜欢没有云的天空，因为那对她来说近乎冷酷而遥远。几朵白云会让天空顿时变得友好亲切、富有人性。凉爽而惬意的海湾微风环绕而过，从古老的农场带来山谷和山坡各种若有若无的气息。金凤花地在今年被用作了牧场，芭特想起她和席德过去在那片土地里玩耍的情形，那时，他们头顶上闪耀着金凤花的光芒。

“就这样静静躺着，沉浸在世上的美景中，就像在天堂一般，不是吗？”她半梦半醒地说着。

雷没有回答。芭特把头转过去，望着她那躺在干草堆里的妹妹——年轻柔美、轻盈纤细。她的双眼是那么柔和美丽、明亮动人！她心里准藏着什么事……

“芭特，亲爱的，”雷说，“我订婚了。”

芭特感觉像是惊天霹雳。

“雷……让我瞧瞧你的舌头。”

“不，我没发烧，亲爱的……我真没发烧。”

“雷，你是说真的吗？”

“当然。哦，芭特，我只是幸福得浑身酥软，禁不住颤抖。我从来都不知道一个人会如此幸福。虽然你只离开了三个星期，但一切都变了。芭特，你不在的这三个星期里，生活就像是一本故事书，每一天都像是里面激动人心的篇章。”

芭特才缓过神来，顿时也觉得浑身无力而颤抖，但不完全是因为幸福。

“是哪一个……布鲁斯？还是彼得？”她略带冷冷嘲讽意味地问道。

雷像个小孩子似的大笑了起来。

“哦，芭特，两个都不是。是布鲁克·汉密尔顿。”

芭特愕然。

“布鲁克·汉密尔顿是谁？”

雷又笑了。

“如果有人不知道布鲁克·汉密尔顿是谁，这不奇怪，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三个星期前我还不认识他。我是在你离开后的第一天晚上，在多特家的舞会上遇见他的……”

“雷·加德纳，你不会是要告诉我，你和一个认识了才三个星期的男人订婚了吧？”

“别那么快下定论，亲爱的。我们要等到他念完大学才结婚，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相互了解。而且，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这准没错。记得那天晚上九点之前，我从未见过他，十点的时

候，我却爱上了他。朱蒂说这种情况是千年等一回。在此之前，我从不相信一见钟情……但现在，我知道了——这就是。”

“雷……雷……我也曾想过……我肯定，我也曾疯狂热恋过莱斯特·康威……但那只是镜中月，水中花。”

“多特家开舞会那晚没有月亮，你可别把这个怪罪到月亮头上。”

“我想，”芭特讽刺地说，“他得多么英俊潇洒才会让你也迷恋上……”

“可他并不英俊。想起他的脸，我就觉得他长得真的很丑，但丑得迷人。蓝色的眼睛深邃而沉稳，肩膀宽厚而可靠，还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虽然看起来像是用耙子梳过似的，但我还是喜欢。要是头发梳得亮锃锃的，那就不是布鲁克了。亲爱的，没关系，真的。爸妈都喜欢他，就连朱蒂也认可他。等他读完大学，我们就结婚，然后去中国。”

“中国！”

“是的。他将接管他爸爸在中国的业务……忘了告诉你，他是哈利法克斯·汉密尔顿家族的一员，是多特的堂兄。”

“但……中国！”

“听起来的确远了些，但真的没关系，亲爱的……不管是去印第安草原还是拉普拉姆德雪山……只要和他在一起，我都愿意。我没和别人说这些，芭特……但在你面前，我就很自然地说出来了。”

“那布鲁斯和彼得怎么办？”芭特问，淡淡地笑着。

“芭特，事情说来滑稽。哦，有太多的事要跟你说了。要知道，他们俩完全不知道布鲁克的事。两个星期前，他们告诉我，让我必须在他们两个中选定一个，我就跟他们讲我已经和布鲁克订婚了。你真应该看看他们的脸色。之后他们就不见了踪影，我都觉得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在遇见他之后一个星期，你们就订婚了？”

“亲爱的，我们相遇后的第三天就订婚了。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如果兰斯洛特爵士(注)骑着马走进你的后院，对你说，你必须嫁给他，你会怎么做？布鲁克没问我愿不愿意，你懂的，他只告诉我，我必须嫁给他。即使我想反对，也不会有丝毫的作用……哦，芭特，我……我哭了。真是太丢人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可我就是嚎啕大哭了。哭出来就舒服多了……我一直在想，对他来说，我只是人群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多特一直暗示我他在追求丽诺尔·麦迪逊……她满脸雀斑、塌鼻子。你可能猜到了，我并没有要求时间来考虑。芭特，你可别大叫啊！”

“不……不会……可这真的有点出人意料，雷。”

有那么一瞬间，芭特觉得雷……眼前这个雷……就像个陌生人。她离开银色森林才三个星期，竟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知道，”雷紧握着芭特的手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肯定有点突然。但如果有人让你计算与每一位心上人相处的时间，你就会觉得，遇见他似乎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不是陌生人，而是我们中的一个……像希拉里，他知道我们闲聊的所有话题，他真的知道。当你见到他时，你就会明白，芭特。”

芭特的确明白了。她在布鲁克·汉密尔顿身上找不到任何缺点，他有着做妹夫该有的所有优点：个子瘦长，蓝眼睛深邃迷人，眉毛直

挺乌黑。尽管一张脸长得“相当丑”，他和雷看起来当然也称得上郎才女貌。即使他就要带走她的妹妹，她也不可能像讨厌弗兰克一样讨厌他，但好在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而且，毫无疑问，雷是爱他的。

“我希望自己也能那样爱一个人，”芭特说，心存一丝羡慕。那晚，她独自一人在房间坐了很久。外面的知更鸟啭鸣似笛，浩瀚的紫色夜空下，自己显得那么渺小。在未来的日子里，她将永远像这样独自坐着。芭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沧桑……第一次为自己的未来感到一丝心惊胆寒。床上的“坏大胆”叽里咕噜声音很大，她几乎厌恶起这只猫来，它居然敢明目张胆地晒着幸福，着实残忍可恶。“坏大胆”太不懂人心了。

“我想，”芭特悲伤地想，“将来有一天，除了猫咪，我将一无所有。”之后，她心里又亮堂起来，“还有银色森林，那就够了。”她轻轻地说。

睡觉时，她跪在雷的床前，抱着雷的肩膀。

“亲爱的卡朵，”她说，喊起她儿时的昵称，“布鲁克很可爱……我想你们俩是幸运的……我爱你……爱你……爱你。”

“芭特，你是世界上最亲爱的人。为什么不给我说说关于惠勒教士的美好回忆，提醒我，我也曾以为我爱上了他？我真的希望你这么做……我真不懂怎么有任何人能忍住不说。”

朱蒂只是因为向往中国，才比较愉快地同意他们的订婚。

“噢，噢，我对异教徒很有意见，亲爱的芭特儿。他们送传教士去中国，没有问题，但不应该一同生活。而且她和他们一块儿，好像她要去中国似的！我想，丑女孩对他来说也就够了，因为他在文明的

国家没办法满足。我不否认，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他不可能像他叔叔那样。”

“朱蒂，他的叔叔怎么了？”

“噢，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最好不要重提。呃，你以后肯定会知道。汉密尔顿家族现在是在哈利法克斯，但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他们的祖父住在夏洛特敦。布鲁克的叔叔是个恶棍，如果这么称呼没有侮辱恶棍的话。他为人狡诈，当人狗腿。一次和他的爸爸吵完架后，他就离家出走跑到西部去了。之后，他给在当地一间小报社当记者的密友写了一封信，说在一场火车事故中，火车行驶到拐弯处的时候轧到了他的马和马车导致他丧身。报社刊登了这件事，他的朋友给他的家人朋友寄了一份报纸，上面特地做了标记。他可怜的妈妈看到这个消息折磨到心碎……我还没说他的爸爸十分艰难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几乎没怪罪他……他们都非常担心，想把他的尸体运回家。他们扛着棺材，带着殡仪员到了车站，到处找遍也没发现他的尸体，却发现迪克·汉密尔顿从火车上走下来，为他跟大家开的这个玩笑大笑不止！”

“多么可怕！但不要告诉雷这件事，朱蒂。”

“噢，噢，不可能……一个字也不会对她提。你有什么看法，亲爱的芭特儿？一个星期后，这个年轻的恶棍真的如他写的那样死了……那是个晚上，他鲁莽地骑着马闲逛，火车在西路的十字路口处撞上了他，人就这样没了。千万别告诉我这不是上帝的审判。毫无疑问，卡朵儿深深地爱上了布鲁克。‘这世上肯定不止他一个男人，亲爱的卡朵儿，’我说，有点儿嘲弄她的意思。‘没有了’，她一脸严肃地说。‘世界上再也没别人了，朱蒂，’她说。这样的话，不管有没有叔叔，我们都必须尽力为他们着想。帝利塔克会说，毕竟，这其中总有非常珍贵迷人的地方。”

事实上，帝利塔克是这样说的，“订婚了，天啊！”这种闪婚帝利塔克可没法接受。他去了坟地，坐在野蛮的迪克的墓碑上，拉起了小提琴，这才平复了情绪。帝利塔克的举动让朱蒂毛骨悚然。

“你怎么知道野蛮的迪克现在仍然不喜欢听小提琴，朱蒂？”席德大胆地问。

“如果野蛮的迪克真的在天堂，他可以听天使唱歌……如果不在天堂，他肯定会想些别的事情，”朱蒂气愤地回答。帝利塔克只好把他那件红色旧法兰绒上衣给她，好用来编制新针织的地毯里的玫瑰花苞，她才肯握手言和。但接下来这平静又几乎被打破了，因为就在朱蒂刚刚给小玛丽讲过淘气的小孩子被巫婆变成扫帚的故事后，他一脸忧郁严肃地告诉小玛丽……“我就是其中的一把扫帚！”

---

1. 原文中用的是动词词组“peter out”，意为逐渐消失，正好与雷其中一位追求者的名字彼得是同一个单词，因此后文会提到“双关”一说。

2. 亚瑟王圆桌武士中的第一勇士。

第六年

1

一年来，银色森林的一切都安然无恙，大家都很开心。妈妈的状态比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都好。席德似乎已经恢复了他良好的精神状态，再次对每件事物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绯闻不再将他的名字和任何女孩的名字搅在一起，芭特仿佛又看到了曾经的梦想：和席德一起永远生活在银色森林。一切如初，他们一起出谋划策、一起玩笑、一起在幽幽的蓝色黄昏下漫步，席德对她无话不谈。一旦出现任何意见分歧，他们便一起欺负朗・亚历克和帝利塔克。他们设法重新粉刷了银色森林，由此产生的任何额外的费用但凡需要抵押贷款，朗・亚历克就讨厌。但银色森林看上去很美……修剪过的树木，配上绿色百叶窗是那么的白，那么的漂亮、整洁而且有活力。只要看一眼就温暖了芭特的心。一个冬日的夜晚，当他们漫步回到秘密田野时，席德曾粗声粗气地说，

“你真可爱，芭特。这两年，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

“噢，席德！”当芭特将脸靠在他的肩上，她只会这样说。这是人生的一个美好时刻。他们的漫步是如此奇妙，树林里满是有趣的回忆。那是第一场雪后，树林在一袭白衣下变得安静祥和，一排排小树苗被大雪覆盖，低垂的太阳时而射出一缕金色阳光，使深绿的云杉和灰绿的苔藓生动美丽。他们回家的时候经过快乐山，约旦河在冰下潺

潺流动。这些老牧场，在六月时节曾如此美丽多彩，现在也变得寒冷、雪白，但芭特爱它们，不管心情怎样，她都爱它们。

席德去谷仓之后，她还在大门口逗留，回味着她的幸福。这将是一个霜冻之夜，右边的花园已被暮色包裹。芭特喜欢想象着往日的花儿们都在雪堆下坚定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远处，在冬日夕阳的衬托下，一座模糊的小山出现了。外面是朗·亚历克常说的应该被砍掉的一群老云杉，但芭特为他们求情。虽然白天他们看上去古老且不那么优美，几乎已枯死到树梢，树枝也已凋零。但在这令人陶醉的光芒的衬托下，当天空开始是藏红色，然后是银绿色，最后变成水晶蓝时，这些云杉就像古代北欧神话中那些身材高挑纤细的巫女，编造巫术咒语。芭特突然有了一个幼稚的念头，想分享他们的魔法……黄昏时分，在她们的魔法中，友谊长存。

左边的果园雪白又安静，沿着围栏堆满了漂流物，上面映射出精致的窗饰，树木毫无生机地站立着，看上去寂静而忧伤。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生命力在它们的心中，不久就会激荡，它们会穿上由绿叶和粉红花朵做成的新装。现在被大雪覆盖的地方，到时葱葱的小草会随风摇曳，金色的毛茛会在小草中翩然起舞，春天总是会回来的……她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

银色森林在微弱的月光下看起来非常漂亮……她亲爱的银色森林。它仍然欢迎她……仍然是她的，不管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生活似乎已经有了新的意义，因为席德已经回到她的身边，继续陪伴她。她感受着他对她的爱，就像一件披风，让她觉得温馨和满足。

雷静下来，装嫁妆箱，并给布鲁克·汉密尔顿写超长的日常信件。她变了……变得更温柔、更体贴、更有女人味，不再故作无情。爱，席德开玩笑似的告诉她，使人越发成熟。之前的浮躁气息已褪去，虽然她笑得和以往一样多，但芭特觉得她的笑声从来没有如此美妙。

芭特接受了雷订婚的事实，但至少三年之内她还不会结婚。她们还有三年的时光可以期待……三年的彼此陪伴，三年的计划，三年的亲昵，芭特幻想着。

冬天溜走了……春天和夏天也过去了。九月，金色的月亮圆得像个环，秋天又酿造了一杯魔法，送到你的唇边。只有帝利塔克暗暗在想这秋天来得太慢了。追求者不再来了，因为众所周知，雷已经订婚了，而芭特认为没有人配得上她。

“生活变得有些乏味了，朱蒂，”他悲伤地说，“浪漫点来说，似乎没有那么有魅力。”

或许朱蒂也这样想。她叹了口气……朱蒂是不轻易叹气的。一周后芭特要过生日……眼下却没有一个追求者，朱蒂确信甚至连戴维也没有认真的意向。她讨厌他这点，仿佛她从来没有反对过他似的。她不想让芭特嫁给他，但这得由芭特决定，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叮当，从来都没听说过他要回家看看。

“他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朱蒂。我们现在只是他的回忆，他有自己的工作和抱负，甚至他的信件也和以前不一样了。”

芭特似乎并没有在意，她对银色森林的兴趣比以往更浓了，她和席德恢复了以往的“亲密无间”。这样很好。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几周，席德又去闲逛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尽管朱蒂有种不安的猜疑，但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朱蒂拍烤箱里的烘豆和熏肉时再次叹了叹气，然后又容光焕发了。每个人偶尔都要打打牙祭，只要她朱蒂·普拉姆能做到，哪里就会有乳香。

一周后，当朱蒂回想起那一天，她怀疑那天发生的事情是对她认为生活有些沉闷的惩罚。那天是芭特的生日，当晚，席德把梅·宾尼

带来了，神情有些可怜和疲惫，他简略而挑衅似的宣布，他们那天在夏洛特敦结婚了。

“我们本来以为会给你一个惊喜，”梅说，她那放肆而明亮的眼睛狡猾地看了她一眼。“这是给你的生日惊喜，芭特。”

2

那天晚上，芭特对着安静而不变的农场坐了一夜，试图勇敢面对这可怕的事实。她待在诗人之屋，锁上了门。她甚至不愿意让雷陪在她身边。

她还是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可怕的事情，人们最初总是难以相信。有人会信吗？这是一个梦……一个噩梦，不久就会醒的。她一定……或者发疯。

那天晚上，直到黄昏之前，她还是那么地快乐……异乎寻常地快乐，不可名状地快乐，仿佛众神将要赠予她美妙的礼物……现在，她再也无法快乐起来了。芭特还很小，认为发生这样的事就不会再快乐了。所有一切的一切……在转瞬之间全变了。她要永远失去席德了。她凝视田野时，发现她曾经喜爱的田野现在看起来很陌生，充满敌意。“我们的产业转给陌生人，我们房子转给外人。”前两天的晚上，她在圣经章节中读到过这个诗句，当时她就对诗句所呈现的苍凉景象感到瑟瑟发抖。而现在她也切身体会了……几个小时前她的生活还显得那么丰富而美好，现在却是如此丑陋和空虚。

那是个骇人的时刻，没有人知道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看着他们的时候，芭特的脸似乎在枯萎……梅的脸发红，一脸的局促不安却又洋洋得意，席德有些闷闷不乐却又目中无人。梅试图以宾尼家特有的厚颜无耻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局面。

“好啦，芭特，不要这么傲慢。即使你和我一辈子都在憎恨对方，我也愿意既往不咎。”

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把这种感觉赤裸裸地公之于众却是件可怕的事情。芭特无法回答，她仿佛没有看到梅也没有听到梅说话似的，转过身去，茫然地走出了房间。那时，她所能意识到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她要摆脱灯光，去一个没有人能看到她的地方……在那里，她可以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藏起来。

梅目送她离开，在芭特的全然漠视下，她清晰俊俏的脸蛋变得红扑扑的，黝黑的眼睛里有一团不怀好意的怒火。但她笑了，转身走向席德。

“她会挺过来的，亲爱的，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期望芭特会热烈欢迎。”

只有雷保持镇静，她想，这件事情在天亮之前大可不必告诉父母。至于朱蒂和帝利塔克，他们似乎被吓得哑口无言。帝利塔克摇着头溜去他的谷仓，朱蒂则艰难地回到她的厨房卧室，她感觉，至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和害怕。

“我感觉到了它的到来，”她蹑手蹑脚地钻进被窝时喃喃地说，神情落寞。“我已经听说他要去娶那个年轻冒失的贱妇。汤姆知道这事会发生，所以才匆匆离去，它知道它永远无法忍受宾尼家的人。噢，噢，要是我知道的魔法和祖母一样多就好了，我将把她变成癞蛤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人们总是认为这世界可以再美好一些。我担心这会让芭特心碎。”

3

芭特知道她的少女时代留在了那个可怕的夜晚，希望似乎完全被抹杀，过去的那个时刻似乎已经成了永恒，而且明天……所有的明天……会同样糟糕。她的脑子一直在悲惨的循环中旋转，不知走向何方。梅·宾尼住在银色森林里……银色森林有宾尼一家……他们以他们的方式构成一个团体。宾尼老先生用刀子吃豆，宾尼老太太总是用肉汤泡面包。他们都是些好用俚语大嗓门说话的人，在这种人面前，你必须在说话之前把话先在脑海里过一遍，确保自己不会受到攻击。席德都摊上了些什么人啊！不，这一切让人无法面对！

到了第二天早上，芭特还是不愿意下楼……还是做不到。在她的人生中，她第一次成了一个逃避者。她能听见他们在下面一边吃早餐一边说话的声音，她能听到梅亵渎的笑声。她愤怒又沮丧地紧攥住双手，拉下百叶窗，将充满晨光和紫色薄雾的快乐世界拒之窗外。

不久雷走了进来……她已打扮整齐，有些小心翼翼但又不失干练。她的蓝眼睛没有留下昨夜流泪的痕迹。

“芭特，我昨晚让你一个人待着，是因为我意识到这种事在早上谈会好得多。”

“在什么时候谈又有什么区别？”芭特冷冷地问。

“我们必须得谈，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芭特。不去理会或用眼角余光窥视……或忽视它的存在都没有用……让我们认真考虑现实，看向未来。”

“但我没有办法面对……雷，我做不到，”可怜的芭特失望地哭着说。“谈谈未来！哪有什么未来！任何人都可以，就是不可以是梅·宾尼！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小傻瓜了，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席德有一天会结婚，甚至当我禁不住希望他不会结婚时我也知道他一定会结婚的，但他结婚的对象居然是梅·宾尼！”

“我知道，我和你一样觉得席德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总有一天他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我知道梅低贱、庸俗，没有背景……就像朱蒂说的，粗俗……但是……”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怎么会喜欢上她……在贝茨……甚至在可怜的多萝西之后？”

“梅有她的魅力，芭特。我们看不见，但男人却看得见。她一直想得到席德。我们只能尽力顺其自然。”

“我不，”芭特叛逆地说道，“命运或许是如此，但我绝不会就此接受、不做任何的抗争。我永远不会勉强自己这样做……绝不会。”

“看似漫长、陌生而痛苦的今天，很快就会成为某个被遗忘的昨天。”雷轻声说道。

“不会的。”芭特忧郁地说。

“我今天早上已经跟几个人谈了话，”雷继续说，“首先，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

“那他……他有没有……”

“喔，他当然生气，他典型的加德纳式的脾气爆发了，但我知道怎么应对爸爸，我告诉他，为了妈妈，他必须合理看待这件事。当他平静下来，他和我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席德和梅要在这里住一两年，直到清偿抵押贷款。然后爸爸会在其他地方给他们盖房子，这样他们可以住在那里。”

“在此期间，”芭特急躁地说，“银色森林就不是个人呆的地方……你知道的。”

这种事情我可不清楚。当然银色森林不会像以前那么舒适，但是，芭特，你和我都清楚为了妈妈，我们必须尽力而为。

“她知道了吗？”

“是的，恐怕爸爸告诉她了。”

“那她……她是怎么接受的？”

“妈妈怎么接受？她像个英勇的老太太那样！我们绝不能让她失望，芭特。”

芭特伸出一只手，摸索着找到雷的手，紧紧地攥住。不知怎的，他们的年龄似乎反过来了，好像雷才是姐姐。

“我会尽我所能，”她哽咽道。“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要勇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极妙的短语。我想它就是指在这样的时刻，但是，噢，雷，我们怎么和梅一起生活？她的习惯……她的观点……她对一切事物看法……和我们如此不同。”

“她一定有一些优点，”雷理智地说，“她在她那一群人里面真的很受欢迎，大家都说她是个干活能手。”

“在这里我们没有工作给她做。”芭特愤愤地说。

“芭特，你知道的，现实往往没有预料中的那么可怕。我们必须看看周围，现在我们的视线受阻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近了。”

“只要有她在……我们永远不能做自己……我们真正的自我，雷。”

“也许不能，但她不会总在。不管她怎么想的，她也不会统治这里。‘我是这里的主人’，爸爸在我们谈话结束时说，‘你妈妈是银

色森林的女主人，永远不会改变。’就是这样，我现在必须去上学了，你今天早上不会和梅碰面，席德今天送她回家了。”

朱蒂，人生中第一次做了个胆小鬼，这时蹑手蹑脚地进来了，芭特飞奔到她那熟悉的臂弯里。

“朱蒂……朱蒂……帮帮我承受这一切。”

“噢，噢，承受是吗？我们将一起承受，亲爱的芭特，面对压力，为银色森林的荣誉笑一笑。芭特，记住圣经上说……幸福在于内心，而不是外界事物。这些可能不是原话，但我相信这是它所表达的意思。”

“只要外界的事物不再刺伤你，那么一切都好。”芭特说着，神情不再那么落寞。

“我们得从她手里拯救银色森林，”朱蒂悄悄说道，“她住在这儿的时候，肯定会设法搞破坏，我们一定能从阻止她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小乐趣。亲爱的芭特……老练一些，为了家庭的荣誉。如果你早上下来了，芭特，你会看到即使她表现得过分体贴，坏大胆也不理她，你一定会笑的。她很喜欢动物，所以我们不必担心。”

对芭特来说，梅喜欢猫这个事实让她更讨厌梅了。她不愿承认她的优点。

“席德怎样了，朱蒂？”

“噢，噢，他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个幸福的新郎。在我看来，他已经有点像是在她的控制之下了。她那一声声的‘亲爱的’，还说着席德前额上的卷发是怎样的！好像我一点儿也不清楚一样。但是亲爱的，我温和得像奶油一样，要是你估计就受不了了，我也从未多看一眼她脚踝周围卷起来的长袜。当然，知道朗·亚历克不打算将银色森

林像宾尼一家希望那样移交给席德，对我来说是个安慰。朗·亚历克在睡觉之前不会脱下靴子。‘你和你的妻子可以留在这儿，直到我有能力给你们建一所房子，’他说……我发现梅并不满意这个安排。她一直在跟周围的人说到了银色森林她要做什么。‘我动根小指头就能让席德·加德纳留在我身边，’她说。噢，噢，她得到了他，真是不幸，但她没有得到银色森林，而且永远得不到。一两年很快就会过去，亲爱的芭特，到时我们就可以摆脱她了，如果幸运的话，也许不用等上一两年。”

“她今天回家了。”雷说。

“她回去取她的箱子并把这个消息告诉宾尼一家。我想他们不会失望的。她坚持在走之前把碗给洗了，为了赶时间，我让她洗了。她找放东西的地方时，就像一只痉挛的猫，引起一阵骚动。她炫耀自己的成果的时候，还打碎了那个蓝色的旧碟子。但我不否认她洗干净了，而且没有把水池弄的一团糟。”

一直都是芭特在洗餐具。她开始因没下去吃早餐感到抱歉。这本来可以更有尊严……更像银色森林。

“这会儿就下去吧，亲爱的芭特，吃一口去，”朱蒂哄骗着说：“我用黄油煎了些新鲜的火腿和鸡蛋，喝杯茶吧，能平复你的心情。我们以后可以时不时背着她有我们自己的好笑的事情，芭特。”

芭特又拉开了百叶窗。她的心有一丝前所未有的寒意，她觉得自此以后这股寒意会一直留在她的心底，但远处的雾山在九月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十分可爱。望着它的时候，它的那种自豪、平静和淡淡的朴素也影响了她。

吃过早餐，她去看了妈妈，发现她情绪平静，思路清晰，面色苍白，一如以往，就像从暴风云的裂缝中看到的一颗星星。

“亲爱的，这很难接受，我知道，我替席德感到难过……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可怜的孩子，但如果我们都尽全力，一起都会好起来的，事情总是如此。”

可怜又勇敢的亲爱的妈妈！

“恢复精力之后我们会没事的，”芭特坚定地说，“我会大方地对待梅，妈妈，不会有任何争吵……我不会在这里吵架。但银色森林不可以给宾尼一家，妈妈，这一点绝不能含糊。”

妈妈笑了。

“相信你，芭特。”

第七年

1

芭特和雷觉得，在随之而来的冬天的几个月中，她们需要用尽一切处世哲学和“外交手段”。前几周最是辛苦，有时几乎不可能做调整，梅的急脾气更是使之难上加难。芭特始终记得她大吵大闹的一些场景，粗俗之极，有失体面。然而，女孩们认为，她间歇性的发怒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她对什么事情都一笑了之且含沙射影。“我想我肯定有一些权利，”她会对席德说，说着边把柔滑的头发一甩。“我很难在一直有人监视和非难的情况下做事，你说是不是啊，亲爱的？”接着，席德会用挑衅却又恳切的目光看着芭特，这几乎让芭特心碎。

当梅不能为所欲为时，她会连续一两天生闷气并到处走。用朱蒂的话说就是“嘴巴上挂油瓶”。然后，在发现没人在意时，她又会变得和蔼可亲。芭特咬紧牙关，保持冷静。

“我不会在银色森林吵架，”她说。“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会和她吵架。”甚至当梅激动地哭喊着，“你一直试图挑拨我和席德，”芭特也只是笑着说，“哎，梅，别不可理喻，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知道的。”然后走进房间，但私下里她的内心却在煎熬，在翻腾。

终究，梅还是屈服了，双方达成和解，银色森林的生活再次恢复到往日的平静。没人能否认的是梅是个会干活的人，而且幸运的是，相比室内，她更喜欢在外面工作。她接替朱蒂照看家禽，并负责挤

奶。朱蒂勉为其难地把事情交给梅，不过她不否认牛奶分离器被彻底清洗干净了。“梅，”宾尼夫人多嘴道，“不是那种没精打采、无所事事的妇人。我养育的所有女孩都是干活的好手。”

的确，梅做什么事情都大吵大闹，而银色森林里素来日常家务事都是安安静静地进行的，她这样有点像家庭犯罪。芭特觉得受够了，她愤愤不平地告诉雷，梅在十分钟内造成的骚扰比其他任何人一年内造成的都多。

朱蒂和梅就谁来清理厨房展开激战，最后朱蒂赢了。梅再也不试图夺取朱蒂的厨房特权。

芭特发现她可以习惯不快乐……然后在一阵阵不快乐的间隙，又变得快乐。当然，变化无处不在……气人的小变化可能比一些大混乱更让人难以忍受。一则，在梅的朋友给她“接风洗尘”后，银色森林便塞满了华而不实的小玩意。最让芭特恼火的是那张该死的缟玛瑙饰面的桌子。梅把它摆在大厅里祖传镜子的下面，这是一种亵渎。还有，梅将她的新靠垫到处乱放。这些靠垫色彩太艳，使其他一切东西都黯然失色。好在搬家具时，梅未能得偿所愿。

她得知东西要放在原位，也就是说，她那幅以深红色长毛绒装裱、外有一英尺宽镀金的“兰西尔雄鹿”的大型版画不能挂在餐厅。她在发了一通火后，把它取了下来，拿回她自己的房间。在那里，没人会干涉她对房间的布置。

“我想大小姐你不会反对吧。”她对芭特说。

“当然，你在自己的房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芭特疲倦地说。

这种琐碎的争吵会永远继续下去吗？就在当天下午，梅弄坏了古老的布里斯托尔陶瓷花瓶，因为她向里面塞了一大束菊花，花瓶自然

就裂了……永远地裂了。梅说她无法忍受周围有破烂的东西。她重新给自己的房间贴了墙纸……亮粉色的背景上点缀着蓝色的玫瑰。“真是太棒了，”宾尼夫人羡慕地说，“她们称之为‘诗人之屋’的屋子里贴的灰暗墙纸让我很害怕，亲爱的梅。”

梅还将她的狗带来了。这只名为“海盗”的狗真是狗如其名，它不但咬死了小鸡，刨出芭特栽的球茎，还撕咬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帝利塔克和梅大吵了一场，因为他最好的一件衬衫也被咬破了……它还在无聊的时候追赶猫咪。终于，那只狗看不过眼，殴打了它，对它小惩大诫。雷也趁梅不在的时候，用报纸卷成的硬纸棒狠狠地抽打它，它才稍微学着点礼貌。芭特一度担心自己正学着喜欢上它，毕竟如果它举止得体，喜欢上它并不是什么难事。

正如芭特所预见的，银色森林很快被宾尼一家霸占了。梅的兄弟们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她的姐妹们和表姐妹们成群结队，被朱蒂称为“畜群”，满屋子尖叫，并躲在门背后偷听，被朱蒂抓到。不管怎么招待他们，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觉得自己被怠慢了。如果你对他们好，那就是可怜他们；如果你不管他们，那就是怠慢他们。奥丽芙会把一家子都接过来，她不主张惩罚孩子。“他们理应享受童年时光，”她说。恐怕只有他们自己享受到了，别人没有。朱蒂称他们为“讨厌鬼”。一天，朱蒂在她的汤锅里发现一只肮脏的灰丝绒大象玩偶，这是奥丽芙六岁大的孩子“觉得好玩”悄悄放进去的。

宾尼夫人经常过来走动，在朱蒂的厨房泡上整个下午。她向世人宣称对她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和平友好的。她在梅带进厨房的金橡树色摇椅上猛烈地摇晃着……真是相当幸运，朱蒂心想，在银色森林，确实没有哪张椅子能够承受宾尼夫人233磅的体重。

“不对，不对，是236磅，妈妈。”梅争辩道。

“我想我知道自己的体重，孩子，”宾尼夫人语调轻快地反驳道，“我不以为耻。‘你为什么不节食？’我的姐妹约瑟芬不断地告诫我。‘我不需要，’我告诉她，‘对于上帝给我的样貌，我很知足！’”

“噢，噢，我觉得这和上帝没什么关系。”朱蒂对帝利塔克说。

宾尼夫人的鼻子有点塌，她黄白色的头发乱七八糟地盘在头顶。碎嘴是她的母语，语法是她的奴仆，而非主人。她“狰狞可憎的五官”给她带来不少麻烦。芭特过去曾纳闷席德怎么受得了望着她，毕竟，看着她就会想到梅六十岁时的样子。

当宾尼夫人在对某事发号施令，并点头点得发夹都在不知不觉中滑落时，雷不满地对芭特窃窃私语，“我真想给她那头发来瓶蓝色染发剂。”

宾尼夫人不像梅。她“无法容忍”猫咪，因为猫咪会让她哮喘病发。据梅所说，一旦一英里以内出现猫，她就开始呼吸困难，因此她出现的地方，猫就要走开，连坏大胆也不例外。然而，坏大胆不能容忍自己自哀自怜，在帝利塔克的粮仓里自娱起来。

“我倒想看看你对汤姆绅士用这招试试。”朱蒂常常充满恶意地想。

通常会有一两名“暴怒的宾尼女孩”会一起来，和梅无休止地交谈和争辩。宾尼家的人向来不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别人……“这是在倾诉，”他们称。他们从不曾了解，为什么想到的事情却不能谈论。他们也丝毫不理解那些没有用大嗓门思考也没有将内心的感受都倾吐出去的人。有时，帝利塔克被他们喋喋不休的说话声逼得躲进粮仓，甚至是在严寒的冬天下午也不例外。这时，芭特会无望地期盼着过往美好、安静的时光。

芭特和雷至少还有一点可以聊以慰藉……她们还可以拥有宁静的夜晚。梅认为“和仆人”围坐在厨房里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通常，她会带着席德去跳舞或看表演，即使他们在家，他们也只是在小客厅里招待自己的客人……这个小客厅心照不宣地归梅所有。梅称它为“起居室”，这逗乐了朱蒂。

“噢，噢，在银色森林，我们只有一间起居室，那就是我的厨房，”她边说边冲帝利塔克眨了眨眼睛。“我们在这里度过的时间比在其他所有房间度过的时间加起来都多。”

“你说的太对了。”帝利塔克说道，正如他对米德切斯特女士所说的。

于是，芭特、雷、朱蒂和帝利塔克每晚照旧在厨房碰头，在几个小时里暂时忘却银色森林所笼罩的阴影。他们常常召开一些特别的小聚会，倾吐一下某些极其难熬的日子……例如，某日，芭特发现梅窥探她的衣柜抽屉……又或是某日一位爱挑剔的牧师到访，梅为了戏弄代班女主人，向已经谢绝添餐的牧师保证厨房里还有很多吃的。

他们甚至笑着谈论宾尼夫人荒诞的用词。当她严肃地问雷“恐惧症”是一年生植物还是多年生植物时，实在是可笑至极。诚然，朱蒂或帝利塔克都不太清楚笑点在哪，但当看到女孩们又重展笑颜时，他们感到无比欣慰。那些夜晚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开怀大笑的时间。如果梅听见笑声，她会自以为他们在笑话她，然后生闷气。有时，在梅又回娘家后，席德会悄悄地跟进来，在享受过往乐趣的同时品尝下朱蒂做的小点心。早在此之前，席德和芭特就已经和好了：芭特受不了和席德“闹翻”，但他们再也不一起闲逛、谈话和畅谈未来，因为梅不喜欢。如今，梅会陪着席德在农场里散步，边走边说要做哪些变化。她还对全家人发表看法。很多树木要砍掉……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显得“杂乱”，尤其是台阶旁的白杨树。果园的老建筑部分必须全面清理，不然纯粹是浪费大好的土地资源。当然，她还不至于建议掘了

墓地，尽管她觉得房屋附近有这样的地方、且每次去畜棚或鸡舍必须经过这儿是件可怕的事情。她坚称天黑后去这些地方，她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如果我是你，”她不满地对芭特说，“我会对这里做些改变。前面的门廊太过时了，而且真的应该推倒一两堵墙，打通‘诗人之屋’和我们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大小才正合适。你没必要留两间空房，这和青蛙不需要穿裤子是一个道理。”

“银色森林现在这样子就很适合我们。”芭特生硬地说。

“别这么激动，孩子，”梅挑衅地说……梅太气人了！“我只是提个建议，你大可不必为此大动肝火。”

“如果可以为所欲为，她只会对这里修修补补，改这改改，甚至全部拆毁。”芭特恨恨地告诉雷。

“噢，噢，就像她的老祖父，”雷说。“他癖爱拆掉重建。任何事情都需要改变是他的座右铭。”

“朱蒂，昨晚我路过小客厅时听到梅对席德说，‘反正等你父亲死后，你将拥有银色森林。’朱蒂，她说了，等你父亲死后。”

朱蒂轻声笑了。

“窥视遗产就是居心不轨，不过你爸爸至少还有二十年的寿命。但这像是宾尼家的人说出来的话。”

有时，芭特为了逃开这一切会来到她的田野和树林，这里安静祥和，纯洁而又可爱。在这里，她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光，这让她记得，如有必要，即便只有十分钟，她都可以在秘密田野那片草地上独处，远离纷繁杂乱和喧嚣。这里依然有她和雷一起度过的美妙而又飘渺的黎明……满月从白雪皑皑的小山后升起……玫瑰色的暮光洒在山谷里……细长的桦树和阴暗的角落……夜风呼呼的声音……苹果绿色的暗光……抚平你伤痛的寂静星空……沐浴在幸福中的四月蓓蕾……“谢天谢地，四月依然来了”……而银色森林将得到珍爱、保护和眷顾。

春天的时候，乔终于回家结婚了。在此之前，据宾尼夫人说，每个人都断言说可怜的伊妮德•萨顿永远也得不到他了。

“我跟她说过很多次了，‘别对他太有把握。水手在每个港口都有情人。你不是个小女孩了，决不能信赖水手们。银色大桥的罗里•麦克弗森夫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个总是心灰意冷的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名水手，她原以为他死了，打算再婚，而他却突然又健健康康地出现在她面前。’”

一场盛大的婚礼在萨顿家举办。婚礼上，每个人都认为古铜色肌肤的乔极为帅气。芭特也这么认为，并为他感到骄傲，但却觉得眼前的他是个陌生人……乔，他的离开曾一度是个痛，但当一切喧嚣结束，乔和他的新娘登上新船，踏上周游世界的美妙蜜月旅途时，芭特甚至有点开心。现在，她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地做家务、弄园艺了……但至少要等到宾尼夫人对此事发表完意见才行。

“真是场盛大的婚礼。有些人不明白老查理•萨顿怎能办得起，但我向来都说大多数人一生只结一次婚，为何不挥霍一下。我确实一直喜欢婚礼。梅那淘调皮的家伙不就跟人私奔了么，狡猾得狠啊！我敢打赌在座的各位不会比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更吃惊。可能我不会对她和你们一起来这儿感到苦恼，但我一直相信任何事情都会适时得到圆

满的结果，事实真是如此。大家都说梅不可能与这里的人和平相处，因为芭特是个怪人。我却说，‘不，芭特不是个怪人，只是你不了解她。’我说对了，不是吗，亲爱的？梅在来这里之前就下定决心要和你和睦相处。‘妈妈，你要知道，吵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她说。我回答说，‘这个心态就对了，小宝贝。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像个淑女。你现在是加德纳人的了，必须遵守他们的习俗，而且你必须多忍让。’这就是我对她说的。‘你必须多忍让，但不要害怕，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是个胆小鬼，’我说。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你们融洽地相处，不过我不否认朱蒂·普拉姆是个难对付的人。梅已经察觉到了一些事情……梅向来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一些事情，但她只是按我的建议多忍让。‘大家都知道，朱蒂·普拉姆已经被宠坏了，’我告诉她，‘但她年纪大了，很快就不在人世了，你可以多迁就她点，小宝贝。’‘噢，我不会屈尊和一个仆人吵架，’梅说。‘我不屑于那样做。’梅总是如此懂事。哦，我很高兴可怜的伊妮德·萨顿终于结婚了……糟糕的三年已经过去，她再也不用等待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乔。你呢，亲爱的芭特？我猜不透男人们都在想些什么。你的鳏夫是不是有点反应迟钝？”……她满脸得意的笑，那笑容让芭特有种脊梁骨被戳的感觉……“大伙都认为他有退缩的意思，但我告诉他们，‘不，那将会是段好姻缘。’只要你多给他点鼓励，亲爱的……这才是他所需要的。诚然，梅在几天前对我说，‘我无法忍受又一个人离开我，妈妈。’但是，你已经不小了，芭特，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十八岁的时候就结婚了，而且我本可以十七岁就结婚。我穿着红丝绒连衣裙，戴着黑丝绒帽，帽子上还插着绿色的羽毛。每个人都觉得很高雅，但我有些失望，因为我一直想要穿着天蓝色的长袍结婚，那是天堂的颜色。”

“一场她的诗会。”帝利塔克低声地对朱蒂说。芭特和雷却都听到了，差点没憋住笑出声来。宾尼夫人做梦也没想到有人会笑话她，仍继续说着。

“柯克家真的在朗之屋花园建造了一台日冕仪吗？”

“是的。”芭特简短地说。

“现在好了，我从不赞同这些现代发明，”宾尼夫人沾沾自喜地说。“老式的钟表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当宾尼夫人终于摇摇摆摆地走向“起居室”时，“别理她，”雷说，“马上就是丁香花开的季节了。”

“树枝上开着洁白的苹果花，勾勒出月亮的形状。”芭特说。

“还有银色森林里的紫罗兰。”雷说。

“还有沿着堤坝新种的一排百合花。”芭特说。

“还有杂果田野里棒极了的深红色三叶草。”

“还有池塘边的蓝眼草……”

“还有快乐山里的褪色柳……”

“以及约旦河边翩翩起舞的雏菊。”

“噢，我们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芭特——这些东西，任何人都夺不走，即使是宾尼家的人也不能。”她那在日出之时沐浴、感觉像小鸟一样欢快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吗？或许当新房子建成，银色森林再度属于他们的时候，这些时光还会回来，但那也只是在遥远的未来。朱蒂正带着一些湿淋淋的小鸡穿过院子，梅忘了把它们放入鸡舍。朱蒂的背越来越弯了吗？芭特颤抖着。

虽然生活依然那么不着调，但他们仍尽力勇敢地奋斗。

3

“今天我什么事情都不管，只享受春天。”芭特说着……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因为梅今天早晨回娘家了，他们有一整天的时间独处……可以愉快地享受三餐，像以前一样，围坐在餐桌旁，想聊多久聊多久。有时，芭特和朱蒂觉得正是因为梅频繁地回娘家，她们才不至于丧失理智。一切看起来都不同了。朱蒂信誓旦旦地说梅走后，洗涤机都转得更顺畅。甚至连这房子似乎也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它还没习惯梅的存在。

银色森林的春天依然美丽，日子却并不轻松。和梅一起料理家务是件相当费神的事情，她总是满腹牢骚：

为什么不清理掉那又乱又旧的前花园，芭特，然后再弄片真正的草坪呢？”……又或是，“我想在这打个窗户，下午的时候，这厅里实在是太暗了。”……又或是，“果园里的树都快长进这房子里了，芭特。为什么不把树砍掉呢？”

梅绝对不能或绝对不会理解，芭特是不会把树砍掉的。梅关于这棵树的建议或许并不像她的其他建议一样错得离谱，因为它确实靠房子太近了……一棵小苹果树突然冒出来，并悄悄地生长着，以至于之前没人留意它是棵树。现在，它的树枝正好快要长进大客厅的窗户。当梅夸它美丽之时，树枝上星罗棋布的红色幼蕾正含苞待放。

“我认为要是果树都像这样长进屋子，还是挺可爱的。”芭特说。

“随你便，”梅说。她特别喜欢反驳，而且总是刻意表现出极大的鄙视。

她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朱蒂听到梅向她的妈妈哭诉“她在她丈夫的房子里什么也干不了。”她决心要拥有一座“花坛”，然后对席德唠叨个没完，直到他向芭特求情为止。最终他们决定可以在小草坪底部建花坛，因为迄今为止，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茂密、疯长的百合花。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百合花，但芭特讨厌看到它们被犁掉，然后在那块地方种上梅的鸢尾花和飞燕草，以及被宾尼夫人叫做“宠儿”的花花草草。事实上，梅根本不在乎什么花卉，她想要花坛只是因为奥丽芙告诉她这很时兴，镇里的每个人都在建。

“你知道最后梅缠着席德带她回来并参观秘密田野吗？”

是的，芭特知道。梅一回来就嘲笑芭特。

“我看到了你那有名的田野，芭特……不就是森林里的一个小洞穴嘛。这么些年来，你也太小题大做了。”

对芭特来说，席德向梅展示秘密田野是终极的背叛……这是他们的秘密田野，但她不会怪他。为了和睦，他不得不这么做。

每当他拒绝做芭特不希望的事情时，梅便激昂地对他说，“你爱妹妹比爱你的妻子都多。”然后，他们开始激烈地争吵，银色森林整个夏天的生活也随之变得苦涩。用餐的时候更糟，他们之间的争执几乎从未间断过。

“噢，能不能消停会儿让我们安安静静吃顿饭啊！”一天，朗·亚历克怒斥道。芭特听着梅的挖苦和席德愤怒的回击一直没有吱声。她站起身来，回到她自己的房间。

“我再也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她发狂地说，猛地拉下遮帘，挡住刺眼的日光。却手一滑，遮帘嗖地一下收卷到顶，把在雷床上熟睡的坏大胆吓得半死。

“你不配养猫。”坏大胆说，或话里有这个意思。

芭特怒视着它。

“想想看银色森林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

不久，雷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封信，怀里抱着一束鲜花。进来后，她把门反锁上了。现在非锁门不可，因为银色森林不比从前，没什么私人空间了。梅可能不敲门，随时蹦跳到她们面前。她对敲门一说嗤之以鼻，称那是“银色森林式的装腔作势”。

“芭特，亲爱的，别把这事太放在心上了。我承认每天都有段时间，梅让我极度渴望过去的美好时光，那时候你会扯掉人们的假发。但每当这样觉得的时候，我就想到布鲁克看她的眼神……你没看见那眼里冒着光吗？……把她吓得谨守自己的本分。事情不会永远这么糟的。”

“会的……会的，”芭特放声大哭起来。“雷，梅不想在其他地方建房子……她想拥有银色森林。我听到了她和席德的谈话……我也不想听的……但你知道，她生气的时候，说话的声音可大了。‘我永远不会住在亚当斯的地方……住在那里也太与世隔绝了……而且你无法搬走所有的畜棚。你让我嫁给你的时候说过，我们会住在银色森林，而且我也打算住在这……这不是你那老处女妹妹能控制得了的。她只不过是个寄生虫……靠你父亲过日子的寄生虫。现在有我来操持家里的大小事务，她就没有什么理由不离开，不自食其力。’她在想方设法挑唆席德反对我们大家……你知道她是这样的。她认为我们所做或所说的每件事……或者什么都不说也都别有一定的用意。我还记得上周她瞎闹的事，就因为我没有注意她的新连衣裙……劣质的亮蓝色丝绸配上廉价的镭射花边，简直糟糕透了，我想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不注意它。想到在银色森林居然还有人穿这样的衣服，真令人羞愧。她却告诉席德说我们总嘲笑她。”

“哦，你昨晚确实笑了，当她说到月亮那件事时。”雷咧嘴笑着。

“谁能忍住不笑呢？我忘乎所以地沉浸在看见一轮新月高悬在冷杉树峰上的喜悦中，并指给梅看。‘多可爱啊！’我的嫂子说。那家伙，从法律上讲，居然是我们银色森林加德纳家的人！”

“尽管如此，冷杉树上高悬的新月依然那么精致。”雷轻声地说。

但芭特没有得到安慰。

“想想晚餐的时候，现在我们在用餐时间充其量也没有过一次真正的交谈……最糟的情况就像今天这样。雷，有时我觉得一切理智、甜蜜和幸福的事物已从银色森林消失，只有当梅不在的时候才会回来一会。为什么呢？因为她偷听电话……自以为银色森林所有的人都偷听电话！……还把听到的东西四处传播。每回听到她，我就觉得人格扫地。你知道昨天她带着她那帮从萨默赛德来的表姐妹到我们的房间……我们的房间！……并带她们到处参观吗？”

“啊，她会发现这里并不像她的房间那样到处散落着发夹和香粉，”雷边说边深情地环顾着她们一尘不染的小房间。整个房间被浅黄色的窗帘笼罩成金黄色，那窗帘还是她和芭特春天的时候新买的。不管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至少这里还是平静、安宁且清新的。“至于你说她挑唆席德反对我们，她不会得逞的。席德现在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了。爸爸依然是银色森林的主人。我们只需静观其变就好。这是我刚从信箱里拿出来的希拉里寄来的信，它能让你心情好些。”

但这并没有使她的心情好些，虽然她已经满怀期待地把信看了三遍，希望在字里行间找到过往信件中曾有的难以捉摸的东西。信写得很好，跟希拉里以往的信一样好。但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封

信……不知怎么地，有点疏远……好像他在写信的时候一直想着其他事情。他打算去意大利，然后去东方……埃及……印度……去学建筑。他将离开一整年。

“我想看遍全世界，”他在信中写道。芭特颤抖着。对她来说，“全世界”是个冰冷而宏伟的字眼，但她脑海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想法：或许和希拉里或某个志趣相投的伙伴一起去见见世面也是相当不错的。沙漠日落时的菲莱神庙……极富传奇色彩的阿尔罕布拉宫……月光下洁白如珍珠般的泰姬陵……还有佩特拉，“一座玫瑰红的城市，它的历史有人类历史的一半，”正如希拉里在信中提到的。能去这些地方看看确实很好，但依然不如守着银色森林，知道它再度归她所有……虽然她担心这永远不会成真。或许梅会留在这儿，她想要留下，而且她总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她想要席德就得到了他。同样，她会不择手段地得到银色森林。有时，她已经摆出一副女主人的架势，在她的“花坛”里尽地主之谊，失礼地向客人解释花圃周围的石头是老朱蒂的突发奇想。“而我们只好迁就她。”

这个地方很快被她们一家占据了。朱蒂常常对帝利塔克说银色森林满是他们的身影。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宾尼家族都生这么多。

梅那个讨人厌的弟弟长着一双黄鼠狼似的小眼睛，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这，一边给席德“帮忙”，一边还戏弄朱蒂。朱蒂为了报复，把他垂涎已久的美食藏在食品储藏室里，并平静地表示对此一无所知。

“可怜的老朱蒂快不行了吧。”梅说。“她把东西收起来，却忘记收哪了。”

梅现在经常来厨房，为她自己的朋友下厨（朱蒂称她做出来的东西为“浆糊”），然后把一大摊油腻或黏糊的锅碗瓢盆留给朱蒂清洗。朱蒂无法告诉你她更不喜欢心情好的梅，还是“生闷气”的梅。

她在生气的时候虽然手上动静很大，但嘴是闭上的，而在高兴的时候，她会没完没了地讲话。眼下，银色森林难得有清静的时刻。朱蒂绝望地走到野蛮的迪克的墓碑旁坐下织东西。帝利塔克也坐在哭泣的威利的墓碑上抽着烟斗。“我喜欢有人作伴，但不需要太多。”他总是这么讲。梅觉得有趣极了，她坚称帝利塔克和朱蒂在墓地里“谈恋爱”。

“我会在乎她说什么吗？”朱蒂忿忿不平地对芭特说，“噢，噢，但她不能在我的厨房里胡作非为。昨天她居然把一幅年历画挂在我墙上的威廉国王和维多利亚女王肖像的正下方……是一幅裸体肥女画。我立马把它取下来，扔进火炉里。‘必须的，’我对她说，‘那种荡妇不配和国王或女王挂一起，’我说。她昨天带到这来的、穿着泳装的那个表姐也不配。她厚颜无耻地露着大肥腿走进来，还两腿交叉坐在了你曾祖父尼希米的椅子上。它们的肤色甚至不是白种人的那种白……她称之为古铜色……更像是脱脂奶酪的颜色。帝利塔克只看了一眼就逃到粮仓去了。虽然我不能像对待年历画那样对待她，但我说，‘既然喜欢露腿，那就应该少吃点，’我说。‘你这个怪物！’她说。噢，噢，感谢上帝,她没有叫我废物，这是她最喜欢用的形容词。当梅回答说连体泳装是时下最流行的，并反问我难道我还指望人们穿着长裙和裙衬去游泳时，我说，‘噢，噢，我绝不会像你姑妈伊丽斯那样，梅，’我说。‘她侄女给她送了一座米罗的维纳斯雕像作为圣诞节礼物，她却给她穿上裙子，还展示给她的朋友们看，真是太有趣了。我不反对露腿，’我说，‘特别是在海边，美腿确实是道亮丽的风景，但如果它们像你表姐的那样又胖又粗的话，’我说，‘那我的厨房可有点容不下了。’‘每个人都认为穿着泳装的艾玛看起来很迷人，’梅说。‘是震惊才对，’我说。‘你没看到帝利塔克的反应嘛，他可不是轻易会受到惊吓的男人，’我说。‘再来说说跟风这事，’我说，‘当然了，一只猴子做什么，其他所有猴子会跟着效仿，’我说。梅说我辱骂她的朋友，然后一整天闭着嘴没讲话。不过比起友善的她，我真心更喜欢她生闷气。今天早上，她极力

向我打探克利夫的事，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亲爱的芭特儿？”

“什么事也没有。”芭特笑着说。

“噢，噢，我可不希望有什么事。”朱蒂严肃地说。她不知道是感到释怀还是失望。她不是很喜欢克利夫。他是麦吉尔大学的高材生，整个夏天都呆在银色大桥港湾做研究。芭特和他在朗之屋结识，他有时在银色森林附近打转。他非常聪明，研究各种深奥难懂的细菌，这让他名声大噪，但可怜的克利夫自己看起来就像是放大版的细菌。朱蒂怎么都不觉得他是芭特的良配。

“恐怕，最有可能的还是那个鳏夫，”她在墓地对帝利塔克说，“如果我们听到的关于叮当的消息是真的话，那就更有可能。我常常有自己的想法……但正如宾尼夫人常说的，我只是个老糊涂，老喽。”

“老玛蒂尔达·宾尼新装了一副假牙，还新买了一件毛皮大衣，”帝利塔克说。“现在，要是她能换个脑袋就好了，”他抽了几口烟，又正色道，“象征性地说。”

4

伊迪丝姑妈在八月突然去世了。他们都感到很震惊，尽管大家都不是很喜欢她……她不是个讨喜的人，但她是现有秩序的一部分，她的去世意味着又一个变化。说来也奇怪，和她有着宿怨的朱蒂看起来却最哀痛，最怀念她。朱蒂觉得少了伊迪丝姑姑对她危言恐吓，针锋相对，生活会无比枯燥。

“当我想到我再也不会在厨房看见她对我出言不逊时，我确实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亲爱的芭特儿。”

当然是梅兴致勃勃地告诉芭特希拉里订婚了。某个宾尼家的人收到另一位同族人士的来信说起这件事。这人住在温哥华，并且知道那个女孩。等希拉里从国外回来，他就会和她结婚，而且他会进入一家很有名的建筑公司工作。他的准岳丈是那间公司的资深合伙人。

“很久以前他是你的情郎，不是吗，当你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梅恶意地拉长了语调说。

“我认为是真的，”那天晚上雷告诉芭特，“前些时候我也听说了。多特在温哥华有些朋友。他们写信告诉她了。我……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究竟为什么你不该告诉我呢？”芭特冷冷地说。

“嗯……”雷迟疑了一下……“你和希拉里一直都是这样要好的朋友……”

“正是如此！”芭特咬着字眼说，她浅棕色的眼睛里满是极度危险的火苗，“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我自然有兴趣听到他的任何好消息。这一切……令我受伤的是他竟然让我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雷·加德纳，为什么你那样看着我？”

“我一直认为，”雷以她的生命发誓，说，“你……你比你自认为的还要在乎希拉里，芭特。”

芭特笑着，微微颤抖。

“雷，别像个小傻瓜似的。你和朱蒂一直对希拉里这个人有点神经过敏。我一直爱着希拉里，而且永远都爱。对我来说，他是个亲切的哥哥。你知道从我第一次见他已经多少年过去了吗？当然，即使是朋友，我们也有疏远的时候。这是必然的，甚至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也自然而然地中断了。自从他出国后，我再也没收到他的信。”

“他走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但我还记得我有多喜欢他，”雷说。“我以前常常想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孩。”

“他确实是，”芭特说。“我希望他能娶一个配得上他的人。”

“他其实爱的是你，是不是，芭特？”

“他以为他是，但我知道他会醒悟过来。”

“哦……”雷一整天都被一种隐隐的幸福感包围着，原来是……“在大学开学前，布鲁克要顺道过来，呆一个星期。我真希望到时候麦考利小姐能将我的蓝雪纺裙做好。我想我会搭配一件可爱的透明蓝丝绒小夹克，就是我们在镇上看到的那件。我觉得布鲁克一定会喜欢。”

“我想不管你穿什么，他都会爱你。”芭特取笑她。

“噢，他会，但爱的程度不同，芭特。”

“没有人，”芭特有点沮丧地想，“在乎我穿什么，”她朝窗外看去，看到了一轮升起的月亮……想起过去她和希拉里一起看月亮升起的情形……“当她还是女孩的时候。”梅的话着实让人气愤。不久前的某一天，宾尼夫人更让人憎恶，一再地宽慰她说，失去一个机会不代表没有其他机会……而这仅仅因为唐纳德·福尔摩斯宣布和一名南峡的女孩订婚。

“你还是很年轻的，”宾尼夫人安慰道。“当大家说你开始像老处女一样古怪时，我总是告诉他们，‘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想想这么多年芭特担负的责任，她的妈妈身体不好。她肩上的担子太重啦，也难怪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

芭特几乎养成了无视宾尼夫人的习惯，但“还是很年轻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她来到镜子前，平心静气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看起来显老。她深棕色的头发依然那么有光泽……她琥珀色的眼睛依然那么明亮……她的脸颊依然那么光滑圆润。或许她的眼角是有一些细小的皱纹，还有……那是什么？芭特俯身靠近些，稍微睁大眼睛。它是……可能是……是的，它是！一根白头发。

5

那天晚上，芭特去了朗之屋。她欢快地蹦跶着。她不会为了那根白头发烦心，甚至不打算把它拔掉。塞尔比家的人都是少白头，可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管她对她的头发做什么，她的心不会变老。她会一直标榜勇敢地放飞青春。皱纹也许可以爬上她的脸庞，但决不会爬上她的灵魂。那天有那么一会儿，芭特还觉得她再也不想年轻。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受伤，当你变老的时候，事情就不会那么伤人。那时候你不会太在乎……事情会得到平息……也不会有太多的变数。你认识的人不会总是离你而去，去到遥远的地方……或结婚。你的头发会全都变白，不过没关系，因为你不会再为渴望失去的乐园而悲伤。

总的来说，这一天过得并不愉快。梅大发脾气，把怒气都发泄在门上……海盗偷吃了芭特晾在外面的一整盘牛奶糖……朱蒂看起来垂头丧气的……也许是因为希拉里的消息。但她从来没提起过，只是有时喃喃自语道“怪事依然发生”。芭特断定她是觉得有点儿无聊了，需要一些事情让她振作一点。她会在朗之屋找到……她总能在那里找到。每当人生似乎有点灰暗时……最糟糕的是，当她对即将发生的变化感到孤独苦闷时，她便上山找戴维和苏珊娜。每当朗之屋的大门在她身后哐当一声关上时，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抛诸脑后，包括侵蚀人心的牢骚和烦恼。芭特一度觉得当她走进银色森林时，心里便感到一

阵阵的刺痛。她不能再有这样的感受了，实在是太痛苦了……她习惯不了。但今晚，她、戴维和苏珊娜围坐在篝火旁——尽管是凉爽的九月，但他们随便找了个理由点燃了篝火……砸着核桃，说说话……或者不说话……有他们的陪伴，芭特内心的痛苦像过往一样消散了。苏珊娜非常安静地坐着，阿方索蜷缩在她的膝盖上，而芭特和戴维总是有讲不完的话。芭特看着壁炉周围用古雅的不规则字母刻成的箴言。

“有三件美好宜人的事情，一是在这里，二是在一起，三是想着彼此的好。”

确实是这样，这样你就可以忍受任何其他的事情，不管它让你的生活陷入怎样的窘境。多么可爱的苏珊娜啊！戴维的眼睛多么迷人……要么很搞怪，要么非常温柔，还有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总让她想起了什么呢？她说不上来，但她知道那是一直触动她心弦的东西。她知道他非常喜欢她。被人喜欢是件美好的事……拥有这样在任何时候能随叫随到的朋友也是件美好的事。

戴维一如既往地陪她走回家。直到今晚，芭特才真觉得像这样走回家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情。今晚，满月下的山丘如梦如幻，穿过密布的、永远像是在守护着众多秘密的云杉树林……沿着田间小道走下去，上方的守望松依然在守候着……为了什么？……跨过小溪，顺着私语小径走下去。他们走到了门口，在分开前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沉浸在美丽的夜色中。若有若无的音乐声传到他们耳边，这不过是帝利塔克在他的住处弹奏的乐曲，但远远飘来，在朦胧的月光下听起来却像童话里的旋律。树丛的那端是浩瀚宁静的星空，一直没变……这是唯一一直没变的。

戴维觉得和芭特静静地呆着比和任何其他女人说话都有意义。他还想知道如果他做了他一直想做的事情，芭特会做什么或说什么……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说，“亲爱的。”他所说的几乎打破了芭特刚刚重获的满足感。

“苏珊娜有告诉你她的小秘密吗？”苏珊娜？秘密？大家用这种语气谈论的只有一种秘密。芭特不自觉地抬起手，假装在挡风。

“没有……”她低声说。

“如果今晚是你俩独处的话，她可能就告诉你了。她非常高兴，因为她在我们来这里之前她交往的情人重归于好了……而且他们订婚了。”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但苏珊娜也不再属于她。她得礼貌点，说些好听的话。

“我……我……希望她永远幸福。”她喘息着。

“我想她会的，”戴维平静地说。“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爱着他……我只是搞不懂他们之间有什么障碍。我们，我们柯克家的人向来讳莫如深。当然，在他读完大学前，他们不会结婚。他得半工半读。然后……我要怎么做呢，芭特？”

“你……你会想念她。”芭特说。她知道她现在就是个傻蛋。

“你要告诉我该怎么做，芭特。”戴维稍微弯下身说话，语气显得意味深长。

戴维会趁机向她求婚吗？如果他求婚了，她究竟可以说什么呢？她打算什么都不说！今天一整天，她已经受到太多冲击了……希拉里订婚……白头发……苏珊娜订婚！噢，为什么人生必须这么飘忽不定？你很难预料你在哪里……你不会有安全感……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发生一些可怕的意外事件。她打算假装没听到戴维的问题，直接进去。她真的这样做了。

那天晚上，她在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在月光下思考着摆在她面前的两条人生路。雷走了，屋子里静悄悄的……芭特显得有点孤独。夜幕降临后的银色森林总像在哀悼它被夺走的安宁。外面的天空万里无云，只有轻快的秋风拂过。“为什么风儿如此匆忙，芭特姑妈？”小玛丽前不久若有所思地问道。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匆忙……人生很匆忙……它不会让你……它就像秋风扫落叶似的席卷而来。

她该选择哪条路呢？戴维打算向她求婚……一直以来，她心里都知道如果她允许，他会向她求婚。她非常喜欢戴维，和他一起生活会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朝圣之旅。有戴维陪在她身边，甚至每个阴天都充满色彩。有他的陪伴，她总是很满足。他的眼神有时候很悲伤，而她想让他快乐起来。这个理由足够让她嫁给一个男人，而且还是像戴维这么好的男人吗？如果她不嫁给他，他将从此不会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在苏珊娜离开后，他将不会呆在朗之屋。她不能再失去朋友了……她就是不能。

假如她没有选择那条路？假如她只是继续生活在银色森林……变成“芭特姑妈”……帮助安排各家族的红白喜事……她棕色的头发会变得花白。那根白头发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仿佛年龄的问题刚刚敲过她的肩头，但只要银色森林还是她所热爱、所规划且为之生存的银色森林，没有任何外来者和入侵者，这都不是问题。那时，她绝不会迟疑，一秒都不会。但它会吗？它会再成为她的吗？她知道梅的的计划是什么。她还知道席德不想离开银色森林去另外一个地方。爸爸会坚决反对他们吗……他能吗？不能，最终的结局是梅总有一天会成为银色森林的女主人。这就是始终在芭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可怕的秘密。如果真是这样……

几周后，戴维在朗之屋花园里轻声地问芭特……就是芭特认为贝茨的魂魄有时会在此游荡的那个花园……

“你觉得你可以嫁给我吗，芭特？”

芭特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远处小山东边的杉树边缘，然后她轻声说，“我觉得我能。”

6

妈妈是第一个被告知的人。她的脸上总是很平静，但当芭特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的脸色稍变。

“亲爱的，你真的爱他吗？”

芭特看着窗外，昨夜的霜冻让花园饱受摧残。她一直希望妈妈不要问这个问题。

“真的，妈妈，但或许不是你认为的方式。”

“只有一种方式。”妈妈轻声地说。

“我是不能以那种方式爱的一类人。我试过了……但我不能。”

“它不会因为你试过就来了。”妈妈说。

“亲爱的妈妈，我非常喜欢戴维。我们适合彼此……我们心有灵犀。我做的事情，他也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们一直都是密友。”

妈妈没再说什么。她拿起给雷准备的嫁妆，继续一针一线细细地缝制着。终究事情或许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尽管那和她对芭特的期望不一样，但那孩子必须自己做出决定。戴维·柯克是个好人……妈妈一直挺喜欢他，而且芭特也不会离她太远。

朱蒂是第二个被告知的人。虽然她一直急于看到芭特“安定下来”，但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却没有流露出太大的喜悦。尽管如此，她

还是祝福芭特。她谨慎地说柯克先生很会做人。既然订婚已成事实，朱蒂不打算说未来家庭成员的任何坏话。

“可怜的芭特儿，她没有她自认为的那么开心，”朱蒂告诉坏大胆，将它看做唯一可靠的知己。不过她觉得坏大胆不会像汤姆绅士那么了解她的心意。“而且是在和那么多男人交往后！我希望上帝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大家最好的。”

芭特更坦诚地对雷说了这个消息。

“亲爱的芭特，如果你爱他……”

“不像你爱布鲁克那样，雷。我就是无法那样爱一个人……或无法持续那样爱。戴维需要我……或者说在苏珊娜走后他将需要我。在她……之前，我们不打算结婚……至少两年内不打算。我不会嫁给他，雷……我不会嫁给任何人……如果我知道我可以继续在银色森林生活，但是如果梅留在这……而且她打算这么做……我就不能在这儿生活了，尤其是你离开这去中国后。除了银色森林外，朗之屋是我的最爱。这样我还可以离银色森林近点……我可以一直俯视着它，守护着它。”

“我想那是你打算嫁给戴维・柯克的真正原因，”雷心想。她看着藤蔓投射在卧室地板上的阴影，那阴影看上去像是半人半羊的农牧神在起舞。芭特将会失去一些东西。雷眨眨眼，忍住突如其来的傻傻的眼泪，但嘴上却大声地说：

“我希望你会幸福，芭特。你应该幸福。你一直是个宝贝。”

爸爸对此事倒想得开，尽管他更喜欢芭特找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但柯克是个好小伙子，而且看起来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他还做出了一些成就，他写的战争书籍受到评论家们的好评。现在他正在撰写

《海事历史》，朗·亚历克获悉这是本令人期待的杰作。芭特一直都喜欢那些有头脑的人，她有权取悦自己。

家族的其他人员对此感到又吃惊又好笑。芭特感觉他们没有一个人完全赞成。温妮和海湾边上的姑妈们一句话都没说，但有时候沉默胜过千言万语。只有芭芭拉姑妈极不赞成地说，

“但是，芭特，他年纪不小了。”

“我也是。”芭特边说边扬起了她的一根白头发。

“让我们期待这次能长久些。”汤姆伯伯说。芭特觉得他应该表现得更友好些，毕竟在上次的梅瑞渡夫人事件中，她给了他很多支持。

梅毫不掩饰愉悦之色，尽管在得知他们不会马上结婚时，她的愉悦之情稍稍黯淡了些。宾尼夫人剧烈地抖动着，也说了她的看法。

“所以你最终还是和鳏夫搭上啦，芭特？我告诉你什么来着……绝对不要放弃。我不懂一个女孩怎会做出让自己嫁给一个鳏夫的选择……不过这总比一个都没有好。当然，正如我对奥丽芙所说的，他的年纪稍微大了些……”

“我不喜欢年轻的小伙子，”芭特冷冷地说。“我和成熟的男人更合拍，而且你得承认，宾尼夫人，他的耳朵不招风。”

“我说这太轻率了，芭特。结婚是件严肃的事情。我刚才说了，当我和奥丽芙说这事时，她说，‘我认为与其做小伙子的奴隶，不如做老头子的爱人。芭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妈妈。她会成为戴维·柯克的好妻子。’奥丽芙一直有点喜欢你，芭特。她总说你的心是好的。”

“她真是太好了。”芭特带着疏远的表情嗤笑着，这惹恼了宾尼夫人。芭特最坏的地方就是她总在背地里暗笑。或许她会发现嫁给一个老鳏夫不是闹着玩的。

苏珊娜欣喜若狂。

“我从一开始就希望这样，芭特。你们是天生的一对。戴维还有点担心，因为他的年纪比你大很多。我告诉他，他一天天地越来越年轻，而你在一天天地成长，很快你们的年纪就会相当了。他是我哥哥，也是我关爱的人。他从来不敢奢望……直到最近。他总是说他有两个情敌。”

“两个？”

“银色森林……和希拉里·戈登。”

芭特笑了。

“银色森林确实是他的情敌，我承认，但希拉里……他倒不如说席德是情敌。”

虽然她的笑声依旧，但脸色稍微变了。她想知道为什么想到她和希拉里已经断了书信来往，不必写信告诉他自己要嫁给戴维·柯克时，心里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第八年

1

周四、周五皆为下雨天；就像帝利塔克说的，老天为了换个花样，周六下雨的时候，不是春天里欢快热闹、笑意盈盈的柔柔细雨，而是秋日那令人倍感悲伤与绝望的绵绵阴雨，银色森林窗玻璃上的雨水像是因伤感的旧日往事而流下的涟涟泪珠。

“有些雨我是喜欢的，”雷说，“但不是这种。在这样的雨天里，花园看起来是不是像被遗弃了？除了花的幽灵，其他的都被摧毁了……留下的都是这些乱蓬蓬的家伙。整个夏天，我们都在这里劳作，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你觉得呢，芭特？不知明年夏天我们还能否像今年这样？今天早上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在那个夜晚，朱蒂也感觉到了某种“迹象”，让她有些悲观。刚开始，没有人将这一预感和那个高高瘦瘦的女人想到一块去；傍晚时分她骑着马儿上了小巷，然后把那匹无精打采的灰马拴在了墓园前的树桩上。

眼见她阔步爬上了那条潮湿的马路，手提箱在她的一只长胳膊上摇摇晃晃，正在厨房窗户边观望的朱蒂说道“又是个代理商”。

“肯定是，我这周都被他们给烦死了。从她的样子可以看出生意不太好啊。”

雷咯咯笑着道：“她看起来像一条竖起来的蚯蚓。”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是不会让她进来的。”宾尼夫人说，她几乎每个周六下午都会光临银色森林。

朱蒂原也想拒绝那人入内，但宾尼夫人的话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哦，我们银色森林这里可不会那么不讲礼节。”她傲然地表示，并友好地邀请客人在壁炉旁的椅子上就坐。没有哪个姓宾尼的有权告诉朱蒂可以放谁进出她的厨房！

“今天是个雨天啊！”客人一屁股坐在椅子里，当她将手提箱放在地板上时，松了一口气。她个子高挑，着破旧的黑色衣服，脸上一双大大的浅蓝色眼睛。这是她脸上最出彩的部分，看上去神秘莫测，让人以为其脸上只有眼睛而抹淡了其它；要不是被她的双眸所吸引，你早就会注意到她颧骨的阴影部分太高，而她的薄嘴唇像一弯新月。她对斯库登克投以不满的目光，这只机敏的猫咪觉得自己还不如违反命令，出去瞧瞧这天气。

“这样的雨天适合旅行，但我也只允许自己有十天时间呆在岛上，很快就要结束了！”

“你自己不是岛上的人吗？”雷问道，朱蒂心想这样问很不礼貌。问别人是不是不是岛上人肯定是个禁忌！“不是的，”客人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我的家乡在诺威-斯故西；我以前的日子还不错，不过现在，你想，如果没有丈夫来养活你，你自己总得想方设法过日子呀。结婚之前，我是个代理商，所以后来重走了老路。多少对自己的生活有些帮助。”

“一个寡妇在这个残酷的社会确实会处境艰难。”朱蒂对她顿生怜悯之情，因而将汤罐朝她那头移动了一下。

“哦，不幸的是，我并不是寡妇，”客人叹了口气，“我丈夫许多年前就离我而去了。”

“哦？”朱蒂将汤罐又往回移了一下。如果你丈夫离你而去，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你都卖些什么东西呢？”

“各种各样的药片、搽剂、补药、香水、面霜和粉。”客人回答道，边说着打开了手提箱，打算向她展示里面的商品。而就在这时，门廊的门开了，帝利塔克出现在了门口。他没再向前，显然是僵在了那里。至于他的目光所落之处的那位女士，那双手紧握，嘴唇张了又闭，闭了又张，最后费力地朝他喊了一声：“乔赛亚！”

帝利塔克嘟囔着“糟糕！”他无助地朝四周张望，“我很镇定……我很镇定……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期望自己醉了。”

“哦，我猜这位夫人对你来说并不陌生吧？”朱蒂问他道。

“陌生！？”那位夫人马上翻了白眼，这让雷想起了古老童话里的狗，“他是……他以前……他是我的丈夫。”

朱蒂望着帝利塔克.

“帝利塔克先生，她说的是真的吗？”

帝利塔克试图厚着脸皮赖下去，他点了点头，咧嘴笑了笑。

“噢，噢，”朱蒂语带讽刺，“现在是不是真相才露面，而我们一直听到的全是谎话？”

“我一直都觉得，”帝利塔克悲伤地说，“你从未真正相信过我讲的任何一件事。但如果这……个人已经告诉你，我抛弃了她，那她只是说了表象。我是被迫出走的。她要我走。”

“因为他不相信……不愿相信宿命论，”帝利塔克夫人说道，“他与现代主义者没什么差别，我无法忍受和一个不相信宿命论的男人住在一起；如果换作你，你可以忍受吗？”

“当然不能，而且我也没有尝试过。”朱蒂说。在她看来帝利塔克夫人像是在申诉。宾尼夫人问什么是宿命论时，没有人回答她。

“她要我走，”帝利塔克强调说，“所以我听了她的。”

“‘过去这种情况发生得太频繁了，’我说，‘这就是我说的全部。’”

“简·玛利亚，我求问你们，我所说的是不是就这些？”

帝利塔克夫人眼里噙满了泪水。你真担心一掉进去就被淹没了。

“乔赛亚，我随时欢迎你回来，”她啜泣着，“只要你相信宿命论，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家。”

帝利塔克一言不发，转身走了出去。帝利塔克夫人擦掉眼泪，而朱蒂则面无表情地望着她，芭特和雷竭力保持严肃的样子。

“这场面……让我有些伤心，”帝利塔克夫人歉意地说道，“希望你们谅解。我有十五年未见乔赛亚了，他没有一丝的改变。他一直都住在这儿吗？”

“不，”朱蒂马上回应道，“只在这里待了七年。”

“那么，我猜你们应该很了解他。我想，他应该经常跟你们讲他亲身经历的那些精彩的冒险故事吧？我以前总是听的！他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更加疯狂。”

“他的祖父真的是海盗吗？”雷问道，她一直对这事感到好奇。

“现在听听她讲的吧。他的祖父是海盗!真的吗！？他只是个牧师而已呀。但这不正是乔赛亚的作风吗？他和他的风流韵事以及他那一系列的悲剧！他一直都对恶名昭著的东西抱着极大的兴趣……总是热衷于将自己卷入所听到的丑闻或灾难中。为什么？因为这个男人不喜欢葬礼，他不愿将自己扮成尸体。但这些我并不介意。毕竟，他的谎话很有意思，而我偶尔也需要这种无聊的谈话。为他说句公道话，他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尽管以前我拿我叔叔安桑的故事警告过他，但我并不十分介意他的放荡不羁。我叔叔吃饱饭后，一头扎进盛满水的浴缸，误以为那是他自己的床。他先折断了脖子，最后淹死在浴缸里。不，这就是乔赛亚的神学论。刚开始我以为他只是无法理解这些，但当我意识到他本意就是如此时，我的良心无法忍受了。他说，这世上从来就没有过亚当或夏娃，还说，宿命论的教条是亵渎神明、糟糕透顶。所以，我要他在我和现代主义中作出选择。我深受其害。我爱这个男人，爱他的所有缺点。这些年我的思想一直在受此折磨。”

“他那不朽的灵魂会有着怎样的遭遇？”

没有人，甚至宾尼夫人也没有回答她。

“啊，”帝利塔克夫人以略带轻松的语气继续说道，“这不是谈生意。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刚才很像谈生意。我心脏有些不舒服，刚刚有些吓到它了。心累可让我受了不少罪。”

没人清楚这到底是肉体的疼痛还是心里的伤痛。宾尼夫人觉得应该是前者，于是以非常同情的口吻问道，“帝利塔克夫人，你有试过将芥子膏抹在肚子上吗？”

“我觉得这对一颗疲倦的心而言没什么用处，”帝利塔克夫人伤感地说道，“也许，夫人，你的心从未像我一样饱受创伤和疲倦的折磨？”

“没有，谢天谢地，我的心很正常，”宾尼夫人说道，“唯一让我烦心的是膝关节处的风湿。”

“我这儿刚好有个东西适合你，”帝利塔克夫人马上回应道，“你试试这种搽剂吧！”

宾尼夫人买了搽剂，帝利塔克夫人用恳切的眼神看着其他人。然而朱蒂含糊地向她暗示，他们不需要任何护肤美肤用品。

我们这儿的人都天生丽质，不需要那类东西。

“我从未见过有人像这位夫人这样端庄的人。”帝利塔克夫人边说边把袋子合上，接着叹了口气。走到门口时，她转头问道：

“我想，你们会不会碰巧知道乔赛亚在这十五年里是否存了些钱？”

没有人碰巧知道。

“啊，好吧，没有可能了。滚石不生苔啊。我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并不懒惰……你们可向他转告我的离别赠言：乔赛亚，相信宿命论吧；这样我会随时恭候你回家。”

帝利塔克夫人离开了。脚步声的回音随着她渐行渐远而慢慢减弱。芭特和雷终于得以尽情伸展身体、放松一下了。宾尼夫人说，她一直都觉得帝利塔克是结过婚的人。

朱蒂沉默不语，她眼望着帝利塔克夫人走出了院子，只评论了一句：“真是个又高又瘦的女人！”

2

吃晚饭时，帝利塔克没有露面；听说他去“银色森林”跑腿了，不知是真是假。但到了晚上，朱蒂、雷和芭特围坐在火炉边烤苹果时，他溜进了厨房，悄悄地在他自己的那个角落坐了下来。朱蒂表现得十分殷勤，赶紧将苹果递上去让他咬上一口。显然，她很乐意向帝利塔克表示亲切和友好，而不用像以前一样让别人觉得她是在挑逗他！

“我猜：当你们得知我是个有家室的男人时，是不是有些吃惊？”他用温顺而试探的语气问道。

“帝利塔克，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吧!，”雷恳求道，“我们都被好奇心逼疯了。”

帝利塔克认真地将五个指尖凑在一起，说道“没什么好说的……”朱蒂略带轻蔑地哼了哼鼻子，使他停顿了一下。

“我常常在想我是如何沦落到这个地步的。一切缘起于月亮。你们永远别相信月亮！”

“噢，噢，我们总能把自己的过失归咎到别的地方。”朱蒂和气地说道，边说着边将一大盘他最爱吃的肉桂馅面包置于他近旁的桌角上。

“某种程度上说，我认识她有相当长时间了，但我真正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当时我们就在走廊上喝酒闲聊。她身材很好且丰满，还有……她的双眸在月光的衬托下具有某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我不否认，她的眼睛确实令人着迷。但我从未真正想过要向她求婚……坦白说，真没有。那算不上求婚，顶多是一种暗示。部分原因是怜惜她，部分是因为月亮。但她狠狠地‘套紧’了我，以致我还没弄清楚状况就和她订婚了。我就像一头被拴住了的猪。于是，我们结婚了，住在她的房子里。婚后的生活对我这样一个浪漫多情的人

来说，有点单调，但我们也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尽管那些男孩子说我们是“闪婚闪离”。朱蒂，我全心全意对这个女人好过（哼了一声）。我曾多次为她半夜起来沏茶——她一直有晚上起来喝茶的习惯，声称这对她的心脏有好处。除了几处不足外，她是这世上最贤惠的妻子。她经常叹气，如果我把帽子错挂在另一个钩子上，她会暴跳如雷。同样，如果我进门时没有擦靴子，她在口角时就占了上风。不可否认，我们曾有过几次争执，但这并不至于使我们分道扬镳。而是她的神学观最后让我们激烈地吵了一场。我无法忍受，我告诉她了。她是个原教旨主义者……哦，她是原教旨主义者吗？我自己以前也是，但为了不让她称心如意，我一直不承认，不管怎样，我半路放弃了宿命论。我过去关于‘世上既无亚当也无夏娃’的说法只是随口而谈，但当我发现她对此怒不可遏时，我假装自己在很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自那以后，我们分居了。有一天她过来跟我说，要我走，我便很快离开了。不管怎么说，我讨厌她做的大块头肉汁，还有她称作‘汤’的洗碗水一样的东西。朱蒂，如果她和你一样是个烹饪好手，我肯定会相信她说的一切。”

帝利塔克低声说着，张口在肉桂馅面包上咬了一大口。

“若不是有一些悲剧让我们去回顾，我们的生活将变得单调无味。”他以哲学家似的口吻说道。

然而，三天后“银色森林”陷入了短暂的混乱中。实际上，帝利塔克对此早就给过提醒。

所有人都惊愕不已。朗·亚历克和席德无法接受这点，因为他们就要失去一个好伙伴；朱蒂、雷和芭特则是因为他们就要失去帝利塔克。这似乎不可能发生，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已经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突然走了让人无法想象。芭特伤心地想，真是又一个变化。

“只是他感到自己丢了面子，”雷说道，“如果那个可怕的妇人没来这里揭露他，他是绝不会想到要离开的。不管他自己怎么说，这才是他离开的真正原因。就让我坐在这儿、深深地痛恨那个妇人吧！”

“你再也不能忍受我们了，真是太糟糕了。”那天傍晚朱蒂心酸地说道。

“朱蒂你知道的，不是这样的。我在这儿待的时间比任何地方都要长。我在这儿已经十分知足了。如果我在某处待得过于心满意足，我会离开它，这一直是我的信条。我承认，近来有太多宾尼出现在这附近，不让我顺心遂意。另外，我也渐渐上了年纪。人是无法逃避年岁的。现在，这儿的农活对我来说有了一定的困难。我已经存了一点积蓄，打算和一个朋友到南海岸建立我们自己的狐狸牧场。但我将永久地铭记你们这群人。朱蒂，我会怀念你做的靓汤。”

帝利塔克的声音有些颤抖。朱蒂正在整理晚餐的桌子，试图将一直打不开的盐瓶摇动起来。突然，她把它猛地抓起，从敞开的窗口用力扔了出去。

“这二十年我已受够这玩意儿了，”她气急败坏地说，“但我不打算继续忍受下去了。”

帝利塔克是在十一月的一个阴冷天离开的。在门口他说了最后一番话：

“诗意一点讲‘祝愿各位年年岁岁平安’，你们是伴我生活的一群好人，遇到你们是我三生有幸。谢谢你们理解我这样的人，被人理解是件幸福的事。朗·亚历克是个很好的老板，如果真有贤人存在，那你的妈妈就是贤人。我打小就没哭过，但当她睡觉前与我道‘再见’时，我差点就哭了。如果那个疯女人再来到这里，朱蒂，你发发

慈悲，请不要告诉她我现在已经相信宿命论了。如果她知道了这点，会不择手段地拽我回去的。当我的住所定下来后，我再来取我的收音机。”

他礼貌地挥手告别，转身背对着朱蒂那片欢快的领土，伤心地嗅着里面大豆和洋葱所散发的清香。他们眼看着他沿着小道而下，胳膊下夹着那只喂饱了吃食的猫头鹰，头戴着他刚来时所戴的那顶旧皮帽，走进了昏暗的天色中。那只狗跟在他近旁走着，尾巴看上去摆动很小。奇怪的是，迷雾山岗上升起了一轮明月，映着丝丝云彩。树枝上响起了悲切的风声。

雷的脸皱了一下。

“我……我……想哭，”她哽咽着说，“你们还记得他刚来的那个晚上吗？你们派我告诉他去谷仓的路，当他走上楼梯时，他对我说‘小卡朵，晚安！’我当时就觉得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是的，我希望在墓园时我不曾对他拉小提琴吹毛求疵，”朱蒂说，“也许这个可怜的家伙再也没机会尝到美味的苹果馅了。他的妻子好奇他的灵魂怎么样了，但我却想知道他的身体以后会变得怎样。”

“他是一个和蔼的老人。”宾尼夫人说道。

“他有些古怪。”梅小声说。

芭特想哭，但却止住了，因为梅先她一步哭了起来。她用一只手臂挽住朱蒂，此刻朱蒂却看上去有些苍老。

“这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在银色森林，而你却走了。”她低声说道。

朱蒂使劲在拨弄着火炉。

“是啊，这真是个残酷的世界，我们都需竭尽全力给它带去一丝暖意。”她欢快地说道。

至此，乔赛亚·帝利塔克在银色森林的篇章就此翻了过去。

3

帝利塔克离开后，银色森林的生活多少发生了些变化，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切地说出来。首先，到了傍晚，厨房里不再那么欢乐了，因为少了朱蒂和帝利塔克俩人间的故事竞赛。帝利塔克的位置由来自银色大桥的年轻小伙吉姆·麦考利取代，他是一个讲究效率的劳工，但也仅仅是个“年轻小伙”而已。他住谷仓室，每到傍晚时分，他会离开这里去参加他自己的社交活动。他从不会“吵闹不休”，较之帝利塔克也更容易听从他人的建议，所以朗·亚历克喜欢他。但朱蒂觉得他的身上少了些质疑的精神，芭特也欢喜他，但没人能取代帝利塔克在大家心中的位置，也没有人试图去取代他。她在朗之屋度过了许多的夜晚，比以往的任何一个冬天都长。戴维有时会下来，但他总是与朱蒂的厨房格格不入。朱蒂总是礼貌地称呼他为柯克先生，而且总是突然闭上了嘴巴，像蛤蜊一样。芭特常常对自己说，她与戴维的订婚是愉快的。他们彼此都友善、相互理解。这绝不是胡话。他们是很好的伙伴，会轻轻地朝对方笑笑，礼节性地亲一两下脸颊。芭特一点也不介意戴维亲她。

又一年的冬天悄悄过去了……而春天带着奇迹到来了……接着是，夏天为银色森林送来了宝贝。一天傍晚，芭特在报纸上读到：奥索尼娅已经抵达哈利法克斯。第二天，希拉里发来电报说，再过一天他就到岛上了。

在房间里，雷发现芭特神色恍惚。

“雷……希拉里就要来了……希拉里！他明天晚上就到了。”

“我好开心！”雷喘着气说，“他离开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但我清楚地记得他。芭特，你神色很奇怪。难道你不想见他吗？”

“我想见从前的那个希拉里。”芭特慌忙说道。

“但他还会是那样吗？他肯定有了变化，我们都发生了变化。他会认为我已经变得很老了吗？”

“芭特，你这个傻瓜！你大笑的时候，看起来只有十七岁。你要记得，他自己也变老啦。”

但那天晚上芭特无法入眠。上床前，她重又读了那封电报。这意味着希拉里……希拉里和杉香满溢的银色森林……希拉里和那愉快笑着流过岩石的溪水……希拉里和朱蒂厨房里的小吃。但还会……还可以这样吗？这些年的分离能那么轻易地填补吗？

“我们彼此当然会生疏了。”芭特伤心地想着。不……不。希拉里和她永不可能生疏起来。能再次见到他……听到他的声音……多年来她都没这么激动了。他的眼睛看着你的时候还会带着笑意吗？听他的笑声仍会让人恋恋不舍吗？想到戴维不在，她内心深处看不见的地方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戴维和苏珊娜去了新斯科舍。但芭特不愿承认或正视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一听到消息，朱蒂激动得近乎颤抖起来。第二天她制作了希拉里过去喜爱的东西并将厨房里的物什擦得闪闪发亮。甚至还擦洗了白色猫咪、国王威廉和维多利亚女王的脸。梅说你可能会以为是威尔士亲王要大驾光临了。

“我想他一回到温哥华就会马上结婚吧。”她说道。

“噢，噢，那全凭上帝的安排，”朱蒂说道，“我俩都对此无能为力。”

“芭特一直想和他在一起，不是吗？”梅说道，“她听说希拉里已经订了婚才开始和戴维·柯克交往的。”

“芭特从来没想过要和他在一起，”朱蒂反驳道，“情况完全相反。但你是不会懂的。”

当她进入备餐室时，她小声嘟哝着说，“不要说话给愚昧的人听。”梅无意间听到了，耸了耸肩。谁会去在意朱蒂说的话呢！

当芭特上楼为迎接希拉里的到来换装时，天空中响起了飒飒的雨声和雷鸣声。她试了三套衣服，又失望地把它们脱下了。最后，她穿上了那件金盏花镶印的旧雪纺衫。毕竟，黄色才是适合她的颜色。她松开她的一头棕发，有几分得意似的望着自己，好像很久以来她都没有这种喜悦之情了。镜子仍是她的朋友。她兴奋得脸都红了……她那金褐色的眼眸水汪汪的……希拉里一定不会认为她有多大的改变。

她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漫无目的地把东西动来动去，最后又把它们放回了原处。戴维走之前的那个晚上给她读的一首诗有什么寓意吗？

“在它降临之前，尘世和天堂荒无一物。”

这次来的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希拉里了。

“如果他变成了陌生的样子，我会无法忍受的……我做不到。”她激动地想。

“如果他已经是个陌生人了，还不如永远不要回来。”

突然，她将戴维送给她的方形宝蓝色戒指从手指上取了下来，放在了桌上的托盘里。为什么这样做，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感到一丝羞愧……但她必须这样做，内心里的某种压力迫使她这样做，使她无法抗拒这种力量。

雷匆匆忙忙跑了上来。

“芭特，他到了……刚下了车，就在院子里。”

“我只是不能就这么下去见他，”芭特喘着气说，瞬间要崩溃了。“他应该已经变得……”

“胡说！朱蒂让他进来了，他现在应该在大客厅……赶快!”

芭特摸索着下了楼，在大厅里她和某个人撞了一下……她永远不会知道撞的这个人是谁。她在门口站了会儿，这是个十分难熬的时刻。随后，芭特确定她从没有过如此的经历。她总是认为自己准确地知道在复活的那个早晨心里的感觉。

“叮当！”她嘴里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个过去的称呼。是叮当……叮当，而不是陌生人。她怎么会担心他变得陌生呢？他握住了她的手。

“芭特……芭特……我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要告诉你……但我只说一句话就够了……你没有变。芭特，我一直都担心你已经变了，而现在的我们就像昨天才在约旦桥边分别一样。芭特，你为什么不笑了？我以前总是看到你在笑。”

此时，芭特不能笑。第二天……下一个小时她也许可以笑。但现在，这么多年来盼望的这次相见，她必须安安静静才是。

然而，他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只有她、希拉里和已恢复活力的朱蒂……当然还有老厨房里的……那些小猫咪。梅刚好出去了，雷则竭力让自己不引人注意。外面可能是风、火焰和水的混乱世界，但在这里只有平静、美好和久违的欢乐。将暴雨拒之门外，而与希拉里待在一起是多么令人欢欣……就像许多年前……和他喝着琥珀色的茶，吃着朱蒂做的苹果蛋糕，谈论着旧事，说着玩笑话和梦想。

但他还是有了轻微的变化。他那秀气的脸庞变得更加成熟，不再有孩子气的曲线。他的身形瘦削……瘦得恰当好处……添了一份气质和平和。但他的眼睛仍是透着渴望的笑意，他那敏感的薄嘴唇张开时仍是带着迷人的微笑。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她过去那么喜欢戴维的微笑，因为他笑起来与希拉里有些相似。

希拉里看到的芭特，与他所有的幻想、希望和梦中的模样如此相近。但她也有了些许变化。更加富有女人味……更迷人。她那甜美的棕色脸庞……一瞬即逝的笑脸……褐色眼眸散发的魅力……全如他记忆中的模样。她下巴的曲线多么美，颈部的剪影与她身后柔和的灯光如此美妙地融为了一体！她看上去全身金黄，笑容满面。跟以前一样，她抬眼时的这个动作让他神魂颠倒……这动作完全是无意识的，因而更加迷人。

多么像过去……又不完全是！时间一直宽厚对待老地方。汤姆绅士和麦金蒂已经不在了，朱蒂已经变老了。她望着他的时候，灰绿色的眼睛里透着以往的深情，但比他记忆中要更为凹陷，头发也更添了灰白。然而，她仍是能说故事的她，仍旧能做出美味可口的“小吃”。虽然在外旅居多年，希拉里一直都记得朱蒂的“小吃”。

“朱蒂，一百年后你可以留给我那张有白色猫咪的画吗？……我希望……当你与这星球上的一切都脱离干系的时候？”

“哦，嗯，我会在遗嘱里写明这画留给你，”朱蒂承诺道。“这是我唯一拥有的一张画。离开家乡以后，我就一直把它带在身上，没有它，我都认不出我的厨房来。”

“我会把它挂在我的书房里。”希拉里说道。

“挂在你就要修建的其中一栋新房里吧。”朱蒂俏皮地说。

“应该是有了一些进展了，不是吗，叮当？哦，请你原谅我！我意识到我应该称呼你戈登先生。”

“朱蒂，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称呼我会怎样？我喜欢听你叫我原来的绰号。讲到进展……没错，我想是有进展的。我得到我曾想要的一切”…… “除了，”他补充道，但只是在脑海里，“最重要的那一件。”

朱蒂捕捉到了他望着芭特的神情，于是走进了备餐室，表面看来是要端出一些美味的新菜肴，实则想关上门缓解一下心情。“噢，噢，除了希望他过得好外，我对柯克先生别无指望。”她对着汤盘说，“但是，如果他能够消失在空气里的话，我会认为这是上帝的仁慈。”

入睡前的愉快心情一直伴随着芭特，直到她醒来，而后的一整天，她的心情也是同样的愉悦……这是个美好的晴天：此时，田野、树林和海洋似乎在真实地闪耀着美的光芒……乳脂状的云海与琥珀色的山谷显现于小山之上……清晨天空中弥漫着嫩草的芬芳。芭特与希拉里回到了过去。他们的视野里只有彩虹，而无视了周围的一切。他们一起去了井边，希拉里曾下井救了一只小猫咪……而芭特俯视凝望着久未凝望的这口井，井边长满了蕨类植物，平静的水面映出了自己的脸庞，以及身边的希拉里的脸庞。然后，然后，他们一起踏上了去普尔地区、肉馅饼地、金凤花地和别夏之地的朝圣之旅。他们还一起

去了果园，在杉木丛中看到了一块空地，那儿是银色森林所有猫咪的墓地。

“我想知道所有我喜爱的猫咪和小狗的灵魂是否都会在‘天堂之门’欢喜地叫着来迎接我？”当他们经由墓地前往麦金蒂的墓穴时，芭特异想天开地说道，“希拉里，我们把它埋在了这里。他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狗狗。自它走后，我再也无心养狗。狗来了又去……为了牛群，席德总得养只狗……就小狗而言，梅的狗也不坏……但我再也无法让自己真正喜爱一只狗了。”

“我也没有再养过狗。当然，也没有地方让我好好养狗。也许……有一天……”希拉里止步，看着墓地小径上朱蒂粉刷过的石块，以及她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花坛”……朱蒂不赞成草本植物花坛……英勇的飞燕草郁郁葱葱地围在火鸡房附近，长得高过了人头。梅可能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她的飞燕草无法像朱蒂的那么繁盛。

“很高兴又能看到这些。我也捡一些粉刷过的石块吧……”希拉里又克制住自己。他贪婪地环顾四周。“我离开这里后见识了许多华丽的住所，芭特……有宫殿，有城堡，各式各样……但我从未见过任何地方有银色森林那样对味。很开心能重回这里，看到它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努力让它维持原貌。”芭特衷心地说道。

“看那边燕子场的烟囱，”……希拉里似乎在自言自语……“还有飞燕草……池塘的旷野……以及紫色小山上远远可见的伦巴第。过去，那里就只有它们仨。我觉得，麦金蒂肯定就在这附近。我随时都准备着感受它温暖粗糙的小舌头舔着我的手。你还记得我们丢了麦金蒂的时候，玛丽·安·麦克莱娜汉替我们找到了它？那天晚上我真的觉得她就是个女巫。”

他们的谈话不时穿插着“你还记得吗”式的问话。“你还记得我迷路后你在巴士兰的路上找到我的那个夜晚吗?”……“你还记得从阁楼的窗户发信号给我的事情吗？”…… “你还记得有段时间我们都很担心你的父亲打算到西部吗？”……“你还记得涨潮时，我们被困在小洞穴吗？”……“你还记得那次你患上猩红热，差点死掉的事情吗？”……“你还记得”……那是芭特的问话，十分温柔……“你还记得贝茨吗？”

“似乎你的归来也把她带回来了……我感觉到她一定在上面的朗之屋，随时都可能欢唱着歌从小山上跑下来。”

“是的，我记得她。她很可爱。现在谁住在朗之屋?”

“戴维·柯克和苏珊娜·柯克……是对姐弟……我的朋友……他们刚刚离开。”芭特说得断断续续，“我们走回到快乐山，好吗，希拉里？”

我们走回到快乐山！有可能回到快乐的地方吗？无论如何，他们都尝试了。他们经历了金色的夏日世界……穿过了‘银色森林’永远定格的绿色黄昏……穿过了远处的原野……走过了横架在约旦河上的老石桥。

“我们做得很好，不是吗？”希拉里说道，“这么多年了，没有一块石头不在其原来的地方。”

一切与从前如此相像，他们重新回到还是孩子们的时候。风热情地伴着他俩，他们的脚浸润在青草柔软的凉意中。四周则是怡人的绿色小山谷，一切都笼罩在往日的光辉中。小溪浅滩上太阳光线的舞动与多年前无异。于是，他们再次来到了快乐山和诡异泉。

“我很多年没来这里了，”芭特低声说道，“不知怎地，我受不了一个人过来……这里还是和以往一样地漂亮，不是吗？”

“你还记得，”希拉里缓缓说道，“那天……我妈过来……你把信烧了？”

芭特点点头。她想用自己的手去紧握他的手，以示自己感同身受。他语气里的某些东西在告诉她记忆中的疼痛及幻灭感依旧刻骨铭心。

“她过世了，”希拉里说道，“去年过世的。她留给我……一些钱。刚开始我不想拿，后来，我想……如果我不拿的话，就好像在她了无生命气息的脸上抽了一巴掌。所以我拿了……在东部待了一年。毕竟……我觉得当我是她的‘叮当’时，她是爱我的。后来……她忘记了，上天让她遗忘了我。芭特，我现在在努力让自己在想起她的时候，不带有怨恨的情绪。”

“不要去压抑怨恨，”芭特慢慢地说，“朱蒂经常这么说。否则，它对生命就像一剂毒药。我了解这点。我现在试图将自己生活中的某些苦涩的片段剔除。哦，希拉里……我知道希望重温过去的快乐时光是件幼稚的事情……它们是一去不复返了，虽然，此刻你就在这里，使得那些过往似乎就近在眼前。”

那天夜晚，他们穿越森林前往秘密田野。希拉里一直都理解她对那片牧场的喜爱之情。那一晚，森林的心情很好……非常友好，而这并不是常事。有时，它们会表现得冷淡……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有时，它们甚至会皱眉。但当她和希拉里又变成了孩子，森林把他俩抱在了怀里。这里有装载阳光的小口袋、长满蕨类植物的小道、风的沙沙声及它喜爱的桦木丛……整齐的野生植物，充满色彩和芬

芳……透过冷杉树顶观赏到的日落……覆过秘密田野上方大片大片的彩霞……全部戏法与魔力都恢复到从前。

“如果一切都能持久。”芭特思忖着。

他们穿过白杨木往回走时，月色中下起了雨。他们走进老花园中，愉快而惬意地躺在月色里。四处皆有白玫瑰闪烁着神秘的光芒。一丝微风带来了私语小径两旁的蕨类植物的香气。芭特缄默不语，在这个令人着迷的时刻谈话是多余而无味的。此刻，她感觉美像小河一般从她身旁淌过。她自己已全身心折服于这个场合的魅力中。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这个美妙的现在。

希拉里看着她眼睛中闪动着月辉般的光芒，屈身凑近了一些……他张嘴正要说话，一辆小汽车疾驰着驶进了院子，伴着嘈杂的轰鸣声，梅从里面下了车，却未再听见其他乘客的说话声。芭特打了个哆嗦。梅回来了。令人迷醉的一天过去了。

梅看见他俩在花园里，便朝他们走了过去。人还未到，金银花的香气……蕨类植物的香气……茶香月季的馨香都被她身上的那股廉价的香水味给覆盖了。她热情万分地朝着希拉里打招呼，而后却恶毒地望着冷淡而礼貌回应她的希拉里。希拉里从来不喜欢梅，而且他也没打算假装很高兴再次见到她。梅发出一阵令人不愉快的笑声。

“我想我来的不是时候，”她评论道，“真幸运啊……戴维不在家，是不是啊，芭特？”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芭特冷冷地回答道……事实上她心里很清楚。

“当然啦，芭特已经告诉你她与戴维·柯克订婚的事，”梅的语气中带着敌意，边说着边转向希拉里。“他是个很不错的人；真是遗

憾，你没能见见他。”

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梅宣泄完自己怨恨的情绪后，心满意足地进屋了。芭特又打了个哆嗦。

一切美好的感觉都毁了。她突然觉得希拉里很遥远……遥远得如同那些白桦树尖顶上的深色冷杉。

“芭特，她说的是真的吗？”他压低声音问道。

芭特点点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希拉里握住她的手。

“我是你的老朋友，亲爱的！我不会希望你不开心。你知道这点吧？”

“当然，”芭特试图一笔带过……轻快地回答道。“希拉里，我将美好的祝愿回赠给你，我们……在去年就听说了你订婚的消息。”

她伤心地想，“我只是不想让他这么快就给予宽恕。我早应该告诉他戴维的事情……如果他告诉了我……”

“订婚？”希拉里微微笑了笑。“我没订婚。哦，我知道，有一些愚蠢的八卦说我和安娜·洛芙迪订婚了！她哥哥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回去后会进他的商行。安娜是个可爱的女孩，她有自己的——用朱蒂的话说——‘情郎’。我生命中只有一个女孩……芭特，你知道她是谁。我知道自己没有一丝希望，但我仍觉得必须过来看看她。”

“可是……你会找到另外的……”

“不……因为你我已无法再爱上其他人。只有你。”

芭特不再言语……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一小时后，希拉里将登上联运列车踏上归程；离别前，大伙都聚在厨房里——朱蒂、雷、席德和朗·亚历克；甚至妈妈也为了这次离别熬夜了。这本应是个充满欢乐的夜晚。朱蒂兴致很高，讲了几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希拉里与众人一同大笑，但他的笑声里没有任何欢乐的成分。芭特情绪很低落，心想着自己可能再也笑不起来了。

她和朱蒂站在门口、望着希拉里穿过院子朝一辆正等着他的汽车走去。“哦，哎呀，在月光下望着一个人离开是件多么悲伤的事情啊！”朱蒂说道，“小芭特，我在想：我再也见不到叮当这个可爱的小伙子了。”

“我想他不会再来银色森林了，”芭特说道。她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词似乎都含着泪珠。“朱蒂，你说为什么每件事都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即便是原本美好的友谊？”

“我不知道。”朱蒂坦诚道。

“剪刀又不见了，”当他们走进厨房时，梅对他们说道，她的语气里暗含了一层意思：银色森林里的所有人都难咎其责。

“嗯，如果失去的只是些剪刀，那该多好！”当朱蒂爬到她厨房的小房间时，郁闷地叹了口气。虽然朱蒂并不熟知丁尼生，但她一定会十分同意他的观点：这世界并不称心如意……噢，噢，很不称心如意。现在……她已经无法确定……这问题还能否被解决。

第九年

1

希拉里离开后只写过一次信给芭特……这封信和过去的信一样令人愉快，信纸上布满了他将要设计的房子的基本轮廓，都用铅笔巧妙勾画出来。只是，他在信的最后写道："亲爱的芭特，不要因为我爱你而你不能爱我感到难过。我一直都很爱你。我情不自禁地爱着你，如果我能够做到不爱你，就不会这样了。如果我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爱你。芭特，有一些人会尽量忘掉毫无希望的爱情，但我不是这样的人。对我来说，生活可能给我带来的最大不幸就是我应该忘掉你。我想要永远记住你，永远爱你。这远比忘掉你后获得的任何幸福还要幸福，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幸福。我对你的爱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永远都是最美好的事情……这并没有让我变得更可怜。相反，它丰富了我的整个生活，赋予了我看清重要事情的能力；它一直是我脚前的一盏灯，凭借那盏灯，我已经避开了多次不太体面的情欲和不值得的梦的诱惑。它将永远都是我脚前的一盏灯。因此，请不要怜惜我，不要为我感到难过。"

不过，芭特确实感到难过，这种难过几乎一直持续到秋冬季，虽然她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因为这确实似乎是一段开心的时光。朗·亚历克已明确声明，从明年春天开始，他希望在一年内为席德和梅在另一个农场加建一所房子。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最终决定。梅撅着嘴、生着闷气，必须心甘情愿地接受她永远不会成为银色森林女主人这一事实。

妈妈的身体也比以往强健。她笑着说，她正经历第二春。她能够再次参与家庭生活，也能够四处走动见见朋友了。这似乎是个奇迹，因为多年以来他们一直都认定妈妈将永远是个病号，时不时会病情加剧，好像要走向“解脱”。如今，解脱已是事实，而非偶然的事件。因此，尽管有梅在，那一年还是芭特长久以来感到最开心的一年……除了因隐藏的莫名渴望导致的奇怪而持续的小痛楚之外。这种小痛楚从未完全停止过……尽管她经常忘记它……在园中栽培花木时……补衣服时……做规划时……小玛丽来到银色森林想要一些朱蒂制作的“恶意土司”时……坏大胆为了自身利益痛打一些自命不凡的小猫时……她和苏珊娜以及戴维坐在朗之屋火堆旁时……她和雷在一起开心地商讨计划和问题时……她一早醒来陶醉于晨寂中雾气缭绕的银色森林时……她的家……她亲爱的、心爱的、令人十分满足的家……温妮来到银色森林，对着她的两个心肝宝贝呜呜叫时。温妮生的是双胞胎……温妮和雷切尔……这对双胞胎就好像是从杂志广告中活生生走出来的一样。这两个可笑亲爱的小孩睡在同一个枕头上，有着圆圆的脸蛋和蓝色的眼睛，每当芭特看着他们时，她总是忍住了令人有点窒息的渴望。

雷打算明年结婚。她的嫁妆箱内的嫁妆满得不能再满，她和芭特已经在计划婚礼的具体事宜……当然是一场合乎礼仪的家族婚礼。

“这是银色森林的最后一件大喜事。”芭特说道。

“你自己的婚礼呢？”雷问道。

“哦，我的婚礼，不会隆重的。我和戴维会在某天偷偷溜出去几天结婚，不会引起轰动，”芭特匆匆说道……然后把话题转向了其它事情。她非常喜欢戴维，但是仅此而已。她完全没想过结婚，离开银色森林的想法令她无法忍受。

雷奇怪地看着他，但什么话都没说。雷在同辈中算得上比较聪明了。

她想了一想，聪慧地说：“管闲事没用。”“有时候我希望我从未写信给希拉里，告诉他向芭特求婚的各个男子的事。或许它所带来的伤害远多于益处……如果他早点过来就好了……”

生活就是充满了“如果。”例如，如果她不去参加舞会，就不会遇到布鲁克？当时她差一点就不去了。雷颤抖着。

芭特对朱蒂说：“雷结婚时，我想要让她的婚礼成为银色森林中最棒的婚礼。”

“噢，噢，应该还有一年的时间准备。”朱蒂同意。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如你所愿，芭特已经发现好多次了。一个星期后，布鲁克的来信有如晴天霹雳，他在信中写到：中国分公司的经理突然去世，他需要立即启程去中国（原来是打算明年去的）。雷会同他一起去吗？

当然，雷会同他一起去的。这意味着只有三天的时间准备婚礼，但那是什么婚礼呀？

芭特气喘吁吁地说：“你……不能去。”

她们坐在教堂谷仓的甘草堆里，因为她们发现这是可以避开梅或到处徘徊斥责她们的宾尼的唯一地方。她们周围散发着干三叶草的芳香，谷仓里有一只傲慢的金橘色的猫坐在椽子上，用神秘如宝石般的眼睛看着她们。

雷坚定地说：“我能去，我会去。”“莉莉·罗宾森将接管学校，还会为此心存感激呢。我们不会在意有没有结婚蛋糕……”

“雷，你想要朱蒂快点离开吗？我们一定会有结婚蛋糕的。虽然没有时间烘烤一个好吃的蛋糕，但在其他方面一定是最像结婚蛋糕的蛋糕。那你的婚纱呢？”

“可以有一件白婚纱吗，芭特……白色缎制婚纱？我有点古板……我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人……我想要穿上白色缎制裙结婚。我喜爱缎子衣服。”

“我会尽可能帮你做到，”芭特说道。她和雷、朱蒂和妈妈立即进行了有关该话题的讨论。芭特和雷赶紧去镇上买婚纱……伊内兹・麦考利赶过来制作，拼命地缝制。好几年没做过蛋糕的妈妈坚持要亲自做结婚蛋糕。

朱蒂说道：“噢，噢，她确实是个做蛋糕的能手。”“所有海岸的姑娘都能制作昆尼口味的水果蛋糕。”

朱蒂恳求“只办一场小婚礼。”他们当然可以让叔父姑妈以及亲戚们都参加，但没人同意她的想法。

“我们不能让两个家族的所有人参加，既然我们不能邀请所有人，那就谁都不邀请。不，朱蒂，布鲁克和我只想在这儿，在你们这些家人的见证下结婚。”

朱蒂必须说服自己，但她摇了摇头发花白的头。银色森林的时代确实变了，它其中一个女儿可能就要这样嫁出去。

“当然，是我老了，活不长了。”朱蒂说道……不过谨慎地看了看四周，确保没人听见她说话。

芭特将雷要结婚的消息告诉梅时，梅把头一甩，说：“你到现在才告诉我呀。”

“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芭特说道。然而，梅还是生气。尽管这样，有好几次，朱蒂还是在她的脸上看到了自鸣得意的表情。

“她肯定在想又少了一个眼中钉。”朱蒂轻蔑地想到。

“很高兴听到你又要嫁女儿了，”宾尼夫人告诉妈妈，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不久，你就会像我一样……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伤感地叹息一声。“你呢，芭特？难道你没想过离开这个小地方吗？这儿的男人已经和我们那个年代的男人不一样了。”

芭特逃到了她的房间，雷已将她床上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芭特，忘掉宾尼妈妈说的话，快帮我把行李装起来，我不擅长装行李。告诉我什么该带，什么不该带。”

开着大口的衣箱让芭特一惊。雷真的要走了……要去中国！雷为什么不能像温妮一样有幸居住在家附近呢？然而，她记得她曾认为温妮的离开是个悲剧。生活就是在变化之中成长的，直至该变化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不再是变化为止！温妮是带着她的宝宝回家的……温妮是回来探亲的……嗯，这个家充满了欢乐。但是中国！然而，雷对这一切却平静地表示高兴。芭特收拾东西的时候，回想起过去黑泽尔姑姑曾经唱过的某首老歌的一句歌词：“离去的人会比留在原地的人更快乐。”

这或许是真的。她几乎嫉妒雷的幸福，然而却为她……为即将离开银色森林的雷感到难过。一个离开银色森林的人怎么会开心呢？

“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将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了，”雷说，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我觉得我是时候结婚了，芭特。我似乎开始有学校老师的样子了。你知道布鲁克专门定制了结婚戒指，他说他不用现

成而廉价的东西。我希望我能体面地参加完结婚仪式。宾尼妈妈到时也会出席，看着我呢。”

“她不是真的要来吧，雷!”

“是的，梅问我是否她的妈妈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真的不能说不，所以我希望每件事都进行得顺顺利利。最后到我宣誓的时候，我不会抬头望着布鲁克。这再正常不过了……宾尼夫人说奥丽芙就做到了这一点，每个人都认为这样‘好感动’。不管怎样，我肯定会笑的。芭特，听果园内蓝知更鸟的叫声。我猜中国没有蓝知更鸟……有吗？但有猫……中国肯定有猫……守护秘密的猫……毛茸茸、怡然自得的猫。只是……中国的猫会喵喵叫么？要是会喵喵叫就好了！当然，不久它们都将是我的孩子了。我想养十只。”

“十只？为什么不干脆养十二只，刚好一打？”芭特咯咯地笑。

“哦，我不贪。必须要留点给其他人。”

“如果芭芭拉姑妈听到你这么说就好了！”芭特边说边将一袋干薰衣草塞进雷的衣箱……采摘自银色森林花园里的薰衣草能熏香中国的床单。

“但她听不到了。这些话我都不跟人说，除了你。我们是那么好的密友，难道不是吗，芭特？我们一起笑过哭过……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姐妹……只有在那段恐怖的日子里，我们才彼此不搭理对方，那段回忆令我羞愧。但我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有关家、有关你、有关妈妈、有关朱蒂的回忆，它们会像明灯一样永远照亮我的生活。你能引用那天晚上我们找到的那句优美的诗吗？”

“爱情所追求的东西可能会在盛开时逝去，

爱情所拥有的东西可能会短暂为你所拥有，

但生命中未点亮的十二月里那红色的微光，

爱情到底记住了什么。”

“这是真的，不是吗，亲爱的？即使在我们生命的‘十二月末’，我们还会一直有着美好的回忆。哦，我会想念你们所有人，也会经常渴望回到银色森林的。不要以为我对于离开银色森林、离开你们所有人无动于衷。芭特。我真的不想离开。但……但是……”

“有布鲁克·汉密尔顿。”芭特笑着说。

“是的。”雷体贴地说。“但我将要离开的旧生活会永远是我心目中珍贵的回忆。你一直是我最亲爱的姐姐。”

″不要这么说，”芭特说道。“这样我会心碎，会哭泣的。我已下定决心不会在你婚礼上哭泣的。”

“亲爱的，请不要在我离开后哭泣。想到我离开后，你在这儿哭泣，我就受不了。”

“我可能会小哭一会，”芭特坦白说道。“我想我避无可避，但我绝不会像过去那样陷于悲观失望。雷，我已学会接受变化，虽然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害怕变化……永远也无法理解那些看起来真的喜欢变化的人。莉莉在叫你去最后试一下婚纱呢。”

结婚前一天，银色森林似乎就有迹象表明宾尼夫人终究还是不能过来。她的堂兄弟——老塞缪尔·科博迪克去世了，葬礼要比婚礼仪式早一个小时举行。

“哎，老天爷怎么就在这个时候夺走了他的生命啊，”宾尼夫人对梅抱怨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生活不能自理，但也不需要去得这

么早呀，至少要等到婚礼结束后呀。他总是很烦人，是内出血夺走了他的生命。我很失望。我一心想要看着亲爱的雷出嫁的。”

“噢，噢，我确实希望这个葬礼比他哥哥约翰的葬礼要进行得顺利，”朱蒂说道。“约翰确实想在他去世前为自己的葬礼做好一切准备……想要一切都办得很体面，他对自己的妻子不信任，她是那种喜欢二手货的人。他们这一生都在吵吵闹闹，但最大的争吵就是有关他的葬礼。他还活着的时候她不再对他说任何话，在他去世的时候竟然没有送葬，也没有安排任何葬礼事宜。这确实让参加葬礼的人很扫兴。”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宾尼夫人生硬地说。“山姆那可怜的寡妇感觉特别难过。我整个下午都在宽恕她。”

“是‘宽慰’吧。”朱蒂天真地说。她很少操心纠正宾尼夫人说的话，但偶尔也会。

“就是这个意思，”宾尼夫人回道，“谢谢你，普拉姆小姐，没有将那话强加于我。”

芭特和雷都发现那天晚上她们很难入睡。有好几次，她们其中一个人就会说，“我们翻个身赶快睡吧。”她们翻了个身，但还是睡不着。然后，她们又开始说话了。

“我希望明天是个好天，”雷说。“我想要在离开之前最后看一眼沐浴在阳光中的银色森林。”

“明天？”帕特说，“是今天！小客厅内的钟刚敲了十二点。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卡朵。”

“是我作为新娘紧张不安的日子，”雷笑道，“我认为我不会有那么紧张的。你知道，嫁给布鲁克似乎是这样——这样的顺其自

然。”

她们肯定只睡了一小会，因为不一会儿，芭特惊讶地发现自己坐在床上，透过窗户远眺在清晰而灰薄的晨曦中沉寂的世界。今天就是雷结婚的日子了，今后，她每天只能独自醒来。

如雷所愿，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天，蟋蟀到处欢快地唱着歌，微风吹动麦田金波荡漾。

“真的是个好天气呀，”雷说道，“银色森林的天气与其它地方的天气就是不同，即使是与燕子场的天气相比。芭特，我常常因为你说这儿的东西跟别的地方不同而取笑你……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一直知道它与众不同。”

“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日子呀！”梅在他们下楼时迸出一句话。

梅对天气这番赞美破坏了芭特的心情。不过和梅在一起，每件事物总是要么“太好了”，要么“太宝贵了”，那些都是她喜欢的形容词。芭特认为她不想要梅与雷的结婚日有任何关联，即使她是在赞许这个婚礼。

这是一个繁忙的上午。布鲁克中午到达了银色森林。芭特负责布置和装饰婚礼桌。在芭特去打扮后，梅也坚持使用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草本植物花坛里采摘了一大束各种各样的花草摆在婚礼桌的中间。朱蒂招摇地将它搬到厨房。

“总是那么自以为是。”她喃喃自语道。

当朱蒂穿着暗红色的礼服出现时，梅直率地说道，“这件礼服保存得真好，朱蒂。它真得看起来一点都不过时。”

2

新娘在楼上梳妆打扮。

“这是一个蓝色的吊袜带，会给你带来好运的。”芭特低声说道。

雷站了起来，在闪闪发亮的绸缎和薄纱的映照下看起来飘飘若仙。她戴着妈妈的旧面纱……颜色有点像米色，式样也有点老……高高地戴在头上，而现在的女士戴的都是头巾式女帽……但年轻美丽的雷在面纱的褶层下光彩照人。她幸福满满，似乎到处都洋溢着幸福感。

“难道她不漂亮吗？”梅挤进来说。

芭特和雷的目光碰到了一起，顽皮地偷偷交换了眼神，这是最后一次这样打眼色了。芭特知道这将会是最后一次……至少在未来几年内都不会这样了。

“我不会……我不会哭，”她认真地自言自语道。“至少现在不会。”

雷穿好衣服下楼时，坏大胆发现时机成熟了。之前它一直坐在楼梯顶部，气呼呼的，因为它不准进芭特的房间。这会它又扑又咬……正好咬到了雷修长腿型肉多的部分，雷轻声尖叫了一声……坏大胆跑了……芭特检查伤口。

“它还没咬到皮肤……但是，亲爱的，这个小畜生使你的长筒袜内抽丝了。它到底怎么了？”

“现在说也无济于事了，”雷说道，忍住了笑。“谢天谢地，裙子比较长。我活该……是我当着它的面关上门的。我害怕它缠在我的面罩中，我不该这样对待家里的一只老猫的，它咬我是对的。”

其他所有事宜对芭特来说如梦似幻。仪式进行得很顺利……尽管雷之后说她什么都记不得了，脑子里只想着长筒袜内的抽丝。虽然裙子很长，但如果抽丝被宾尼夫人看到了，那该多可怕呀……因为宾尼夫人最后还是来了，塞缪尔的葬礼一结束就赶过来了。她到达银色森林时新娘正好下楼梯。

妈妈脸色发白，看起来很亲切而镇定；爸爸想到了年轻时自己结婚的日子，很温柔地看着这位这么快就长大成人的宝贝，在他还未意识到她已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要嫁人了。

正当布鲁克要拥抱亲吻他的新娘的时候，坏大胆潜了进来……愤怒地叼着一只大而肥的老鼠，将它扔在雷的脚下，以示补偿。前一刻，所有的人都感动得快要落泪……但这种紧张的气氛转化成了阵阵笑声，雷的婚礼如她所愿地愉快地进行。

然而，当她回头看看她的房间的门以示告别时，她发现她很难抑制住自己的眼泪。她想起了以前离家时的情景……但总会回来。现在她又要离开家了，却是再也不回来了……至少不再以雷·加德纳的身份回来。她将离开这间房间，关上房门，再也不打开它。她离开了这间房间，离开了与这个房间有关的幸福的、充满欢笑的过去。她紧紧搂住芭特。

“亲爱的，你每周都会写信给我，会吗？最迟三年后我们肯定就会回来探亲。”

他们走了。

“我从未见过雷这么甜美，”宾尼夫人抽噎道，她庞大的身躯在颤抖。梅企图挤出几滴眼泪来，但是芭特一点也不想哭，虽然她认为如果她再继续笑下去，她的脸会裂开。她和朱蒂清理房间，清洗碗碟，然后把东西收拾好。傍晚十分，芭特悄悄地溜进厨房时，她发现朱蒂正坐在她刚刚点燃的炉火边。

“哦，我想着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点上点炉火总没有错，但猫咪们确实喜欢炉火。你知道的，芭特儿。我只是一直希望可怜的老帝利塔克在这儿，在他的角落里，抽着他的烟。这样……这样就不会这么寂寞了。”

听到朱蒂说寂寞是件很怪的事情。芭特坐到了地板上，靠在朱蒂身旁，将她的头枕在朱蒂的膝盖上，让朱蒂抱住她。她们就这样静静地在地上坐了好长时间，倾听着炉火啪啦啦的声音，还有依偎在朱蒂身旁的猫咪咕噜咕噜的叫喊声。朱蒂总是知道如何让小孩和小动物们开心。

“朱蒂，这是我们第三次送别新娘后在这个老厨房守夜了。你还记得送走黑兹尔的那个晚上吗……还有温妮的那次？……我们坐在这儿，你讲故事给我听逗我开心，难道不是吗？今晚我不想听故事了，朱蒂。我只想安静……想让你把我当婴儿般对待。我……很累。”

当芭特起身去打开阳台门，让在外恳求进来的珀普卡进来时，朱蒂叹了口气，低声自言自语道。

“哦，我正在想我以前讲的故事。当然，我现在只是一只残烛了。”但是她并没有让芭特听见她说的话。过了一会，她想到宾尼夫人从葬礼哭得面红赤耳回来的情景时就开始咯咯地笑。

“怎么了，朱蒂？”

“哦，我并不想笑的，芭特儿，但是我想起了他们曾经讲的有关老山姆·科博迪克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喝酒，但是他的妻子看着他，所以他喝酒的机会不多。有一次，他感冒生病了，医生提来了一小瓶威士忌酒给他。科博迪克夫人以为这只是药，就去教堂了。有个爱喝点小酒的邻居——老莱姆·莫里森也鬼鬼祟祟地带了一小瓶酒过来喝。但老山姆·科博迪克看着这酒很失望。他说：‘这么一点点怎么能让我们两个人都喝醉。’‘我们可以把这两小瓶酒倒在一起，让其中一个人喝醉，’他又说：‘让我们抽签看该谁喝。’结果，老山姆中签了。但你刚才说你今晚不想听我讲故事的。”

“我想要听听这个故事。老山姆怎么呢，朱蒂？

“哦，莎拉·科博迪克回来的时候，她的病夫正在地板中央唱歌跳舞呢，不像感冒的样子。她并没有猜到事实的真相，而是告诉医生他开的药对一个病人来说药效太强了，虽然药效很快。现在，亲爱的芭特儿，我们要吃点东西了。我注意到你晚饭吃得不多。”

芭特发现这一夜十分凄凉，整个屋子似乎有一种怪异的寂静。黑暗中她在窗边坐了好长一会。下面的花园内草夹竹桃属植物发着微光……这是多年前她的那个嘴唇长得可爱逗人的好友贝茨送给她的一种花。贝茨的去世带给她的伤痛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化，如同下弦月淡出到晨曦中，但在这种时刻，伤痛总是又回来。她记得在温妮和乔离去后她经常彻夜不眠，特别是在暴风之夜。她不忍心看着雷的白色小床。

但是，第二天清晨的日出美极了……深红色和让人感觉温暖的金黄色与蓝色交相辉映。鸟儿在果园某处唱着歌，山田四周到处都是一枝黄。太阳依旧美丽地升起……她还有银色森林。小玛丽会经常过来睡雷的床，她的金丝头发会在那孤独的枕头上闪闪发光。

当然，还有戴维……亲爱可靠的老戴维。她不可以忘掉他。

第十年

1

芭特过了很久才接受了雷离去的事实，有时她会想她将永远无法释怀。整个秋天都如此难熬。每一处、每一间房间都似乎充满了雷的身影，更甚于她还在的时候。不知怎么地，芭特始终期盼再见到她……见到她在月色中穿过桦林……见到她沿着私语小径一路欢唱……见到她从学校回来谈论当天的笑料……见到她如金色玫瑰般的盛装打扮。而后她接受了她不会回来的痛苦事实。有时候，似乎雷的离去带走了银色森林的欢笑。后来快乐悄无声息地回来了，夜晚的厨房又充满了欢声笑语。

有两件事帮助芭特度过了秋天和冬天：银色森林和与戴维、苏珊娜一起度过的晚上。她对于银色森林的热爱并未减少；不，这份感情似乎随着年月的流逝而加深，因为她所爱之人一个个从她的生命中离开，因为其他变化即将发生……或预示着要发生。汤姆伯伯黑色的大胡子慢慢变灰，父亲渐渐谢了顶，温妮的金发褪成了黄褐色。尽管芭特竭力抗拒承认，但朱蒂在慢慢变老。这不全是梅干的好事。

但妈妈好了很多，甚至完全康复了，她渐渐恢复在家中的工作。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芭特因此而感到快乐满足，尽管午夜梦回时，当悲凉的风叹息着绕过屋檐，她会感到孤单的痛楚。

似乎春天一夜而至，结束了银色森林的冬天。细雨滋润了尚未苍翠的青山，更像是一层朦胧的绿色阴影笼罩在山上。温暖湿润的风吹过渐渐苏醒的银色森林。薄雾时而笼罩普尔地区，时而散去。樱花瓣

如雪般纷扬落在人行道上，晨风轻吹草地，花园里新芽冒出，给人们带来喜悦。

早上大扫除后，芭特对自己宣誓说："今天我关心的只有春天。"即使是另一处的新房因为资金原因需延迟建成这件事，也没让她垂头丧气。她一整天都呆在花园里，计划着，探索着，雀跃着。朱蒂种的荷包牡丹正在盛开，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开心了。对于芭特而言，银色森林花园里的一朵花胜于花匠满窗的鲜花。

"让我们今晚在果园里用餐吧，朱蒂。"

于是她们在果园里享用了晚餐，只有芭特、妈妈、朱蒂和小玛丽。男人们都不在，梅回家帮她的妈妈大扫除了。宾尼一家通常在别人完工了才开始大扫除。白色树枝下的晚饭，落入奶油壶里的苹果花，和这可爱柔和的夜晚，正如卡曼描述的那样，有一种"古代抒情式狂热"在空气中弥散。如此的晚餐真如圣餐一般。芭特很开心，妈妈也是，小玛丽也很高兴。只要芭特姨妈在，她就会很高兴，尽管对于她来说，天大得可怕。小玛丽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天很大的时候她会害怕。即使是因为一群小火鸡死掉而哀愁了一整天的朱蒂也放宽了心，心想或许自己还有很多时间。

芭特带着梦幻般的的愉悦环顾四周，不禁觉得"生活真美好"。

几个小时后，生活令她大吃了一惊。

薄暮时，她穿过天鹅绒般的青山，越过整齐的灌木丛，来到朗之屋。丁香香气依旧，知更鸟用已遗失的古老语言吟唱着晚祷。她看到戴维在花园里燃烧着的石砌的火堆旁。

"来陪陪我吧。"戴维说。苏珊娜进城了，伊卡博德和阿方索坐在他身边。芭特在凳上坐下。

“有什么新鲜事吗？”她随意地问。

“有啊，灌木丛东南角的野樱桃开花了。”戴维说。他很长时间没再说话。芭特并未介意，她喜欢他们间经常长时间友善的沉默时刻，这时候，你还可以想任何事情。

“苏珊娜下个月结婚。”戴维突然说。

芭特吃了一惊，她之前以为苏珊娜要到秋天才结婚。而且，如果苏珊娜结婚了，戴维怎么办呢？他不可能独自一人呆在朗之屋。他接下来是不是会谈到这些？她莫名其妙觉得口干舌燥。当然会的。

戴维说了些什么？

“芭特，你真的想嫁给我吗？”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她不是答应嫁给他了吗？他们不是几年前开开心心、心满意足地订了婚了吗？

“戴维，你指的什么？当然……”

“等下。”戴维转过身，当面直直地看着她。

“看着我的眼睛，芭特。别转开脸。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吧。”

他炽烈的目光使芭特透不过气来。“我……我不能……不知道，但我想是的。戴维，我真的那么想。”

戴维缓缓地说：“亲爱的，我觉得不管你意识到没有，你的态度仅仅是‘如果我必须结婚，那我会和你结婚，就像和其他人结婚那样’。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芭特，你不喜欢我，尽管你装着很喜欢。对于你自己以及对于我，你都装得很好。我不想这么说。”

芭特感觉花园在天旋地转，慢慢才平稳了下来。

“戴维，我想让你高兴。”她颜色凄惨地说。

“我明白。我不介意拿自己的生活去冒险，但我不能让你面对这样的风险。”

“看来你已经决意要抛弃我了，戴维。”芭特在泪水与歇斯底里的狂笑间徘徊。“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你。”

“这还不够。我并没责怪你。是我自己，我以为我能教你爱我，但我失败了。我是所有女人都喜欢、却没有女人会爱的男人。之前就是这样，我不会再这样了。这太令人痛苦了。有个古老的对句——

“总有人想要亲吻，也总有人转过脸颊。”

“并不总是这样。”芭特呢喃。

“不。不总是，但经常是如此。不会有第二次了。芭特，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仅此而已。”

“你需要我的！”芭特再一次声嘶力竭。毕竟，尽管内心里她知道他是对的，知道他只是一条出路，知道深夜三点醒来时她会觉得自己是个囚徒……她不能失去他。

“是的，我需要你……但是我永不可能拥有你。自从希拉里·戈登去年夏天来访时我就知道了。”

“戴维，你想什么呢？希拉里于我只是亲密的哥哥。”

“他和你生活的根基紧密相连的，芭特。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我不能容忍如此的竞争对手。”

表面上，芭特无法表达她的感受。整个经历看起来并不真实。戴维真的告诉她他不能娶她吗？但深层面上，她知道她感觉到了自由，很奇怪的自由。她几乎因为这自由之念而晕眩，就如喝了令人头晕的劲酒。她机械地开始拿下手指上的戒指。

“不。”戴维抬起手。“戴着它吧，换到其他手指上。我们曾有一段美好的……友情。只是我太盲目才会索要更多。别为我担心。《每周评论》邀请我去当总编。等苏珊娜结婚了，我就去上班。”

所以，他，也将离开她的生活。芭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了。朱蒂当时在厨房织衣服，芭特面无表情坐在她对面。

“朱蒂，我被甩了。”

“被甩了？”朱蒂没有再言语，顿时警觉起来。

“是的，以面对面最为赤裸裸的方式被甩了。戴维今晚告诉我他不会娶我。”芭特试图让声音听上去有些悲凉。“没有什么能让他娶我。”

“噢，我想你也没有要他娶你。他说了原因了吗？”朱蒂仍保持着警惕。

“他说我爱他爱得……不够。”

“噢，是这样吗？”

“不，”芭特声音很低。“不。我尝试了，朱蒂。我尝试过了。但是我想我一直知道的，就像你那样。”

“我并不为这一切结束而感到遗憾。”朱蒂说。她开始继续安静地织衣服。

“宾尼一家会说什么呢？”芭特问得有些古怪。

“噢，我想你不至于去在意他们吧，我亲爱的。”

“不，我才不介意他们的话呢。至于其他人，他们该已经习惯了吧。这是他们所知的我最后一次不堪的感情经历了。我不会再爱了，朱蒂。”

“都会过去的。”朱蒂不以为然。随后她继续说道：“你会找到对的人的，芭特儿。那些人不值得留恋。”

“不管怎样，朱蒂，这事到此为止，谁都不要再提了。这很糟糕。然而我又一次自由了，可以自由地爱银色森林并住在这里，这是最重要的。自由！这个字眼真棒。”

芭特离开后，朱蒂又织了会儿衣服。然后她和坏大胆说：“鳏夫的这件事总算完结了，感谢上帝。”

2

家族里的人对于芭特的订婚取消并没有感到大惊小怪，他们对于这个多变任性的姑娘已经不抱希望了。梅说她一早就知道，戴维不是结婚的类型。父亲什么都没说，说什么好呢？妈妈一如既往明白她，从内心深处觉得解脱。苏珊娜也明白她。

“我很遗憾，也很失望，但这事发生也是没办法的。”

芭特惨兮兮地说：“说一切是上天注定真的不错。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还有戴维。我很喜欢他的。”

苏珊娜则很平静："这对于一些男人来说足够了，对他来说却不够。亲爱的芭特，我希望结果会不同，但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抛开过去往前走了。"

苏珊娜结婚，戴维离开后，朗之屋再一次无人问津，毫无声息。它再一次成了朗独宅。有些房子就是那样……它们身上背负着无法避免的宿命。

芭特开始清理东西，她很平静。她的整个生活暂时被破坏了，变得颠三倒四，但银色森林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夹在她和它之间了，永远不会再有了。她有过真爱，也有过雾水情缘。从此以后，银色森林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她可以为此孤寂一生。可能有时会感觉寂寞难耐，但是即使是孤单也有其美妙之处，至少在你孤单时，你完全属于自己。

芭特摆着头，棕色的眼睛亮了起来。

"自由真好。"她说。

3

一个烟雾笼罩的十月的晚上，他们发现朱蒂昏倒在马棚里老白牛旁边。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让她挤奶；但那天晚上梅不在，她知道一行人从别处回来会很累，因此在夜色中偷偷溜出去挤奶。

他们把她弄到厨房边室的床上，去请了本特利医生。经过治疗她恢复了意识，但医生走到厨房时面色凝重。

"她的心脏状况很糟。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熬了这么久的。"

芭特很沉重地说："朱蒂整个夏天都不太舒服。我就知道……尽管她不愿意承认她的身体出了毛病，也不让我请您过来。她会说'他能治疗衰老吗？'我该坚持的……我知道她老了，却没意识到她会病重。"

本特利医生说："那也没什么区别。我做不了什么，只是一两周的事了。"

芭特厌恶他的漫不经心。在他看来，朱蒂只是个年老衰竭的佣人。他离开后，她来到厨房的边室。苍白的光斜穿过云层，照在银色森林，横跨过朱蒂最爱的地方。

朱蒂满怀爱意看向芭特的面庞。

"别难过，亲爱的芭特儿。自从汤姆绅士离去后我就知道我也快了。最近我感觉大限将至，就像下雪前感觉雪花即将飘落一样。噢，我很高兴不用拖累任何人很长时间，我的离去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朱蒂……朱蒂……"

"噢，亲爱的，我知道你不会将为我做的事看成是麻烦，但我一直希望上帝让我死前不要卧床太久，也一直希望我可以死在银色森林。这多年以来，这儿一直是我的家。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亲爱的芭特儿，如今死亡看起来也是那么友好。"

芭特不知道多少人会觉得朱蒂生活得很快乐……在别人眼中，她的一生都在小农场上做着单调的苦差。"快乐由心。"芭特知道朱蒂是快乐的……朱蒂无所求，别人却要向她寻求帮助……"需要"她。对于朱蒂来说，没有什么比不被需要更可怕的了。

但是，为什么朱蒂……为什么朱蒂能如此平静地谈论死亡？朱蒂！

本特利医生说朱蒂还有两个星期，她却活了四个星期。她很开心满足。她觉得对于自己而言，生命的结束方式是美丽的。这是她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死后她将不会离开银色森林……她不会卧床太久，以致于人们会厌恶她无能碍事。一切都像她所希望的那样。

芭特一直照顾着她。梅没有照顾她。她神气十足声称："我讨厌病怏怏的人。"但没人希望她去照顾朱蒂。

"噢，有人照顾真是不错。"朱蒂微笑着告诉芭特。

"你好好照顾了我们很长时间了。现在该你接受照顾了。"

"亲爱的芭特儿，如果我只有你，那该多好啊!"

"亲爱的朱蒂，我会陪你走到最后的。"

"我知道你会尽你所能，但是别累坏你自己。"

"我不累。我现在没有别的事情，只是照顾你。梅在干其他活，让她干该干的。朱蒂，她不是懒惰。"

"噢，但是她永远不会像我这样幸运呢，可以照料小火鸡。"朱蒂的语气里透露着满足。

坏大胆几乎没离开过朱蒂。它蜷缩在她的床边，让她想拍拍它的时候可以拍拍它。每次她拍拍它的时候，它都会发出愉悦的声音。"芭特儿，它圆圆的大眼睛看着我，就像是在说'如果你喜欢的话，朱蒂，我可以分给你几条命。'当然比起宾尼一家，它是很好的伴侣。"她笑着说。宾尼夫人觉得自己应该经常看望朱蒂，朱蒂也以礼

相待。即使快去世了，她也没忘记良好的礼数。然而当宾尼夫人下楼时，她总会舒一口气。

是的，躺着回顾过往的笑语和喜悦是惬意的……还有这些年早已遗忘了的笑与泪……生命中的那些美好与痛苦。“噢，我们曾经的嬉闹真有意思啊。”她会痴痴笑着想，她不再为任何事而忧愁。

芭特坐在她身边和她交谈。有时朱蒂看起来很健康很自然，甚至让芭特心存希望。

“我一直在回想过去的时光。这是我打发时间的方式。你还记得吗？有一个晚上，艾迪斯姨妈发现你光着身子在银色森林跳舞，他们随即把你送到了考文垂。朗·亚历克刮掉了他的大胡子，这可伤了你的心。还有派博掉到井里的那个晚上。你记不记得叮当和它的狗狗跑来跑去的场景？我喜欢他脸上的表情，他有自己的风格。你讨厌他被叫成是你的情郎，你生气地说‘他不是我的情郎，’只是叮当而已。’你们俩悄悄溜进来找我要葡萄干。噢，过去的时光真是美好啊，我觉得这些年也很棒。新的美好总会取代旧的美好。小玛丽也出生了……她今天下午过来了，那颗金凤花般的小脑袋像颗星星似的照亮了我的房间。她从十九倒数到十二。她问：‘朱蒂，有上帝夫人吗？’当我回答没有时，她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说：‘那上帝是老单身汉咯？’芭特儿，或许我不该笑的，可是这孩子并非有意冒犯上帝，而且你也知道，我不可能错过一次大笑。我想上帝他自己也会对着小玛丽笑的。上帝应该也喜欢欢笑的，所以他让我们也喜欢。我活得很长了，有很多事情值得感恩，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在每件事中都能看出笑点。这对我影响很大……本特利医生今天来量我的体温时，我想到了你海扎尔姨妈那次，可把我们吓坏了。她得了流感，一定要用她那滑稽的温度计来给她量体温。这让海扎尔姨妈很不舒服，所以一旦艾迪斯姨妈转身，她就把温度计插到热茶里。当她听到艾迪斯回来，又把温度计拿出来放回嘴里。艾迪斯看了下温度计，差一点

吓死。她确信海扎尔这体温肯定是得了肺炎，急忙下楼让朗•亚历克以最快的速度去请医生。得知真相后我们都笑她。那以后千万别和艾迪斯提到‘温度’。我和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好朋友，但我相信她是爱德华岛上最好的人。”

“朱蒂，别把自己累着了。”

朱蒂说：“说太多话了，你觉得我，噢，噢，亲爱的芭特儿，说话让我放松。况且生命快结束时，多几个小时和少几个小时能有区别吗？”

一天晚上，朱蒂谈到分配遗产。

“等处理完我的葬礼，银行里应该还剩余一些钱，我希望你和温妮及卡朵把它分了。我把手工自制的被子留给温妮，我几年前答应把蓝盒子留给希德。我在阁楼上给你留了一些垫子，还有我的实用知识书，以及我嫁妆盒里的所有小东西都给你，而且我所有的书都在它里面。请把小猫咪的那幅画寄给希拉里。我把珠子针垫给你的芭芭拉姨妈作为留念，我和她向来投缘。在别人看见之前打碎那个古老的黑瓶子，以免别人产生误解。”

“我会的……这些我都会办好的，朱蒂。”

“还有，亲爱的芭特儿，请让他们把我葬在老墓园，这样我不会离银色森林很远。在哭泣的威利和栅栏之间还有点空间，可以把我葬在那里，再放上白色丁香花。我不想要墓碑，放一块厚板吧，这样猫可以睡在上面陪伴我。请给我穿上那件蓝色的旧衣裳……我一直都喜欢那件，现在不会像在温妮婚礼上穿的那样紧身了。好吗？”

“朱蒂。”芭特并非经常情绪失控，但有时她禁不住。“我和银色森林怎么能没有你呢？”

“可以的。”朱蒂温柔地说。“总是可以的。只有一件事：我在想明年春天会是谁来洗石头和邮筒呢？不会是梅，她从来不做。”

“我会做的，朱蒂。我会使银色森林的一切维持得和你在时一样。”

“亲爱的芭特儿，这对你来说不会是件容易的事。”但朱蒂并非真的紧张，她知道上帝会把一切安排妥当的。

但朱蒂似乎仍有一两件事情放心不下。

“亲爱的芭特儿，你是否介怀伯爵夫人来到银色森林登报这件事？你不是一直不知道是谁做的吗？是我做的。我一直想着承认，却没勇气这么做。我希望所有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打电话告诉了报社，编辑自己确实有点添油加醋。芭特儿，你能原谅我吗？”

“原谅？噢，朱蒂。为什么呢？那又没什么。”

“我知道这不合乎银色森林的传统，还有，亲爱的芭特儿，我讲的所有故事……它们大多数是真有其事，但我有时会添油加醋，加入些戏剧性的成分。我的祖母不是巫师……但她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二岁的时候，一天她带着我在路上走，我们碰到一个在说话的人。他是一个人，而我祖母对他说：‘你们俩好。’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表情。而当我问祖母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祖母只说感谢上帝我不知道。不久那人便吊死在阳台上，看起来像自杀。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把这些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知怎的，我现在有了死亡智慧。芭特儿，爱不会消亡。我想看着你成为新娘，但不用在你走后孤单守着银色森林也不错。”

一天下午朱蒂散了一小会儿步，她似乎隐约听见乔的口哨声和雷的笑声。她自言自语：“银色森林的姑娘们笑起来真好听。”她申斥

了那个“没有正确清洗黄油的人”。有一次她说：“芭特儿，如果你想要在风中点火的话。”她又开始漫无目的地在荷兰芹花坛里寻找她不可能找到的东西，还叹息道：“我怕我都忘了怎么找到它们了。”

当芭特来找她时，她正安详地躺在床上。宾尼夫人刚好下楼，经过芭特时发出不详的叹息。

朱蒂说：“感谢上帝，宾尼家的人都走了，我听见她在楼梯上对你叹息。在楼梯上见面不吉利的，就像老鼠半路被猫抓住一样，不过这厄运是算在她头上的。她刚刚一直在谈葬礼，想让我打起精神。她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葬礼很隆重。花团锦簇，人山人海。’可以看出这对于一家人是很大的安慰。”

“你感觉怎么样，朱蒂？”

“我现在感觉真是太好了，亲爱的。我没有任何疼痛。你能否扶我坐起来一些？我想看看银色森林以及和风嬉戏的云。”

“朱蒂，你知道谁来找你了吗？帝利塔克，就是他。他为了看你特地从南部海岸赶了过来。”

朱蒂高兴地说：“他真是个殷勤的好人。”

朱蒂的床已经移动过了，她坐起来便可看到窗外。芭特扶她靠在枕头上，她别有滋味地看着这充满了她回忆的地方。猫头鹰在银色森林叫唤，老农场安静地沐浴在时断时续的落日余晖中，暮光的阴影慢慢笼罩在了小花园，朗·亚历克在花园里烧着野草，帝利塔克问他能否摘点欧洲防风草，随后蹲下身子弯下腰忙碌地在挖掘。他插到裤子口袋里的枝杈从后面冒出来，像个奇怪的尾巴。

朱蒂伸手握住芭特的手。

“你见过那个在花园里竖着尾巴用木制铁锹挖地的魔鬼吗？”

她笑着说着，倒向自己的枕头。她充满爱意的眼睛永远闭上了。一直勇敢直率、笑声爽朗的朱蒂，在笑中离开了。

4

银色森林准备好迎接死亡了，朱蒂静静地躺在客厅……芭特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应该把她放在厨房……屋外，这年的第一场雪纷然而至。她忙碌的手最终还是停了下来。人们送来了美丽的鲜花，但芭特还是去花园摘了些晚菊、一些深红色的叶子和浆果放到朱蒂手上，她的双手叠放在蓝色衣裳的胸前。朱蒂脸上有着生前从未有过的美丽和尊严。很多人来参加葬礼……芭特不禁想，或许朱蒂会为此感到自豪。葬礼结束后……屋子里静得可怕。从此没有朱蒂来井井有条收拾一切，在厨房谈论这些了。芭特一边啜泣一边想着，如果朱蒂能参加自己的葬礼，高谈阔论，开怀大笑，那会怎样呢？似乎哪里都有幽默，即使是在葬礼上。老马尔康·安德森看着朱蒂的遗容，不禁难得评论道：“可怜的女人，希望你像看起来那么幸福。”……他的语气很悲哀，好像怀疑自己说的话似的。奥利弗的儿子因为他姐姐把他从窗户旁推开了而没有看到献花……失声恸哭。他的一个姐姐安慰说：“没关系，你可以在妈妈的葬礼上看到那些花的。”

当一切都结束了，芭特不知如何忍受内心深处的空虚和痛苦，她无心欣赏鬼魅般的冬日景色，回到厨房去感受空荡荡的悲情。但是妈妈在那儿，代替了朱蒂的位置，身边还有几只小猫。芭特把头埋到妈妈腿上，把自从朱蒂病倒时积蓄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噢，妈妈……妈妈……我现在除了您和银色森林，什么都没有了。”

第十一年

1

朱蒂离开后的一年里，芭特多次悲痛难当。起初，芭特觉得生活里没了朱蒂根本就不可能过下去。由于朱蒂的故事都已被讲完，生活也似乎变得索然无味了。但和其他人一样，芭特发现“因为必须，所以忘怀”。生活重新慢慢恢复了生机，变得快乐起来。银色森林似乎在呼唤她：“把我重新变得像家一样吧……点亮屋子……温暖我的心。为这里带来年轻的笑声，让我不会变老吧。”

几乎她所爱的人都变了或者已经离去……过去那些愉快的声音不再，而银色森林依旧未变。

没有朱蒂的第一个圣诞节很难过。温妮希望她们都到海湾过节，但芭特不愿意。让银色森林独自过圣诞？她可不愿意。每项传统都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因为妈妈可以帮忙，事情能容易些。她们最终也过了个不错的圣诞节。汤姆伯伯、芭芭拉姨妈、温妮、弗兰克和他们的孩子都来了。梅回家过节了，所以没有剑拔弩张的情况。雷寄来一封信，带来了她和布鲁克两年后将回“家”接手温哥华分支的消息。和中国比起来，温哥华就像在家门口一样。正如朱蒂所说的，总有东西能让事情缓和一些。然而当这天结束时，芭特是高兴的。有人去世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不可能是完全开心的，她和妈妈在厨房谈到这些，因为一些事笑了笑，猫咪围着她们咕咕叫，汤姆伯伯和父亲在下西洋跳棋。但有一两次，芭特发现自己竖着耳朵希望听到后面台阶传来朱蒂的脚步声。

到了春天，她又充满了希望，银色森林带给她更为生动的欢乐，她对银色森林的爱使她充满青春的活力。如今，总有些细微之处提醒着她岁月的痕迹，时不时会冒出几根灰色的头发，她也知道，她说起话来更加果断了。她悲苦地想："我们都变老了。"她并不为自己担心，但她不愿看到别人衰老的迹象。温妮变得更像家庭主妇了，刚被选为省院成员的弗兰克两鬓渐白。芭特想，如果别人都还保持年轻，她自己不介意变老。尽管正如布莱恩叔叔说的，别人的那句"你看起来很年轻"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她知道宾尼一家觉得她肯定"嫁不出去了"，而且他们私下里叫她"万年单身女"。连小玛丽也有一次面色凝重地问她："芭特姨妈，你曾经有过情郎吗？"有时候，想到不同的人对她有不同的看法，她觉得这是件有趣的事情。在宾尼一家看来，她是"不会再爱了"的绝望剩女；对于海岸的老姨娘们来说，她是个少不经事的孩子；对于莱斯特·康威来说，她是圣洁诱人而又不可企及的女人。莱斯特这个年轻的鳏夫，一直想要和芭特旧情复燃。芭特不想和他在一起。在皇后大学时，她曾疯狂地爱慕他，那些日子在现在看来已像远古时代的遗物一样遥远而不真实。当然，他那时健硕浪漫而富有冲劲，可现在却是圆脸胖墩了。而且他曾嘲笑过银色森林，这是她永远无法原谅的……永远也无法原谅的。

春天时，朗·亚历克再次宣布新房将于明年落成。这新房曾两度延期，但最终抵押款还上了，就再也不会延迟了。芭特靠着这个好消息度过了夏天。

然而，对芭特而言，秋天的到来并不是件好事。有时妈妈看她的目光也带着些许焦急。芭特似乎时而会感觉神经过分紧张，她开始喜欢独自一人在暮光的阴影中漫步。比起日光，暮光似乎是更好的陪伴。她回来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是融入了它们，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妈妈却不喜欢她这样，在她看来，这孩子想从这些孤单的闲逛中找回多年前失去的热情，借以慰藉自己。她进来时，脸上带着那样的表情。妈妈希望芭特去别的地方呆上一段时间，而芭特只是笑笑。

“没有其他地方能让我有在银色森林一半的快乐。你知道的，我有几次离家后，想家想得不得了。亲爱的，别担心我，我很好。明年的时候，银色森林又将是我们的了。我已经制定了好多计划。”

一天晚上，芭特发现银色森林只有自己一个人……第一次只剩下她一个人。那所老房子里曾经有过那么多的人。父母都去了海湾，很晚才回来。妈妈能想这样子四处走动，真是太好了。芭特觉得自己不介意独处。有银色森林她会孤单吗？然而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绪让她走了出去。

秋风吹过光秃秃的桦树，有哀鸣的味道。北极光是很棒的，芭特想起来，朱蒂对于极光是迷信的，认为它们是“征兆”。如果朱蒂在这样一个晚上回来那该多好啊。陈年往事似乎都如潮水般涌来。芭特走到果园，干脆的叶子在脚下沙沙作响。她回想起以前的秋天，她和席德在落叶上赛跑。风中带着声音，呼唤着她走出过去。她忆起很多酸甜苦辣的往事，那些曾经是看起来会毁掉生活的事情，现在只剩模糊的记忆了。她着了迷般，这不可以，她必须离开这种状态。她可以走进屋子点亮灯光，它不喜欢昏暗无声。可她在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突然想到了什么。这紧闭的大门有着梦幻般的色彩，似乎通过它，她可以回到很久以前的银色森林。她有种奇怪的感觉，朱蒂、替里塔克、希拉里、雷、温妮和乔都在里面。如果她进去得很轻很快，她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完全消失的世界可以再次成为她的宇宙。

芭特摇摇头说：“这不可能的。这些情绪最近出现得太频繁了。”

她打开门，走了进去，点亮了一盏灯。没有别人，只有坏大胆。但芭特发誓刚才朱蒂就在这里。

那晚，她并没有睡很久。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她感到莫名的惴惴不安。她后来说她的灵魂知道她所不知道的。深夜里，她难以入

眠。她就这样在深爱的屋子里度过了一个夜晚。在这个屋子里，她曾经度过了爱幻想的少女时光，承受过长大后的痛苦，承受过失败的滋味，也曾为胜利而雀跃。她再也没枕过那个枕头……再也没醒来从挂着藤蔓的窗户看到清晨的阳光照进来。从那个窗户，她见过春花夏绿、秋地冬雪，见过繁星日出，她曾在最开心和最难过的时候跪在那里。可现在都结束了。岁月的天使在她睡下时开始书写新的一页，而她却不知道。

星期天，每个人都去了教堂。芭特出门时想起，当她是个孩子时，她会为银色森林感到遗憾：大家都去做礼拜了，银色森林会很孤独的。当她留在家时，她会高兴地做它的陪伴。

车驶离时，她转过头，望了望银色森林，即便是在阴沉的十一月份，在荫蔽的树林的衬托之下，银色森林依然十分美丽。随着车子转弯，银色森林淡出她的视线，她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走了。牧师在读布告，有一个很有趣的偶合：读到“你的屋子会荒芜”时，年轻的鲁滨逊进来，匆忙经过过道和亚历克耳语。芭特听到了。一会儿所有人都听到了。

银色森林起火了！

芭特在回去的路上似乎死了一千次。但当她到达时，却很奇怪地麻木了，恐惧使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即便是看到熊熊火焰烧着山林的时候，她也没有反应，没有声响。

似乎两峡、银色大桥和海湾的所有人都在，但没有人能做什么，只能无助站在那里看着几代人的屋子燃烧殆尽。那一晚，银色森林里的所有记忆、所有宝藏都成了灰烬。

他们都到了燕子场，直到所有事情都解决，芭特什么都没干。生活的一切突然变得像月球上的风景一样陌生。她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任何地方，这种感觉在她得了流感后曾出现过一两次。只是……这一次，这种感觉不会消失。妈妈顽强地承受了这一切，只能焦急地看着她。

调查发现是梅去教堂时忘了关掉门廊上燃烧的油炉，油炉应该是爆炸了。芭特根本没兴趣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在发现朱蒂的“奶油玉米”安然无恙地躺在地窖里的灰烬中，破旧的前门和门环躺在草坪上时，她也提不起兴趣。前门和门环是在第一次徒劳尝试进屋救火时被拧下来的。她也不在意后来发现收在阁楼里的钩针编织地毯全都逃过此劫，这是朱蒂打算留给她的，因为芭芭拉姨妈想要借鉴地毯的花样，在火宅前一天把它们借走了。当你因害怕和无助而心力憔悴的时候，你就会对任何事情都不在意了。

对她来说唯一的一点安慰就是小白猫们没事。朱蒂死后，她就把画打包寄给希拉里。但希拉里居然没有回信确认收到……这让她很难过……可由于她是寄到他办公室的，她相信他一定收到了。是的，她有点欣慰朱蒂的猫没事。

起初朗·亚历克提议重建银色森林，因为银色森林是投了保的。大家似乎都对投了保这件事感到高兴……但没有保险可以恢复祖传遗物……也没有保险可以恢复古老的传承和羁绊。火灾后四天，海湾的大姨妈弗朗西斯去世了，把海湾的农场留给了妈妈。

“真奇怪。”芭芭拉姨妈说。

芭特也苦涩地说：“非常奇怪。”

生活的万花筒又转了一下，朗·亚历克和芭特将去海湾生活。席德和梅的新房子……一栋没有记忆的房子……会建在银色森林的地基

上。那房子会和原来的银色森林不一样。一切都已成过去，这个地方也不会再为人所知。

梅丝毫不掩饰她的得意之情。一栋新房子，有着她梦寐以求的凸窗以及和奥利弗家一样的着色的厨房。真棒！

妈妈很高兴回到老家居住。

芭特疲惫地想：“妈妈比我年轻。”

她自觉苍老。从前，她对银色森林的热爱使她年轻……而现在银色森林已经没有了。什么也没留下，只有可怕的、无法忍受的空虚。

“生活打败了我。”她自言自语道。她有很多伤痛，足以使她知道时间可以使最伤痛的东西变成并不使人厌恶的珍贵和甜蜜的回忆，但这心碎永不会褪去。她身边的一切都成了废墟，她无法适应海湾的生活。她感觉在这个悲伤陌生的孤独世界里，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或任何人。

“我想……如果有什么事能令我高兴，那就是朱蒂是在这一切发生前过世的。”她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这些。除了妈妈，没人能懂得，而她不想让妈妈更难过。她的心像没有照明的房间，她想她知道没有什么能重新照亮它。

3

两周后的一个傍晚，芭特趁着暮色出门，如幽灵般沿着私语小径回到了以前的家。她一直都不敢来这里。现在，某样东西吸引着她前往。

昔日的“银色森林”现在已沦为一个敞开的地下室，灰烬和黑炭似的大梁随处可见。芭特斜靠在大院的门上……由于大风将火苗吹回了森林，所以大门幸存了下来……默默地凝视着四周。她上身着蓝色长款大衣，下套一条红色绉纱褶裙，这是她火灾那天去教堂的装扮……也是她此刻所剩的唯一一套衣物。她头顶上什么也没戴，面色苍白。

这是个温和的夜晚，几乎没有起风。除了碰到一只大胆的瘦猫小心翼翼地从谷仓摸索着穿过院子外，她没有再受到其它生物的打搅。坏大胆和珀普卡已经被转送到燕子场，温妮要了斯库登克。

桦树丛被烧成了光秃秃的一片，让人倍感死寂和荒凉，这让芭特最为伤心难过。一想起周六的那场灾难，她就发抖；当时她就站在这里，亲眼目睹了整片树丛被火海吞噬；这带给她的伤痛甚至比自己的家被烧毁了还要强烈……她一直都钟爱这片森林，她与它们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大半片森林惨遭焚毁。厨房门口的那棵老山杨已被烧成了焦炭，而水井上方的枫树倒得横七竖八。水井的抽水系统也被烧了，梅应该在里面放了一个水泵。但已无关紧要了，一切都无关紧要了。房子近旁的花丛也被毁了……朱蒂种的荷包牡丹、青蒿和白色丁香花都已不复存在。草坪看上去就像一床破旧的黄毯子。更远处延展着一片黄褐色土地，土地上的阴影、偏远的犁沟和山林在睡梦中微微地骚动。远处，朝银色大桥的方向，安格斯·麦考利一定正在他的铁工厂里冶炼，因为她能模糊听到铁砧的叮当声，仿佛是某个顽皮的小精灵正在群山中冶炼什么东西。

“我想自己还可以去教书，”芭特心想着，“以前的执照还在。海湾不需要我……因为他们已经请了安娜·帕尔默帮忙，她已经去了几年了，应该会继续在那儿干。我已无力去建立起新的生活了……我太累了，只是苟活于这世上……最终凋谢，无足轻重……从一处漂泊到另一处……无根无依……住在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哦，我还能再

站在这儿远望‘银色森林’的旧址吗?……《旧约》上的那首诗……‘它将变成一堆废弃物……再也无法重建’……我希望这是真的……我希望那上面不再建有房子……否则那是玷污了神圣。哦，要是我能够醒来，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就好了！”

“芭特，亲爱的。”一个声音从她近旁的阴暗处传过来。

她转身……难以置信……惊喜地看到……

“叮当！”

她失声叫出了他的昵称。秋日黄昏中，远处的群山透着往常所没有的温情与生机。他的出现似乎也带来了……勇气、希望、鼓励……许久以前的那个夜晚，她在贝斯路迷路的那个夜晚，他在黑暗中找到了她，而此刻她重温了那种受保护及被人理解的感觉。她张开双臂，而他却将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他的唇在探索她的唇……此时此刻让她忧心又欢喜，她因此颤抖着。她来‘银色森林’时那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感、她努力去消除的那种痛苦的孤独感已荡然无存。她知道……他的唇紧贴着她的，就像是潮汐调转方向回家了。“以此一吻，你将永永远远是我的了，”他得意地说道，“从此以后，你不再属于其他人。而这一刻，我已等了太久太久。”他边说边像过去一样笑了起来。

他用双臂搂着她，芭特在他怀里直打颤。生活毕竟还未结束……才刚刚开始。“我……希拉里，我配不上你，”她谦卑地低声说道，“好像……好像……哦，真的是你吗？我没在做梦，是吗？”

“是我，亲爱的……高兴……快乐……无比惊喜是吗？我一从岛报上读到这里发生了火灾，就立马动身了。不管怎样，我本来就打算回来的……只是一直在等我们的房子完工。我知道银色森林的这场悲剧对你的打击有多大……但是芭特，在另一片海边我已经为你建起了

一个家，在那里我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而过去的所有将会变成亲切而神圣的回忆……时光是无法将其摧毁的。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只要和你在一起，天涯海角，我都愿意去。希拉里，这么多年来，我自己爱的人其实只有你，我却一直没有明白这点。其他男人……有几个挺好的……从前我以为自己无法嫁给他们是因为离不开银色森林……但现在我知道了，是因为他们都无法取代你……”

“芭特，你真的……终于……成为属于我的女孩了吗？以前你是多么强烈地予以否认，你还记得吗？芭特，你那深褐色眼眸依旧，即便昏暗遮挡了我的视线，但我能肯定它们和过去一样。我还知道，你仍是一朵有着金色花蕊的白玫瑰。芭特，你知道吗，两个月前，我才收到你的信件和朱蒂送的猫咪？我在日本待了一年多了，学习日本建筑。几封信我全收到了，却没有收到包裹。而你打破了邮局的规法，竟斗胆将信件压在了里面。我最亲爱的，我们一起去趟老墓园，在石板上坐会儿吧！在我们返回燕子场之前，我想单独拥有你一小时。今晚月亮会升起……我们有多久没有一起看过月亮了？”

“今晚可以看到月亮!”这一直都是个带有魔力的词。他们一起朝老墓园走去，然后坐在哭泣的威利平滑的墓石上，整个过程芭特都被幸福感紧紧包围着。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以前，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体验到幸福了……好像是某个超凡的音乐家用手拂过她的魂魄，于是渐渐地在里面升起了某种飘渺的和声。生活有可能一直会这样丰富、深刻而富有意义么？”

“我想告诉你我们房子的全部故事，”希拉里说道，“我从日本回来后，找到了那幅画以及你寄来的信件，于是我马上动身来东部了。但就在那天，我从城市最高处往下俯瞰发现了一处地方……尽管是头一次看到，但我认出了那里……一个迫切需要我的地方：它的角落有一处喷泉，一股股细流在涓涓地流淌……另一处角落长有四株可爱的苹果树……它背后的松山上有一条小河，不远处可见一座大

山……黛青色的大山。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我们姑且叫它‘迷雾山林’吧。那处地方刚好急需建一所房子。因此……我就在上面建了一所，就等你过去了。芭特，我们的房子很美……上面有个大大的红色烟囱，屋顶边沿砌有尖尖的三角墙……两侧的大门上分别写着‘请进’和‘不在家’，我全部将它们刷成了白色，深绿色的百叶窗看上去和银色森林十分相像。”

“希拉里，它听起来像是建在天堂里……如果你住在格陵兰，我愿住在圆顶小屋里。”

“我们也有一个可爱的果酱橱柜，”希拉里俏皮地说道，“我当时想你肯定会想要一个。”

芭特眼睛里闪着光芒。

“我当然想要一个。无论我住在哪里，我都需要一个果酱柜，”她很果断地说道，“我们也可把朱蒂的那些小毯子放在地板上，将银色森林的那个旧门环装在那扇写着‘ 请进’的门上。”

“我们客厅的窗户宽阔、低矮，直接通向后面的松林。我们用餐时，耳畔会传来风吹动松林的声音。我们用晚餐时，可以透过另一侧的窗户欣赏日落。芭特，我建好了这所房子……我已经给予了它骨架，而你必须赋予它灵魂。里面有一个可爱的大壁炉，可容纳真正的圆木……我将它们铺在上面以备照明用……我们可以在屋里生火，让它生动起来。”

“就和银色森林的老厨房一样，有家的温馨。”

“芭特，有你在任何地方都能有家的温馨。我们可以坐在那里专心过我们的二人世界，外面的世界我们想去关注的时候才去关注……无论风雨、起雾或月亮升起。我们可养一只狗，看到我们它会摇着尾

巴……可以养不止一只，而是养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小狗狗和毛茸茸的喵咪。也可养一只银色森林里的猫咪，但我想那只‘坏大胆’已经老得不能再经受长途跋涉了。”

“是的，我们应该让它在燕子场安度晚年，而且芭芭拉姑姑喜欢它。用快递寄小猫是可行的，我想——且已经试验过啦。希拉里，你为什么后来没再写信给我？”

“因为我觉得写信已无必要，我想最绅士的方式就是安静地离开你。而且，芭特，你一直都没正视过我的感情，你被我们多年的友谊蒙蔽了。芭特，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你想多快就可多快，”芭特回答时毫不娇羞，“不过至少……给我点时间准备几套衣服，我现在全部衣物就剩身上的了。”

“芭特，我们一起去奥地利提洛尔的一个农舍共度蜜月。几年前我就选好了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回家……家。听听我发出这个卷舌音的感觉。你知道，我从未有过自己的家。哦，我不知有多厌倦寄住在他人的家里！芭特，我们房子里肯定有水，不过我还打了一口井，就打在地坪角落喷泉的外面，已用石块砌好……是座很可爱的小井，我们可从蕨类作物下方把水舀上来。每天晚上，我们可在那儿摆上一小盘牛奶，供林中精灵食用。朱蒂的那副白猫画像现在已经挂在了我们客厅的墙上，而多年前你送我的那只蓝眼睛的陶瓷老狗就蹲坐在壁炉台上。”

“希拉里，你是说你一直都留着它？”

“嗯！我去任何地方都带着它……它是我的护身物。我们要把它当做传家之宝，一代传一代。而且，芭特，在我闲逛时我还收拾了几样东西，你猜你会喜欢的。”

“有没有地方适合设一处花园？”

“有个地方最适合。我们会有一个花园，我亲爱的……里面种有献给花精灵的耧斗菜、罂粟花的舞影、含笑的金盏花。我们可将石块刷白做成踏板。我敢肯定鼻涕虫、蜘蛛、枯萎病和霉菌就绝无寄生之处了。一直以来你都像是花精灵的半个堂姐，所以你肯定有能力赶走瘟疫。”

真是令人愉悦的闲淡！她真的有此能耐吗，芭特大笑起来……一小时前那个绝望的她还在吗？奇迹真的出现了。如今有希拉里在身边，很容易就开怀大笑起来。那个就在远处、未曾见过的新家将会和银色森林一样充满着欢声笑语。

“两年后，雷会到这附近的某个地方来。”芭特心想着。

他们坐了下来，仍迷醉于恍惚的幸福之中。在月光下，在安息无数善良灵魂的老墓园的舞影中，她们遥想这那些“未来尚未享受的快乐”。这些灵魂虽然已作古多年，但他们的爱仍继续存在着。朱蒂以前说的是对的。爱没有……爱不会消亡。

月亮升起来了。天空看上去像有一只硕大的银盆将月光洒满了整个世界。朱蒂坟墓石板周围如长发般的小草在微风中摇曳，给人一种好奇的暗示：囚禁在坟墓之下的某个东西，深吸一口气后，飘了起来。

“我希望朱蒂知道我们现在在一起，”芭特轻声说道，“我亲爱的朱蒂……她一直希望有这样的结局。”“朱蒂知道会是这样的，她给我寄了这个。延误了几个月后，我在日本收到了。收到后，我本想马上动身去银色森林，但行程上安排不过来。不过……我觉得等待一段时间后，时机会刚刚好，我的胜算会大点儿。”

希拉里从他的袖珍书里取出一个皱巴巴的劣质信封，然后又取出一张画着蓝线的纸。

“亲爱的叮当，”封面上的这行字，看上去虚弱无力、七零八落。“她已经和戴维·柯克分手了。我想如果你能够回来，会是个好的机会。署名：朱蒂·普拉姆。”

“我亲爱的，亲爱的老朱蒂！”芭特说道，“这肯定是她弥留之际写下来的……几个字看上去那么虚弱无力……她肯定是托人将信偷偷投到了邮箱里。”

“朱蒂知道这可以让我起死回生，”希拉里用夸张的语调说道，“她走的时候已经料到了，还有，芭特，”他赶紧补充道，因为他感到即将到来的这个求婚时刻会让她落泪，“我们结婚后，你还会给我做朱蒂会做的那些美汤吗？”

按照俩人的打算，他们必须真的回到燕子场去；这时一个灰色的影子越过木栅，在朱蒂墓园的石板上逗留了片刻，然后一溜烟跑了。

“哦，是那只坏大胆，”芭特大声说道。“我必须逮住它，把它带回去。它已经很老了，不能留它在外面过夜。”

“这个晚上是属于我的，”希拉里坚定地说道，“我不会放你去捉猫的……连坏大胆也不行。我们不去追它，它也会跟着我们回去的。我终于找到了从前以为再也无法找回的东西，现在哪怕是一小片刻我也不愿被夺去。”

这世上最迷人的声音回荡在老墓园里……一位女孩在低声浅笑……此时此刻，她被俘获在爱人的怀里。